



这一群人

唐珉 著



唐珉

本名周学娇、周松娣，另署朱莫、宋瑜、贺玉等，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登埠。

著有诗集 |

《千秋不尽》（1988年）

《石恋》（2005年）

短篇小说集 |

《悬案》（1990年）

《津渡无涯》（1990年）

这一群人

唐珉 著

燭火出版社



本书获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
文学出版基金主办
第二届长篇小说比赛入选奖

这一群人 ◎ 唐珉

作者 • 唐珉

封面设计 • 刘威龙

内页设计 • 刘威龙

出版 • 燭火出版社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i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印刷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销售 • 周学娇

电话: 016-2111876

初版 • 2010年11月

售价 • 马币30元, 新币15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Tang, Min, 1946-

[Zhe yi qun ren]

这一群人 / 唐珉著

ISBN 978-983-43415-3-4

1. Chinese fiction—Malaysia.

2. Malaysian fiction (Chinese).

I. Title.

895.1352

感恩，感恩

感恩，佛菩萨加持护念

感恩，庄博士华兴讲师偕夫人光蕊老师以及梁放三位好友

协助印刷出版事宜

感恩，燭火出版社提供出版方便

感恩，威龙协助封面、内页设计及排版

感恩，亲眷润明、依铃、杼仪、伟杰协助打字

感恩，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出版基金的奖掖

感恩，驼铃先生及春山文友诸多关怀

感恩，天地父母的眷爱

感恩，宇宙大自然的抚育

感恩，兄弟姊妹甥辈侄辈的护持

感恩，宇宙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无情成就我今生搦管为文

以及学习佛道的善好因缘

阿弥陀佛

十二月上旬。

由北迄南在中央部位——像传说中尊贵的龙的体态形姿——蟠伏踞延了一道石灰岩花岗岩巖结，而热带雨林铺盖如苔的山脉，状似一枚甘薯的半岛，那卧龙之东，来自南中国海上的东北季候风，正肆虐得紧。

老天，当真犯煞不成？

在霎时骤雨霎时晴的赤道地带，尽管大自然的异象已不再是异象，但异象毕竟是那么凸显，便令人由不得要感到纳罕。

不过是十二月天，隔着山脉另一边，离开季候风转向的季节尚有好长的一把日子，却也比往年更甚，时不时就劈哩啪啦，风雨更兼雷电，重重来它一两场。

而最近三数天，越发闹得凶。西海岸中部距离海岸线十来公里一带，朝马六甲海峡卧展着坦荡胸腹似的平原地区，老天爷总是一打开天门，便乘了个绝早，叭啦叭啦，倒泼洗脸水般，直是倾泻个不止休。

惟首都城郊北大约二十公里之处，坐东倚傍着南下北上的联邦大道的怡和村，今天倒真有点意外，天放晴了！太阳是一早便热乎乎滚将出来。金丝银缕交织的一色穹苍，柔绵绵，蓝晶晶，水洗般透着亮。就是棉絮似的雪白云朵多了一点。管它午前午后

会转变成什么个恼人的气象，到底是个教人下意识感到愉悦的大好天，作业的人，一大早，便都各就各位，干起自己的活作来。

日正当空

天气影响人的情绪，这我也还懂。晴天，妈妈说话的声音好好听。雨天，妈妈的眉头便打结……

放了年假好些日子了，少年添仁确也是一早便嘻了一张脸，像个单枪匹马的小枭雄，一直坐镇这山头，容焕气发，盘腿据守在他那看来十分单薄的‘碉堡’里，把一张张旧报纸裁开，抹上浆糊，娴熟又巧快的摺粘成一个个包裹杨桃用的长方形小纸袋。

然而，再好的天气吧，也不过刚刚才抖掉一身乳膺，到底还嫩：捱了一个早上，小家伙原本眸光清亮的一双眼睛，终于也有点糊啦。

粘，粘，粘，就是粘不完，厌死人啦。唉唉，厌死人……

近午，天气燥热，教人心胸好不憋闷。十二岁饱的少年，鼻尖额角沁着粘糊糊汗水，时而扭动坐到僵直的腰板，时而硬撑起半阖的眼皮，睨着趴了四腿伏卧身旁涎吐着舌头咻咻喘气的爱犬波比。

谷沟旁，摇啊摇啊那狗尾草，东风吹来西边倒，西风吹来东边倒。

咕咕咕，咕咕咕，藏身在烧红了半个树林子的凤凰木艳炽火焰堆中的班鸠老叩头。

一个俯冲一点水，一个筋斗直剪风，浮萍塘上的塘咪咪，就像小飞机。

还有那蟋蟀……还有……

体力的倦怠总诱着催人入梦的潜意识，添仁迷迷糊糊，欲睡

还醒，直被心魔撩挑捻弄得在遐思中逛荡。

煞是好天气啊，日朗风轻……

洼地里突然冒起一阵柔柔的风，添仁在惫困及瞌睡中，霍地被风翅膀迎面掠过，又几乎喟叹起来。要能放得下而又不教妈妈生气，这当儿和波比一道泡在那湾水玻璃一样见了底的小溪里打涡转漩；再不，任教它在沙堤上腾足架腿跟在后头狂追猛吠，有多乐。

难得这么好的天气，整个上午，却教困困在牢笼似的小小寮亭里动弹不得，偏又是四面透视了那几乎触得着其和暖的柔情款款的蓝天白云，还有闻得到其馨香的温敦厚实的山野。脑海里迸溅着绿的清鲜，水的沁凉，砂砾的烁亮，心猿意马的添仁，这当口几至不能自禁；下意识昂伸坠垂得痠麻的脖子，一双灵慧的眼睛，便那样幽幽闪悠，仿佛在盗掠眼下一撮撮金闪闪的阳光。

“仁啊，索利点……”

依然蓄意耽溺在构想中那种逸乐里，冷不防被已成为妈妈口头禅的这句话惊起；而妈妈的一张脸孔，也随即窜进了添仁脑海里。

昨天入夜时分因为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和及后说了那么样一番话，而显得格外沉威落寞，妈妈那泪光灿闪的双眼，哀怜中又含着几许浓稠的歉意……啊，妈妈！

甩甩头，狠狠一把挥扫脸上的汗水，添仁就又一个劲将裁好的报纸抹上浆糊，一一先对折后封边，十分麻利的摺粘起来。

“明天，把纸袋都糊起来的吧。祥伯公说，得赶紧把果包起来。才指头大，再下多几天雨，就全都要落蒂了。”妈妈昨晚这样说。

“妈妈，等到杨桃‘出身’，我便有新衣过年了，是吗？”

妹妹娴熟吞食了晚餐最后一口饭菜，抬头仰望收拾饭桌的妈妈，骨碌碌溜转的眼睛亮得很。

大小眼相瞪，妹妹的眼晶闪闪，妈妈的眼灰霍霍……

抖落了瞌睡虫，添仁虽然不再胡思乱想，重新埋头专注干活，但昨晚妈妈和妹妹说话的余音，犹于耳际缭绕不去。他抬脸又甩了甩头，好像要把所有的记忆都甩掉，却发现天色不知什么时候已暗下来。

当真又要下雨吗？昨晚妈妈还说，这是三年来血汗凝成的第一造，若收成好，便是天开眼了。

天开眼？天不长眼睛才真。

脑袋瓜里周而复始掠映着妈妈那和这当口的天空一般阴郁的脸庞，添仁恹恹地站了起来，拖着脚跟走到寮亭前面，将摊晒在那片朽剥树根盘结的旷地上的纸袋，收叠进一个大纸箱里。

都是昨晚那场捣鬼的雨！添仁嘴巴嘟得老高，往寮亭中央，吃力推挪那重甸甸的大纸箱，又找来石块镇压箱口，之后，腰背抵住寮亭支柱，缓缓坐下，抱拢两腿，下颌抵在膝盖上，徐徐吐了一口气。

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毛头，竟也老成得像个大人似的，动辄便唏嘘着蹙眉幽幽沉思。

“我们算是交了霉运啦，第一造果子结成这么一丁点儿大，就碰上这么个鬼天气，白流多少血汗啊！”

太阳终于也收敛了一大早便展现的矍铄雄姿。

也许不至于一定会下雨，但一想到前些天祥伯公哑着嗓门对妈妈和邻居二娘说的这么一句话，还有昨夜家里的情景，添仁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劲来。

还有四个星期就要开学。升上中学，换了新环境，交上新朋

友，该是多令人兴奋的事。可是昨晚妈妈却也这样说了：

“仁呀，弟妹还小，你就将就一点吧；我已经和巴刹报摊的阿平叔说好由下个月开始，让你替他派了报纸后，才上学去。为了自己和弟妹，你要忍耐点啊。”

其实，也不过送报吧了。早上四更鸡一啼，便爬起来随妈妈到胶园里拔胶丝，不早就变成等闲事了么？只是妈妈说话时，双眼明显是带泪的。

一幅硕巨厚重的霾暗云层，游呀荡的蠢蠕着，终于完全卷吞了浮沉在苍灰云海怯怯赧露着黯淡晕光的太阳。天空，灰蒙蒙，阴恹恹，像透了妈妈那张尘垢斑渍又疲惫不堪的脸。啊，妈妈……

像突被针尖轧了指头，添仁猛地坐直腰身，双眼睁得滚圆，直朝斜坡下洼地里那幅鲜活的绿毯，探搜他心目中那个无人可取代的巨大身影。

绵亘的橡胶林围成了马蹄铁似的U形，就像个浅浅盆地，四十年代末，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下开辟出来的其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华人新村，怡和村进入七十年代，开始渐渐展露其地理位置上及人文生态潜隐的经济价值。村子东缘那块二十多年前便采垦了锡苗的废矿地，仿佛被纵剖成左右两半；打开村起，那与外界联系交往的唯一通道，新近改筑过了；凌空跨越那同时间完成的南下北上的联邦大道，车流便畅通地往里淌朝外流。由于是沙洋洋的废矿地，这占了怡和村周长五分之一的疆缘地带，被人擅自霸占盖起非法木屋之前，就是光秃秃的，村人管它叫沙坝。沙坝之外，那包抄了怡和村的，就是丘陵起伏的橡胶林。

添仁坐镇的山头，是村子西缘一拱起起伏伏的丘陵地上的一

个平台。那背村的山丘底下，也是一块废矿地，遥隔了整个村子，六、七年前，恰恰与坐东的沙坝，两相荒颓在那里。

并不怎么陡峭，茸密的灌木从山坡下直往上冒苗，方圆二、三十米的山头，像个守护神似的，护卫着村子西缘的栅口。背村的山丘下朝外伸展开去的，就是那一段八、九年前被开采过锡苗的废矿地。如今，却遍地铺盖着丛丛杨桃树，以及错落有致的菜畦薯列和瓜棚豆架。

一窟一窿的废矿地，原也只长着小灌木和茅草等不管用的东西，村里的人既不在这儿讨活，三年前，几乎渺无人迹。直到找活计的人结伙到来，方把它变成一片生命力勃发的庄稼。

盖作休息用的寮亭，像个哨站。起伏柔钝的丘陵地，十尺见方的亭子，前面说得上平坦的地方，也仅有十来尺，接着，便是慢慢下倾斜度柔和的斜坡。打分辨不出哪儿是斜坡和平地的交界，朝前方及左右两边柔顺地一直铺盖过去的丛丛杨桃树，以及在粉聚脂凝似的润亮中流青的瓜菜薯豆织成的一幅绿毯，实在牵动人心。

三年前，开学就要升上四年级那个年假的第三个星期，刚过了生日的添仁，鸡蛋寿面红喜板仿佛还在胃囊里酵发着腾腾喜气，那在邻镇当矿工的爸爸，却被说了不晓得是熬夜睡眠不足，还是身体不济什么的，在风雨夜守堤坝后，连续当值早班时，竟失足掉进猪嘴湖。灰蒙蒙冷飕飕漫天雾霭里，谁也不知道又一宗在虎口里讨粮的悲剧已发生。当第一道晨曦照上金山沟，沟尾的人发现水泻得不怎么顺畅，及后竟又瞥着混浊的泥浆水中偶尔飞溅着一两道异样的殷红；待得奔下玳琅底喝令车寮上司机车的停了摩多，傅阿聪的整个头颅和半边胳膊，早已被猪嘴吸得任凭怎

么拖拉，也无法移动了。

做妈妈的领了一千五百元抚恤金，天天对着添仁和小两岁的弟弟，还有两个即将入读幼儿园的孪生妹妹掉眼泪。

“瞎子也有人牵过桥。有手有脚，饿不坏的。”

马祥，同村一个此前便在这废矿地锄锄挖挖的休职老矿工，闻说了矿工工难死亡家小顿失所依，便偕同三几个曾经在矿场上卖命的老伙伴，前去慰问素昧生平的死者遗眷。看到从此便失依恃的孀孤唯一能做的，就是泪眼对泣的哀绝情景，体魄精神健旺的老头，力劝聪嫂化悲愤为力量之余，当即召集邻舍，为嗷嗷待哺的稚弱黄口斟酌生计。

不当矿工，也在这段地里找到自己口粮的老人家，建议聪嫂每天割胶回来后，下午便到地里，能做多少便多少，说是一家五口总会温饱。已经没了主意的新寡妇人，到底也被乡亲们的挚情深深触动，而感到了再生。

老马祥父子三人，以及三、四家古道热肠的邻居，于是相偕动手除芒翻土，筑畦搭列。几伙人家，一年半载，便将这片经年荒芜的土地，换上了新装。

说是温饱，总算也捱过了这些年。但八月中秋，兄弟姐妹依然找来‘美禄’罐敲敲凿凿，绑上铁线和提柄，如此这般的应节；美丽花俏的灯笼，不过是梦。而大除夕夜的压岁钱，也还只是一个两角钱的硬币，加上一枚即便是凑足十倍，也买不到一块木薯茶果的一分铜板。

“清清嫻嫻啊，那什么蜡笔，过些时候，妈妈一定会给你们买了！”

前些时候，杨桃树上绛紫的小小花包绽开了细碎小花那一天，在添仁的记忆中，妈妈从未曾这么高兴过，打地里回来，一

把搂住两个妹妹，还突兀的亲了亲她们的小脸蛋。妹妹们可真被逗乐了，拔高嗓门嬉闹得直嚷嚷。

就读一年级喜欢画画的一对孪生小女孩，一向就只和哥哥们共用一盒木笔颜色，在学校里看见同学们涂着粗粗的蜡笔，那上在纸上厚得发亮的鲜艳色彩，唯独亮丽不到她们俩的画册上，还真不知教两人为此偷偷哭过多少回。妈妈终于说给买了，也恐怕要等到杨桃成熟那个时候吧。可到时候一定能买吗？这一点，却是添仁一开始便不敢寄予厚望的。

呼呜呜，风已开始在刮。看来，一场不小的雨快要倾盆而下了。不定向的风，在斜坡及洼地上激荡回旋，广袤地匍匐着的一片莹亮晶闪的油绿，跟着便曼妙地翻舞起来。眼前这重重叠叠翩然翻风的绿浪，蕴含着垦殖人多少的殷望，刚刚踏入少年时代的添仁，心里已了然。可不是吗？近来妈妈脸上的线条柔和多了；割胶回来，在厨房里用饭，也不再烦躁得尽是摸起木屐柴枝，往聚拢到厨房里啄食后就地拉屎的鸡鸭掷摔。而晚上在灯下缝缀，也不像以往那样，老紧抿着嘴巴，以致嘴角旁两道苦涩的弧痕，在昏黄灯光下，也刀镰斧凿似的刻印出来。

这场雨，又不知道要打落多少果实了。唉，总算还好，到底也开了花结了果，等到真有出息，笔墨纸砚，再也不限制你们的了……

上个星期天晚上，大雨倾盆而下，一家大小都忙着接漏。妈妈一边推着朽旧的缝衣车，一边嘀咕的无奈神情，最是教添仁神伤，连做梦也不断翻花样。醒来时，不是一身冷汗，就是两泡热泪。

确然，等到真有收成，那将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可还

剩四个星期便开学，他的新校服还没着落呢。脑海浮掠过当晚一家人，把家里所有能用作盛载的容器，全都搬出来纷乱搞成一堆的狼狈相，添仁痴痴仰望灰暗的天空，隐隐感觉到一切都不扎实；包括自己的身体，霎时间，仿佛失去了重心，轻虚的浮动起来。

岚雾氤氲烟水茫茫的浑沌空间，天地不分，方向莫辨。恍惚间，一忽儿东飘西掠，一忽儿前移后挪，添仁足踏的，额抵的，虚空得很，只感到人说像头小蛮牛从来不屈服的自己，竟像颗无法自主的肥皂泡泡，只能随风飘飞。啊他可是那个捶不扁砸不烂的傅添仁呀，何其甘？却在扎了马势握起拳头欲奋抗那刹那，同时发觉自己有若刚振翼冲刺，却被鹄侯的猎人疾矢穿心的飞鸟，直线下坠，重重摔扑到满是青黄不接，并且已开始腐烂的杨桃幼果密密覆盖的泥泞地上。霉败了的烂果异味，把摔得个骨折白离的他，熏得透不过气来。而神魂已出了窍的妈妈，则在一旁痴呆地淌泪。

啊，妈妈！添仁朝妈妈爬去，妈妈却像在拒绝他，渐渐遁入溟濛的烟霭里，在一阵异常尖拔的狗吠声中完全消失了踪影。妈妈！添仁猛甩脑袋，却发现下颌厮擦着的，正是自己的膝盖。再昂昂头，那抵住背脊的，是寮亭的支柱。添仁下意识咬咬指头，疼；又禁不住敲敲脑袋瓜，莫可奈何耸了耸肩。

是在做白日梦，可那有着漂亮栗色毛发的波比，的确仍在不停吼吠，并朝亭子左侧不住地躁跳。走出梦境，添仁犹满腹狐疑，放眼定睛张望，这才看见三个年轻人，在不远处茸密灌木丛旁边的空地上，停放了两辆电单车，并且开始朝自己这儿走来。

三个如电光般突然闪现的青年，瞬间便走到添仁跟前，当中手持一筒尺把长纸卷的高个子，开口问添仁：

“小弟，坡下有人吗？”

添仁凝神注目，发现是好像在哪儿见过的村里人，且疑且忌站了起来，一面叱喝，一面强行攥紧套在波比颈项上用拉菲绳编成的圈圈；搞了好一阵，才歪着脖子向来人点点头。

三个年约二十上下的年轻人，在添仁的默示下，互望一眼，便一阵风般卷向斜坡，大步大步溜下去了。

杨桃园里，聪嫂一听到那满语人性惹人疼惜的波比一连串紧迫的吼吠，心里登时便不舒服了。昨晚那峇遮里树上连夜哀啼……她心房一缩，两边额角当即像覆了冰，寒意骤然下降，直透了脚板底。

连日都是雨，昨夜那场幸好来得早，今天非要割回一工不可。真不知老天爷什么时候作兴便来它一场，惟其越早越好……眼睁睁捱到凌晨三点半，她摇醒行二的添义，打了头灯出门。

管拔胶丝，收杯，多了添义这把手，也不过十点半，百多两百磅的胶水，便到了熏房。前面坐了添义，身后方方的大空桶上绑了把干柴枝，老铁马倒结实，载了母子两人，直在路上驰骋。经过巴刹，给每人买了两块酿豆腐，回到家里淘米下锅，再蒸了盆水蛋，十二点不到，人已经在地里了。

手停口停，年来已由意识变成事实，再由事实变成宗教诫规，一担工夫，聪嫂在波比那十分凶悍的狂吠声中，也只能一面竖起耳朵聆听园外的动静，一面依旧搬动分脚梯，跨上跨下包扎杨桃。待至狺狺狗吠声停止后，却再也按捺不了。

原本上半夜过后，一颗心便安不下来。再忆及那一声声直逼人发疯的凄月哀啼，聪嫂当下不允自己稍稍犹豫，便三步拼作两，从深丛中窜了出来，适巧就遇上那三个刚刚歇住脚步吁吁抽

着鼻息的年轻人。

一个照面，发觉是村里什么地方见过却不相识的村人。怕不十足，也应验了七分……见对方手里拿着文件模样的东西，聪嫂耳里鼓噪着昨夜那鬼啸般的夜啼，脑海当即哗啦啦掀起老祥伯前次说的什么地方什么村子里的人家，被说非法耕种了什么人的土地，结果农作物一棵都被推铲清光这么一番话的惊涛，一时真有点不知所措，惴惴的只管睁着一双眼睛楞在那里。

那手持文件的高个子，看见聪嫂栖栖惶惶的样子，脸上居然嘲地泛起红潮。

“……阿嫂，请问在这里耕种的，一共有几家人？”

闪缩不定的双眼，左顾右盼扫了扫两个同伴，看来刚涉世的小伙子开腔后，竟咽了口大气。

见来人仍不失年少的慧直憨实，聪嫂一霎间竟也酿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勇气，不但没回答对方，反而扬眉挑嘴，先声夺人：

“怎么？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阿嫂，”高个子，年纪轻，脸皮又嫩，仿佛被态度骤变的妇人挫伤了元气，益发打心里抖到嘴里，只有硬着头皮摊展手中的纸卷，咬咬下唇鼓足勇气，朝聪嫂趋前一步，结结巴巴，“……大概，大概你们也知道你们耕种的这段地，原本是有地主的旧矿场。矿地主人虽然停止采矿许多年，却仍然是合法山主。现在锡米涨价了，他要重新采锡米，我们是受托前来分发通告的。喏，这就是——”

根本不知道这段地有所谓的山主，再听了来人又是矿地又是锡米又是开采什么的，聪嫂全身血液顿时冒了顶。果然，果然……她几乎感到一阵眩晕，老祥伯日前说的事件惨相，似乎就

横陈眼前。而居然又是矿地、锡米、开采什么的，简直在创口上洒盐！没理会那被推前来的东西，由激动转而绝望，她脸色苍灰，着了魔般，骇人的眼光擦过被展示着的文件边缘，直朝那高个子进逼。

“什么山主？这根本是一块荒地！”

“事情我也不清楚。我们只是受人所托而已……”避开妇人厉害的眼光，支支吾吾，小伙子如临大敌，惊惧不已。

“那你说的什么通告，就是叫我们从今天起，再也不必指望这地里的东西，随时准备离开的吧。”如被赶入穷巷的狗只，聪嫂几乎龇牙露齿，“要是锡米，怎么让它这样子摆上十年八年？当时怎么又停止开采？到底搞的是什么鬼？”

“阿嫂——”

“——好！你等着，我把人都给你叫来！”

见妇人脖子额角青筋暴凸声尖色厉，又听说要把众人召来，小伙子料想自己将被这妇人纠众对付，便急急拦住欲转身离去的聪嫂，讷讷申辩：

“……阿嫂，事情其实根本和我们无关，我们只是代人传讯而已……”

“你既然专程到来这里，也不只是这样说说，就算数的吧。在这里耕种的共有十伙人家，我总得叫来让你交待一下。”

年轻人连脖子也胀得红冬冬，连连点头，唯唯诺诺：

“是。是。地主叫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段地的MC（矿场开采准证），并且给每家人发一份通告。”

已作了最坏打算，聪嫂心头的郁结，仍不免随青年这话越抽越紧。然而，连什么证件的都有了，这还会假吗？事到如今，真是除死无大碍。转个念头，聪嫂于是挺了胸，转身朝那一片浪滚

涛翻的绿色海洋大声喊了起来。

“祥——伯——！祥——伯——！根——叔——！
五——婶——！外面来了人，大家都出来吧。”

只那么一轮喊噪，男女老少十来人，不消一会儿，便从丛丛簇簇的绿荫深处钻了出来。

“啊，祥叔公！”又惶恐又木讷的高个子，此刻突然压着嗓子惊呼起来。

“怎么？你也认识阿祥伯？”

聪嫂朝年轻人也瞪了一眼，只见他不知所措，抬手直把耳根搔红。

连老祥伯在内，男女老少十数人，满腹狐疑先先后后朝这儿走来了。人人眼光都在三个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脸上溜溜转。年近七旬，身材精瘦神采奕奕，老人家老远便皱缩起眼睑打量那高个子。待得走近了，还真有点讶异的，歪了头探问：

“不是阿成么？”

那像惊弓小鸟的年轻人，被老人家从远到近直凝眺得何止心里发毛，一时便也忘了称呼人。经这么一问，方才回魂似的，神情呆涩，怯怯叫了这么一声：

“……祥叔公……”

活了这把年纪，什么世面没见过？老马祥一跨出杨桃树丛，瞥见这几个年轻人，便已觉苗头不对。待趋前，看见小伙子手上十八、九寸见方图测隐约可见一二的影印文件，内心便确定是什么个磕儿了。上刀山下油锅也不过那么回事！眨巴着干涩的眼睛，老人刻意缓和了口气，问：

“怎么回事啊，阿成。”

“……祥叔公，我……我是……”

面对一头霜白态度温和的老叟，神情拙涩苦恼，看似生性淳厚的阿成，的确说不出话来。

一旁因抑压情绪致使喉头也胀痛起来的聪嫂，望着双手张展文件，上半身向前探倾困窘地张着嘴巴有口难言的阿成，不知此刻该可怜自己，还是该可怜这年轻人，愤懑中慨叹着代阿成道出了来意：

“唉，说是来通告一声什么山主要在这里重新掏挖锡米的！祥伯，这地方真有山主的么？”

聪嫂甫说毕，众人哗然。喧闹中，有人嚷：那我们的杨桃树怎么办？有人问：祥伯在这里耕种那么多年，有人来骚扰过吗？有人哽着喉咙嗟喟：要是被铲了，我死了过好过……。唯独老人冷然地一语不发，凌厉的眼光仍然胶在阿成瞳仁里。

此起彼伏的怨怼，歪扭着的脸孔，还有老马祥那利刃般直戳人脑门的逼视，阿成只觉得脚下站着的地方，似乎摇动起来。

老马祥太阳穴的青筋抽着，连瘪瘪的唇皮也被牵动起来，哑口无言兀自苦挺。好半晌，见这个自己当矿工时，那知己伙伴老林最最疼惜的毛头孙子的年轻人一张脸变得煞白，由不得一声叹息，向阿成趋前一步，拍了拍他肩膀，说：

“到底怎么回事？好好说吧。”

“祥叔公……”依然迟疑了须臾，但肩膀上老人掌上的余温犹存，阿成于是鼓足勇气，说，“今早我到会所看报，冯先生笑嘻嘻对我说给我一份差事，便交给我这张东西和十多份通知书，略略解释说他的朋友，这段地的山主，托他帮忙找人通知在这里自行耕种的人停止耕作，说是要在以后一两个月内重新在这里采锡米。碍于情面，冯先生说他也不好推辞老朋友的托付。适逢我

第一个到那儿看报纸，碰上了面，便给叫定了。其实……其实，这种事情我也知道很为难，无奈冯先生他……”

阿成懊恼得说不下去，低俯了头，只管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

“冯先生？你是说冯局绅冯燕山那条老蛇？”

男人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叫嚷起来。

“……呃……”阿成点点头。稚憨的娃娃脸，缩成一团。

“……那……祥伯，那我们……”聪嫂听说了通告是转经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会主席冯燕山局绅传递过来的，便肯定事情即使有讹，也与事实相去不远，当下便仿佛被人在心窝捅了一刀，连语言表达能力也几乎丧失。

“聪嫂，先别急……”见聪嫂撮缩起白惨惨的双唇向自己瞪糊了双眼，老马祥抽绞着的心益发绷得紧。

阿成手上张展着的，的确是一张由矿地MC连同核定范围及地势标记等图测拼在一起缩小影印的复印文件。上面的文字，老马祥当然看不懂，只是在珮琅底泡了二、三十年，类似的东西，作为管班的，倒是偶尔也有开眼界的时候。老马祥抿住嘴取下这份影印文件，正面反面瞧了好一会，对阿成说：

“这张东西你给我留下。还有你方才说的什么通告呢？”

“哦哦，”见老人家依然一脸好爷爷似的谅解神情，眼眶由不得热了起来的阿成，忙不迭分别从两个裤袋掏出两叠用橡筋勒好的薄薄信件。土黄色的信封，上面并没写上东西：给老马祥递去之后，阿成如丢下手上千斤坠，暗暗吐了口气，“说是也不知道多少家人在这里耕种，冯先生吩咐每家一份……”

“好，阿成，每家一份，我给你分派。你回去吧。”

一脸惭色，阿成到底也听出了老人家那隐在几句简单说话里

头的愤慨沉痛，只有连连道歉：

“祥叔公，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骑摩多来的吧？快下雨了，回去吧。回去吧。”

每逢节日，休下半天，矿场收工后吃过那顿难得有的鸡鸭烧肉后，离开公司各自回到自己的家，老林便背着宝贝孙儿，爷孙俩必串他家门的情景，并没有在岁月中糊去。老马祥此刻眼里的阿成，仿佛还是那个老爱在爷爷背上磨蹭的小毛头。下雨山路不好走，何况还是骑摩多。老人于是挥手促三人乘雨来之前赶快离去。

炙人心肺的三个小伙子，顿时如获大赦，转身便仓促迈开大步向斜坡走去。

目送传噩讯的人一步一步爬上斜坡，聪嫂此刻已耸起一肩，拉了袖管开始擦泪。一旁，她家隔壁王二的老婆，见老马祥只管对握在手里的东西发呆，一时忍不住，便压了嗓向身旁一个叫五婶的妇人这样埋怨：

“阿祥伯当初要是有说这地有山主，我们顶多种些菜蔬瓜豆搭几列番薯。现在杨桃看着就要有收成，便说地要被人收回去，怎么办才好……”

王二老婆王二嫂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起来。

“什么个蠢货！现在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吗？知道这块地是别人的，只怕一条菜也种不出来。也不想两三年来，家里是怎么过来的！”

“好了，多说也没用。”五短身材，脑后盘了个牛屎髻，神态定笃的五婶，见王二横眉竖眼斥责老婆，便这样解围，“好歹薯豆瓜菜也算吃上了两三年，世间又哪有这么平坦的路？商量对

策要紧。”

“五婶说对了。事到如今，祥伯你也别尽闷在心里，事情看着办便是。”有着虎背熊腰的中年壮汉孙才，见老祥伯依然呆望着手中文件仿若入了定，轻轻拍了拍老人家微微佝偻的脊背，“知道不知道这段地有没有地主这一点并不重要。先找人看看这东西。说是通告的，也打开来看看。”

经人一提，方才省起那两叠说了通告的东西来，老马祥木然点点头，把信札给孙才递了去。接过手，这中年汉子从没封口的封筒里抽出一张两头对摺了又再摺的纸张。展开一看，用中文书写，然后复印出来的寥寥数行文字这样写着：

逕启者：

台端目前在此地段耕种的范围，乃系私人矿地。地段MC列号11223，有效日期由1965年5月1日起至1980年4月30日止。台端在此耕种并无事先请示地主，属擅自侵用。故特此通告台端即日停止继续耕作，否则一切损失自理。

此致

_____ 先生/女士台鉴

矿地合法拥有人

陈万达

谨上

1977年12月7日

战后约十五、六岁，以老大哥身分领着同村小两三岁的一班少年在夜学里上过年多初小课程，孙才按字义口语化的把这则短

短通告念完，一旁的聪嫂，已搥住脸低低抽噎起来。

“陈万达？老天，那个慈善矿家富翁陈万达？”王二引颈叫了起来！

“这方圆十里八里，还会有第二个陈万达不成？”孙才低吼。

众人在此把地耕了开来，老马祥却从来未向他人提本身的过去。与怡和村一起成长的两名汉子，当年固然知道有人在村外这块地开矿，却不清楚矿主是谁。如今一纸通令在握，方知晓乃系这名地方上的闻人，直感到天意弄人。真有点被迫对自身判刑的悲凉无奈，孙才把手上那一纸通告嗦嗦揉成一团攥在掌心，对泣不成声的聪嫂这样说：

“聪嫂，更困难的日子都捱过了，何况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十伙人家，多少颗沸腾的心，怕他一个陈万达？聪嫂，振作啊！”

“……可是，这的确是别人的地方呀，人家要怎样便怎样，我们怎么拗得过？”

王二那老婆低着头用袖盖拭擦着眼角自顾自低低咕嘟。

“你少罗嗦！事情还没明朗就自灭威风，还有希望吗？大不了赔上条命便是！”

翻上白眼训了老婆这一句，个子矮小的王二，却在心里头自问事情究竟要怎样才算明朗？说是什么MC的证件都拿了出来，还会是假的？嘴巴再硬，他暗地里莫不嘲笑自己那也许比家里这未见地的妇人更脆弱的一颗心。

此刻，浪推浪涛挤涛般紧凑的雷声轰轰响了起来，划破旷野的死寂，也惊醒各自在噩梦中挣扎的人。当大家抬头欲望天色之际，这才发现添仁楞在众人面前，锁了眉心凝视着抽抽噎噎的

母亲。

凄泪如雨下，一张脸孔挤缩成一团，聪嫂看见儿子那张早熟的脸庞何其怆然，内心益发酸楚难当，登时扬声哭了出来。

“妈妈！”

妈妈竟哀绝的恸哭起来！慌了，一个箭步向妈妈奔去，紧紧攀搭着她那双掩住脸门的手，渐趋少年阶段的添仁，那已变得有点沙哑有点粗的嗓音，似乎贯彻了云霄，并在洼地里连连回响，令人听来有如笨槌敲心，好不沉痛！

聪明乖巧的好孩子，像宝贝孙儿一样被自己疼惜着，老人家看见泪雨簌簌的添仁在众目睽睽下被妈妈惊吓了，并且于众人的围绕中，竟也显得那么无助，心里实在疼。

“不碍事。不碍事。添仁啊，不碍事的！”老人咯咯抽动着喉核，拉开添仁，一手拖了他，望望天空，一边朝斜坡缓缓蠢移脚步，一边回头对大家说，“雨马上就要来了，收拾收拾，到亭里歇歇吧。”

“伯公——”

“也许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不碍事的。听着，大人的事不叫小孩子操心，你只管你份内的便是了。”

垂头惑惑魔魔踩着千斤步履，添仁甫一开口，却有若被严禁不得张声，马上给截住。

一老一小，手搀手爬着斜坡。脚步齐齐哪，心头的怒焰也一样高，但小毛头心里，自己却无疑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是一座山。责任何其重大，没有他马祥，也许就没有这菜地这杨桃园；而这园地万一难逃劫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陈万达，果然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夜半突然醒转而记忆犹新的梦魇，今天莫道真要兑现？瓜棚豆架狼藉遍野，蔬果涂地……

蹒跚凉凉，脚步沉缓，老马祥又粗糙又扭凸垂歪的指爪，把添仁不太长肉的手掌抓得越发紧实。陈万达，不错，陈万达他十年前在此动用了六副水笔，大规模开采锡苗，但天不从人愿，十日一帮的清沟，仅得锡米八、九担。结果捱了二十二个月，便倒了，欠下了五十多名赤贫矿工三、四个月工资，而他马祥，岂又仅仅是当中一名员工那么简单？如今，又是一纸谕令……

爬着，爬着，老人更记起了比那更湮远的连续做四个班，而仅得两班工资俭戚度日的岁月。喂猪的掺糠米碎熬成稀巴巴浊黄粥水；几乎生了蛆虫的青鳞咸鱼干；盐花干炒霉了大半的花生米；咸得进不了口的干菜脯；简直无法下箸的炒水蕹；夜半崩了堤被喝令冒着性命危险抢修；粮期过了拿不到一分钱，家里老少身心的枯竭疲累；遇难工友保险金被侵吞；年老力衰被一声滚蛋浪荡街头的单身老伙伴；还有从甲地到乙地、乙地到丙地近二十年替他陈万达卖命的年头里，一直萦绕耳际轻薄刻毒的戏言谑语，这等等，像一张又密又深，叫人又痛又恨的记忆牢网，此刻几将老人困得透不了气。

陈万达，陈万达，你这个名声卓著的老矿家，老慈善家，老……甫踏上平台，那再也支撑不住的雨云，便朝下直坠，化作千点万点，石子般，狠狠让人披头披面给弹个正着。一辈子在乡野舒筋活络，与土地为伍的老人家抬手朝脸上一挥，再挥，心在呐喊：陈万达，这回拼了条老命，也要跟你周旋到底！

雨后，黄昏很快入夜。六点半不到，屋里再不上灯，就要摸黑。建了十多年，正面一扇门两叶窗，左右两侧开了叫作窗的四个洞洞的锌板屋里，除了五点左右，拿着那说是矿场MC的复印本，去儿子就读的学校请老师审阅的孙才，在矿地上耕种的，每户一两人，全都挤迫在聪嫂家水泥地台上滞积着污泥水渍的屋堂里，分别呆坐在聪嫂打建筑工地捡回来的废料钉成的条板凳，以及从杂货铺搬回来当柴薪的板皮木箱上。男男女女十六、七人，个个蹙了眉头，面面相觑，等着孙才回来。

说入了夜，也还是雨后，空气却依然鼓胀着莫名的闷燥。怎去得那么久？天都黑啦。老中青济济一堂，心里莫不咕嘟着，任谁也抖不出一丝儿劲开口说上那么一句话。屋里一片死寂，每个人的鼻息，却又尖拔的敲打在别人耳鼓上。屋外哪一条土沟哪一潭浅沼，频频传送进来声声过早的蛙鸣，听了愈发叫人烦。说什么总该回来了呀，恹恹魇魇的人们，如此互相抛掷着焦忧的眼神，只希望谁能开口说说话，无奈任谁也作不了声。在有点像藏身的防空洞被遽然封了口，令人感到恐怖绝望而欲奋命挣扎那一霎，屋堂右侧的房间里，传来了小女孩稚嫩脆亮的童音：

“哥，看不见了嘛！”

还好，总算有了点生气，人人由不得便朝那房门望去，几乎

同时之间舒了口气。

聪嫂听见小女儿嫋嫋甜润清亮的嗓音，心再酸涩，也得开口了：

“仁啊，上灯吧。”

“来了。”

闻声见人，添仁掀开门帘走了出来，又拘谨又胆怯，俯了颜朝在场的人匆匆勾了一瞥，便叭哒叭哒穿过挤塞的屋堂，向厨房走去，跟部磨得有如扁斧口的日本拖鞋，把地面上的浑浊积水溅得如星点点，此飞彼坠。

“都亮灯了，阿才怎去这么久……”老马祥终于也这样说了，搓着长满厚茧指爪弯曲的双掌，环视了众人一遭，好像再也抵不住人们打眼里向他投掷过去的焦忧疑虑的冲击，站起来往厨房里缓步走去。

唯一欲言宣意表的，也还不是这么一句话？众人心里头纵然有千般情，却又有口难言，见打从五点钟走到屋里，便一直打盹似的，呆坐在神龛右侧下方搁着的木箱上的老人家，终究也开了腔，紧绷如满弓的一颗心，虽未稍稍缓解，也算透了半口气。许是觉得心事重复表陈徒教人难受，又许是着实颓唐得提不起一丝儿劲，谁也没答腔，只管朝老人呆瞌。待得老人家微微佝偻的身子没入了灰浑浑的厨房门口后，人们却开始躁动起来。屋堂里，旋即唧唧唧啾啾扬起低低的叹息和轻轻的怨怼。

“即便老师不在，也还可以到外面找别的人呀，真是……”

“是嘛。四方木，踢一脚，动一下，一点也不会变通。”

厨房里，添仁闷住气使劲泵着那盏灯蕊已经裂开了道缝儿的残旧汽灯。

老马祥面对着这个失怙的稚穉少年，想到他不可臆测的将来，不禁感慨万千，兀自摇了摇头，蹲下身子拍拍他手背，轻声说道：

“让我来。”

添仁抬了头，却又似乎有所避忌，不大敢正视眼前的老人家。少年脸庞消瘦，一双十分灵活的大眼睛，越显神髓，氤氲的愁雾中，左闪着，右闪着，直晃得像钟摆。

浑蒙得逐渐转黑的暮色中，老马祥那有点昏花的眼睛，居然也看到了小毛头慧黠的双眼泛着泪光。老人只觉得心酸，一时间也开不了口，只好又拍拍添仁那依旧抓着泵汽唧筒的右手，半晌，方才慨叹道：

“唉，添仁，路很长，却也不能不走哩，你明白吗？”

有点茫然，添仁把怯怯勾瞥着老马祥的视线缓缓收回投注在汽灯上，旋即又开始给汽灯打汽。此刻，少年的手脚也还是灵活巧快的。调校着输油道纽把，未几，一团艳炽的火焰像夜空蹿腾的烟花，霎时扑一声爆开，整个厨房随即便亮通了。原来还有另一盏待充汽的灯没在夜色中。添仁其实很喜欢给家里上灯这码子事。他很享受那团亮光突然爆开带来的刺激，还有一霎间灯光通明的温暖感觉。情绪稍稳后，这回动作越发索利了，不一会，那灯又是叭啦大亮。住手闪着两把扇子般的濡湿眼眶，把视线从汽灯里边那教人不能逼视的光源调开，望着老马祥，男孩用又低又细的声音这样说：

“伯公，便是我也不让杨桃园——”

不待添仁说完，屋堂里这时候却突然哄哄的喧闹起来。

“到底怎么样？”

“可真是‘牙兰’来的么？”

“继续有效吗？”

喧腾的器噪中，只听得孙才早雷般粗砺的嗓音在吼：

“他妈的混帐东西！这还算是老师么？”

“便是你也不让杨桃园给倒了的，是吗？”老马祥此刻给添仁续上他被屋堂里传来的喧嚣打断的话，“这就对了，无论如何都要振作呀！唔，阿才伯回来了，我们出去看看吧。”

添仁轻轻点了点头，不料竟抖落拼了命不教越眶的两泡泪。

“振作呀，你不是好好走过来的么？”老马祥拉起了添仁，粗厚的掌缘在添仁腮颊上扫抹着，“不要哭，就算阿才伯带回来的不是好消息。”

老马祥和添仁，一老一少，各自提着一盏灯，悄然地相偕走入屋堂。

把灯挂上横梁，老马祥瑞详着颓然倒坐在屋里唯一一张藤椅上依然满脸怒容的孙才，气平声轻问：

“阿才，那张东西的事——”

“把孩子送去给这些家伙教，倒不如跟我孙才扛锄头，还有点血性！”

“才叔……”是焦忧不堪的王二嫂，话到嘴边，却又顾忌的倒吞回去。

“才叔，那张东西到底叫人看过没有？”聪嫂也抖着浊浊鼻音。

“是啊，到底怎么样？”莹莹灯光下一张张焦灼的脸，看在眼里，却教人痛到心尖。老人家拉了张凳子，坐到孙才身边。“求人难。是看过了吧？”

孙才这才坐直腰身，双手紧抓藤椅靠手，眼睛仿佛还迸着火

星子。

“地是他的。不错，地是他的，可血汗是我们流的！我们要吃饭，我们耕了长年荒芜的地；我们不是贪婪，不是强占，只有那些吃屎的东西，才会说出那样的鸟话！”

“对。地虽然是他人的，但地里一瓜一果，都是我们用血汗浇大的。经年荒芜的地没人耕，要生活的人在上面种口粮，并没有错。聪嫂，二嫂，你们要振作。”

再次遇上吃人血肉吸人膏脂的陈万达，老马祥感到绝望自不消说，但唯他马首是瞻的众人，若知晓连他本人也自觉无望，无疑更是没有一线生机，何况当年鼓励大家在此垦荒的又是他。老人唯有自我压抑，一面激励这群在生活线上奔命的后辈，一面作着誓死不屈的打算。

筱膝小小屋堂，十多二十人当中，妇女占了半数。原先一听到孙才说‘地是他的’，便马上捂嘴抽泣的聪嫂和王二的老婆，还有默默拉起袖管揩泪的强妈、玉嫦姐妹等，似乎也听懂了老人家的话，嚤嚤抽咽的咽了声，低低饮泣的也拭干眼泪，大家一致把视线集中到他脸上。

见妇女们平静下来，走回占坐了老半天的木箱坐下，老马祥垂首沉吟起来：

“其实也多亏他陈万达给我开了窍。从双溪峇都开始，埠过埠，直到怡和村，近二十年给他卖命的生涯，终于也看清了头家伙计间水火不相容永远都不会终结的事实。”

“原来祥伯……”

在场的人一阵鼓噪。

老人没回应，自顾自续道：

“替洋人当牛马，洋人轻贱我们如猪狗。做我们自己人的伙

计，更是猪狗不如。”

“这陈万达不是被说了最好做慈善的？村边那间老人院，听说还是他牵头盖起来的，原来……”闲来爱到咖啡店嗑牙，名声从挨着怡和村的百年老镇怡和埠响亮到怡和村身家丰厚德高望重的财主佬，中年王二多多少少总听说过。

没理会插话的人，老马祥只管说下去：

“那些说会协助我们翻身的人，嘴里天花龙凤，暗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到工会投诉，里头老板的人多的是；莫说指望什么翻身这样了不起的事，便连最起码的困境也摆脱不了。再了不得告到劳工部，风扇底下的官爷们说的却是两面话。”

“祥伯既然和陈万达打过工，这地段有没有锡米，总知道一点吧？要是没有料……”聪嫂心目中，唯一能给她救助的，就是地里锡苗蕴藏量非常低，地主也许会因此放弃重新开采的计划。打了岔，盼待答案的急切，竟又令她没能把话说完便噎住了。

老人还把不准这妇人家的心思吗？唉，那所谓的前尘往事！

“不错。十年前，陈万达确曾在这段地掏锡米；正由于挖到底也没几两东西，不到两年便维持不下去。你们当中当年也许有人听说过的吧，矿工拆下沟板敲破矿场老板那辆‘惹挂’挡风镜的事件，还真是闹得顶大的哩。”

“……哦……是好像听说过。整十年以前的事了吧，那时候，祥伯好像还没搬来这里。”追溯着当年确曾听说过有人在那儿开矿，并且还闹了场风波的那么一回事，曾当过载沙罗里司机的老人邻居光棍李根，人木讷，从不主动跟人兜搭，此刻居然这样应着，“……对，记得没多久，你们一家便……是吧？”

“不错，那以后没多久，我们便做了邻居，八、九年以前的

事了。之后隔了两年的吧，一回想找些木料钉鸡笼，不知怎的竟荡到那儿去，发现地依旧荒着。当时也没考虑地段是否仍旧属于陈万达，只想既然过了这么久也还是原本原样，量必已被放弃。既然不必大事砍芭，只要拿起锄头除掉矮青和野草，洒洒汗滴，地里自然出宝，便也这样耕种起来。想到两三年平平安安过去，便叫你们也……唉……”

老人家抬头呵闷气，瞥及斜对过窝在藤椅上凝神沉思的孙才，又倏忽省起：

“阿才，那‘牙兰’上的期限，确实和通告里的相符么？老师给详细看过了？”

坐禅般一动不动的孙才，一听到老师二字，有如乱童霎的进入状况，猛然弹跳起来，齿缝间嘶嘶作响：

“我也还真不信邪的，今天偏就撞个正着！想我阿光的老师人和气，闯进教职员宿舍，不料星期天人回家乡了。总也算找到一个午睡刚醒的。左等右等恭候着，好不容易道明来意，居然一脸不高兴，审犯一样唠叨着查字典；老半天，嘴里就是不干不净：你们这些人便是这样，生霸死霸，以为将来地被收回时，准可以赖着要金要银——”

“欠揍的东西！”呆头鹅李根憋不住插了嘴，横起青筋突露的脖子。

“才叔，到底那日期……”听了老马祥说这地段锡藏量低而稍稍宽了心，惟提到日期，聪嫂也还是十分焦躁。

“踏出校门，遇见打外头回来的书记先生，总算完完全全搞清楚了。两份文件上的日期相符，有效日期还剩两年又四个月。”

“也不过只有两年多一点……两年，他发得了多少，为什么

要造这样的孽？在我们来说，便是两年也好，总还不致血汗白流……”

聪嫂怨愤参半的嗟嘴，教人听了倍感无奈。老马祥却像突然抓到了问题重心，扬起浊重的嗓门：

“聪嫂，我们要做的，就是争取这短短两年时间；两年过后是否一切听天由命，是两年后的事。当年陈万达申请的地段，听说约八、九十亩。我们耕地所在，也稍稍挖掘过的，不过没有料，距离他集中火力掏挖的地方没多远。二十几个月里打这儿向左右两边伸展，方圆也不过开采了约二、三十亩地。假设他重新‘行车’，目标该不在我们耕种的范围。相连地，那开采过的，到了‘格沙’也没几两，我们这里，他只打水不成？”

“又不见得会有多少料，居然要重新来过，他嫌钱腥？真不知是什么阴谋诡计！”王二说。

“所以大家不好以为自己擅自动用了别人土地，便自觉理亏患得患失。在没有抵触他人利益情况下，我们有绝对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生来便是在地里讨活的。古来说耕者有其田。我们没有地，利用他人丢荒了的种口粮，还怕天打雷劈？”老马祥一鼓作气说着，顿了顿，“大家听好，没有掠夺没有霸占，我们堂堂正正扛起锄头在泥土里找活计，谁要在前头阻挡，谁倒霉。”

团团簇簇的黑压压云层堆在天边，十二夜，清亮的月辉，还是打钉上十字铁丝网的窗口透射进来。噪蛙停止聒闹了，膨胀的热气流也似乎不再往窄窄的屋堂里灌；老马祥的一番话，则像煊热夏夜里突然掀起一阵沁凉林涛，又像前线激奋的擂鼓声。瑟缩在角落里两人挤坐一张矮板凳的玉嫦玉娥姐妹，做姐姐的玉嫦，原本便一副当家人勇猛姿态，此刻自然不像先前那么无凭

恃，确确实实拿定主意。涉世未深的姑娘，一双细眯眼眨眨着，将心中的疑惑摆开了来：

“既然地方是挖过锡米的，有挖也挖别处，为什么要叫我们停止耕种？那人心肝不是肉做的吗？”

“不就是？我敢打赌，肯定有把戏。”王二应。

“正是。”老人凝重的目光，与王二交会了须臾，继而落在玉嫦娥兜兜的脸蛋上，“正如阿二说的，事情不简单，必有蹊跷。所以还是刚才那几句话：拿定主意，认清血汗既然这样辛劳付出去了，就一定要有所酬偿这一点。手联手，心连心，大家紧密靠牢，而天地有情，总不负我们。”

祸患之即将临头，对赤贫人家来说，就只好绝望的等待被吞噬，只有死路一条不成？对曾经义愤填膺率众口诛陈万达失败，最后以一片从金山沟拆卸下来的沟板，把他那辆什么皇室的什么兄弟什么儿子御用过的名牌房车挡风镜砸个稀烂的老马祥来说，并不是那么回事。冤枉灾祸，在他真说不出到底经历了多少。每一次，虽然雨过不一定天晴，终究也还是活到今天这把年纪；穷依然穷，始终不曾被磨倒。如今面对这群与自己共陷水火的后辈，他自觉就像只带着一群小雏觅食的母鸡，又岂仅仅止于保护？良知也罢，责任也罢，一切是那么自然，正如当初他认为应该鼓励彼等在这片土地上开拓新生活一样。发白眉垂，一颗勇于与生活对垒、与环境抗衡的心，又何曾老去？哪怕是仅仅一息尚存，他依然会和众人紧密靠在一起。啊生活，斗争……老人打膝盖捧起双掌，下意识舒张那十根已然伸展不直的指爪，心潮澎湃。

始终把视线牢牢胶在老人家身上的众人，此刻见他一番激情过后，便不再透一丝声息，俯了颜只管凝盯自己那一张一合、一

张一合的双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祥伯！”火爆性子的孙才叫了一声。

没有反应。

“祥伯！”坐在老人身旁的王二错愕之余，与众人一样，心里也莫不了然，便一手搭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

老人家惊梦般会了意，终于把双手放下，连连点头。

“明天我们暂且按兵不动，后天一早，就上华民联合会会所找那条‘大尾蛇’去。”

“我也去！”聪嫂头昂声铿。

“我也去！”玉嫦玉娥姐妹俩也一气同声。

“我也一道去！”光棍李根、王二嫂也说得一点不含糊。

老马祥见大家态度变得那么坚决，压在心头的大石仿佛轻了许多，脸上终于牵起一抹浅笑。

“本来人多好壮声势，不过，暂时阿才阿根阿二和我三、四个去就行了。再说，聪嫂你也不能担搁胶园里的工夫。还有玉嫦姐妹俩手脚慢，尽快把杨桃包起来要紧。”

“是托冯燕山替我们说好话的吧，祥伯？既然帮了老朋友，他还会帮我们吗？道理浅——”

虽说已经萌生了一心不二直奔前线的勇气，毕竟还是像被现实耍猴戏般，教穿红戴绿在人前逗哈哈也一筹莫展地过过来的，只变得很神经质，而非神经病，诚属大幸了。老人听了寡妇忧心忡忡的疑虑，实在不忍见她自戕已涔涔淌血的创口，便截了她。

“作为地方元老领袖，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又是个有功的受封人物，就好像他早些年在大选群众大会上替人打气时说原本就该为村人奉献上自己最后一点力量才肯罢休一样，既然他肯替老朋友效劳，对我们自然更义不容辞——”

说着，老马祥发觉自己以调侃的口吻打这种话碇，过于情绪化，便倏的打住，续道：

“假如事情不是有什么蹊跷，以他冯燕山目前的境况，有什么理由去接受这种破坏自己声誉的差事？说是对我们动了怜悯之心的吧，而这慈心悲心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动机，使他敢于接受挑战，大概也不过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要紧的还是那句老话：把稳自己立场，争取我们绝对应该去争取的。”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听懂听不懂这话的庄稼人，一个个依然瞪紧老人。老人家此刻的心情免不了又有点激动，由不得便站了起来，打腰间摸出装著土烟的铁匣，取出烟卷点燃，吸了一口，徐徐吁吐。

“我们这些满脚泥巴的人外围，绕着许许多多拍马屁‘托大脚’、尽是说好话歌功颂德的人；一家便宜两家着，‘了不起的人物’，便这样被拥上台演戏了。倒是问问强妈吧，只有自己一把手，见玉嫦姐妹忙不过，为什么放下自己的不顾，和不太会在分脚梯上扎脚力的姑娘们在一起？还有阿根，再木再孤，也还是把糊好的纸袋分给赶不上的人家。”

屋外唧唧的虫鸣，有如和弦，伴着老人丝毫不含糊的说话，叮叮咚咚在人们耳蜗流贯。

可不是吗？说了风湿，闹得连关节也肿了，五婶还不是准时过去给聪嫂娃儿烧饭，好吃了上学去。还有旱天制水，到井头汲水的王二嫂，从来也没忘记给隔壁聪嫂家挑上一担，谁又会把它当歌仔唱出去？

默默不语，男男女女，炯炯目光如飞流，一瞬不间往老人家眼瞳里灌。

“就说我马祥吧，也只读过《三字经》《增广贤文》这些乡

巴佬也能朗朗上口的东西，可也爱憎分明，好歹不浑。天劫人磨，轮番而来，老掉牙，白了发，虽无怨无尤，可人来犯，却从不藏头缩尾，任教肆虐……”

夜，尚早。此刻窗外居然月华灿灿。沉甸甸低压在天边的乌云层，不知隐到哪儿去了。而屋子对面那块空屋地上微微推涌着的草浪，点点萤光闪闪。夜里，太阳隐没了，大地一片黑暗，偏又有月亮，有星斗，有流萤……老马祥说着说着，抬头仰望窗外的皓皓银辉，暗地里吁了口气，继而收回视线，回头往众人脸上一掠，禁不住在心里头祝愿：光，就亮在人们眼里、心里。光啊，就亮在这里……

壁钟一敲过九响，坐卧在大门口内侧帆布躺椅上的老马祥，竖了腰身，一面往残旧的香烟罐笃笃敲打着烟丝犹来燃尽的旱烟管，一面探头探脑朝门外望了望，勾起颈脖向伏在厅角古旧圆石桌上用功的长孙大明问：

“你阿妈呢？”

“在房里哄小弟。”念初中的大明，停了笔，抬头望着爷爷，恭恭敬敬回答。

“你阿爸放工回来吃饭时，你阿妈说了什么没有？”快四十犹打光棍的次子过埠做工去了，比大明小的几个毛头又已入睡，不怕静的老马祥似乎觉得有点孤稀稀，由不得便担挂起加班的长子阿章来。

“阿妈跟阿爸说了杨桃园的事……”剪着陆军装一头发渣往上刺的大明，把嗓门压得低低，垂首定定瞪往桌上的练习本。

“你阿爸是个急性子啊，怕不是跑到什么地方去打听什么的，都九点了嘛……”

“爹，我是跟阿章说了。其实这种事急也急不来，阿章也说听候您的消息。怕也快回来了，说是老板要赶货外销，以后几个礼拜都加班到九点。”老马祥的长媳兰香在房里大抵也听出了公公内心的隐忧，便轻轻关了房门蹑手蹑足走出来。“我说爹您也

别老憋着闷，事情说不定没想像的坏呢。”

“唉，听也听得多，看也看了不少，不想都快七十了，还让自己真个碰上。便是要我死我也非活不可呢，你别担心。”老人双眼直往外头瞪，不尽是忿慨的语气，教做媳妇的听得几乎红了眼圈。

打开神龛旁茶台上那只有着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古旧茶簋子，提起里边的青花瓷壶给公公倒了碗温热的粗普洱，媳妇兰香小心翼翼双手托捧到老人家身边，满怀敬意给递了过去。

“喝茶吧，爹。”

媳妇是人家的女儿，然而认吃认做的，做人又有分寸，老马祥一向对这长媳视如己出，当着女儿来疼。接过茶仰头咕嘟咕嘟灌下了半碗，又听得媳妇移着矮板凳在自己身后坐下，更是顿感舐犊亲情的温暖。朝两旁瞥了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厅堂，老马祥似乎很释怀，放松了腰干，往躺椅靠背卧了下去，说道：

“阿香，这头家就靠了你打理。那死货没福气，要是今天还在，拎着银锭金锭进门的，怕也不中她意。”

“爹怎说了这样的话。生是马家人，死是马家鬼，是我没福气才真，未能侍候奶奶。”

“说她没福气也还真的是吧。跟了我，多苦，从来不吭一声；便是要咽气了，也还惦着头家……唉，苦难的日子，真不知有多骇人，她可也不是捱不过而咬掉舌头不做人的……”

“爹，过去的就别提啦，奶奶都登仙几十年了；您也快七十，一嘴牙好好的，儿孙也平平安安，奶奶在天有灵，庇佑着呢。”

“阿香，你孝顺，马家有了你，是天意吧，那两个长不大的，唉——”

“爹，您今天够累的，好好歇歇吧，就别提奶奶和小姑子的事了。”长媳兰香个性好，为人明理又大方得体，见公公伤怀往事，赶紧劝慰。

“说的也是，虽然经年累月捱牛捱马，到底也挣扎了过来，过去的，又还提它做什么？唉……”嘴里这么说了，惟意犹未尽无以纾怀的苦涩，教人越发难受。

可是媳妇兰香此刻却又突然记起，丈夫阿章这么多年来，也仅有一次口疏透露了奶奶是月难死的那回事。当时，丈夫说溜了嘴之后，竟又十分伤心懊恼，马上噤了声。那以后便是怎样追问，也尽管说了做人儿媳的应该给月难死的婆婆做法事拜血盆超度，把她从血牢里牵起来，否则枉死鬼便永堕地狱不得超生，丈夫也还是决不旧事重提，并且叱责自己迷信。对自己儿时及过去的事从不向妻子陈述的丈夫，做妻子的虽然也了解那种日子到底是如何的不堪而体恤了他的心境，却到底也还是想澈底明了一下。故先前虽然也着实担心公公提了往事要伤心，但由于不期然的想起了做法事的事，便又拿定了主意。不是吗？自己的娘也这样说，做媳妇的即令典了防身宝，也要给月难死的婆婆做功德，好把浑身血污的死鬼打血牢里救出，再投胎做人。否则做人媳妇的再风光，不囤资粮有枉此生。于是，兰香便又这样对公公说：

“爹，我是捱粗粮长大的，什么也不懂，爹要是能说说过去的事，对我也是好。至少，我会知道该给奶奶烧点什么，到庙里给她做做功德。”

“那种苦难日子，其实应该让你们后生的了解了解。不过，烧什么华宝做什么功德，我最是讨厌了。要是有鬼神，连蚂蚁也不忍踏死的她，早该转世做人了，还劳活人打救她？”老马祥探头捧起身边矮几上那半碗喝剩的茶汤呷一口，抹抹嘴，“活着的

人怎么替死去的人打算？人死了，还能站起来吗？有闲钱，倒是该赍济那些饿肚子的，便是活得不风光，也算不枉做人才真。”

“爹，话可也不尽是这么说——”

“你还浅，那些日子到底是什么个模样的，真是要叫你看看了。”老人截住有点不以为然的媳妇，又呷了口茶。搁下茶碗，顺手摸起旱烟管揣在怀里摩挲，“话长呐。你家是鹤山的吧，和我们新会，是连气同声的哩。你爹要还在，两亲家公走在一起就是兄弟了。”

“是鹤山，不过我爹在这里出生。听说我们家是爷爷那一代几房兄弟同一条船过番来的。”

“几房人同一条船，唉，那真是是个悲惨的时代……”老人家说着，一时却也无以为继。同样的故事啊，人说的什么伟大的时代，饥饿的人们为后来标青史的贫下劳动者做先锋，何止肝脑涂地。贫穷是国家的耻辱，饥谨只有令卑微的人离乡背井为自己和家小寻找裹腹的东西，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便这样展开……”

“爹是过番来的么？”

“自己爹早死，我过嗣给伯父；早已离乡别井的叔伯几个兄弟，付钱给水客把我带来。这几个叔伯真正是漂洋过海来的开荒牛。”

“开荒牛。做牛，做马……”

“不就是做牛做马？来到说了无处不是天财地宝的州府地，每个人也只不过抱着找到了金银财宝便返乡安享天年的宗旨拼命。而美梦成真的又有几人？红毛人到日本鬼，又到红毛人，又到‘慢地嘎’，如愿以偿的，只谋得温饱的，依旧一贫如洗的，这些确确实实拓土开荒的，都留下来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开荒牛，苦劳有份，功劳就……唉，这是题外话了，你还听懂的

吧。”

“懂呀，我爹在日本时代，还是个抗日分子呢，在世时就常说‘遗憾’‘遗憾’的。”当年自己的爹申请州籍民，也只附带到她下面两个弟妹。再下来的三个，国家独立后，家长去世了，没个头，一拖再拖，她简直是向人又跪又拜，方才替弟妹们取得公民权。兰香想到做大姐的自己也还真为这码子事吃尽苦头，便是背着自己的公公看不见，也深深猛点头。“明明已是州籍民，儿女在他死后，领的居然是红色身分证。”

“说了州籍民，话十天八夜也讲不完。”老人燃起旱烟管，头往躺椅靠背左枕右枕，大抵终于也找到躺得最舒适的位置，悠悠吸了口烟，续道：“红毛人来以前，一身光溜溜过七州洋到来的人，已经开始在这里扎下根。来去的，是荷兰鬼英国佬。这些洋马骝胃口大，能吃不能吃的，荤素都要，大搞阴谋大开门户招揽苦力明抢明夺。”

“是呀。听说我们那条村，除了穿开裆裤的，一个男丁也走光了。”

“没错。逃荒的人来了，一大批一大批，被卖猪仔的，被骗的，还有说了自由身的，全都做着那个同样的梦，死去活来的从那条在汪洋中颠倒逆转地狱一样的船爬上岸。做牛做马，做梦，当中衣锦荣归的也有人；从少壮到白头豁出条命去干，还是找不到回头‘水脚’的，多哪。”

“对呀对呀，据说还是拖着条辫子来，我爷爷一族人，捱得没日没夜，便是找不到那份‘水脚’，一个接一个，剪了辫留下来的。”

“确是个黄金世界——地下掘出来的是宝，树上长出来的也是宝。而说神奇也够神奇——强盗一样的家伙长年累月把财宝一

船运走，居然也还是取之不尽。长年如夏，连去张罗夏麻冬棉的烦赘也免了的，怎么偏偏两手空空而来的人，大多数始终也还是两手空空？小孩子也会说，那人懒惰呆蠢，所以捱穷；那人勤奋精敏，所以发达。只是我也不懒，也不呆到哪里，却也始终是寅食卯粮的哩。”

“忠忠直直，终需乞食；横肠吊肚，门前绑马牯。爹是老实人，不被人吞进肚里，算幸运啦。”媳妇兰香并非口舌上讨好这个疼惜自己的公公，只是想起自己父亲当了抗日军，和平后居然被诬为‘山里人’，逼得躲躲藏藏，还好像是昨天的事。想到家里断了粮，潜到抢了货仓的亲戚朋友邻居家借贷，真个是一干冬米一两油也拿不到手，兰香怎不是连嗓子也提拉得高高的。

“你说的也是。会钻营又兼心狠手辣的，便飞黄腾达。不过，人穷，人富，理由又岂止那么简单。风气正，没个歪样，人规矩多了。反过来，上不正，下必歪，社会还会有多得人心多平靖的？而有机会的，当然乘机狠拼；没有机会的，会飞会跳，便又如何？”老马祥似乎积怨已消，心平气和的，像在藉说故事，向媳妇授业。“红毛强盗搞阴谋第一，莫说掠夺财富，更是诡计十足的施行奴化教育。人们思想被毒害了，眼睛看不清了，变成狗奴才，也不自觉哩。”

“是嘛，是嘛，我爹生前常说的，洋鬼子用一条领带，便把华人勒了起来当看家狗的呢。”兰香又想起娘家隔邻那父祖两代都说了吃皇家粮银的假洋鬼子那种派头那种架势，急煞煞抢白。

这媳妇本来便聪明伶俐，再加上父亲是个真正生活过来的人，虽说家贫没受正规教育，倒是眼界也还宽，识见亦不稚俗。难得彼此坐了下来扯聊，说了开来，也还是句句透心；老马祥心境既已平和，自是满心满眼怜爱祥慈。啊，那两个女娃要活

着，也是这把年纪了；也认吃认做的，准也像这媳妇儿这般得人心……想起了乱世颠沛流离的生活硬硬挤掉的那两条小生命，老人嗓子却又乍的暗哑了：

“阿香，你也懂得真不少。阿章那两个可怜的妹妹要是活了下来，也该像你这样，儿女成群了……”

早夭小姑子的事，兰香是什么时候曾听说了的。此刻公公显然是因为自己而忆起夭折的女儿，她也由不得便难过起来，低低囁嚅道：

“爹，小姑子是花子，早已登了极乐世界，哪还尚人间世儿牵女绊俗物缠身的。”

“极乐世界？”老人虽深知媳妇的话安慰成分居半，却又有欲晓以大义的拗执。“好死不如恶活，你听说过吧？要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她们还出世来干嘛？眼见的尚且不宽人心，又凭什么去臆度虚无缥缈的东西？假如还能够改变自己命运，又稀罕它什么极乐世界？”

媳妇兰香此刻沉默不语了。老人神采寂寥落索的眼睛，直楞楞朝前方望出了神。凄冷的月光，濯涤出屋外姿影模糊的竹丛。隐隐的，有一下，没一下，疲乏地闪着荡着；何其怆戚悲愁的景象啊，熟悉的脸孔一张张，他看到了自己，那个壮如牛犊的人。下意识咬咬牙。都松了……老人心绪由不得便又波动起来。

“我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我也想住高楼大厦，也想居高位。只是我怎样努力活下去，也只挣得两顿饱，难道要去盗掠讹诈，伤天害理自我作贱不成？再不如意，到底还不是挣扎着活了过来？正因为这样，即便一脚踏入棺材，也会挣扎活下去的。既然睁着眼时尚且还是一场苦斗，实在不必寄怀闭了眼睛以后的逍遥快乐；那不但要短人志气，往往还会教人糊涂得活不下去。阿

香啊，你听懂了吗？”

做人务实便是了，还有别到神庙里花那些冤枉钱。妇人在公背后面偷偷地溜了溜眼，应：“懂的吧，爹。可也还是真的，爹到了今天，依然龙马精神扛着锄头下地哩。”

“代代是贫农，不识字，子子孙孙着实吃尽苦头。到了我，我爹发誓不管禾堂有没有谷晒，也得叫自己儿子去认几个字。‘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是朗朗上口了，却又似乎是人说‘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也不是不想光宗耀祖，也不是自暴自弃，正如你说的，到底也还是一把锄头扛到老——我毕竟没有慨叹自己不如人，也依旧胸挺腰板直，便是光着脚丫进棺材，该也无以为憾了吧。”

“可是爹假如会钻钻营营，当是另有一番风光的呢。”媳妇兰香此刻居然耍起舌花抿嘴笑了起来，“那冯燕山不正是差不多爹那般年纪的人，却比爹强多多啦！”

“可不是？喂……”许是闷得太久了，老马祥听了媳妇蛮逗趣的话碴，也放松蹙紧的眉头，凑了兴，“怕也还是同船的吧。要不是晕船搞到几乎丧命，在那站起来也只能半弓着腰活动的底舱里，也许会冯局绅陈老板他们哥儿俩打上照面的哩。假如真个同条船，1922年，未曾晤面的同舟人泊了岸各散东西，而后居然又碰了头，还发生不寻常的关系，也真的是缘哪。”

“缘？我说冤的吧。不是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么？”

“冤家？呃，是的噢！”茶凉了，老马祥兜起茶碗，引颈咕嘟咕嘟一饮而尽，舒了口气，不无感慨，“唉，晃眼便几十年。想当年不过十四岁。到了新加坡，水客一把将我推上岸，便不见了人。远在檳城的叔伯被骗了。又土又呆，知晓自己的处境后，几乎当街哭起来。”

“才比我大一岁，好可怜。换作是我，死定。”

孙儿大明这时候搬了把藤椅，挨在帆布躺椅后面坐下。十三岁饱的大孩子，对于有点历史性的故事，总感兴味盎然。刚修完中一，少年端坐在两个长辈之间，竟又是一脸凝重老成的神情。循声回首顾盼的爷爷见了，且谐且谑苦笑着，内心免不了又一阵撞击。

“傻瓜，死得那么容易？”

“毕竟是茫茫人海啊……”做妈妈的，却还是不禁这样沉吟。

“不就是吗？”大明应得还真有点理直气壮，顿了顿，“带人到檳城，却半途丢在新加坡，那爷爷怎么办了？”

“大明，爷爷的故事，你是该听听，是该听听。”

爷爷又要讲故事了，不一样的故事。大明往前挪移着藤椅，直到爷爷膝前。“举目无亲，没人投靠，爷爷当时到底有没有哭出来？”

不想这一问，竟把老人家逗笑了。‘到底’有没有哭出来？是肯定这个爷爷当时哭了，而在人前却永远都不会承认。

“哭能饱肚吗，哭？”老人仍忍俊不已，“是走投无路的。但上了岸，走投无路的人也不只我一个。人家荡到哪，我跟着到哪。没有手艺的庄稼人，除了种地，也只有当苦力。种地，哪来的地？当苦力，一丁点大，谁要？拎了放着一套衣服的藤筐，新来乍到，饿着肚子流离浪荡几天，人看着可怜，终于被一家白铁店收了当学徒。”

“听说以前当学徒的，得替师傅点烟打洗脸水。要学真功夫，也只有暗中偷师，是吗，爷爷？”

“听谁说？多半是看戏的吧。”老人家以戏谑的口吻逗起孙

儿来。

“我同学说的。”大明见爷爷恢复了平日弄孙取乐的谐趣笑容，便不再那么拘谨，叭啦叭啦说了起来，“爷爷来时还拖不拖辫子？我同学说他的太爷爷两兄弟，十二、三岁时，一回听说人家去洗琉琅，便偷偷尾随，脱下裤子下到琉琅底，被发现了，教人藏起裤子，又把两人的辫子结在一起，闹到天黑也回不了家。我同学说，他太爷爷眼里含着泪告诉他爷爷；他爷爷又把故事告诉他爸爸；一回逃学被逮回来，他爸爸一边鞭他，又一边把故事告诉了他。”

老人听着孙儿述说那已老去的故事，心虽有点酸，惟历史毕竟也成了生活的教材，倒也为在苦难中挣扎求存的人们没有白活而感到欣慰。“你同学这家人堂前教子不忘遗训，也还真难得——”

“我同学的故事多着呢。”大明的故事开了头，还真不容别人打岔，便截了爷爷，“他爸爸说，蓄辫子的男人和他们的后代，就是爱自己人欺辱自己人，所以被外国人瞧不起，一直当牛马来使唤，当猪狗来欺辱，说是活该的呢。蓄辫子的男人，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后代，我们这些人……嗨，我说我懂啦我懂啦，我同学却说不尽然，他是个很爱抬杠的人！”

“你可是真懂的么？”噙了嘴，老人家以诡弄的眼光打量稚气尚未敛迹的脸孔上闪漾着甚是得意神色的孙儿。

瞧爷爷这副神情，大明霎的脸红了，期期艾艾：

“……我……我同学是个鬼灵精，他说也不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这我同意呀。其实，他说什么，我……我都明白……”

老人家这时候朗笑起来，裂开崩了半颗门牙的嘴巴，“同学也不是抬你的杠。你说你懂，他认为你未必一定懂。不要一竹竿

打翻一船人这句话，他是用对了；他的意思是说他爸爸对事物的看法有偏颇，而他并不苟同。其实，你们两人想的大致上也没错，只是还小，总爱逞强。学习的日子还很长很长呐，爷爷这就结结实实给你讲故事的吧。”

爷爷真的讲故事啦，哪还当自己是懂事的毛小孩！大明感到兴奋，眉开眼笑，刻意正襟危坐，以肢体语言应对有时候言行甚是幽默的爷爷，说：

“爷爷的故事，有时候不很新鲜，好些我都可以倒背了。刚才爷爷讲到‘唐山大兄’登岸后各散东西，爷爷就这样接下去吧。”

“大明你讲话可要有分寸，家里谁不骂你贫嘴？”做母亲的睨了儿子一眼，脸上却也还是笑嘻嘻。

“这时候还给你讲土匪山贼的不成？笨东西，给你长知识呐。”老人白了孙儿一眼，笑得龇了牙，“你刚才说了学徒的吧？那个时代啊，便是捉蚤子抓癞疮，也得性命是从呀。”

“那爷爷跟了什么样的师傅？生蚤子长癞疮的不？”大明皱缩住鼻子，乳膺般逼人而来的稚气，直搔逗得两个大人忍俊不已。做母亲的兰香于是又笑骂：

“你要什么疯？让爷爷一口气说下去多好？不许你再耍舌花！”

似乎真的已摆脱回忆的悲凉，老人头往躺椅背一靠，完全放松下来，深深吸了口气。

“大明，爷爷的学徒生涯其实并不长。”

“为什么？挨打挨骂又没饭吃的吗？”

五块钱租得一间头房，初二，十六有鸡鸭餐的伙食也不过六块钱的那个时代，当学徒的月薪大概也是五、六块钱左右。被收

留在白铁店，头家只供吃住，不发工资。把一箩筐希望压在他肩上，而月圆月缺都在梦里萦绕回转的那个家，他岂又能置之不顾？做了一年，只有结束人说有手艺学有出路有前途的白铁店学徒生涯，过海跑去当大园丘洋人经理那每月八块钱的男侍。主人家管吃住，自己本身的开销，除了衣着理发和凉茶，几乎花不上半毫一分，于是便有钱汇返乡接济两头各挑了瞎眼奶奶及三个弱妹重担的娘了。

“当男侍，也就是做BOY，要替主人拿拖鞋的吧，戏都有得做。”大明听着爷爷的叙述，仿佛做男侍的是自己，大感委屈，忍不住又插了嘴。

其时，年轻气盛，走起路来绝不俯首垂肩的便又如何？除了打这份吃住都不花钱的工，还会有选择职业计划将来的自由吗？说是为前途着想当学徒学手艺的，勉强绷了自己的口，家乡那头又怎么办？那可是每个家人每天一推开家门，就睁着一双眼睛南企望的啊！即便感到再屈辱，能不耐烦下去吗？说是掘金来的，也还不是手停口停。一些水土不服，还有一些懒怠的，光景才凄凉哩。而说了遍地都是宝的，也确然不错。可这些东西又是谁人所属？肯贱卖体力，饿不死倒是真。当然，一些头脑灵活精刁敢走偏锋的，也有很快便捞得风生水起的。而一些肯拼搏的，也有拜了天时地利之赐，终于也熬出了个场面。但自古也只听说穷穷一富，熬了一辈子犹两手空空，人多呐。细说从头话当年，总也不免神伤一阵；老人回顾至此，停下来，把长长的旱烟管凑到唇边，好半晌，才又猛的吸上一口，不想烟丝早已燃尽。而似乎忘了‘庭训’的大明，这当儿又声朗朗连珠炮般直抒己见：

“爷爷就输了不懂投机取巧，不是吗？我一个同学的爷爷卖咸鱼，另外一个走什么……什么舂缸，都发了达哩。我同学说

他们常常向自己儿孙夸耀当年发达的‘威水史’。他们说那个时代，发财的机会很多。只要什么……什么准呀狠呀……什么稳——”

老人家见小毛头一时语拙，便又逗趣的岔住给他续了下去：

“只要拿得准做得狠把得稳——”

大明虽然因自己的语言表述能力稍嫌不足而感到有点尴尬，却也还是嘻了一张脸不让路给爷爷：

“对，对，只要拿得准做得狠把得稳，便是好汉一个，很快就可以起家。爷爷当初要是也做点什么小生意，卖火水卖木柴的吧，怕也——”

“你这饶舌鬼，给我光听的行不行？学校老师教你的？没尊没卑！”温顺谦卑的妇人，觉得儿子说得太刁，变了脸色，愠愠斥道。

此刻，门外月下款款生姿的竹子拂着摇着旋摆着，阵阵夜风，便迎面轻轻送来，令人心头一时大感畅意。犹含诚意斜瞅着孙儿，老人家迎风一吸，一呼，不禁笑了起来。

“阿明是在埋怨这个爷爷没本事，不曾给儿孙打下江山的呢。”

“……不！不！只是说了开来，便这么说了。爷爷今天不也还是胸挺腰直骨头硬的么？”大明这下急了，脸涨得通红，幸好记起适才妈妈那‘一嘴牙好好的’一句抚慰老人家的话，便依样葫芦，蜜了舌，忙不迭辩解。

“哈！哈！哈！我们阿明真不小了！”老马祥笑声响亮，似赞誉，又似慰安，伸手拍打着孙儿的膝盖，“其实，说发财的，便是现今这年代，也有同等的机会，不是？不过，真汉子也罢，假汉子也罢，你同学的爷爷说的倒也是；只要有机会，不抓拿住

就不是汉子。但说发了达的，大概是夸大了点啦。那个时代啊，真发达，是那些洋马騾，卖咸鱼走肿缸的，不过突然发了笔小财。而突然发了小财的，到底会有多少人？”

“不就是吗？”媳妇兰香这时也插了嘴。“我爹在我们小时，也爱给我们讲故事。船坚炮利的呗，合该是天生统治他人的料；我爹说，那些红毛鬼的营管方法着实了不得，园丘矿场，随便就一千几百人。年复年，橡胶锡米一船船打码头运走；恐怕只有那些不流汗的人，才会说自己发了达的。”

媳妇说的，不就是自己的故事吗？此刻，老马祥的记忆，又有点涩，有点酸。

可不是？园丘的经理巡督，却排场得有如王孙贵胄：那种生活方式和气派，令黄皮肤的劳工看了，益发自卑得不敢抬头。那年代，园丘工人、矿工，每月工资大约十五、六块钱，而洋人豢养的什么狼狗哈巴狗的开销，每一只花它十五、六块，怕还是虐待了它呢。雇主萝卜酸(ROBERT SHAW)，所管理的一家庞大机构的附属园丘，算不上特大型，可生活起居的讲究和派头，他这个咸菜萝卜干和甘薯杂粮饭养大的，若非亲身经历，实在难以想像。建在园丘附近最开扬的一处山丘上的豪华大宅，楼上楼下八房三厅，就那么区区住了夫妇俩连同两头狼犬，一只哈巴狗，三只暹罗猫。司厨的，浣洗浆熨打扫的，和他这个职分跑腿打杂的，则在华宅后院的一幢矮房子里栖身。

“不过是个经理，便这么大阵仗，这么讲究，十足戏里大员外的那种气派那种排场呀。”

媳妇这么一兴叹，孙儿便继之唏嘘：

“三个家丁，三只狗，三只猫——戏里做的，原来真有其事，一点不假！”

母子俩一唱一和，娓娓细说从头的老人家，平淡的语气仿佛因此倍添了意趣，生色多了。

“说了此前已当了一年学徒，到底也还是个‘新客’。第一天上工，被那三水会馆座办领了上楼见主人，在那几乎照得见身上毫毛滑不溜秋地板上，巴的就摔了一跤，只差没四脚朝天。暗中怕不笑死了，更少不得厌嫌轻鄙，却依然正襟危坐，高尚的番鬼佬公婆俩眼里那种神情，实在令人无法抬头，心里岂止火烙火烧。”

“嘻嘻，大乡里进城，洋相毕露！”

“对，当真出洋相，在洋人家！”

这回是祖孙互逗。老人家坐直腰身，给旱烟管填着烟丝，续道：

“才十五岁的人，过来了一年，半步也没踏出过那间白铁店，尽管店子对面，便是车水马龙的街市。”

“爷爷好可怜！”大明这下又意图耍宝了。

“可不是？”老马祥擦火点烟，吸着，安靠好腰干。人十五，我十五；留在伦敦受教育的少爷，来度假；他打球，我捡球；捡得慢，把我当球踢。”

“同人不同——”

“少来！”

老人见媳妇睨了眼把儿子的嘴堵住，又笑了。端详着孙儿，老人家这样说：

“还是我们大明行，会讲道理，懂得道理，不是？且看这对壮龄洋夫妇，又有多折福？人两丁，雇用三个下人，一点也不劳力过剩。管浣洗浆熨打扫的使婆，说是只管分内的事，可十根指头，每天几乎大半天时间都泡在肥皂水里。两口子，便是早午晚加

上外出都换穿一套衣服，里外上下加起也不算多，哪费得了那么多工夫？是今天摩登人说的什么‘洁癖’什么‘心理变态’？那床单床罩枕套，天天换洗浆熨。难得有客人留宿的几间客房，每天干扫湿抹之外，所有寝具，每隔一个礼拜，也得洗换。八房三厅，帘帷椅套桌布餐巾，天天该洗的洗，隔天该换的换，每天照例盛满四、五个四加仑火水桶。无他呀，番鬼佬眼里，唐人不过就是牛马驴骡而已。”

“天呀，折福！真的是折福！”媳妇兰香几乎不忍卒听。

“有着让你见识见识的呢。门窗家具摆饰食具之外，洗抹地板这回事，也马虎不得。楼上楼下多少平方尺，每一寸都得洗抹又上蜡，非要光可鉴人不可。”

“爷爷滑倒了，顺便梳个头，不必照镜子。”

少年的幽默，教翁媳二人一时捧腹，老人继而应道：

“说了梳头，那使婆大概连小便也没时间。收拾床铺放洗澡水勾帘拉帏等等举手之劳的事，因为是高贵的洋人，花得起钱买来劳动力，还亲力亲为不成？就差方便后没叫人擦屁眼，每个月领七元工资的女佣，自然连干净的东西也得拿来大事洗刷一番。”

比女佣多领一块钱，他的工夫自然也吃紧。那洋胡子表面是一派绅士作风，私底下却呼呼喝喝。上工第二天，十五岁了，也还是首次触摸到皮革制的鞋履。男主人说擦鞋了，真也楞了好一阵，结果把那家伙据说仅穿过一次的高档长统靴，弄到像掉进油缸般油滋滋。被发现，适值捧托着饮料杯打楼上小心翼翼探足而下。因为是个狩猎能手，真个是狠而准，打大厅入口处，到掠闻一声怒吼而戛然停下脚步的地方，少说有十码八码，两只不轻的皮靴，居然都命中目标；一只击着脸门，鞋跟直戳鼻梁，当下鼻

血涔涔；一只击碎了托盘上那盛着喝剩小半杯加冰威士忌的名贵玻璃杯。

“太岂有此理了！爷爷怎么样，揍他啦？”大明蹙眉皱额歪了脖子，把爷爷击出鼻血来的皮靴仿佛打在他脸上，怒焰腾腾的眼睛睁得滚圆。

爷爷向大明抬正了一双柔慈的眼睛，平静笑了：

“比拳头，谁大呀？”

“换作是我，哪怕他是猩猩北极熊，我也同样宰了他！”大明说得十分亢奋，腰干挺得笔直，“爷爷太好欺侮了！”

“爷爷大概是真的没用，那我们大明可要不失男儿本色才是。”老人家双手在孙儿膝盖上拍了拍，笑眯了双眼。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是蛮牛一头！”做母亲的这时又白了儿子一眼，“没头没脑，要学的多哪。”

“摆事实嘛，不是，爷爷？”大明似乎不服气，勾了脖子，一双灵动的眼睛睨了睨妈妈，便又热切地、讨好地望定爷爷，“被人骑到头顶上来，抵死也得一拼的嘛！”

老人真的也被这个孙儿逗乐了，笑得拢不住嘴，“你们母子说的都不错。唉，我当时只是想，不干也罢。可是一级一级捡拾着梯阶上闪亮的玻璃碎片时，却仿佛在收集万里外那几个亲人夜夜摧人心肝的眼泪。”

主人家管吃管住，工资八元，在当时对没手艺的人来说，是有人说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当然，为了自己，这份差事便是净挣十八元，也决不恋栈。可是隔了重重汪洋叠叠关山的那一边，那头老牛死了，那几个人就要断粮了，哪还由得人使性子？拿鞋拿帽，装烟点火，斟茶倒酒，洗厕所疏沟渠，切肉洗菜，剪草修篱，栽花植草，更兼买办跑腿，还有小心侍候那儿头便溺也丝毫

不得马虎的畜牲。自小在田里秧大，又值老虎也打得死两头的年纪，本来便不甘屈就要圆要扁任人使摆的小厮，只是逼于无奈，却不想又那么意外地把自己打精神虐待的苦楚中解放了。

“好！好！有骨气！”聆听至此，大明手一拍，鹅叫般引着颈脖。

那是叫人毕生也无法忘怀的。海南厨子告上了半天假回家探望病重的单身兄弟，工作了半年说是帮厨的，便也独当一面掌起厨来。本来作料冰橱里有的是，那洋婆娘却突然想吃南洋风味的牛肉咖喱，便只有到里外小镇的小市集买鲜椰子。园丘外这小小市集，也真有点像故乡的墟场，那小半截黄花咸鱼干便送下两大八角碗杂粮饭的情景，便像不息的阴魂，老缠得人直要掉眼泪。于是心涩鼻酸趑趄到杂货铺里买了块两指宽的梅香咸鱼。殊不知煎咸鱼在这对高贵洋人夫妇家里，是最大的禁忌。结果咸鱼下了炙红的油锅，打三月起便说怀了孕一直躺在床上养胎的贵夫人，似乎真个是把胃囊都呕了出来，闹得跟女佣两个像孝子送终一样，在她卧榻旁足足腾了一个中午。洋婆娘由于二两重的活都不沾手，只管读书弹琴，身体弱透了，除了老家那个独子，据说数次都孕不成身，三两个月便流产了。这回好不容易在床上养足了四个月，大有把握捧个落蒂瓜的了，不料又突然掀起这么一场呕吐风暴；这婆娘怕动了胎气而坏事，歇斯底里啼哭个不止不休。

“这么贵气，怎承得住做人娘的辛苦？莫说生小孩，便连蛋也不该叫她下个！”兰香鄙夷的在鼻腔头哼着，“再说，不把人当人的，报应还不止于这样呢。”

说是到城里总公司开会的洋经理回来了，跟那婆娘照了面，还来不及说上一句话，便上帝呀上帝怪叫起来。待问明原委，叱喝已回来消假的海南厨子将那块尚未动箸的咸鱼捧来。殊可忍。

殊不可忍，他筒直接捺不住，拾级而下：刚踏了数步，但见司厨的两人已在楼梯口出现。他止步，火烧火烤般在那儿等着。当真是‘狭路相逢’呀，在楼梯的半中央。是华人吃的咸鱼哟，像面对麻疯病人，这洋老板又嫌恶又愤怒，架探着手接了过来。是那海南厨子还是自己遭殃？这一念才闪现，后脑勺已被一把抓住，脸门霎时便被那块咸鱼连碟一拼狠狠按贴得几无缝隙。

“这回爷爷又哪还会放过他的？”大明也真恨，饱满的额头蹙皱得像个老头，一张嘴也蹙得老高，挂尾鱼稳当得很。

老马祥瞧孙儿这一副趣怪模样儿，真也还了童似的，向他眨眨眼起眼睛来了。

“嘿……你说哩。”

瞥见爷爷这么一副神情，大明自付自己也还不笨，有点得意，一本正经说道：

“爷爷可是那么没血性的人？当然放马过去啦。”

老人家也微蹙着嘴，语气蹇得紧：

“你别高兴太早，这个爷爷可不怎么教孙儿沾光的。”

“原来爷爷又……”大明有点失望，又有点赧然：自作聪明，活该！他开始咬起嘴唇来。

“爷爷是放马过去了，只是在恶劣形势下被迫用了很不光明的方法……”

老人这么一说，大明又打起精神来，急急追问：

“什么不光明的方法？”

洋胡子这回惹上他，也算倒霉了。虽然爹娘是文盲，什么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故事倒也听了不算少。也许是听多了，头顶仅平了洋胡子的肩，还是用了一双拳头去招架。洋主人万万想不到这回居然被下人反抗，更是怒不可遏。也许并没有置人于死地

的意思，但一个黄皮肤的小厮居然敢把拳头往白种主人身上擂，他的脸皮被抓破了，不能不给点颜色人看。就像人杀鸡般非要把头绞到翅膀下不可，那种掐人脖子的狠劲，实在令人心生恐怖。说是干粗活的人，以一双拳头去对付这样一个庞然巨物，到底也还是不济事。先前嘴巴鼻子都快要被那碟子挤压到喉咙里去时，虽感到窒息，但在挣扎中还能透一两口气，现在却完全不能呼吸了。想到也许就要死了，几个绝望到底的人跪在那头死去的老牛旁默默流泪的一幕出现了。感觉到自己就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一霎，小伙子双手只有往对方下方一个兜抓。洋胡子一时惊绝痛绝，松了铁螯般钳住人颈脖的手，上帝呀魔鬼呀的直呼直喊。他不仅想取一个人的命，他是连全家人也要伤害的呀，还能松手么？这边不放手，那边自然也不会干等死；双双缠绞着摇摇欲坠，眼看就要闹出人命，在那海南厨子及女佣竭尽所能也无法将两人分开，只有徒呼救命时，滚球般，两个胶在一起的身躯，卞罗卞罗打楼梯间坠了下去。一东一西，身躯庞大的洋胡子居然陷入半昏迷状态，而足足小了三个码的，他这名副其实的‘小厮’，这么一滚一跌，竟然恢复了元气；跌爬着朝那躺着一动不动的庞然巨物冲去，像猴子骑大象似的，跨坐上去，抡起拳头就是打！

“打得好！打得真过瘾！”仿佛泄了愤的大明宽了容激叹，“爷爷也还真行。换作是——”

“换作你，非把他揍扁捣烂不可。”小家伙是非分明，至情至性，真也还左右了大人的情绪。原本心绪怦然的老人家，这时候又寻稚子的开心了。

‘把洋人从楼上打到楼下’，事后海南厨子和女佣俩，以打人的仿佛是自己本身的心情态度，逢人便头尾加三分中间插一

段，当作光荣事迹传述的，也还真是街知巷闻轰动一时。

“那以后呢？洋鬼子对付爷爷了吗？”戏里冒犯了权贵的穷人，哪有不落得凄惨收场的？大明倒真是急急欲知后事。

“当时也还真呆，就只楞在那里。倒是那海南厨子藉口去召医生，避了已半死不活的洋婆娘耳目给我打包袱，一面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十块钱塞入我裤头，一面说：尽量离这园丘远一点，尽量。推推搡搡，在那洋胡子还未完全清醒过来之前，把我从后门送走。”

“还好，爹总算逃过一劫。”媳妇兰香此刻眼角明显溢了泪。

事情岂又那么简单？翌日，洋胡子着了两个园丘里的华人财副，闯进三水会馆要人，要胁如果不把人交出来就报警。作为把人引介到那儿工作的座办，总不成塑个泥的给他。一手绑了绷带拐着一条腿的洋胡子于是亲自出马，说如果不交人，那被这个‘盗贼’卷走的现款及名贵饰物，就算到他和他那在其管辖下园丘里当督工的侄子身上。座办五十多岁的人了，因为是个读书人，对洋胡子恣意诬蔑乡亲的蛮横霸道，特别感到无法容忍，便强硬应对。洋胡子实在料不到自己被一个毛小子中国人打了之后，又碰上一个敢与他对垒的老油条中国人，气昏了头，连连掌了第二介绍人的座办几个嘴巴。隔日，作为第一介绍人的侄子，也卷了铺盖。

“真不是人！后来有报警抓人吗？”大明咬着牙追问。

“是口口声声吓唬着要把人抓进牢里顶罪的。但顶罪这码子事到了那时代也不管使了，再说什么共谋和收赃的，也总得搜出一两件东西为证物。说了法律的，因为是洋人，识见自然高明多啦，便是再也没有比受中国人乌气更屈辱的，也只有自叹倒霉

了。”

“真是邪不胜正。那爷爷逃到哪儿去了？”

工作丢了以后，为了给隔着七洲洋那边的亲人寄钱买回一头活命的耕牛，也只有远走他方，当也是主人家供膳宿的矿工了。这一做，就是七、八年。二十二、三岁了，家乡的佃田虽然缴了田租也还是不够自家口粮，到底也牵回了头还不算太老的耕牛。两个妹子先后适了人，瞎眼奶奶也已过世，殿尾的小妹，也随了到地里帮忙，于是便开始给自己打算了。给你工钱多不划算，给你工钱少不好意思；二十多岁老大年纪，当什么手艺的学徒，怕也是尽管自己肯受气，也没人愿意收授。于是拿起锄头干起老本行来。那个时代，只要有气有力，拿起锄头翻土筑畦，多半没人会说那块地是什么什么地，或什么什么人的。凭了一双不怕皮破不怕血流的手，也耕出了一片颇起眼的庄稼来了。打着光棍年近三十，总算在庄稼地上盖起了间不大不小的锋板屋，娶了亲，算是成了家。

“真不容易啊，爹。不过，也算平顺了。”

“平顺？是吧。”

老人对媳妇这句话似有所保留，却也依旧不疾不徐，平和地在时光隧道里拾掇自己的足迹。

两口子勤勤俭俭，两个小兄弟出世了，居然也没有饿坏。两把手耕了一亩地，还养一栏猪，几十只鸡鸭，到底也存了三几个闲钱。那个时代，现下人说的‘好世界’，一分钱一碗红豆沙配油条，两分钱一碗云吞面，便是橡胶园，一亩也不过叫价百元。眼看生活前景渐渐光亮起来，不想天的那一边，日寇却展开了疯狂侵略杀戮的滔天罪行。就待船期过来团聚的老母亲混乱中就此失了踪影。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蝗军登陆，米字旗下的白净

阿兵哥，尽管吃的喝的享用的全都打这土地里榨取，临危却连关也不把，只顾自己逃命。荷枪扛炮卫国卫土保家园的人民战士孤军作战，多少无辜老百姓终于也缴了命。一家虽然保住条命，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园，却被捣砸得稀巴泥烂。和平后，除了淤积了一身被蝗军和其爪牙施暴虐的伤，什么也没有了。

媳妇兰香听公公述说至此，莫不心酸，这样抚慰道：

“爹今天还是身壮力健的，万贯家财岂又稀罕？”

精灵的孙儿，也来了这么一句：

“爷爷是九命猫，总跳得过去。现在跳到哪里，爷爷？”

“重建家园吧。”老人家心里叹了口气‘鬼灵精’，含笑望着孙儿，旱烟管轻轻在他头上敲了两记，“三年零八个月，你奶奶逃难时期相继生了你两个姑姑，身子也拖垮了。三天好两天坏，很多时候，靠的是自己一把手，生活的困顿，真教人抬不起头来。市面光景萧条，便是割胶回来后在地里磨到伸手不见五指，生活也还是一天难过一天。”

“我们家也还不是这样？和平后我五岁，最记得了，连峇遮里树上掉下来小鸟啄过的果子，也捡来吃。”媳妇兰香说。

“不过，要是能让我自由自在每天打胶园工作到菜地，熬它三、五年，总也能撑得起头家。无奈日本鬼子走了，重振雄风的白马骝打了醮便不要和尚，只有苦了被夹在中间的山村居民。里面的人讨粮不能不给，除非你不想好好的活；给了，皇家知道了，坐牢，被关集中营的日子，有得你捱。那种日子啊，说多恨便有多恨。”

“可不是？说围山了，戒严了，不过五、六岁，大人吃的苦头，小孩子还不是分着来尝？我爹镇日里东藏西躲，那些以前一同打鬼子的兄弟，说红毛人倒回头了一样没希望，而索性进山，

托了在铁刺网外割胶的熟人带来口讯，说不给他们运粮收捐，迟早要受点教训。而皇家则说他身上还有家伙呢。”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唉！”做家翁的听了由媳妇口中道出的这段陈年往事，岂能不摇头叹气。

“不就是！每天早上，我娘带着我们兄妹三人，随众人经过村缘铁刺网旁的警察搜查站，马来警员被训示特别加搜我们娘儿几个的身，看有没有给我爹带什么米面火柴烟卷……”

媳妇兰香算是切切实实经过了那种日子，而说了恨的，几乎可以咬掉舌头。五、六岁的毛娃娃，跟着大人饿到下午两点，除了可以润润喉的白开水，就是娘的体温。想了起来，怎不是连嗓音也抖起来的？

“天还没亮，吃了点米饭，能够带离铁刺网的，就是一壶白开水。哥哥背了吃奶的妹妹，和我走在娘前头，一棵一棵树抽胶丝剥胶杯，折腾了一个早上，又一杯一杯收集胶汁。空着肚子，几岁的娃娃，水壶里的白开水一滴不剩了，只有张开嘴巴吸食胶林里重重的湿气，而蚊子在外面咬，蛔虫则在里边搅得肠子都打结……”

“唉，富贵人家，千户千种风光，穷人就是一个模样。”这媳妇的童年往事何其苍惨，老马祥又不禁叹息了。“那个时代，像我们一样被陷在时局造成的夹缝里冤屈无辜平白受罪的乡芭居民，身心的创伤，确是难以忘怀。毁掉房屋庄稼，杀了最后一只鸡鸭，说是连一株草也不留给里面的人，赶羊群一样把村人驱逐到另一个地方，用铁刺网围起来，又一面以低廉的代价，着他们为自己囤积财宝，一船船运走，洋马骡比强盗更凶。在战时抗敌最英勇，和平后却被列为特别黑区的山村，也呆了两三年，不想里面的人闹紧了，焦土行动下便也一扫光。阿章的大妹沦陷第二

年出世，下来的小两岁。到了新地方，没人照管，姐妹俩只有和哥哥们一样，随大人到胶园里去。从小就有一顿没一顿的，活活给蚊子叮死……”

门外竹丛后面，那横躺着向东流去的小河岸边茸密的芦苇穗串，在月光下隐约可见。老人茫茫的目光，打竹丛筛过，穿越芦苇穗作映还没的河岸，漫漫游向前方遥不可及的或幽瞑或天界般疑幻疑真的一个什么地方。烟蒙蒙而雾漫漫，他含泪的眼睛看到了隔邻黄旺用不知打哪儿找来的薄板皮钉成的小小木箱。小小的，他送到屋檐下，黄旺把它绑在脚踏车后面的座架，徐徐朝离家不远的那片灌木丛推去。黄旺的老婆和两个附近的妈妈，分别扛了锄头提了香烛纸钱，领着两个手持香枝作拜拜状的小哥哥，趑趄趑趄跟在黄旺后头，默默向前走。而做娘的，被人按手按脚，哭死在屋里。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两个小兄弟，一身残旧衣裤，光着脚丫，垂了头，一路上流着泪……。两颗泪珠终于沿颊滚下，老人吸了口气自我抑制，拔背挺直腰干，闭住心门抵挡捣人神魂的记忆。

“……爷……爷……”

打对面坐着，孙儿大明，还是头一回见着爷爷掉眼泪，心弦绷得紧，慌怯怯溜开仿佛一触便要咚一声迸出一颗眼泪来的眼珠子，垂头糊糊喊了那么一声。

毛头心里慌了，急了，爷爷便是再伤心，也察觉了。亲情，亲情，禾生谷，谷生禾，永续不断呀，正要倒转来安抚孙儿，媳妇兰香带泪的浊浊鼻音响了起来：

“不全都是红毛鬼干的好事？搬进新村里住下，说了生活比较安定了，我爹尽量凑着，咬紧牙龈安排哥哥和我上学，衣服做好了，鞋子买了，便又说超龄；连我大妹，也要念必须缴全费的

非津贴班。下面的弟妹来了，我们三个大的当中，她最幸运，也只念完四年初小，便再也缴不起学费了。”

不全都是红毛鬼干的好事？媳妇说错了吗？闲来爱读报纸，有哪条重大新闻漏得过他双眼，而关系如此紧切的事件，又岂会淡出他的记忆？老人想起了1951年的《巴恩教育报告书》，一颗心越发绞得紧，脸孔也扭歪了。

谁该当上台演管治人巴戏的木偶，谁适合经商赚钱主仆彼此互惠互利，阴谋诡计设计得天衣无缝，这些番鬼佬何止干得绝，简直是索命鬼。要不是戒什么严，出到街场顾了车子往城里医院送去，那大的，说不定还能扳回来。铁刺网围了起来，不管紧急法令颁布之前之后，人们都一样如同被关在集中营。要是把人当了人的，小的那个，大概也不会丧命。整两千人的住处，头烧脑痛，竟然连个抓药的地方也没有。小儿惊风抓了拳头锁了牙关，眼睛一翻白，十个十个完蛋。一月三旬，铁刺网边的灌木丛，总有一两坯新翻的黄土。冒着被蚊子叮咬的危险，也即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兄弟俩跟了去拔胶丝剥胶杯，夫妇俩才能割上一千棵树。只有割上一千棵树，才能保证落叶季不致没米炊。女娃儿走了，做母亲泪花花的双眼一直都没干敛过，直到又怀了肚子，才好像有了新希望。超龄老胶树，已没多少胶汁，得爬梯粗割；做母亲的忖量娃娃快要出世，硬拗着要挣多几文钱囤点粮，便是寅时卯时都会生产，还是坚持掌灯出门。人说三级梯，摔死人；是饿昏了吧，是疲累得再也把不住的吧，摊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被发现，裤裆里裹着娃娃的头——

“爹！别说了！”

加班的长子阿章，抄小路回家，什么时候打后门进屋里来，谁也没留意。个子瘦长眉浓目邃，阿章眉头深蹙，僵着脸肌，把

铜盔往那张古老石台上一搁，面对着神龛右侧那供奉亡母的神位，萧然而立。‘马门堂上李氏之位’红纸黑字，娘裤裆下的血滩和拢缩的黑唇……。惨绝人寰的一幕，阿章似乎无法卒睹，霍的别过一张脸，低垂了头。

什么时候提了个娘，阿章他不是变了脸色，近乎哀求连连‘别说了’‘别说了’阻止的？那年，不过十三岁，收了杯挽着满满一桶雪白胶乳走回来，当下吓死了。醒过来，呼天抢地追哭着被人抬手抬脚搬去胶水收集站的娘……。啊，阿章！老人回过头瞥了儿子一眼，泪珠终又夺眶滚坠。

“晚了，洗个澡用饭去吧。”

丈夫低了头，怕不是在隐藏他那一张不愿教人见了鼻酸的脸孔。而公公就只差没掩面而泣。两个大男人，几乎泪涕相向，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么？兰香知道此刻不是自己在这儿逗留的时候，站了起来，望着丈夫背影，附和公公说：“洗澡去吧，我暖饭菜。”之后朝内堂走去。

阿爸好伤心呀，大明从来没见过爸爸这副模样，有点慌，一时真不知一双眼睛该往哪儿躲闪。阿章人看来稳重沉实，作为人父，儿子大明什么时候听人提了爸爸二字，心里总是感到安全踏实。此刻，阿章徐徐转过身，走到父亲身边，在尚有妻子体温的矮凳上坐下，下臂搁在大腿上，支撑着微微弓伏的腰身，问：“事情怎么打算，爹？有了头绪么？”

十三岁那年没了娘，下面一个小两岁的弟弟，从此哥儿俩便粘在身边，埠过埠，州过州，青少年时代，几乎全在锡矿场里边的公司屋度过。当年，橡胶园是怎么也无法踏脚进去了，只有携着两个小家伙逃离伤心地，另谋生计。正值韩战，橡胶锡米好价，找份矿场的工作不难。第一个雇主，便是他陈万达。当时，

几乎是跪倒在地磕了头，小兄弟方被安置进公司屋里。然而，陈万达可是特别吩咐‘马刹’房的伙头，大日子有吃剩的残羹，必须全都倒进馊水桶里，然后抬到他私家车的行李箱，好载回去喂狗猫鸡鸭。‘人情归人情，数目要分明’，当小兄弟随父亲住进公司屋，陈万达再三警告‘马刹’房，便是稀饭也不许舀一勺给他们。“我是生意人，不守做生意的规训，他日落难了，谁可怜？让人住进来，已是大大超出天地良心，伙食实在不能占公司的便宜。这一点，绝不能含糊！”陈万达当着众人的面告诫，话里乾坤，大家自是心知肚明。小兄弟也着实有骨气，逢了大节日，有叔伯欺了一些人的眼睛，给他们裹来几块鸡鸭烧肉，兄弟俩就是抓紧拳头瞪着那些东西摇头，把来人一个个弄得眼红红。唉，儿子如今心里想的是什么？挖他陈万达的眼睛？二十几年前，住进公司屋头一天，他确是偷偷对弟弟这样说的。老人凝视着石雕似的一动不动的儿子，好一会，方才这样应道：

“大伙儿商量好了，后天一早找冯燕山去。”

“Hm——冯燕山，”语气沁着丝丝蔑意，阿章几乎冷笑起来，“抓屎往自己身上糊，搞的是什么把戏？”

“是有点不合常理。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爹，我倒是觉得不必太担忧。只要这盘棋一开始，那些家伙准车马炮将个乱，大概看热闹的是我们了。”

“暂时也只能这么想。也只有希望它只是一场把戏。”老人点着头，觉得儿子也不呆，不禁把他盯牢了。“唉，阿章，我们父子的看法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事情有时也难逆料，不能不作最坏打算。总而言之，扎稳马步就是了。夜了，洗澡吃饭去吧。”

“爹，这也许是一出悲剧，又或许是一出闹剧，却也未尝不

可以喜剧收场。冯燕山这老滑头并不是高深莫测的人。”

“不错，过街老鼠，可是人人喊打的，冯燕山岂又不懂得独善其身之道？只是人心叵测，我们断也不能大意；有时候事情演变下去，往往会出乎意料。总之一句话，我们这回又上阵了。便是仅仅被摆上台当道具布景，总也得耗一点精神体力，也还真是个波折呢。”

钢铁意志的老爹一生冲锋陷阵，临死不屈，如今到了这把年纪，还得扮演过关斩将的角色，竟也还是雄赳赳气昂昂，阿章倒是惭于自己那有点苟息的小聪明，由不得便转过脸来，又服又敬，望着父亲，由衷叫了声：

“爹！”

父子俩怎不是灵犀相通？触了儿子的眼神，听了儿子的叫唤，老马祥还真是感慨万千。“吃饭去吧。真也不知半夜下不下雨。有的差不多两指大了，再连场下，还要再掉，真可惜。”说着，起身朝内堂走去，依然挂碍，老人又回头抛来一句：“别胡思乱想了。阿明关大门。功课做完了，早点睡。”

第三天，大清早，人们似乎早有了默契，前去园地作业之前，都不约而同往村北非法木屋区老马祥家里转了一趟。这第一回合，也许还不是什么生死关头，倒真得摆起架势上阵的，人人心里这样念叨着，几乎寝不成眠；天一露曙光，便都爬了起来，略略打点一下，先后拐到马家去。

临天亮来了那么一场，还猛得不得了，彻夜未眠，聪嫂屈指算算，这个月来，今天是第五回‘水限’了。月尾出粮银，抓着那几张红老虎，该还杂货铺的米粮钱，还是替孩子们添校服缴杂费？人说天无绝人之路，也还是真话？望着犹在滴水的窗檐，头昏脑胀的她，由不得又悲从中来。那张十多年前结婚时购置的棉花垫褥，虽然已瘪塌了下去，却也还是暖烘烘的。尽管胶割不成，却再也躺不下去，聪嫂只有爬起来烧水弄早点。

天还蒙蒙亮，携了水壶食格，她第一个抵达老马祥家。

“条条绝路，明天怕也还是水冲杯哩！”一屁股坐到条板凳上，恨恨的，她只管自说自话，“我今天非跟你去一趟不可。你们几个要是奈何他不得，我就脱了裤子套他头去！”

迫虎跳墙，什么样的悲剧演不出？生性有点懦弱，平日猫抓也不出声，如今竟说了这样的话，老马祥的心，又是被重重击了一记，一时也作不了声。和孙才同时跨入门槛，那个毗邻而居的

单身汉李根，都把话听进耳里，尚没歇脚，便粗了脖子附和道：

“对，粗对粗，硬碰硬，大不了我李根人头落地！”

“有道是得理不饶人，聪嫂，你管杨桃园的活作，事情我们办去。”老马祥捻熄吸了半截的土烟卷，向李根使个眼色，“今天也还只是个开端，沉作应战，总是实际点。邪不胜正是句老话了，总之，眼下该做的管做好，就有希望。要是自暴自弃，谁也救不了。”雨是停了，偶尔却也洒一阵毛细雨尾，八、九户人家，不一会，全都挤到老马祥位于村北非法木屋区的屋子里来，哄哄闹了一阵。又是励督又是慰安，老人家和孙才李根三人把最后离开的聪嫂送出门后，也还不过七点刚踏正。

“见官老爷去哪，我们也着实起得太早。”老马祥望了一眼壁钟，便掏出装着土烟的铁匣子，打开了，给两个后辈送过去，自己也叼上一卷。

蹲在条板凳上的李根，意兴阑珊接过烟卷，随即搁到身旁石桌上，鲁钝的面相，那愤慨神色犹未尽消：“见官？他冯燕山是什么七品芝麻官？连地方议会的官委议员也没当上！生意人要这种把戏，要的是什么甜头？”

孙才向老马祥接了火，猛吸一口，边吐着浓浓白烟，边应答着，“听说有战前初中程度。五十年代，这种学历，可以当小学教员了。所以，竞选州议员，勉强也还够资格的。不过，我倒也不奇怪他怎不投一注按柜金碰碰运气；斤两多少，他总算有自知之明。只要有生财的门路，这人其实岂又稀罕当它什么挂个名堂好听，实际上没多少好处的官委地方议员？你说他今天不好么？到底高攀了大人物，往哪儿钻，方便着呐。”

“在这村子里，虽然只呆了十年八年，可冯燕山的事，又岂止地头虫的你们才摸得清？”老马祥拉了把藤椅，和孙才李根打

对过坐了下来。

文墨相通，少时念过三儿本通俗的经文，什么孝悌忠信，什么礼仪廉耻，老人也还是朗朗上口的，而挂着名堂跑龙套钻门路的家伙，又岂止一个忘八冯燕山？他冯燕山也还只是个小人物。五、六十年代，领导层里的政治掮客，贩卖了什么样的药膏？一怕丢官二怕贬职，凡事逆来顺受；今天，族人落得这般田地，该鞭什么人的尸一点都不重要，偏偏历史的悲剧并不足以训，人们仍然眯起双眼走向死胡同；他能发出愤怒的吼声么？又该向谁表达心中的悲痛？今天，人人自危，管谁去理会本身衣食利禄以外什么捞什子的尊严前途？领导层只会埋怨族人永远没有政治醒觉，不只不参与，更莫不关心，却从来不以民族权益民族前途为大前提，来履行已任。被领导的群众，上自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则只会申诉、只会鄙弃做官的为一己之利，不惜出卖群众利益，以保自己的乌纱帽，更不惜兄弟阋墙，罔顾民情民意，要弄权柄俾终生坐镇泰山。而群众本身又何尝反省过自己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扫门前雪，便是在咖啡店里跟人争辩得脸红耳赤的自己，也还不是如此这般晃眼便过了这几十年？五、六十年代的悲剧，是一个个噩梦，令人心悸至今，冯燕山这代人，并不是开山始祖；后继者，益发变本加厉。老人家凝睇着手中直坦坦向自己鼻孔内升白烟的烟卷。有点呛，胸中块垒的抒发，并未令自己稍稍好过。他干咳一声，加重了语气：

“我们当真是多难的民族，既被外人欺，兄弟又相争互斗，充满今天人说的什么悲剧性的么？那头，人们要改朝换代的心头烈火终于燃成火炬，亮了一片天；海外我们这些到处被刁难的，看来是叨光了，但直到今天，像冯燕山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一抓就是一把；依然那么自私自利，依然挡路……”

“挡路？”老人家何止在自叹身世？孙才他自己可是土生土长的。当人们热烈地响应救亡的募捐运动时，他还是个小毛头。到底也算经历了时代的苦难，老人的悲哀，不正是他的悲哀么？十九岁那年，紧急法令下，迁进这新村，二十六、七年了，他看着这个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以致打独立前模拟性质的国民议会选举开始，便一直是反对党堡垒的新村，一天天成长蜕变。他看着择肥而噬的政客，如何虎视眈眈伺机夺取这个在州内堪称举足轻重的国州议席宝座。多少风云人物，包括今天部长级一位被器重，有着个叫ALEX洋名的族人高层领袖，如何在这儿作轰轰烈烈的殊死战。然而，在野党独霸天下也吧，和执政党打个平手瓜分国州议席也吧，好多年来，鹿死谁手，在明眼人来说，都无甚分别。搞政治唯一的信条便是功利主义的服膺，谁代表人民，本质上都不会有改变。像今天这种执政党和反对党两造平分秋色的局面，尽管是同一根禾苗连株的，同样说为民服务，两个领官俸的人，不只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还明刀明枪互相杀戮。惟正反方的互动干戈还算理所当然，偏偏同门也厮杀得天昏地暗。这还不是民族的悲哀么？孙才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狠狠用脚尖揣了揣，续道：“没错，冯燕山他怎么竟也挡路啊，地方元老，受封有勋衔的草根族人领袖，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是他一手创立的，二十多年来，他稳把着主席的高椅，虽然不领俸禄，倒也算当了地方上的父母官呀。村人间纠葛交恶，摆茶台讲数，他亮相得勤哩。便是不把那胡图仁部长拉来壮声势，也已经够显赫了，怎么竟还挡路，一个开山辟道的先锋？”

“说起来，这个村子实在也很有点气候，不是？凡是什么某某区亲善委员会开什么研讨会，什么社团周年纪念，便是神庙设坛、开光，商店开张剪綵，都能邀得这个重要人物大驾光临主

持盛会。没有他冯燕山，怡和村村民，又如何能叨这胡部长的光？”雨天，连白天蚊蚋也猖獗，老马祥挥手扫了扫脸门，又掏出了烟匣子。

“《刘三姐》莫老爷家的，大家总看过戏里的狗奴才是什么样子吧？每回迎接从官用马赛地跨步下来的胡部长时那副牙嘴烂灿的德性，你能相信这人便是怡和村当今数一数二的头头么？”

“是欠打那种，就像这蚊子。”老马祥啪一声，打起蚊子来了。

两人之间是怎么回事，怡和村里的人谁不心知肚明？四、五年前那个政坛跳蚤跳槽过来后，他冯燕山那所谓元老派领袖的领导地位，面临正被恩宠以致意气风发的年轻代议士威胁，还能不把胡部长当作十八代老祖宗来供奉？从进步青年到在野党民选州议员，又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麾下忠臣，青年俊彦来势汹汹，他冯燕山唯有用尽心计，紧紧挨住胡部长这个靠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自是理所当然。换作我孙才，怕也还不是如此这般？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冯燕山岂肯如此便甘休！终生的支部主席地位被挑战，如今胡部长要他喝洗脚水，他也得惟命是从哩。性情中人的孙才，这时若非也同样受蚊子干扰，分了神抬手挥拂耳垂，准是一鼓作气数落下去，哪还会让他人有开腔的机会。

“我是1967年才跟随陈万达进怡和村的。早到两三年，就能亲眼看到胡部长攻破反对党桥头堡，中选国会议席立了奇功后，偕同老婆坐着开蓬吉普车，在村子里穿大街过小巷，游街答谢选民支持的那种威风那种排场。”

“祥伯当年是因为陈万达的矿场倒闭，才在怡和村落脚？”从不多话的李根问。

“当年公司一说倒，粮银没出，玳琅里却一口大锅饭也没得

啖。留在双溪布爹的阿章兄弟俩，想到住的也还是租来的房子，碰破了头皮凑钱；加上我那几个棺材本，经村里人介绍，向菜园婶要了你家隔壁这块地，草草把间房子盖起来。三十乘三十的吧，你还记得吗？哪有今天扩建翻新了的这个样子？你娘还给了我不少板头板尾，才铺了我自己那张睡床的哩。”

“一晃十年八年，阿根，我们俩是地头虫，还记得当年竞选时，胡图仁在台上是怎样承诺了的吗？”

“不但所有新村边缘的非法木屋区在两年内有水有电，马路还会铺上‘把麻油’，竖街灯就更不必说啦。还有，在国会里绝不作应声虫，一定会将人民的心声带进去，争取我们华人的基本权益，不让政府偏帮得太过份。还有呐，更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非法屋争取地契。”

“嘿！”孙才笑得暧昧，“你和祥伯今天不必再点汽灯喝井水，却并非所有住非法屋的人都有你们的运气。说到‘牙兰’，更是笑话。至于什么下情上达，什么监督什么协商——”

“狗屁！”粗声粗气粗了脖子的李根一句拦截，“哪一回不都是同样的把戏？那一届，他胡图仁不是说了什么大有来头的专业人才的，又挟着什么新一代革新精神，并且以朝里有人好办事的口号，捣了人家的桥头堡，我倒也真以为从此云开见月，岂料又是那板豆腐！”

“到底有什么不同？胡部长他并没有多长一只眼睛，多生个鼻子。要你手上一票，喊你一声爷爷又何妨？”老马祥说，“你们固然是地头虫，可我这过江龙，对胡图仁冯燕山之间的事，一样了如指掌。不是吗？咖啡店茶档一坐，臭头痞三也能数家珍。作为执政党第一个攻下这个反对党堡垒的功臣，他一帆风顺步步晋升的政治生涯，打怡和村开始。对这个给自己带来鸿运的地

方，能不眷念吗？当年的风光——”

“难道还会是饮水思源？”孙才岔了老马祥，语气刻薄，“当年的风光，一时无两。今天和怡和村保持亲密的联系，不必靠安眠药，便能旧梦重温，无穷回味往昔上表扬下欢拥的荣耀光彩，不亦快哉！”

出口文绉绉，唱戏似的，这孙才！老马祥苦笑，“怕也还真是饮水思源的呢。一个藉藉无名的年轻经济专才，飞象过河，来到民心一面倒的陌生选区，当年惨淡经营板厂生意的冯燕山，竞选期间，的确给他胡图仁帮了不少忙。”

“两人的关系，不正是打那时候便建立起来的吗？立了大功的年轻国会议员，像坐火箭一样飞快冒起来，从此官运亨通。怡和村隶属的这个国会议席，虽然在卫冕战时又给反对党收复失地，可他福星高照，忍辱几年，又在别处得意了。到了今天已飞黄腾达，堂堂部长大有问鼎总会长宝座的意图，前景真是一片大好。也许正如祥伯说的，总也念念旧的吧。”

“人总有感情呀，嘿，念旧。”李根如此调侃。“上一趟支部主席的争霸战，钟承泽那小子第二次变节靠了过来执政党不过一年多，挑战者的姿势却勇猛得很。暗中在里边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胡图仁，算是仁至义尽的吧；鼎力维护以他冯燕山为首的元老派，闹得无人不笑话的内讧，以水火不相容的僵局收场；被少壮派讥讽占住茅坑不拉屎，冯燕山虽然保住主席宝座，那以后，怕不是天天都提心吊胆。这一回的战情目前也已告急，他江山难保，还是什么新鲜话题？”

“人心思变？嘿，”孙才一脸嘲弄神色，“当年，身为政府宿敌的反对阵线里头一党员的钟承泽那家伙，转舵行舟加入PAP头一回竞选州议席胜出，正是胡图仁在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席卫冕

战挂冠而去的时候。这回，反对党在此大有收获，国州议席中双元。虽然不是以前那个反对党，也算是反对党阵营又重收失地了。可村民凡有什么牵涉到衙门官府的事，还不是一概都通过冯燕山向胡图仁请求协助，哪有委托自己一票选出来的钟承泽，还有国会议席他那个伙伴？房屋土地买卖交割出问题，劣子被警方扣留求个方便见人等等，是否真能解决真能摆平，就不得而知；假如求反对党议员帮忙，则肯定没希望，又何必多费事？但今天同门同捞同煲了，就算没冲着他来要抢他的位子，钟承泽门庭若市那种光景，也同样会令他冯燕山感到行将被‘去势’的痛苦。”

“利害关头，谁还讲他什么原则什么立场？选举时，不满政府施政偏差，投反对党的票去，但求出口气。人寡势弱，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就只喊口号发文告，可你我在乎吗？有事，你反对党议员摆得平么？倒不如直截了当向官场得意的胡图仁求助便是。而这种吃碗面反碗底的勾当，我李根也一样做得出来。风水轮流转，你冯燕山又是老几？人家钟承泽今天能呼风唤雨，几时轮到你过不去？”

三个汉子，在沉重的话题中兜兜转转，偶尔又苦哈哈来它一下。

确实，自从‘干劲冲天’的钟承泽以反对党身分再度膺选为州议员，随即率众投效华民联合会以后，冯燕山被冷落了，而胡图仁那厢固然也乐得清静。市井小民，对政经文教问题不甚了了，日常生活贴身的事，才最重要。总之门牌税地税水电道路街灯沟渠垃圾之类的问题，能获得解决，就是能办事。什么民族大业国家前途，管他娘，那是大人先生的事。既然办事能力强效果好，且来者不拒，而更重要的，是他钟承泽得到时下州内牵一发

动全身的州长官的恩宠，村民怎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人人自是如蚊附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人们对这个变色龙似的家伙的蝉蜕别枝，确是没有多大非议。到底还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地方？人之为物，必向高处；水之为物，必往低流，何况这也不是他钟承泽第一次的背叛行径。管他谁人做官，做那档子的官，总之天下杨梅一样花，自己还不是得讨一天过一天？有事求他，能给摆平，即令是个贼子，也不碍事；切身的个人利益收效，管他人死活，族人的传统嘛，便是他马祥，也还不是这般见识？

老人憋着如此自嘲，压在喉头的话终于冒了上来：

“不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吗？而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就贵在能随时适应环境随机应变。且看他钟承泽吧，从早年靠左走搞社会斗争开始，到抓准时机，从一个反对党跳到另一个反对党，变成一名要将，又在时局变动之后，一个大动作向右转，最后以轰动全国上下的惊人举措率众叛党，蒙了新主子的宠赐，从此一登龙门，何止‘身家百倍’。”

“他钟承泽脱胎换骨之后，怡和村确实眼见着天天有改变，这难道不是他‘身家百倍’的一种手段一种策略？”李根说。

“没错。”孙才说，“道路铺的铺，补的补，一些公共设施也一项又一项计划着兴建。到底拜谁之赐，这些在他于反对党旗下担任州议员任内被搁置的州发展计划下新村现代化建设，渐渐得以落实，大家心知肚明。人是善变的，更何况是市井小民。看见既成的事实，便是你李根祥伯，也得拜请他家门下。这个精刁狡黠的家伙，比胡图仁还要乐于助人呐。人们都需要他，都找他去了，怎能不忙得令冯燕山徒呼奈何？”

“放长线钓大鱼，甜头岂能不给尝尝？”呆冷的李根此刻居然七情上面，“关系搞好，地基打稳，工夫做足，来届大选，自

然高枕无忧。这滑头小子，不准他斗争革命，他有本事当上反对党州议员。待得时机成熟，翅膀一拍，又变成枝头上的凤凰。再过三、五年——”

屋外这时候，突然狗吠狺狺。众人朝外探伸颈脖，一个体型粗壮的老头，已在前庭那丛黄竹下搁好了脚踏车，正朝屋里走来。老林哪！老马祥没感到意外，阿成那张可怜兮兮的孩子脸直在眼前晃动。几十年的老伙伴了，他迎了出去，没有任何客套，只道：

“那孩子把事情告诉你啦？”

“昨晚的事，欠揍的家伙！”年纪比老马祥略长二、三岁的林老，神情微愠，进了门，也不与人招呼，兀自拉了把椅子坐下。“怎么样？生什么办法来着？”

“就要出门找冯燕山去。”老马祥说。

“那小子闷足两天，一直没敢说。”

“实在也难为了他。你说他啦？”

“气上心头，本来想赏他个耳光的；再想想，也是自己作的孽，倒又觉得他可怜了，唉！”

见老头一脸懊恼神色，没把话听懂的孙才，以怜惜的口吻说道：

“看来阿成他也是非黑白不浑的。这些天来，准也受够啦。”

老头老林听了孙才的话，脸色益发沉了下去。“我虽然没给他竖立一个好榜样，可他真的一点也不该受指责？他又怎么不能当机立断，竟也不由自主被人牵着鼻子走？他怎么竟也这么世故？当真是我作的孽，还是一代不如一代？”

“老林你怎么啦？”老马祥在老伙伴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拖

了把椅子过来一屁股坐下，“成副落水狗的样子，出卖了灵魂还是盗了国，这么严重！”

“盗国倒没本事，出卖尊严，死了也眼睁睁！”

“你呀，到底怎么啦？”

“人住非法屋，我住非法屋，可人家却堂堂正正地——”

“陈年旧事啦，还放在心里。他人造孽，犯得着自己拿来生气？算了吧，一脚已踏入棺材咯。”老马祥岔了这个老伙伴，分明要移转他的话题，免他伤怀。

“我在怀疑，假如有机会，我会不会也像那钟承泽一样出卖自己。或者我真能杀人放火，只要给我这么一个过了海就是神仙的机会。”

“老林——”

老马祥甫一开口，此刻满腹狐疑的孙才，已急不及待，“到底怎么回事？林伯也做过做大官发大财的梦不成？”

林老头没理睬孙才，一迳自顾自咕嘟下去。

“是我叫我的儿孙这么做的。是我叫他们这么做的。我们父子几个虽然满脚泥土，什么民族权益民族尊严的问题，倒也爱在咖啡店跟人斗斗嘴。当年父子三人手上的三张票，都是投给他钟承泽的。他突然一掉马头，我们虽然也恨得牙痒痒，可他一巴上了新老大，九个月内，便要给我们西区百多两百家非法屋另行分派永久‘牙兰’的屋地，我们终于也高高兴兴随人登记去了——”

“老林，你管静下，养养神，养养神。”老伙伴私下对自己屡述的这桩伤心事，老马祥想与其徒然令人伤神，也不妨嘻哈以待，让大家好过些，便故作谐趣状，“你这心头恨，且让我背给大家听。”

此话一出，果然连林老头自己，也和大家一起嗤一声笑了起来。

“真身在此，不必劳驾。”

“保证一字不漏，还是我来。”

“刚才说到哪儿啦？”两老在耍宝，林老头这时竟像变了另一个人，口吻饶富趣味；实在不甘心呀——光是你老马一人知，才不算，我要爆料，向天下人揭他钟承泽的底！“对了，登记身分呐。那两个自奉为西区非法木屋区头头的家伙，奉了钟承泽的命，在这儿搞起了个华民联合会怡和村非法木屋西区联络所之后，除了工作，吃喝拉撒便都在那里了。我去登记时，他们挤眉弄眼向我献议，叫我分三张表格填写申请，说不定到时候父子三人会各自分获一块土地。配合乡村发展的扩建计划，我倒真以为以后不必住非法屋了；谁知上家有，下家有，就我们家没有。”

“这件事，住怡和村的人谁不知道？”老马祥说，“何止你们家没有，那块新徙置区三，四百个单位，你们哪儿的人，百多两百家，也只有六成分获一块钱一方尺的屋地，还是什么秘密？”

“是呀，”在怡和村北区非法屋居住了十多年的李根应，“听说钟承泽的手足探子帮闲，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就都坐拥了一块：转让的转让，草草盖了间板舍霸占着的，堂堂地盖起楼房来的，大有人呢。”

“天注定你们三代人都得住非法屋，不是？你两个儿子，好像不像，却像足了你一样没机心，吃葱不折尾。认同谁，又不屑谁人所为，大选时投谁人一票，只要有人挑开了话头，你们林家‘三条好汉’，哗哩哗啦就喷得人一头一脸口水。”

在非法木屋区里慢慢磨去老年岁月的老马祥说着，心里莫不

骚动。

“没错。”此刻，林老头只差没叹气，明显在硬撑，“怡和村村缘几个非法木屋区，居民少说五、六千，里边有多少张选票，没有谁比他钟承泽更聪明的了。改头变面后，三几个月内，便都在这几个社区里设立了所谓联络所的分部，就地取材找几个区里的人负责搞活动。顺我者昌——跟随我的人，日后土地被收回，准有新屋地派发；若没被驱逐，则有望申请永久地契，哪个住非法屋的人不随风转舵？偏偏我两个儿子就逞英雄，还在那些探子线人一样的负责人跟前诸多话说。结果——”

“结果上家有家有，就你们家没有。”住的虽然不是非法屋，但和林老同住西区非法木屋的亲弟弟，却一如老头一家，遭遇了同样的际遇，孙才心里本来便有刺，幽默得来才真假，“说了并非技术上的错误，只是僧多粥少，全凭抽签决定，怎么四十乘八十每方尺一块钱的屋地，联络所负责人不但亲人有份，连朋友也分得一杯羹，还来了外地有大把闲钱的，盖起别墅一样的大洋楼？林伯啊，你们，还有我弟弟一家，准是三世都和这些家伙过不去，才落得这般光景。”

“不就是吗？唉，”老人家叹了口气，“人老了，磨得没棱没角了，也活不了多少年；想到那六、七个孙子，一天屋子一拆，不知要往哪儿窝去，还硬挺它什么腰板的，便只有对儿子说：人人都在变，且瞧他钟承泽是怎么崛起的？以前人们坐执政党的拉票车投反对党的票，现在哪还会这么不知好歹？你们兄弟俩还是每年缴它十头八块钱会费入党，得空时就到会所里坐坐，跟人攀搭攀搭，那些不管用的牢骚，再也别发，下回怕也还会有机会的吧。”

“托X不会转肩，只有死路一条；自己呆，认了便是。我们是

市井小民，国家事，不到我们理；民族事，理不了，能做的就是谋三餐一宿，林伯又何必责怪自己？什么国家、民族？那些大官小吏，只怕要笑人痴。”

“对嘛。今天谁还讲什么节操什么原则？”李根附和了孙才，“分一个单位给我，我连我那死去的老子也拉起来入党去！”

“钟承泽叛党了，当年支持他的人，不再支持他了么？且看随时可能到来的大选，他不漂亮胜出才怪。他手上皇牌一张，谁不抢着向他靠拢？我爷爷那一代赚了钱就兴学办福利；我爹那一代只求有官做；我这一代只管争官做。我是乡巴老粗，竟也被埋怨什么缺乏政治醒觉，什么毫无公民意识，那些登高呼远的人，又究竟是什么货色？”

“上梁不正下梁歪，休怪我们阿才站不直。”李根兀自笑着，“问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怎样撑舵行船吧？只要能做官，只要有官做，便不惜辱节丧志，更不择手段把对方整死。兄弟互相撬墙脚，笑掉人大牙，尊严何在？又如何据理力争？阿斗帅将，居然教卒子如何如何冲锋陷阵！”

“发牢骚管用的话，阿根你今天就不必发牢骚了。”老马祥说着，站起来背了大家，走到窗前，茫茫视线朝前方幽幽漫开，“‘精神革命’搞了整十年，结果还不是你说的依旧那板豆腐？我们是一群羊，注定了的，一群散漫的羊，而察看主人脸色放牧的牧羊人，其实连牧羊人也不是，不过一只领头羊而已，也怪可怜的，任听驱使呀。日升日落，眉毛两撇便是这样摆，总之，生活不离大队，人喊精神革命，你喊便是了。泥足已深陷，要脱离困境，只得个‘难’字，难！”

天气本来便不好，又湿又闷，此刻，人人仿佛处身万丈高

空，真有点透气不来。

真的这般绝望？从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到天文地理又古往今来，咖啡店的论客，他这个能倒背《通胜》上的《千字文》《增广贤文》的迂老头，不正是一个典型？一个一生自我标榜爱恨分明善恶不浑的血性汉子，一个忠肝义胆，一个镇日里就民族大义这话题口沫横飞地在亲族伙友跟前卖弄的人，到头来为了儿孙头上的一片瓦，却也屈服了。在老友伴的慨叹声中，林老头深深陷入了自我哀悼的悲凉里。利害当头，人人莫不如是，他当真无需脸红？而人们如何掉入泥淖越陷越深的呀，阿成这纯品的孩子，又是多么无辜呀，他这做爷爷的，是怎样的把他来糟蹋。可怜的孩子！老头实在无法不自责。

“我是怎样的一个伪君子！我对阿成说：你阿爸跟你叔叔死牛一面颈，这辈子注定住非法屋了。你是长子嫡孙，叔叔的孩子又小，现在就瞧你了。我说：你总不忍心看着五、六个小的永远都憋在这儿赶蚊子的吧，更何况随时都有被迫迁的可能，到时候往哪儿落脚？你阿爸和叔叔有本事买动不动叫价三、四万块钱的新村屋地吗？我说：蓄水池山脚下那块地听说就要开出来了，还有火车栅口旁边的廉价屋也开始动工，那无疑将是钟承泽另两个盘踞点。你就拉三、五个人到村里会所入党，在那儿活动活动，找机会亲近亲近钟承泽的亲信，总还有个希望啊。”

“林伯这条扁担简直千斤重。”孙才摇了摇头，仿佛看到了阿成被压弯了腰。

“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已变得这样不堪。”林老头自己这厢也在摇头，“自从分获屋地的大部分居民迁走之后，屋子空的空，出租的出租，转手的转手；随着几名负责人的离去，留下来的一群，谁还有那种耐心去玩这种把戏，联络所空置了，钟承

泽几乎已停止在这里活动。收买人心到新徙置区里将来跟他打江山的目的已达到，我们即使抬轿去请他，也不会光临吧。阿成那年十七岁，说反正书也不见念得有多好，便不再升学，工作回来，伙同友伴，几乎每天傍晚，都到村里会所呆上几个钟头。有时回来，老大不高兴，却也没让我知道。几年下来，他还是去得一样勤；他可也还是个老实人呀，你们说，我是怎样的把他来捣毒……”

林老头再也无以为继，身子往椅背一靠，窝了下去。

没我的利益，又没什么企图，每年花点钱取得党籍，有个屁用？一方面却又埋怨被出卖，从来没想到领袖也是来自群众，而没有群众便没有领袖。好一阵子，谁也不说话，怕不是都在心里这样嘟囔。老马祥望望壁钟，看时间也差不多，便说：

“上天总有好生之德，但凭那份坚持，那种韧劲，阿成这孩子也输不到哪里。”

“正是。”孙才向林老头那儿探着腰身，拍拍他肩膀，“林伯宽宽心，你我迁了，总也有不迁的人。”

“是吧是吧。给我一个单位的廉价屋，我马上给他下跪！”李根跨下条板凳，歪了嘴巴谑弄。

“难得我们阿根哥也打了俏皮话，好兆头呐！”老马祥说着，也在老伙伴肩上拍了拍。“到黄贵的档口喝杯咖啡，等我们的消息吧。”

“多我一个不多，一道去！”

“上家有下家有，就你家没有。我担心你见了那伙人，分外眼火爆，没句好话。”孙才也笑谑道。

“算啦，免得坏了事。少你一个不少，你只管喝你的咖啡去。”

老马祥说着，屋子里居然爆开了朗朗笑声。

咕——！咕——！咕——！连续三晚，还真够响亮的；那个晚上，不就叫得骇人，结果第二天便……这回，恐怕也凶多吉少了。阴历十一月十三，要不是闰了个月，明天不就是他的死忌？咕——！咕——！咕——！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当真？

昨晚，雨停了，月亮滚出依然散不开的云堆，那叫了鬼鸟的猫头鹰居然又像前两夜一样啼叫起来。聪嫂一双眼睛涡转着两泓淌不完的泪，一觉没好睡卷了一夜肠。仰躺着，鼻腔灌满了糊糊的涕水，几乎透不过气来，却也没敢转个身，怕的是惊破贴住两肋睡得正香的一对小女儿的酣梦。

即便是一息尚存，也决不放弃！老祥伯孙才叔俩早上前去华民联合会之前，是一再重复这样说了。天不作美，一个早上老是上上下下的，间歇性的阵雨停歇了，大家便又各自回到自己地里。然而，一忽儿攀上斜坡，一忽爬下洼地，今天对聪嫂来说，那活儿还真能干下去的么？像一团堆塌在地上的烂泥巴，动也不动，蹲坐在分脚梯下，她耳际萦绕的，就是那一声声短而锐，竟又震荡起渺远回音，令人闻之毛孔发汗的噪啼。

你行了人就百事了了，可怜我一条纱线，一撮盐一把米，都得张罗便当不教你的孩子受磨，阿聪呵，你要是有知，怕也认了我的，怎的偏就是老天爷不长眼睛？这里的東西有一天真要保

不了，你就给我们讨吧！抬手扫拨披挂脸上的泪帘，聪嫂昂首欲舒闷气，只见头顶上宽敞的绿帐子，露了两个灰白窟窿。灰浑浑，白惨惨，那两张三魂七魄都丢失的脸孔……嘴巴鼻子都抽歪了，年轻的寡母此刻失声低号起来。

死死的灰，惨惨的白，头顶上的窟窿，一阵子圆，一阵子扁，令妇人想起当年那两个前来走报死讯的矿工的脸孔。扁圆扁圆的，两张脸，死灰惨白，七情尽失，就像纸糊的面具，看去还真有点滑稽。

那是个天气很好的日子，八点不到，太阳便已火辣辣装登场。行情不好，没有胶价，落尽了叶的树身正在抽牙，胶汁少，小园主叫苦连天，说是连粮银也要倒贴，索性就给囤了——被挂了胶刀两个多月，一家六口，就靠了做丈夫的那一份，确是一分钱也掰开两半来用。难过归难过，两顿饭时候一到，总得生火烧灶。聪嫂一手拎了个菜篮子，一手捏着扁瘪瘪的小钱包，心想连日来轮流交替上桌的，偶尔讲究的一盆酱油五花肉，或者几块煎带鱼，或者一盘鱼松豆腐，再配搭上两样不外是豆瓣酱猪油渣，酸甜辣椒江鱼干，炒蕹菜炒番薯叶，黄豆牙烩油豆腐片，虾米炒菜脯菜豆粒豆干粒，冬菜蒸水蛋等等一元数角便一碟的菜色：孩子们尽管白米饭一碗两碗往嘴里扒，大人看了到底心恻。今天是非要买几尾甘望鱼给醃点咖哩粉煎得香香脆脆上碟不可，否则，孩子们即使吃出一副饭软菜香的模样，看在自己眼里，也还是扒出眼泪来的可怜相。心里打定了主意，回头督促了声‘大的看小的’，便推了搁在屋堂一旁的脚踏车出门，甫一走出檐口，迎面就来了这么样的两个人。

脖子上顶着的，是一张完全没有血色的脸孔。一照面，聪嫂

是顿时就给怔住的。经常都同一个班头，怎就只见了他阿信？再看看浑身湿漉漉的两个人岂止像死了爹娘的一副模样儿，登时就瞪呆了一双眼睛，一颗心快要撞穿胸壁。

喉咙仿佛被堵，打像阵风似的卷了过来在跟前止步，好半晌，那叫阿信的，和那个此前未曾谋面的，双双竟也作不了声，只管把头压得低低，拳头越抓越紧。看着实在不对劲，拼了死命，自己却也像来人一样有若被封了喉，仅仅挤出蚊叫般颤抖颤的一声‘阿信’，她松了脚踏车把手，也不管车子往哪边倒，双手就往阿信两臂抓，一动不动。

“……聪嫂……”那阿信一双眼睛还是没敢看人，抽抖着的双唇颤出近乎讨饶的这么一声。

聪嫂此刻怕不快要发疯了，一双眼睛瞪得实在骇人，“到底怎么回事？”甩摇着阿信臂膀，声音好不哀绝。

阿信总算抬起了头，看着自己的鼻尖，讨饶求怨般，依然语焉不详。

“……阿聪哥他……”

“阿聪到底怎样？”

“聪哥掉入猪嘴湖，人没了……”那同来的伙伴见阿信仍然无法一语道破，唯有硬着头皮给他续了下去。说完，竟也背转了身，不敢以面相向。

天盖头盖脸塌了下来，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惟聪嫂似乎坚持不让自己倒下，双手揪着阿信衣领，奋力挣扎顽抗。

“不，阿聪不会死的！他怎能死呢？你们带我去看他！”

像个苦死的哑巴，望着聪嫂一双着了魔似的恐怖眼睛，阿信两泡热泪嗖的就掉落她手背。

再也无以对峙，阿信那两泡子烫热的泪水，是两串炸弹，掉

在她手上，就把她整个人轰碎，连一声也没吭上，便倒了下去。

外擦驱风油内灌姜汤，费了好些时候，总算活了过来。一睁开眼，看见的，是右邻强妈的奶奶皱缩成一团满是寿斑的脸孔。老人咧了不剩一颗门牙的嘴巴，唏唏嘘嘘抽搭着，泪涕糊得像个小孩。聪嫂当下便像回了魂般，登时呼天抢地号哭起来。

“……叔婆呵……我不中用喔我凄凉……我这辈子枉做人呵……我……凄……凉……”

闭起双眼瘫坐在藤椅上疯也似的槌着捶着胸口，又是拉扯头发，又是跺顿双足，聪嫂的哀号，屋里的人听了，莫不心碎脾裂。

“我凄凉哦……我凄凉！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呵，今生这样来磨我……”

“林妹子，莫哭了噢。哭坏了怎么个好？人仔要紧呀！要是连你也倒了，又教他们怎么办……”那老眼昏花的老婆婆，就像孩童一样一边抚揉着聪嫂肩胛，一边吸着涕零零的鼻子。

“是呀……聪嫂，人没了，你就是哭出眼睛也要不回。再说，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这几个小的，还能活么？你就收声了吧，别吓着孩子……”左邻王二嫂，怀里紧拢着一对小姐妹，任教那泪涕在脸上蠕爬，哽咽着这样劝解。

一世遥遥长，我盛年克了丈夫是自己命硬，可那几个还未懂事的，哪来的吃哪来的穿？听了左邻右里劝解自己为孩子节哀顺变，方才真正意识到从此自己责任之重大，聪嫂更是痛绝悲绝。弱女子一名呵，哪来的本事去承担？她霍的睁着一双又惶恐又哀绝的眼睛，像个精神病患，闪电般灼人的眼光，就在人群中扫掠。看见一双小女儿被惊吓得脸青唇白，紧抱住王二嫂把小脸蛋尽往她胸膛挤，有泪无声，朝自己斜睨着惊惧的眼睛，聪嫂嗖一

声坐直腰身，继而站起来，一阵风似的向那根撑着半边屋顶的柱子冲去。在谁也来不及阻拦之下把头猛往上磕碰。

天呀！众人一时看傻了眼。一个壮年妇人抢奔过去，一把揪住她头发，“你疯了，你这要害谁？不顾自己，也得顾顾那几个小的！”说着。一手勾勒着她的颈脖，一手扣紧她的腰，在众人协助下，拉拉扯扯，总算把她拖回来强按在椅子上。

“……怎么担呵……教我怎……么……担……我……凄……凉……”嘶叫着，哭喊着，渐渐变得歇斯底里，声音终趋缓弱，最后细得像息了气。众人大惊，探探鼻息，原来又昏死过去。

穷苦人家，反正活着时也未尝有过一日风光，叫个道士到现场及墓地绕它几个圈圈，叮叮当当作个模样便也算了——在介绍阿聪到矿场工作的弗琅底管班沈清叔，还有阿信及热心邻居们的商量下，便也决定了不把死者遗体领返家，免得遗孀触目心碎，同时也不教孩子们担惊受累。

聪嫂起初死都不从。丈夫在外头罹难丧命不给运返自己家里打醮，做鬼也没屋份；孤魂野鬼，到底有多凄的啊。再说，也只为饘一家大小几张口方才死得那么凄惨，再穷吧，便是卖身去，也要给他超度一宵半日，否则，实在寡情薄义，如何对得起他？

然而，叫三两个装神弄鬼的家伙回来家里头叽哩呱啦闹一宵，花的可是一家五口两三个月的口粮。虽然邻居凑凑搭搭也做得出这一台戏，可是与其这样子把钱花去，真不如省下，起码垫底的两三个月伙食费就有了着落。沈清叔和阿信等人，于是劳师动众好劝歹劝，总算将聪嫂说服。

“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吧，我心不甘呵……”

“算了，聪嫂，人都去了，见不见还有什么分别？你就歇

歇，到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才接你和孩子们去烧炷香……”

阿聪那个被水猛力旋卷冲漂了好些时候的头颅就只差没脱落，两只眼窝软搭搭凹陷下去，两颗眼珠子，大概被冲上金山沟，复泻落到沟尾哪涡漩流里打转的，整张脸几已毁不成形。管班沈清叔脑海中什么时候浮上这一幕，那太阳穴处的脉管，暴凸凸的就抽动起来。再给暴露在阳光下，何其忍？沈清叔算是私下拿定主意，及后再与众商量，便决定不让聪嫂及孩子们瞻仰遗容。

“你们不要这样阻拦我。夫妻一场，要不让我望一眼，不活也罢，连孩子们也同归于尽便是……”

痴糊糊的一张脸，泪涕濡濡，背靠着梯脚一动不动的聪嫂，仿佛入了定，一直仰着脸，视线穿透了头顶上那灰白灰白的窟窿，茫茫然，雾般散漫开去。

那矿场就在私家车来回也不过半句钟的邻镇。阿聪的尸体被拖出，捞了上来，人们便在车寮旁边铺了张破草席，把他给摆上去，腰部以上，遮盖了块原本挂在车寮前面遮挡阳光的麻布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土崩堤泻，便难得有例外停工几个钟头的这样一个日子，所有珮琅底珮琅面的工友，都卷起了裤管，围聚在阿聪那具被水冲泡得灰白灰白、五官模糊、浑身紫灰淤痕累累结块的遗体旁边。

被发现时，是六点半左右，马上走报了矿场经理。那上唇蓄了八字髭的家伙，捧着个刚步入中年的人不该有的鼓鼓肚皮来了。闹人命了，竟也十分淡定，仿佛见怪不怪，只皱起眉头，背着手，呆望了湖面一阵。之后，对矿场书记说是工人自己失慎造

成的意外，现场大抵也无需留什么证据，便吩咐现场的工人放猪嘴湖的水，并设法把尸体拖出来，自己随即离开，说是报告老板去。

那做老板的，也算来过了。也是个刚臻不惑之龄的中年，却不像那经理，他没有大肚皮；高大魁梧的身材，五官端正的脸孔，不流俗的衣着，凑搭着，看去倒也有几分俊逸。只可惜那么一张颇有点轩昂气度的方正脸孔，老罩着一层霜，一双森冷的眼睛光灼灼，教人一瞥及，自然便防了他三分。于是，‘冷面小阎罗’的浑号，打矿工嘴里，不胫而走，矿界商界，广为流播。

暴发户的第二代，看样子是祖宗积了德，老子的钱到了他手里，似乎一个子儿也不教打手指缝漏掉。经营矿场，也还不是他这个已闯出了点名堂的后生俊彦财富来源的主线。什么地产建筑业，木材油棕餐馆业，不过四十刚出头，便已在各行档中崭露头角。虎父无犬子，这个做儿子的，却大大的超越。单就这矿场来说，便另有一番风光。天财地宝，虽说要靠点运气之外，但终归也得看经营手法。老子时代，时好时坏。一到他手里，人力物力全面以赴：系统化的策管，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开采，‘锡米土库’开支票给他时，也要特别留意当天银行户头的储存银额。只是说怪不怪，矿苗的生产越来越好，矿工的待遇，不但没有改善，几乎还倒逆；碰上了个连换班也要鸣笛吹嘘一番花样诸多的家伙，奈何？有工会便又如何？要干干去，不干自己卷铺盖；‘青出于蓝胜于蓝’，工友们多了句口头禅。

保险是给买了，但抚恤金一千八百总也少不了；再说，这么搞一搞，便停了大半天，公司损失多少？实在是太不小心了！人来了，铁铸的脸，岂止罩霜，根本连心也封了冰，正眼也没瞧一下摆在地上的尸体，连话也不多一句，只与经理书记二人耳语。

这儿驻足瞧瞧，那儿歇脚望望，过境似的，一刻钟不到，便偕那大肚皮经理默默离去。

“老板，那阿聪的身后……”管班沈清叔见老板经理一句话也没交待即离去，便急急追了上去。

“我的经理稍后会跟你们对话。”朝沈清叔不愠不躁扫了几眼，因为是个放过洋很有深度的青年企业家，便也只淡然吐出这么一句，闪过身子，施施然而去。

就老让他这样露天席地给摆着？众人面面相觑。那个听说年前和经理一起获分红股的秃胖子书记，也随后欲跟上去。那到底要怎么办？要是连他也一走了之，还成么？沈清叔再也忍不住，便又匆匆赶上了秃胖子，说：

“朱先生，到底怎么处置，也该有句话，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光这样摆着——我们算是一起出生入死给人打工的，心里实在不好过呵。”

“又来了。打工的准吃定了亏？实际上没人跟你们分彼此，只坏在有人永远都在搞对抗，结果就被对抗坑了。”从来不肯好好对人说句话的秃胖子，顿了顿，续道：“刚才老板不是说了经理会和你们对话的？发生这种事情，资方总得报警，也要通知保险公事，哪来工夫跟你们磨？”

作为一名工头，沈清叔早便因为加班酬计以及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公开和这个也算是股东老板的书记有了过节。做了十多个二十年的矿场管班，老经验，工作卖力，认真；又因为是一个工作队的领头，尽管手下管的，不过二、三十人，倒也不失利用价值。本来也只是受薪阶级的书记，受提拔后，便明引暗诱沈清叔靠拢，好扮演那种两面人的角色。偏偏背挺骨头硬的铮铮汉子，就是不羡慕团团富泰相的‘受任老板’那种风光。一、二、四号

沟那三人早便贴贴服服，就这狗娘养的爱抬杠！秃胖子书记邀功的锦囊妙计未能竟全功，真恨。老子卖的是力，老板出的是粮银，彼此互不拖欠，大凡不平事，冒着砸饭碗之大不韪也据理力争的沈清叔，硬是不屈不卑。干脆进谗言把他给挤掉吧，可这人的职业良知，却是连老板那儿也风闻了的；搞不好，被挤掉的，只怕是自己哩。秃胖子是做梦也想把他沉到琼琅底的。打工的未必就吃准了亏，无怪乎一个受薪书记，也长成一盘比老板更像老板的面相！仇家相见，本来便分外眼红，然而总不成在一个死人面前与人斗嘴，沈清叔用眼神堵了在场诸工友的嘴巴，到底也忍了过去。

反正人都死了，又碍于种种情由，不把遗体运返家门也罢，但丈夫横死，做妻子的竟也被阻止瞻一瞻遗容，毕竟也有悖情理，在传统习俗上，更是说不过去。约莫十一点，阿信和王二嫂，一人搀一边，后面跟了二、三邻居，终于也把聪嫂支架来了。

原以为遗体已经运了去医院，阿信等人雇的白牌车，不过是路过拐了进来，打算叫个资方的什么人带路，以免去到医院摸不着门路瞎闯。谁知甫一下车，便被告知仍旧摊在那里。当下，聪嫂几乎把脚下的地面跺裂，那教人实在无法抵受的哀号，简直摇山撼水，震波不息。

走过公司屋，聪嫂看见前头那堆满黑油桶的板寮房旁边摊了一堆向上微微拱起的东西，周围疏疏落落站了几堆人那种光景，霍的便像乱了性子，拼命挣扎身子，越发凄厉地哭喊：

“阿聪，你害我呀……你害我……你叫我这条死命以后怎样抵呀……凄凉……”

声厉如箭如刃，直戳人心肝，聪嫂扭甩着身子，两条被人箍

紧的肩膀一迳朝前扑划，以图脱困。哪来的这种劲道？阿信王二嫂两人几乎把持不住，互相交换了眼色，暗暗扎起马势以防万一。彼此为人妻，深深感受着寡妇心头哀恸的王二嫂，慌了，近乎哀求道：

“聪嫂，你这样子下去是办法么？是圆是扁，已成定局；命该如此，还有什么好怨？如今惟其是孩子，你现在这么个样子闹下去，聪叔他更是不瞑目呀……”

“……我前世不修呵，我前世杀人放火，今生这样来报我仇！折堕，折……堕……”跌跌撞撞，终于走到阿聪遗体旁，像小孩撒赖一样，聪嫂完全松懈了五体，整个人便往下坠。“你没良心你没本心，就这样撒下一堆人仔扬长去，教我今后怎么挑怎……么……担……”

泥在亡夫身边，双手抓耙着软湿的地面，额头磕碰着膝盖，已哭破声带的遗孀，最后近乎在演哑剧那种光景，在场的人，无不被摧了泪。

太阳已然中升。老板经理二人一早去了，便不见回头，众人都急了，连那被吩咐回来打点的书记也耐不住，频频看表。

蓝天高，停了机车的矿场，在又燥灼又毒辣的大太阳下，映入人们眼内，竟是灰溜溜一片阴悒悒然。小鸟不啼，草儿不动，树叶不摇，恹恹魔魔的众人，有若一队被灌了蒙汗药的败将残兵，尽呆愣在那里。天空漆一般黑，太阳冰一般寒，天呀，难道就只能这样在绝望的痛苦中默默等待？沈清叔阿信等人，开始磨起牙来。

就在大家再也无法续忍那种无奈的等待，正欲连性命也不惜豁出去时，一连串警车救伤车之类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响起来，并振起了重重叠叠的回音。众人抬头一望，来了一辆黑厢车，煞

的就停在百码外那坪没有泥泞没有浮沙的路旁空地上。尾随的，是经理那黑顶米黄车身的‘福特’。之后相继驶抵的，是一辆警车一辆‘达善’。汽车队里，有警官，有警员，有便衣的警署工作人员，有保险公司的人马。

是黑厢车来收尸了，聪嫂虽然早已知道横死的，便一定载到政府中央医院解剖，惟当要来的终归来到，作为死者遗孀的她，少不掉又一阵拆天拆地。

掀开麻布袋检视，拍照，到肇事地点的猪嘴湖查看，那警方，资方，保险公司三造，比手划脚，指指点点，然后找来三几个和死者同时当值的工友录取口供；也不过半句钟，阿聪的遗体便上了担架，被统进那辆大白天也鬼气森森的车子里。

到了这种地步，别说出主意，聪嫂她是什么也不济事的了。遗体到了医院剖验后，若又被推到冻尸房冷冻，对死者越发残忍；以沈清叔为首的几名工友，和陪聪嫂前来的三数邻居磋商之后，阿信等人便坐了原先雇来的车子，一路守护着阿聪的遗体到医院。而留下来商量验收问题的沈清叔，则着人出去数里外的街场雇车把聪嫂送回家，打点好孩子，准备稍后带同前去医院大平间停柩处祭灵。

“钱先生，我们大伙儿商量好一待医院那边搞妥，就运口棺木去殓了即刻下葬。不知道公司方面意思怎样？”

严慎的，沈清叔依常理向公司征询意见。大肚皮经理此刻态度倒也平顺。

“丧事要怎么办，公司似乎不好参与意见。当然，花得起，就铺张一点，让死者风光大葬；花不起，便只有节俭些。唉，反正死了就咸鱼一条，入土为安，就算活神仙也不过如此而已。”

“阿聪没有兄弟，孤丁一人，妻儿五口，今后也还不知如何

是好。他今天是工难死，那殓葬的事，公司要能包下统办，是再好不过。要是公司嫌麻烦，那大概准备支付多少，你先给我们有个预算，事情比较好办……”

“唉，妻弱子幼，看样子也怪可怜。”

从来没有在工人面前操过这么温婉口气说话的经理，此刻居然也神色凝重，当真是人非草木啊，沈清叔于是点了头附和。“不就是？孩子一级级，老婆也没什么手艺，一家六口，他这一走，身后恐怕也数不出几个角子。现在也快十二点了。医院那儿三几个钟头也将搞妥的吧，就叫寿板店同时召来道士到医院，那太平间一有了声气，就即刻领葬——”

“你好像很通门路。早上死了，下午便落葬，本来也不出奇；不过，这头才推进去，那头便要出来，医院行事，难道真会尽如人意那么好办？”

很通门路？换句话说，即是蛮熟悉蛮有经验，沈清叔脸上黑硬黑硬的肌肉一阵痉挛。

“很通门路？唉，今年五十八岁，当了整三十年矿工，水淹的，土埋的，亲眼见的，阿聪是第五个了。就不知他日送我终的，会不会也是我的伙友。钱先生，那殓葬的事，到底公司去办还是交由我们几个做去？”

“阿聪的死，是他本身失慎造成的意外，这以后公司也还真麻烦多多的。警察局方面，总少不了诸多查询。保险公司，更是百般刁难，负不负责赔偿，还是个问题。至于最要命的，还是矿务局。你是老行尊，也许比我还要清楚；那些家伙，吃了甜头背信是等闲事，寅时卯时要你停，你便不能行车。”

也不是沈清叔看不准，大肚皮经理难道还是什么性情中人？而事到如今，便也只有忍下，任由他摆展大条道理。

“说工难死，这倒有别。要是崩泥头泻堤坝给埋了，那挖出来是活的，公司养；死的，公司葬。公司疏忽，生养死葬当然全盘负责。可是阿聪的死——幸亏平时也没见他赌，要是像其他人，接班前后都赌个通宵的，便连四块板，公司也没得舍给他。既然谁也说不上怎么给掉下去的，保险公司要是硬拗着他自杀，大概也莫可奈何。再说，谁晓得他又有没有仇家？”

“自杀？谋杀？太胡扯了！”

众工友中，有人丢石子般，向那经理狠狠抛了一句。

又哪在乎一颗石子？做经理的，淡然笃定续了下去。

“死者平日工作也还算尽本分。老板和股东们开会商量后，同意棺木由公司负责。至于墓穴殡葬，关系到丧家风水、功德，只有由丧家自理。总而言之，棺木之外，千五块钱的抚恤金，两三天内便会发下来。穴地丧葬请道士什么的，你们就联络福兴长生店吧；棺木已经帮你们订购了，就只听候丧家吩咐，随时运到。保险公司方面，需要一些时间，公司这里目前也不能多话；只要一有把柄抓在那些鳄鱼头手里，那就冻过水了。”……

满颊满腮泪涕糊糊，聪嫂仿佛被头顶上的灰白窟窿勾了魂，朝下拉了半弧的嘴巴微张，一双眼睛一直看到天外。

活着时好日子没得几天过过，死了，一切孽缘了了，总也该舒舒服服给躺下去的吧。不是吗？人死了，仇家路过，也会停下来到灵前上炷香的。可是，以阿聪那大约五尺十寸而被称了‘高佬’的躯干，要放进那具大小并不适宜那具尸身的丑陋东西里边，也真教等在太平间门口的阿信等人迎出了眼泪来。只怕得大费周章给曲了腿方能纳入的呢。有道是施棺者功德无量，这些家

伙又岂是该享福祉的人？掉泪的汉子，牙关锁死了，喉头封了，只是无法将泪腺堵住。

脸容被修整过了，阿聪那穿了寿衣寿鞋戴了寿帽直条条躺着的尸身，看去显得相当胖大，那个一身肌肤焦乌的干瘦仵工，看着便皱了眉头，不禁咒了起来：

“丢你老母，这么大一条番薯硬给统进去，我这辈子就倒了这次霉！”

旋即另一人也搭了腔：

“不是？再穷，拿了张红纸挨家讨，总也给吧。就这样子给钉了，这家伙要不是个贼子，就白活了！”

说完，便拿了根绳量起来。

还好，就那么险险的给填塞进去，头顶着的，是棺材头那块板，脚板贴着的，是棺材尾那一块，莫说金银纸宝往生钱一叠叠垫塞，好让他到阴曹地府使用，便连一张薄薄的金银纸箔也派不上用场。管他天翻地覆，还怕他在里面作怪？便是闹尸变，成了僵尸，大概也挣脱不开的了！两个年老仵工，因为行事不顺畅，只差没拳打脚踢那具寿板出气。

一口尺码几乎闹出笑话来的劣质棺材，加上一千五百元，算是阿聪奉上一条命的酬劳。所谓保险的那回事，据那大肚皮经理说保险公司露了口风，硬咬着那是宗意外以外的意外，大有拒绝赔偿之意。天晓得意外里头，还会有什么意外以外的意外这种碴儿。阿聪下葬后第三天，聪嫂被召到矿公司办事处经理室。一见面，那经理便兀自唠叨起来。

“保险公司干的就是吃人的勾当！好啦，看样子是一毫子也不负责任的啦，到时候，公司恐怕又有麻烦了。”

雇主替雇员投保，雇员意外身亡，家属会获得一笔赔偿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听了大肚皮经理的话，陪聪嫂同行的沈清叔，总觉得他仿佛便是保险公司的人，话太多了，便说道：

“人心肉做，连孤儿寡妇也欺侮不成？”

显然是话中有话，对方又岂是个呆子，却也淡然自若如故，顺水推舟应道：

“所谓天地良心，我们公司也算对得起任何人。本来有规不减，无规不添，像阿聪这样子丢了命，公司原本便没有责任。要不是死者平日表现还不坏，公司也没办法。”

这做经理的，继而拿了搁在案上的一份文件及两张收单，指点点叫遗孀签名之后，开了张志银千五块的支票，再从抽屉里抽出一个信封，打里头倒出数张纸币几个银角，当众数出了声。

“一百一十六块五角五分——唔，一分不差！这是死者一个礼拜连同加班的工钱。还有，这张现银支票，千万别丢了。本来按公司规矩，发出的支票都是过账的；量着你也许没有银行账户，又或者急等钱用，才破了例。待会儿就去兑现了吧。万一丢了，谁捡了，就是谁的了。”

打阿聪下葬之后，聪嫂已经变成一个木头人，几乎不吃不喝，更闭死一张嘴巴，话也不说了。像老年痴呆症病患，连脸上的肌肉也僵化似的；人叫站，她站；人叫坐，她坐，木偶般任人摆布。被促签了名，那经理一手拨过签就的文件，一手将那张支票连同钞票银角，朝她这新寡妇人推去，撮起唇嘘了口气。

像个封建时代里就要被浸猪笼的败德妇，简直挺不起胸的新寡断肠人，垂首跌肩一动不动，豆大的泪滴，簌簌往下坠；不偏不倚，都落在经理推过来的东西上面。支票沾了泪滴，糊了又徒添麻烦；对方见状，连忙起立，两手一个兜扫，绕到聪嫂身边，

将支票往她手里塞去，说：

“大嫂你就看开点。再说如今工资高，挑泥水做佣工，随时也能找它两三百块。你年轻力壮，饿不死的。人生遭逢这种变卦，是真没得说的。不过，再坏的事，都会过去；好好歇几天，也就没事啦。好了，事情也就这样完结。保险公司方面，一有消息，便会和你联络。你这就回去歇歇。”

需签押的，虽然是满纸蟹行文字，总不至于是害人的东西吧，聪嫂她当下就是签下借据，在这种天愁地惨的情况下，谁还会防着来的？再说，既非土崩地泻，亦非机车断人手脚泥斗压了人，在没有任何人目睹的情况下，掉进琉璃底正在开着机车陶挖矿沙运作程序中的猪嘴湖丢了命，除了本身失慎之外，到底也想不出其他什么理由的这一点，是连沈清叔等人都默认了的。事实上要不认了便又如何？不是一再说保险公司大有不认帐之虞的么？而在对保险常识任谁也糊涂的情况下，像这种屁股夹了算盘成日打工人主意的老板，居然还算无甚阻滞快速发下所谓抚恤金的，实在就只有认了。

崩了泥头给压了，生养死葬，那经理说的，实际上也不假。死的三、五千，棺木穴地外，还有保险赔偿；残废了，除了保险赔偿，依劳工法令条文另有补偿；这些个，到了七十年代，矿公司老板通常是不甚固执的。否则闹上法庭，断也不止这个数目。又万一闹凶了，矿务部属下单位若神迷鬼惑来个铁面无私的检举，那动辄就十万八万的改善及防范措施，令下就必得遵循。因小失大，何患来着？再说要真撞正了个包青天，被勒令停止生产一两个月，那才真够伤的。经验的累积，老板们自是有这么一套息事宁人的方法。于是报纸上不消一两个月，就又登了某地矿场泥头崩泻，活埋了矿工几个几个的新闻。一个活埋的矿工抵得

三、五千，这个数目说小不小。而泥头崩泻，不但矿工丢了命，有时候便是连机车铲泥机也给埋掉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然而，矿场土崩的惨剧，偏就是不停或歇，好像矿工的命不是命，是粪土；而老板的钱不是钱，也是粪土。说开了其实简单，管它琉璃底的斜面度有多大，也未必一定就泻。泻了，压了人，那被压的人是命中注定，而埋了机车铲泥机，则是公司倒霉。否则，事事为安全设想，花耗及担工的损失，就远非一条人命，甚至一部机车一台铲泥机所及。何况人命及器物的损失，还有保险公司赔偿。只要当了老板，如意算盘谁还不会打？定期前来巡视的什么部门什么局的属员，既然人家会做人，那看似不妥的地方，也就变得四平八稳。哪个晚上，哪家夜总会哪家歌厅哪家餐馆，就多了一桌吃着佳肴灌着醇酒胡为的客人。沈清叔把聪嫂送了回家，牙床几乎咬出血。

一千五百元加上七天的粮尾，储在邮政局的数百元存款，一辆十年车龄的电单车，一间陈旧的锌板屋，还有那千来两千块钱公积金，再凑了四个孩子，便是聪嫂全部的所有。

阿聪去了，那狭小的屋子，竟变成一座可怕的大空城，死寂，颓落，连压着嗓子低咳一声，也好像振起空落落的回音。不知道多少天，聪嫂没有真正晒上那么一觉，进过那么一餐。而孩子们莫说嬉闹，便是说话，也捂嘴缩肩，连走路，也低了头，世故的眼睛，教人看了着实心酸。家已不复似个家的模样，而家的栋梁已倒，聪嫂只能避开阳光，回到梦里去缅怀往昔虽欠三缺一，但凑着拼着又过了一天那些贫亦乐、苦亦甘的日子。穷是穷，倒也有大日子吃过晚饭，夫妇俩拖了孩子们去看场电影的时候。是吃粽子是吃月饼柚子的节令，应时的东西也不缺。孩子们

真也不知道有多高兴，外宿的爸爸难得一天休假了，带回来的，岂又仅仅是填肚子的？爸爸他简直把全世界的欢乐都牵引了回家！而夫妇俩虽说当年只经媒妁之言便缔结了姻缘的，并且偶尔也拌拌嘴呕呕气，可也还真如左右手一样互相合拍照应着把个家筑得暖暖的……折翼的鸟如何飞？聪嫂的确无法站起来。老祥伯和他的矿工伙伴，还有邻居们，来了之后，不停在她身边转，终于扬起一股和暖的风，吹开了罩住她一双眼睛的乌云，催化了结在她心头的寒冰。

头顶上那灰浑浑且圆且扁的窟窿变了色了，沉沉的暗着，乍看又像阿聪那张经年在太阳底下曝晒的脸孔。哪儿去了呢？聪嫂在搜寻脸孔上那双最是教她肠断心碎的眼睛。在那遥远的地方，啊，就在那里，朝自己的脸庞滴着泪！一点点，一滴滴，一串串，一行行……啊，阿聪，快四年了呀，怎么还哭得那么切？

“……妈，下雨了呀，上去吧……”

聪嫂一双醉目般滞涣的眼珠子眨了眨，看见儿子添仁拿了斗笠，正往自己头上套过来。

“下雨啦……”聪嫂扫扫脸门，扶正儿子给戴上的笠帽，牵着唇皮，“又下雨啦……”

“上去吧，妈……”还真温柔，添仁伸出双手轻轻捧住妈妈的脸。

“又下雨啦……”妈妈望着添仁的眼睛，眸光却穿过了他的脑勺，直投向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

“妈，雨下大啦，上去吧。”近乎哀求，添仁轻轻晃晃兜着妈妈脸庞的双手。

唔，雨大了。聪嫂抬手捏紧儿子双腕，眼睛和他的对了

焦，“衣服都湿了，怎不穿雨衣呢？”说着，撑起身子，脱了笠帽，往儿子头上套去。



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会所，星期天以外，通常早上这段时间，除了附近上了年纪的人前来阅报之外，就只有那个在这儿兼了杂役职的年老司阍进出。

八点还不到，习惯来这儿看报后大发伟论和相互争辩不休的人们，大概才刚抵咖啡店，一杯咖啡乌两片烤面包一粒半生熟的蛋，齐齐打牙祭。那打杂务的斜对过电影院司阍来开门之后，夹好了各份报纸，四周略略洒扫一番，又回到电影院那边贴海报去了。四壁挂满各色锦帜、标语、镜框和图片的会所内部，陈设简单。塞满了印刷物的玻璃橱柜上一台电话，一个挂着三份报纸的报架，一张大型的长方形会议桌，四周一张张椅子排得紧密，主席位子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头发花灰年逾花甲的长者。相貌平庸，神情却异常刁钻精灵，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历年来的主席冯燕山局绅，十分罕见的，大清早，在杂役尚未来开门前，便已到来。

料想棚户们一接获通知当天，便会像一窝蜂被丢了石块似的闹将起来，怎知一连两天，竟也毫无动静。陈万达那方面自不待言，却连那些荷锄头的，也显得那么不寻常，大家到底在搞什么把戏啊。镇日里栖栖遑遑，他几乎憋不住，倒又极力抑止自己去打破僵局，故作其淡然状。而事实上好歹都得拼一拼，事情完全

没得好选择，能做的，也只有暂时保持缄默，静观其变。然而，尽管已下了最大决心，除了死便无大害，到底也得面向机会远不及五五对决的这个事实，内心陷入备战状态的苦楚中两三个昼夜，今晨五更鸡啼后，床上的老主席再也躺不下去。

爬了起来，外面仍下着滂沱大雨。晨风冷冽，他居然感到燥闷异常，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由不得便撇开了衣领子，在寝室里来回踱步。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也不推拿那套多年来绝少中断操练的太极拳术，草草用了早餐，连每天清早必到枋廊作一番巡视的工夫也丢下，一个劲驾着他那辆簇新的‘标致504’，直驱会所。

他知道自己来得早，无奈再也无法在家里多呆一刻。尽管每回坐在这会所的主席位子上，都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他却也只能默默忍受。好怀念四、五年以前那些日子啊。当年，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仍设在公市大街上一间租赁的店屋里。那时候，只要他冯局绅一脚跨入那会所的门槛，便有如天王老子，寅时卯时，都心畅意悦。可是，自从钟承泽这小子投靠过来之后，由于承宠于当今州政府首号叱咤风云人物，这刁钻剽悍的家伙那种势如破竹的滔滔来势，怎不令他开始为自己历久不衰的领导地位担忧起来？当日钟承泽带着喽罗投靠他们下称他一声主席时，他何曾为自己长年统率的这个组织声势一时之间壮大起来而庆幸？相反的，却是当即就部署如何压抑钳制对方的气焰和势力。在他这老年人眼里，跳梁小丑的年轻钟承泽，是最卑鄙无耻最狡险诈又聪明透顶的豺狼化身。惟利是图的家伙，他一方面鄙蔑钟承泽那又卑琐又高明异常的手段，一方面又无法不哀叹己不如人。然而，若自己也和这小子一样年轻，这儿岂又有他立足的地方？无毒不丈夫，只叹自己垂垂老矣，他实在不能不认真对待钟承泽那

股干劲及实力架构成的如铁似钢般的事实。

长久以来，两人一直都处在两个极端的对立地位，从不间断以最刻毒的语言互相戳指臭骂和毁谤。两人间这种只差不曾械斗的对峙，由于钟承泽初出道时投身的，是以为工农无产者进行斗争及社会改革作号召的左翼政团组织，再加上包括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在内的种种社会因素，一向以来，绝大多数村民都站到钟承泽这一边，而他冯局绅则被视作村里大尾蛇群中冠冕而立的蛇王，几至不能招架的驮负着许多诸如帮凶、走狗等令人不堪卒忍的罪名。

商场浮沉数十年，毕竟精通世道手段圆滑。过去长久以来与立场对立的钟承泽之间马拉松式的交锋，无论在大选群众大会上，在坊间偶发事件的舆论中，自己虽然一直屈居下方，惟对方那雷霆万钧的凌厉人身攻击，对他并不足以造成任何威胁，他仍然屹立不动高居他的主席席位。反倒是大家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今天，他才感到两人之间的对峙，方算是真正开始。

钟承泽甫一加盟进来，对这个支部本身利益来说，算是立竿见影。仅仅六十天的工夫，以反对党州议席卫冕者身分成功守土后，随即拉着大队人马声势浩荡投效执政党的年轻州议员，居然盖起了一所三尺砖墙的建筑物当会所。小子这招下马威也变得实在猛，作为主席，他冯局绅也就拜了钟承泽之赐，从此得以堂堂正正坐在这间被称为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自置会所的新建筑物内，例行他的公事了。可是，除了自己，天晓得他坐在这里到底有多舒适多风光。每次当他一派凛凛然长者风范，正襟危坐，与钟承泽面对面商讨正经事时，那种翻倒了五味瓶的感受，直要叫他在心底里暗诛这刁辣小子的祖宗十八代。

论资历，他冯局绅是这村子里由黑头做到白头的华民联合会

怡和村支部主席，而钟承泽则是充满野心靠山如磐的堂堂州议员。事实摆在眼前，自己何止略处下风？这奴才更昭昭然摆出攀上权贵的一副有恃无恐的硬朗姿态。人人莫不对他另眼相看，这还是什么见鬼的妒嫉吗？新仇旧恨，源远流长，他只怨自己不够心狠手辣买下这小子的一条人命，唯有积极招兵买马，以资抗衡。

四、五年来，他冯局绅虽不至于落败到万劫不复的凄凉境地，毕竟也不容他不面对大势已去这个事实。短短数年间，钟承泽的少壮派所吸收的新党员，远远超过他这个元老派二十年的总和。尽管元老派的同志们对他矢言全力支持，也尽管有着个堂堂部长级人马的胡图仁在背后头作团结的象征，到底也敌不过钟承泽那些个要‘礼申’要土地都不成问题的承诺。钟承泽当今腰干倚靠的是谁呀，他还能单凭在党员间，在舆论界，操弄什么气节德操这些族人传统观念准则，极尽其破坏钟承泽形象之能事，便能扭转劣势的么？与其被击败，倒不如自行引退，尚望能保住声誉面子。然而，怡和村这个支部是他一手创立的，都二十年了，除了这家伙，有谁胆敢向他挑战？自己一生虽不曾大富大贵，却也算命途顺遂，也颇享了由物质金钱带来的逸乐，晚景尚佳。不想钟承泽这小子居然在他行将就木之年，才来干扰他，致使未曾被挑战过，眼看就能完美地终身享有的声誉，遭到了缺憾性的破坏，他甘心么？拼个你死我活，也绝不能拱手相让，更何况就情势看来，他若不拼命挣扎，必惨遭毒手。而他这一倒，纵使奇迹地出现翻身的机会，又岂止意兴阑珊，他怎能这样便倒下去？这该是起死回生的唯一机会……

老主席咬牙切齿，抬手往桌上狠狠一拍。砰的一声，好响！而这不由自主的动作，还真吓了自己。他楞了楞，抬头，赫然发

现三个肤色赤褐赤褐的汉子，先后朝自己这儿走来。

望望腕表，也不过八点刚踏出。终于也来了，他不禁暗自点了点头，眼窝里漾开了猥琐的笑意。可是，当他再度抬起头，朝已然一字排开站到自己身边的人去瞧时，却发现从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逼射出来的数道严峻眼光，简直像能把他的心脏射穿的利箭，使他不期然暗地里倒抽了口冷气。

“冯先生早。”

开腔向他致意的，是居中那老人。

“早。早。各位是——”

“我是马祥。这两位——孙才，李根——我插薯种豆的伙伴。”老马祥见对方佯装懵懂，便望望身边的孙才和李根，不亢不卑表明了身分。“冯先生，我们是连同另外七户，在村背那块废矿地上耕种的人家。前天收到了冯先生着人派发的‘罗地’——”

“哦，不！不！”冯局绅一听说他着人派发‘罗地’的话，即刻挥手截止老马祥，依然展现大家风范的笑容，一脸正色说道，“坐。坐。大家先坐下，我们需要作一段相当时间的谈话。”

来人依言陆续坐下后，冯局绅旋即展示他作为一名地方领袖凡事处变不惊的本色，鼓起舌来。

“首先，大家必须搞清楚，我并没有发什么‘罗地’，而是这段地的地主通过我作这项传递。一是老朋友不便推辞，二是鉴于事关劳苦大众的利益，我当然义不容辞打算自动居中调解，而接收了委托。关于这一点，大家一定得弄明白，否则就会混淆视听。我相信大家在看明白了‘罗地’之后，也不至于会混淆起来。”故意顿了顿，他迅速转动双眼扫视众人一下，加重了语

气，“我一早赶回会所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又是老朋友的委托不好推辞，又是义不容辞，惯于在纠葛纷争中斡旋的江湖中人，还真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牢牢凝睇着冯局绅，好半晌，老马祥方开口，语气谨慎，威仪十足：

“适巧冯先生是陈万达头家的老朋友，我们走运了。冯先生是我们村人的领袖，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一向关心村民的利益，我们的厄难，必得以解救。”

“对。冯先生肯自动居中调解，我孙才和伙伴们诚属万幸。”凝神专注的眼光寒气森森，直透冯局绅眼底，孙才接了腔，“冯先生领导我们村民二十多年，建树有目共睹。起初是不明所以，现在弄清楚了，我们就只仰赖冯先生的拔刀相助了。”

这些家伙实在不简单！陈万达这王八胚子，当初自己要是一口回绝了他，岂不一了百了？偏又——唉，该咒的还不是自己？面对跟前这几个令人直觉感到不好对付的人物，冯局绅此刻暗自懊恼起来。场面一时是莫名其妙地凝住了，可老局绅脑袋瓜里边却风起云涌，脑筋跃动得紧。……这岂又是自讨苦吃的差使？该诅咒的岂又是自己？唉，总之万一事情搞不妥当，吃亏的只有自己……尽管愁肠千百转，他依旧面不改容，而凝重关注的神情，使这当儿的他，看来确然颇具元老领袖的风范。仿佛陷入深思熟虑中的他，缄默好一阵，方才开口说道：

“我虽然无德无能，毕竟也是性情中人。我并非什么宦世家出身，劳苦大众的处境，我岂会不了解，又岂有置身度外之理？”

但见那一副一点也不马虎的认真态度，老马祥觉得此刻也不是猜忌的时候，便也表述己怀。

“冯先生，看了‘罗地’，我们多少也明白了端倪。难得先

生这么热心，我们实在铭感五中。现在，我们是完全仰仗你的协助了。冯先生，地里近四百株的杨桃树，已经遍结了拇指大的杨桃，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保——”

“对，一定得保住这些用你们血汗灌溉长大的果树！四百株，唔，四百株，经济价值实在不菲呀。”打断了老马祥的话，冯局绅习惯性频频点头，煞有介事沉吟着，“……陈万达，陈万达……我多年的老朋友！接受他的委托，在我，就等于接受了老朋友无情的挑战！老实说，一开始我就没有拒绝他的意思；我告诉自己应该怎样做。换句话说，我同时也就接受了责任的挑战。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编派他不过在耍什么花招，眼前这张表情十足的脸孔，也着实够火候。若非真的在搞什么把戏，两人既然分属多年老友，谅必总会卖个人情；而身为堂堂的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主席，说出了这么义气凛然的话，也总不至于虎头蛇尾的吧。再说，就目前的情势看来，他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的工夫，而绝非为遂某种目的，致使自己的形象遭到破坏。老马祥等人听了冯局绅的一席话，心里头都不免这样忖量，便也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中，稍稍缓和了对他敌视及戒备的心理。违常的代朋友分发这类文件，敢情真的也会有谅解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吧，老马祥此刻心理头倒也萌起了一星希望，于是至真至诚的向冯局绅这样询问：

“那以冯先生的高见，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应对呢？”

把在三人脸上游移的视线收回，脸上时不时含笑三分的老局绅，遽尔肃穆起来，从上衣口袋抽出自来水笔，以统着笔套的一端，笃笃笃一面轻敲桌面，一面微微点着头。好一会，才坚决回答道：

“那当然是绝不退让的步骤！我现在算是居中的调解人。陈万达是我的朋友，而你们和我也如同手足；你们的斗志万万不能动摇，那我这方面才好办。只要你们信赖我，只要你们坚决不渝，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你们这一边。”

“冯先生，对你的慨然相助，我们将没齿难忘。说到退让这一点，冯先生不必担心，我们誓死庇护这片园地，哪怕是一株豆苗半棵菜，也绝不让人糟蹋！”听了冯局绅的昂昂言词，老马祥这里自然也觉得亢奋。

什么人的地方？还真够狂妄！端视着对方，依然点头如捣蒜，冯局绅在心里头冷哼。

“我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地方——”

巧的是对方居然来了这么一句，以致有着被人看穿心窍似的窘迫，冯局绅立即岔了老马祥，说：

“地方是谁的，已经不容争论。重要的是各位必须团结一致抗争到底，否则，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

老马祥瞧着显然于骤然之间变得有点神不守舍的冯局绅，却也心无旁骛，只是若有所思说道：

“冯先生，关于这块矿地的情形，我大略也知道一点。现在杨桃园的所在地，部分当年已经开采过，而锡米蕴藏量也非常低。陈万达花了庞大的人力物力，从这里作起点开始采掘了近两年。我不知道他在这地段的投资是否得不偿失，但他确确实实拖欠下四、五十名矿工三、四个月的工资，并且在一夜之间说停便停，第二天连伙食也不开……”

只要一想到那个早上进到‘马刹’房里，看到冒着白烟的饭锅和油镬里尽是腾滚的白开水，茶桶里熬着的也是腾滚的白开水那番光景，老马祥实在没法子教自己不生恨。磨着牙齿，他干涩

的眼睛里渐渐燃起了怒焰，仿佛从冯局绅眼眶里看到了陈万达那满月般亮锃锃的一张脸。

“……这件事情，当年也闹了好一阵——”

“这些是题外话了。还是说说你们的意见吧，看看事情要怎样进行。”尽管已经恢复了那一脸的道貌岸然，冯局绅却确实实被老马祥炯炯目光震慑得心里发毛，耐不住候的站起来。两手按着桌面支撑住身子，他打断老马祥的细说从头话当年，“地是他的，按理他有绝对权利随时收回去。再说，你们在耕种之前，也没有事先征求他同意，或者形式上通知一声，所以对于你们擅自种在他矿地范围内的农作物，他是无需负任何责任的。关于这一点，你们首先也必须搞清楚。”

见大家都凝神聆听，冯局绅更摆出一脸不容置喙的威严神情，继续说下去。

“这事件说来也相当棘手。陈万达和我虽然是多年老友，但利害当头，他未必会卖我的账。在我来说，确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处在双方的夹缝里，特别是你们这方面，容易产生误会自不消说；万一有什么差错，我更将成为众矢之的。不过，今天我既然插得手进来，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了。所以，你们也就必须和我通力合作。换句话说，要绝对信赖我。即使中途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也不要让第三者混进来；事情攥在我手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容易引起误会？总算有自知之明。至于不要让第三者混进来这话又怎么说？像这样开诚布公的问题，难道彼此之间还要立什么契约？若是心怀正义秉公办事，哪怕它什么牛鬼蛇神来破坏？这人到底怀着什么鬼胎？老马祥等人皆很不以为然，在脑子里打转着同样的问题。

“冯先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除了你之外，我们不要接受任何其他人的献议和协助，又或者调解，对吗？”

平日看似木讷得有理也说不清的李根，这时候不再沉默，把心里的话有条不紊摆了出来。

“你说对了一半。”冯局绅厚重下垂的下眼睑一阵收缩，犀利的眼光在众人脸膛上弹跳，“我既然下定决心插手处理这件事，就一定要有始有终让它在我的统筹下圆满解决。我绝不希望中途被骚扰，导致效果有所偏差；而你们也算是把差事交给了我，就必须贯彻始终信赖我，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中途又延请他人来干预。要知道，投机分子的取巧手段是大有图谋的，万一让他们混了进来，就一定会引起混乱，因此而导致事情有所延滞，甚至败事。而我的习性是，除非我不干，否则绝不容他人插手肇事。这一点，希望你们留意。”

说的尽是什么虎头蛇尾的话？一忽儿是泱泱一副天塌下来也能支撑的英姿雄势，一忽儿又是满肚子忧疑忌虑。而处事手段处事态度又何其专横独裁？对于冯局绅的说话不仅觉得拖泥带水，并且语义暧昧得教人气顶气结的孙才，这下子也按捺不住。

“冯先生，我们粗活人，说话做事一就一、二就二，从不两开。我觉得你的疑虑似乎多了一点。而五十对五十的心理，对我们是绝对不利的。陈万达是你的朋友，而你接受他的委托，也并不在于友情难却；你一定是胸有成竹，才决心插手干预这件事的。再说，万一我们有了阻难，而冯先生以外的人却能提供更妥善更积极的意见或者办法，难道也必须顾全我们和你之间的所谓契约，白白让解困的机会飞走吗？冯先生，我说，只要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阿才，”变了色的阴森脸板上仍强牵出僵僵笑意，冯局绅

一副由于始料不及以致甚为吃惊的模样儿，老马祥看在眼里，当即堵了天塌下来不过如是孙才，免他说出更露骨的话，打着圆场，“商讨对策中，我们原也该先做个最坏打算，万一事情真的来了，也不至于一时手足无措。冯先生的缜密周详是一种经验，这次我们能得力于他，诚属万幸。到底冯先生和陈万达头家分属深交，这一点我们实在是托了冯先生的福，结果量必可以预期。”

既然大家都是硬桥硬马上阵的，害怕伤它什么鸟和气？性子硬梆梆的孙才，凭了直觉，这下子认定冯局绅在耍把戏，由不得便在心里头恼怒起来。然而，经验则告诉老马祥，即令冯局绅对他们这伙除了大日子，饭桌上便难得上道好荤菜的人图谋不轨，也不宜在这个时候把局面搅浑；棋阵布好后也只有对弈开始了，方能窥其走势及虚实，否则就要自乱阵脚。

对冯局绅来说，老马祥这番打圆场的话，明显是一语双关。就像在儿女面前被太座偷偷在腰肋处狠命拧了一把，却仍得佯装若无其事，他心里头登时滚烫得像锅冒烟的沸油。一半被利诱，一半囿于情势不得不介入，那未可卜知的后果，对他即将来临的主席卫冕战，是否能收预期的效果，抑或酿成决定性的破坏，数日来，精神上的纷扰，着实令他骤然间仿佛老了几岁。而事情之所以和自己牵扯上，构想中的那么一个令自己誓死把陈万达头颅砸扁的阴谋，是否存在？这种要命的悬疑及忌虑，更是教人发疯。他好后悔当日在仓卒间接受了陈万达的献议。然而，若拒绝，正如他陈万达说的计划不改，只是另外找人代发通告而已；而作为当事者一方的庄稼人，有鉴于有求必应，并且应了多半得偿所愿的许多先例，他们肯定会求助于钟承泽。自己那所谓的深交老友，亦谓事情将如何演变，他作为当事人本身也无从预料。

而如此一来，钟承泽那狗娘养的岂非更如虎添翼？冯局绅一面苦苦反芻自己之所以挑起这个担子的因由，一面刻意展现其宽宏大量的气度，静静地聆听。待得大家都静下来，才慢条斯理的横剖纵析其大道理。

“不错，现在是商讨对策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是调解人，假如这个时候拍着胸膛信口开河大喊稳操胜券，未免太浮躁。不过，孙兄说要有绝对把握的心理准备倒也是真：士气高昂，自然助长了斗争气焰。”

眼光凝聚在孙才那稍稍向下俯侧的脸上，直至孙才抬眼朝他望去，仿佛能碰出火花的四道锐利目光在互相触及那一刹，冯局绅这才顿了顿，若无其事把视线掉开，续述其计策。

“有关疑虑的问题，我想解释一下。在施计策应付任何事件之前，就像方才马兄所说的，我们应该作个最坏的设想，以随时端倪自己加紧戒备。万一出岔子，方不致穷以应付。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似乎有点畏首畏尾，信心不足。不过，假如大家的看法不会太偏颇，这其实是最先决的步骤。任他变什么戏法，我早已有所防备，事情办起来就有次第，不枉费时间精力。”

务须有的防范，眉目般显见的道理，偏偏出自他冯燕山口中，便似是而非，这还能怪人歪着心眼去衡量他吗？且看他和陈万达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有目前与钟承泽两人间那场正趋白热化的恶斗，谁也不会单纯到去相信他冯局绅此举不无怀着某种意图。然而，怀疑也罢，对他寄予厚望也罢，事情已到了必须真正面对的地步，也只有真正以面相向。一言一语都经细细斟酌的老马祥，此刻觉得已没必要对这当儿算是控制了场面气氛的冯局绅多兜搭，只有默默暗拟先前被对方视作题外话的腹稿。

场面这时候静了下来，戾气全消，孙才李根俩，也似乎和老

马祥通了灵，闭着嘴巴就是满肚子桥架。

冯局绅见大家也无甚申驳的意思，益发慎之重之呈其妙计。

“这样吧，各位，我就按一般程序替你们拟一份请愿书向地主陈情，在这儿耕种的各户人家联名签署后，就代为呈递。至于请愿书的内容，大家以为要怎样写，现在便商量商量。各位，这类事件的处理，应该采取速战速决的手法，以免被居心不良者乘虚而入肇事。我们的行动不容延滞，请愿书拟就签署后，马上便进行交涉。各位意见怎样？”

英姿飒爽又干净利落，好模样，就还报你我的信赖我的衷情！老马祥于是昂昂然站了起来，说：

“冯先生，你的热心实在是助长了我们的斗志！我们一定团结一致，誓死不屈，以响应你的热情号召。为了使大家能更深一层了解面对的问题，好有个依据全力以赴，我想向你赘述一下这段矿地的一些我所知道的事情。”

“太好了，请便。”

“据我所知，现在我们耕地的所在，根本没有重新开采的价值。当年，我在这儿当了近两年的管班，对于当时的情况，可说了若指掌。清沟的日子，天未放亮，陈万达便已临场巡视，以防工人们私漏。其实这种地方要是也有给人私漏的机会，矿工们也不必逢被碰上面便被晚娘脸的他呼来喝去唠叨个不休。而他也不会像浣犯了供奉在公司屋旁边的‘拿督爷’，或被山魅迷了魂乱了性般，兜着个大肚皮满山跳踉。我们这方面一致决定请求地主基于人道立场，让我们继续保有这片于他一无是处，于我们却是生活源泉的土地上的东西，算是放我们一条活路。我们万世子孙，会永志不忘他陈万达大头家的大恩大德。”

先声夺人，好家伙！冯局绅暗自吹着胡子。

“好，第一步就这么办。希望这是我们所需走的唯一一步，也是最后的一步。”

似乎再也没有旁骛的余暇，冯局绅说罢，便在早已随身带来的衔名私笺上落笔疾书。总算是在乡下私塾里捱过些脑门子被硬硬的长竹尺敲得个满天星斗的日子，南来后，新书也颇念了些，不甚费劲，他很快便拟好了一份大约六、七百字称之为请愿书的东西。再次过目后，他挑着眉，故意把手上的东西朝隔了两个座位的孙才递去，说：

“孙兄，你读出来给大家听吧。假如没有意见，拿回去逐户签署后，立刻交还给我，好坏三天就有消息给你们。”

探手接过那份函件，谢过了，孙才就一字一句按字面读了出来。

说不上情文并茂，倒也清晰表达了耕户的意愿。孙才读罢，冯局绅见大家一时也无异议，便站了起来，一面将自来水笔插回口袋里，一面像特别对在他心里头螫了狠狠一针的孙才授意，牢牢盯着他说：

“好，都没意见啦，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孙兄，请愿书给大家签过名后尽快交回来。”

发现尚未备妥封筒，老局绅便又坐下，在一个戳印了名衔的信封上落了款，续道，“这样吧，就明天早上这个时候，我在这儿等你们。”

话说得倒也牵人心，各人听了，不禁朝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会这名老主席行了个注目礼。

然而，对冯燕山局绅来说，这三人火光灼灼的眼神，倒真像骤然间掩至的冷冽寒流，令人尚未着凉便已心生怖畏。默默起立离座，他兀自缓步向会所大门走去。

算是沉没的送客方式吧，老马祥孙才等人互相交换了个眼色，便也离座尾随。

及至大家走到大门口，站定，静默中，一手创办怡和村华民联合会并历任主席的老商贾，似乎有点纡尊降贵，向马祥伸出自己的右手。

还来这个玩意儿呢。老耕农笨拙的挪伸自己那聚结着老皮厚茧的右手，好不生硬搭住对方那悬架在空渺间的情谊。欠欠腰，他辛苦的挤出一丝受制于僵硬脸肌的感激笑容，说：

“冯先生，我们实在感激你的关照。我们一定遵循冯先生坐言起行的处事原则，以坚强斗志及大无畏精神，与冯先生紧密站在一起。我暂且代表棚户们向冯先生说声谢谢。谢谢冯先生！”

“马兄还跟我客气？我说过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不是吗？好了，一切已算就绪，明早请一定把请愿书交回来。就这么决定了。再见。”

“我们这回真的太感谢冯先生了！”

“别客气，再见吧。”戏演过了总得卸装，眉头霍地蹙了蹙，老主席感到这种促人赶快离去的肢体语言尚不足表达他的厌烦，遂动作颇大的甩甩手，几乎咬住牙床，“再见。”

心里原本便翻倒了五味瓶，这当子又像跌入八卦阵，本能地双手握起拳头的冯局绅，双足仿佛被钉牢在门槛上，一动不动。直到老马祥等人的背影在街角拐弯处消逝，他才猛然惊觉自己双手捏拿着的，是凉凉的汗水。混帐东西，我今天算是领教了！冯局绅转身拖着脚后跟往里边蠢挪，一种比切肤之痛更甚的疾恨，开始在心中焚燃起来。

对他这有‘社会历史’堪称江湖中人的老者来说，这些把种庄稼这门子事当作天地父母的粗人，只需显显自身威望及略施

甜头，便可轻易将之慑服，压根儿没想到竟还领了他们刁辣的一招。这在他确是比被钟承泽经年累月恶毒地追击还要难受。钟承泽和他两人社会地位虽说各有千秋，惟势不均力不敌，倘被击倒，也算虽败犹荣。可是，这些一直处在被领导地位的基层社会里的草民，不只说话句句穿人心，更是处处对峙，几乎把他的要害穴给点了，致使高高在上的他，有着被自己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人暗暗擒拿的屈辱。挣扎了数十年，莫非就仅得了这失败二字？他怎能栽在这些人手里啊！

根据族谱的记载，他的高曾祖父也还是个举人，小小州官也是做到告老还乡的。想想他家原非蓬门，只可惜到了他父亲一代，整条村的人差不多饿死了一半，但他老爹还是给他读了书。俗语说破船也有三斤钉，他到底出自书香门第，又怎能威屈于这班屠狗辈胯下？环视了一匝除了自己便别无他人的会所，冯局绅又在主席位子上坐了下来，从裤袋里掏出香烟，仿佛把所有的恼恨及困扰都注入指掌间化作力量，狼命划了根火柴，点燃叼在嘴里的烟支，猛然抽吸起来。

冯陈二姓，饮的并非同一条水，可两个不同乡邑的少年，各自拎了个藤筐，在渡越七洲洋上的猪仔船里相遇相交，从此互相影响对方的命运，未尝不是命中注定呢！上了岸，像赶鸭子似的，被安置在垦殖芭里开荒，捱了九个月，天昏地暗，像被蒙了眼睛推磨的骡子。一天，两个人偷闲进城逛街市去，眼尖的他，见了张贴在街树上的征聘布告，便彼此壮着对方胆子拉拉扯扯前去应征。那是城里那间在半岛上到处都拥有园丘锡矿及商行的英国人公司在招请货仓工人。这秃驴大概是拜了长相端正体格魁梧之赐，居然被录用为办事处的后生。两年后升了货仓管理员，及后竟又当上仓库总管。太平洋战事爆发了，蝗军登陆后，由北而

南长驱直下，直捣腹地。就在英军宣布弃守一开始，市场进入瘫痪状态，商行店铺关闭，而老百姓竞相逃难之际，懂得趁火打劫的人，有的呼朋引类，有的单枪匹马，大干起其胆边生毛的勾当来。那当儿，莫说腰间还挂了串钥匙的，只要稍微霸道一点，拿了把匕首守在出口处，那些胆色不够火候的，都会把驮在背上的东西全部留下。

三年零八个月后，也不过三十一、二岁，这得天独厚的家伙，麻袋袋的香蕉钞票一张不算，手头上居然还有近万块钱‘英国纸’，俨然富翁一名了。于是百多两百元一亩的橡胶园，一口气买了数十亩。稍后，也开始了他的开矿业。在洋人商行里干了吃里扒外这一着便迁居他处，日治时期，辗转转转，最后来到都城外这个百年老镇。而韩战越发使其财富大增，于是成为怡和埠这一带第一个真正的有钱人。

陈万达之所以能蜚声怡和埠及其附近一带，还能不归功于他冯局绅么？想当年，虽然自己莫说被意外甄拔为办事处的后生，甚至连搬运工人这种当苦力的卑职，也因为一身萎黄瘦瘠的肌肤太碍眼而告吹了，倒真又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冷手给拾了个热煎堆。垦殖芭里的活实在不是人干的，为求两餐一宿，他到新会佬开的洗衣铺里当浆熨工人。数个月后，他的运气来了。一个当铺老板前来取寄洗的衣物，无意中发现趁主人家夫妇不在而躲到一隅疾笔修家书的他；之乎者也的，写得尔雅顺畅，于是撬了墙脚，把他给叫到自己铺子里当杂役。从杂役到账房，从账房到撑柜，终于又摇身一变，当了这当铺的半边子。未几，岳父辮子一翘，既无内兄又无内弟的他，就坐正了老板的位子，那前后也不过十二年的工夫，他的家当若是折成米粮，一两年内，也饿不死一班阿兵哥。

只独沽一味做其‘二叔公’，当然没什么苗头。应了建筑业开始勃兴之需，他物色了距离商业及行政中心的首都约十五里，位居南下北上的交通要津的怡和埠，开了间十分具规模的板厂。由于这行业干得正合时宜，光景实在不坏，两头奔忙，真也磨得他有点透不过气。偏偏又坏在当铺的营生不得假手于人，他于是名正言顺讨了个小的，把正室安在当铺里，自己则带同小妾在怡和埠筑巢。短短数年间，他竟也在此捞得风生水起。那当儿，陈万达也还只是货仓总管一名呢。然而，风水轮流转，他的当铺在洋鬼子缴械弃守的头一天便已被人拥抢个空。而板厂生意，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折腾，再加上和平后市景的恹恹不振，他唯有把只剩了个空壳的铺子和数十亩橡胶园，转让给发了难财的陈万达，以擎撑板厂的门面。

韩战爆发了，橡胶锡米的价格空前暴涨，可恨只剩下十来亩老树身的他，只有眼睁睁看着陈万达一大把一大把钞票尽往银行里塞。

紧急法令下，这毗邻老镇怡和埠的怡和新村开辟出来了，怡和埠顿成死角，他把家迁入怡和新村，自己仍旧守着那间板厂。生意一阵子好一阵子坏，阴晴不定，曾经一度大放光芒的生命黯淡下来了，他岂又甘于从此隐姓埋名寂寂无闻？他的高曾祖父，还是个举人呢。生意确已做到半吊子不红不黑，要靠财富重振声威光耀门楣谈何容易呀，而他又哪堪寂寞如斯？他必须混出个什么名堂，才不枉此生啊。国家酝酿独立期间，他当机立断，牵头创立了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自己当起主席来。

参与了政治社会，倒也不是不热衷于从政；只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还有谁比自己本身更清楚自己？只要能不叫人忘记这个世界这个角落里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夫复何求？老祖宗积德

吧，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没有对手敢来挑战的情况下蝉联主席。十二年前，陈万达看中了村背这幅处女地，尽管螃蟹那么多足，也还不是托了他冯局绅的福，通过胡图仁走了后门，方才如愿以偿的。遗憾的是一挖掘便等于坑钞票。见过鬼怕黑，我陈某与这姓胡的，还真是‘八字相冲’，合作不得！笃信风水及术数的这家伙，从此不但再也不往这位显赫的政治人物身上打主意，更且避忌得不得了，双方固然便形同陌路。年年税金他忍痛照缴，只盼有一天能将地段转型作其他用途，却总无法遂愿。如今锡米价格暴涨，他再度进行勘测，竟有新发现。过去，无论开矿伐木，从来都是无往而不利，惟独这回碰上了个‘太岁’，得冲喜了；搬家吧，那地方实在也已太不好住。而当年陈万达他以附近三村六里只此一人的慈善矿家富翁的特殊身份，从已沦为死镇的怡和埠乔迁入怡和村自建的大洋房一事，是不少村人都略有所闻的呢。如此独特讲究的大洋楼，巍然耸立在村口的大路旁，从此，谁不知晓怡和村里住着这么一个声誉赫赫的人物？

当日陈万达找上门来，他固然看到了事情的举足轻重；这简直形同一支突然从天而降的援兵。然而，防人之心不可无，陈万达那方面固然不能掉以轻心，而耕户方面，也一样有些顾忌。但终究还是认定这些惠民鲁夫不难对付，甚至还有着一箭双雕的意愿，不仅希望托了他们的福增添自己的声势，以赢取党员的选票，继续做其主席，更希望藉此来挫压钟承泽那股简直目中无人的锐气，好叫自己置身会所时，不再有浑身上下都不对劲的感觉。

不料和这些混帐东西一接触，却顿时教人大有身陷囹圄的惧怯。给指了这么一条黑路，这秃驴！可事实上又岂能迁怒于人？又岂是自己不察之过？虽说当日陈万达不断以种种理由来怂恿自

己，可并没有强行逼迫，再说还摆明是为济老朋友燃眉之急而献计；‘老伙伴为兄弟造势’，自己却又是再三深思过后，方才作出定夺，又怎能骂人引自己入彀？而这当真是什么阴谋诡计的么？以特惠老朋友为理由，加上数十年的情谊为保证，助他一臂之力稳坐其江山——难道他真的在耍什么盗人耳目的伎俩，他敢？……霏霏烟雾中，冯局绅仿佛看到了下颌与颈脖间几乎没有曲线的陈万达，在晃着一张圆鼓鼓的脸，向他眨着双眼嘲笑。

“哈哈，老冯，这算是你帮我的忙，还是我帮你的忙？哥儿俩不怕说真话，以当前的情势来说，假如由我陈某亲自着人派发通知书，这些家伙接到一纸通令，必然会去找钟承泽，这无疑就等于我直接助了他钟承泽一把。到底我们是几十年老朋友，肥水哪有外流他人田的道理？只要通过你再经巧妙布局安排，我固然做了大好人，而你的好处更不在话下，岂非皆大欢喜？”

……哈哈……冯局绅抬手揉揉眼睛，陈万达抿着白雪雪牙齿恣意纵声大笑的一张嘴巴越张越大，仿佛要噬人。

“这是我的地方，一切税务我可是年年都缴清，他们凭什么不肯罢休？便是一声不响就铲个清光，又奈我何？我的地方嘛！……好，不满意我的补偿么？找那钟承泽来交涉，要闹大笑话哩。就算进一步把他钟承泽的老板抬出来，我也给他好看的。不是吗？这地荒着，年年一切税务可是白缴的。打官司，他们还得赔堂费呐。总之，谁敢盲撞过来谁便自讨没趣。给他们补偿，又限时让他们采收，一切行动只在你那场选举过后，你到底还犹疑什么？拒绝补偿硬拗着要闹？其实就怕他们不闹，不是？越闹对你越有利；我加额赔偿呀，我甚至可以考虑答应让他们继续呆下去，反正部分地段已开采过——只要他们缠的人是你。我们是共担挑的，情同手足，就目前的情况，不该替你造造势么？老朋

友本固枝荣永远常青，陈某也好叨叨光。”

老朋友？老朋友一双波谲云诡变化多端的眼睛，他冯燕山当日可曾忽略？

“是老朋友，几十年了，真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老陈，我倒要提醒你，你实在该舍我而取钟承泽。你一向对政治动向漠不关心，自从钟承泽混了过来我这儿之后，只要有什么特别是他亮相的场合，你也来凑热闹了。”

“不错，老冯你倒窍灵。你知道，我是矿家，是商人，是不折不扣在搞生意的。虽然已打算退休，我的儿女们却还不算真正上轨道。想法子扩展事业增长财富，不但仍然是我的兴趣，更是我的工作，可惜钟承泽太年轻了，居然因为我和你是伙友而拒人千里。这么眼浅的人，除了出卖自己的人格，还能干什么大事？我是看死他的。我这个人为人处事绝对有原则，哪怕仅仅那么一次，便足以叫我心死。假如他胆敢来为难，到时候莫说补偿，便是让那些家伙呆下去，一切归功于你老冯，也在所不惜。”

“这算是报复吧，我这也还真托了这小子的福哩。”

“笑话！合则来，不合则去，犯得着我动肝火？老冯，我说你是看歪我了。你如今是略处劣势，我这个朋友能隔岸观火么？适巧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岂能白白错过？当然，除此，我是爱莫能助。”

“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这福气实在是三生修得。遗憾我能报答你的机会恐怕也不多。”

“什么话！你老冯还当我兄弟不？想当初我们哥儿俩是怎样互相挨靠着捱过来的？你我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计较过？总而言之，我们是拜把兄弟，当初假如没有碰上对方，今天恐怕是糊不上墙的烂泥巴。真的，老冯，我们都老了，却依旧挨靠在一

起，时间便是最好的见证啊。”

兄弟？当年自己濒临破产，他陈万达手里拿着现金，以救星的态度，把价格压得低过市二、三成，要了他的橡胶园及当铺，简直是半卖半送，他一直恼恨到今天。后来说是无条件从自己数百里外的树桐芭运来了近百顿树桐，锯成板料卖了钱才算帐，却今天一罗里明天一罗里，把上好的全载走，只剩下劣等的，几乎都是些板头板尾。时间到底能证明什么？混帐东西！冯局绅将几乎炙到唇皮的烟屁股往地上一甩，仿佛连陈万达的一张脸也一拼甩去，他提起一脚，狠狠踩了下去，又踹又踏。



阿成把噩讯带来后，一连四、五天，哪怕一大早阳光有多亮丽，那凌晨半夜倾盆而下的阵雨，仍有后续；一到晌午，便一定再洒它一场，轰轰然雷霆万钧之势，也真不知冲掉多少凝聚枝头的血汗结晶。人欺天不欺，可天祂真的不欺人？当缔造绿色山河的劳动人们把已殒落的绿的精华踏在脚板下，就仿佛践踏着自己的希望，直感到心肝什么地方给剜去了一块，灼痛难当。弓身拾起被风雨打落的纸袋，看见躺在泥巴上面犹油亮亮闪着绿色辉光的五棱果实，一双长年累月不停操作的壮实手臂，好端端竟也抖动起来。

雨后老天并不放晴，苍悒灰蒙的天空，沉沉压着雾漫漫的山峦，说是大公无私的太阳，就是不肯露脸。看样子，另一场暴风雨又在酝酿中了。树丛间，弓背弯腰的人们，心里莫不嘀咕，时而仰起脸，窥望头顶上那像一片片散砌在树梢上古旧灰黝的瓦片似的天空。

聪嫂的老么小嫻嫻，正屈着腿儿收拾地面上潮湿的纸袋。

除了妈妈亲口的承诺，前阵子也听了二哥添义说得杨桃成熟卖钱后，那蜡笔颜料、羽球拍、花裙子和《儿童乐园》什么的，妈妈一定给买的这些话，她便时而俟候大哥哥添仁下午给妈妈送番薯汤疗饥的时候，悄悄尾随。然后上上下下缠在妈妈脚后

跟，又是递纸袋，又时装模作样猛力推拉分脚梯什么的，瞎搞它一个下午。虽是双胞胎，却异卵受精，样貌个性与小姐姐大有别。瘦小娇憨，小姐仰着脸蛋给妈妈递上纸袋时又认真又讨好的模样儿，好不惹人疼惜。妈妈这时候，娇溺爱怜的目光，总是禁不住，在忙碌中，一瞥一瞥往她那儿扫掠。

可是，这几天妈妈不但对她爱理不理，那柔柔的眸光，也不往她小小的脸蛋上兜溜，甚至还凶巴巴骂了她哩。

“你看你看，下雨啦！死丫头，昨天便叫你不要来，偏不听。淋坏了，可没钱给你看医生！”妈妈她瞪着圆滚滚的眼睛，还歪起一边嘴角，模样儿真骇人。妈妈，疼惜她的妈妈，喜欢用手指梳理她头上稀稀短发渣的妈妈，竟也骂了她；不但骂，还凶得紧哩……娴娴好伤心。可是，被妈妈边骂边拖着手儿往斜坡那儿急急奔去，惊惶中仰头朝妈妈偷窥，额角却不偏不倚正好盛接了从妈妈眼窝里坠落下来的暖暖泪滴。妈妈她真的很伤心吧，要不怎么掉眼泪了呢？当十多二十人挤在板寮里避雨的时候，娴娴也不敢挨坐在妈妈身边，只管缩着鼻子紧偎住大哥哥添仁，借藉他的体温抵御微寒的山风。

妈妈的眼泪，金澄澄的杨桃，粗粗的蜡笔，美丽的花裙子，还有羽毛球拍，还有《儿童乐园》……小娴娴小小的脑袋瓜，都叫这些东西给塞满了。她感到身子沉甸甸，那小小的腿儿，小小的手儿，便也渐次停歇下来，蹲在那儿愣住不动了。

阴沉沉的杨桃园里，尽管处在一声鸦噪也会引起一团骚动的备战状态中，可王二那双大板脚踏在泥泞地上发出吱吱吱吱的声音，却也没有惊动聪嫂和小娴娴这对彼此相隔不远的母女。

“娴娴。”邻居大叔王二见小姐独自一个人像颗种在地上的石头，动也不动，轻轻叫了她一声。

没有回应。弯下身子仔细瞧瞧这张五官玲珑的小脸，入定老僧般的虚无神情，竟然出现在一个几岁的娃娃脸上，真也教这个粗鲁村夫一阵心绞。

“娴娴……”把身子蹲下，王二又轻唤了声。

小女孩愣了愣，涣散的目光凝聚了起来，待得看清楚身边是隔壁家疼惜自己的王二伯伯，当即便扁嘴，眼圈儿也红了。

“娴娴怎么一个人傻傻蹲在这儿？妈妈呢？”

“二伯伯……”被提了妈妈，小娴娴好不委曲，小鼻子小嘴巴翕动起来，“妈妈骂我，还哭……”

“你乖乖，妈妈心烦哪——哦，妈妈呢？”王二抚摸着小娴娴的脑袋瓜，欲叹无声。

“在那——”抬手欲指示方向，小娴娴那细袅袅的手臂和水灵灵的小眼睛，同时触到了背后刚歇脚的聪嫂。

小娴娴料不到妈妈就在自己背后，又羞怯又惊惶，垂下头抱紧了一双膝盖。

一副童养媳似的可怜模样儿，还有那委曲的怨诉；一颗心是痛楚难当，惟见王二一脸异样的神情，聪嫂也顾不得多瞄那最会讨自己欢心的小东西一眼，便急急问王二：

“二叔找我？”

“是呵聪嫂，冯燕山大驾光临了哩。”

不是说约好了明天到会所里听候消息的？怎么竟纡尊降贵亲身涉足这片莽莽林野？神经敏锐的聪嫂心房一缩，冥冥中似乎感到了这是事态的坏征兆，一时只能眼光光瞠住王二。

“你到外头齐集去。我这边通知阿根和五婶。”再也无暇顾及聪嫂的反应，王二说着，迳直迈开脚步离去。

天边微微滚动起一串闷闷的雷声，似乎向人暗示暴风雨马上

就要来一番恣肆的洗劫。暴风雨也许真的就要来了，它将蹂躏紧结枝头的希望花果，它将吹熄心头由滴滴血汗燃烧起来的希望火炬……仰望头顶上绿叶丛中一个个不停眨动的灰蒙蒙天眼，脑海里晃闪着令人肝肠碎裂的幻景，聪嫂牵着小女儿寸移着沉沉的步履。

什么咬紧牙关挑起生活重担，什么对无情现实顽抗，人说她头脑长智慧了，两三年的时间，脱胎换骨了。日未出摸黑而作，日落尚未息，灯下炊煮，缝补破烂，齿缝里嚙口粮，端督儿女晓以大义，睦邻洽友，凡事推己及人，人人都说不幸的遭遇改造了她，使她变成了一个勇敢伟大的母亲。啊她竟然还是个勇敢伟大的母亲呢。丈夫去世以前，勇敢伟大这类字眼，她只偶尔从戏院的银幕上听得。丈夫死了，这些使用粗糙语言的人，居然在她面前频频说着银幕上的对白，真也教只上过两夜学的她浑身不自在。而她赢得如此这般的赞誉，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一种代价？勇敢？伟大？她宁可是一条寄生的藤萝，只要丈夫是一棵活得健壮的树；她咬着牙根吞着死血这样死捱活抵，便是给她整个世界，她也还是不愿意啊……

聪嫂昏昏噩噩走着，仿佛掉入了迷魂阵，只感到自己永远都闯不出这个厄困苦难的圈圈。这就是命吗？家贫弟妹众多，作为长女而必须帮助母亲亲担家，以迟婚闺女二十四岁的老大年纪，经由邻居的撮合，嫁了个自小被收养长大的孤儿。出嫁那天，那套打照相馆租来的白色通花婚纱，被几个尚小的弟妹拉扯得污渍斑斑。这是个好大姐呀，而这个好大姐就要住到别人家里成为别人家里的人，那些在她手下三餐被喂食、已长大成人的，固然舍不得；几个还小的，见了那由三、四辆白牌车组成的迎亲花车队开到家门，一个个都扯住满脸泪痕的新娘不肯放手。四五个团员

的西乐队，围坐在茶点招待桌旁，一曲又一曲的吹奏着流行歌，而做妈妈的，更是大小声吟唱似的恸哭。为数七、八个送嫁的邻家闺女，以及邻近过来看新娘的妇女小孩，个个都被引出了眼泪来。

典型的乡村贫家，食指繁多，童年只是一片无知的空白。少女时代，没有绮丽的幻梦。适龄择人而嫁，另组家庭，没有苛求，没有奢望。养耳育女，日子粗茶淡饭，只待儿女快高长大，而后终老。偏偏命运不济，连平淡的日子也不得好过。二十四岁嫁人，三十八岁便死了丈夫：没有手艺，从此却得挑起家担子，深夜入静时，她总有弹不完的泪。原本是泥水匠的丈夫，一双孪生女出世后，由于家庭开销日增，经由友人介绍，到矿场里当日薪多出二、三块钱的管班副手。当上了矿工第二年，不过以一份普普通通工资养家，他居然拿出了五千块钱，买下怡和村南缘非法木屋区的一间小小的锌板屋，从此脱离了一家数口挤缩在一间三伙人家共用一个灶，那种赁住房子不堪言说的苦境。十九岁那年年头殁养了养父，端午节养母又病逝，孑然一身的他卖了房子将养母安葬好，从此一个人四围浪荡。工作七、八年，蓄了老婆本，房东见他老实沉作，便给他介绍了人人赞好的待嫁女儿。姻缘前生注定的吧，彼此都合眼缘，一撮即合。从此小两口迁回他长大的怡和村，生活过得融洽淡静。孩子一个跟着一个来，他不吸烟了，连咖啡乌也不喝了，每期把打算买千字票万字票的钱，都悉数投入焊接死盖口的‘美禄’罐里。当了矿工，更是加班又顶替。孩子一天天长大，销费一天天增加；为了他们能过得好一点，为了他们的将来，他连续加班，不断顶替。他掉入猪嘴湖，大概还真是因为睡眼朦胧的吧。

他去了，留下大小五口，几乎是家徒四壁。记者先生来了，

看见如此光景，建议遗孀遗孤登报求援。抱住孩子们哭作一团，她竟也坚决回拒，谓宁可饿死。在邻里乡亲的怜惜和激励下，她俨然一副天生硬骨头的模样儿，昂然站了起来。丈夫头七一过，没几天便操起胶刀，跟着忙到连替亡魂哭七也无暇。丈夫死得那么惨，作为寡妻的她，据说可以藉一七一哭灵来减轻枉死新鬼在地狱被熬炼的痛苦。新寡孀妇，早上起床后，打散了头发，捧盆洗脸水到灵前，上了香，便直呼丈夫名字号啕大哭起来。越是哭得响亮，越能减轻死者的痛苦，也越能表现作妻子的本分。然而天未放亮，便得出门；下午大伙儿一起辟拓芭地，摸黑回到家里，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其实对邻居乡亲们真不知有多少感激：一切安排得那么紧凑，她又怎不了解他们的心意？要是暂且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说是休憩疗伤，她怕不早就崩溃了。假如人死后真的是在一个能看见活人，而活人却看不见他的世界里活动的话，他当不会埋怨自己未尽人妻之责不给他哭足七个七的寡情薄义。不是吗？娘家弟妹也不过捱一份粗活，邻里乡亲过的也是望天打卦的日子，她能不速速收拾心情，好好站起来的么？最初几个月里，不管吃粥吃饭，她竟也一一婉拒了有心人物质上金钱的支援呢，而孩子们始终没有真正饿过肚子。

她是咬盐渍姜大的，也许真的很顽强，而事实上她岂又能不退强呢？她不要活，孩子们却是无辜的。换作许多人，恐怕早已堕落沉沦，人人都这么说。她确然是腰挺背直站了起来，而扶持她的，少不得那一把来自众人的力量。人人都热切的对她寄予殷望，她就是不能倒。今天，她的努力却遭到了否定，纵使再顽强的吧，她也无法把自己武装……

“……妈妈……”这时候被妈妈倏地牵扯住举步不得，小嫋嫋抬起头仰望戛然止步的妈妈，轻轻甩摇那小掌心和妈妈冰冷的

掌缘贴得紧切的小手，怯怯喊了声。

聪嫂根本听不见女儿的叫唤。一脚甫踏出林园，像瞥着了群舞着的螭魅魍魉，她只管迷糊糊盯死废塘边那个正在挥动双手和老祥伯说着话的冯局绅。这个额角棱突颧高颊扁，此刻在她眼里真有如掘坟作工的家伙，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消息？情绪低落得连蠢移寸步也乏力，尽楞在那儿一动不动，连夜梦魇里自己被掏人心肝挖人肺腑的恶魔追击倒毙在泥泞洼地上的种种死相，又历历出现眼前。

唏唏嘘嗦的脚步声和着混杂的人声由远而近，小小的骚动终于把聪嫂从噩梦中唤醒。抬眼张望，只见十多二十人，都先后朝长满布袋莲的废塘那边走去，她便也悄悄尾随。

阴悒的山头，雨云压顶。绕立在冯局绅身边，人们又忧疑又灼辣的眼光，无不在他那张威仪十足的脸上闪悠。

“都到齐了吗？”冷然迎了箭雨般投射过来的眼光，冯局绅把双手互抱在胸腹间，抬颌昂立，神气沛然。

“都齐了。”老马祥和王二朝人群环视了一周，同声共气。

“好。好。”慎重点着头，冯局绅放眼于一片在山风中腾腾翻滚的绿浪，铿铿锵锵拉开嗓门，“诸位，今天来到这里亲眼看见你们劳动的成果，实在感动！几百棵杨桃，瓜豆薯菜触目皆是，还有什么比种地更务实的事？有鉴于此，陈万达的断决回拒，我无论如何将殚余力，为你们和他周旋到底！”

陈万达的断决回拒！全神贯注的众人把话听到耳里，恰似一记闷夏暴雷遽然的轰劈，简直震碎了他们的心。尽管谁也不以为事情能那么轻易便如愿顺利获得解决，一旦坏消息来了，没有不惊惶万状张开嘴巴，一个个互瞪着眼睛——什么个老朋友，屁！——良久，当中才有人拼出这么一声：

“回——拒——？”

是冯局绅眼里的尅星孙才。

老局绅此刻蹙了眉头凝盯住和自己面对面站着的汉子，一脸患难与共的悲悯神色。

“是的，孙兄。他说现在你们耕种的范围，虽然不再重新开采，却需要动用到它来囤沟尾沙。他说这里是这块矿地唯一被挖掘过而几乎完全无料的地方，继续开采的话，唯一能用以囤沟尾的，就是这个地点。所以，他说绝对不能给予通融，除非他不打算重新在这里再下一回赌注。”

既出乎意料，又不出所料！

在面面相觑的众人失望无助的眼光默默投视下，和冯局绅几乎并肩站在一起的老马祥，垂着头一声不吭保持缄默。他想起了冒着腾腾蒸气的油锅煮开水；他眼前闪耀着碎裂的镜片在阳光下炫目的飞采；他听见陈万达的谑笑，还有聪嫂捂住嘴巴的呜咽和王二嫂的怨怼：他看见了玉娉姐妹的滂沱泪雨……

消息一经宣布，冯局绅希望看到的，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人们闹哄哄把他当作活神仙来歪缠的情景。出乎意料的沉寂，使他冷了半截。极力保持处变不惊的一份稳重，他以试探的口吻，向老马祥喊了一声：

“马兄……”

依然没有反应。

一切希望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再加以众人唯他马首是瞻的老马祥伯此刻令人心绞的动静，始终牵着小女儿的聪嫂，再也无法抑压心中的悲愤。狠狠甩开女儿的小手，一个顿足，嘶喊起来：

“还我血汗！还我血汗！否则休想动我一瓜一果！”

还我血汗！还我血汗！否则休想动我一瓜一果！聪嫂这一声

啼血哀号，像一排前掀后涌的滔滔巨浪，猛烈冲击着每个人的心。含着多少怨恨悲痛，它袅袅的余音，在低洼的盆地里激荡回旋。

妇人无疑是向自己吼喝，心里虽感窘迫，倒又是个借题发挥的机会，有备而来的老局绅，随即逮住时机，煞有介事附和：

“对。对。如果事情再也没有商量余地，要求赔偿是唯一折衷的办法。不过，大家暂时也无需把事情估计得太坏。这只是初步接触，我会尽我所能，无论如何一定让你们保有这片园地。万一事不得已，我会请求胡图仁部长插手调解。所以嘛，你们尽管放心。我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向陈万达施压，逼他放弃这段地另找囤沟尾沙的地方。如果他坚持不肯就范，到时候我会禀示胡部长，由他出面调理。”

乘势侃侃阐明了自己的方针，冯局绅终于亮出了他手上的皇牌。

这胡部长也的确非同凡响。听得冯局绅准备拉他助阵，一时之间，绝大多数耕户脸上表情都起了显著变化。可不是？听说这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的确和神明差不了多少，甚至有时候比神明还要灵验；而且目前他官拜堂堂的内阁部长，有鉴于此，事情也许还真有一线希望的吧。暗暗忖量，众人便也稍稍缓和了对冯局绅露骨的敌意及对峙态度。

这江湖中人自然也窥透了场面气氛的转变，遽尔之间，便又松弛了脸上的肌肉，颇有得意之色笑了笑，说：

“这下子大家可以放心啦！总之，老调重弹，只要大家不受第三者挑拨离间，不三心两意，那胜利一定属于你们。马兄、孙兄，你们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难得冯先生肯这样鼎力帮忙，我们三生有幸。说到意见，

想来再也没有比冯先生的更周详了。最好的办法，冯先生都已在把握中，一切就照办把。”深深沉缅在悲凉感怀及切齿愤恨里的老马祥，终于也抬了头，见孙才王二等人都不作声，便这样回了话。

“很好。我明天再去找陈万达。你们后天下午三点钟直接上我家来——”尚未尽言，一连串隆隆雷声由远而近紧迫了过来。老主席赶紧仰头察视，继而望向累累叠叠乌云正在翻滚的天边，一脸惋然，“恐怕又要下大雨了。这种天气，对你们实在太坏。现在既然大家都清楚了我的计策，应该没问题啦，我看我就先走一步。”

“是，一场风雨看样子避不了，冯先生请便吧，免得被雨打着。”老马祥朝对方抬正双眼，翕动着两片干瘪的嘴唇。

骨铮铮的话好刺人，冯局绅恨在心里，却紧密包装自己，不露一丝破绽，“说什么也还只是第一回接触。各位尽管把心放宽，机会总是有的。我这就走了，后天舍下再见吧。”自忖已把话交待清楚，便也从容大度转过身子，朝斜坡施施然走去。

目送这堪称老当益壮的垂垂老者爬上微陡的山坡，直到其身影在视线上消失，及至一阵轻微的汽车引擎开动声绝响而去后，众人方才回转头，漫无目的的视线交错于眼前所及的物像之间。婀娜款摆形姿曼妙的杨桃树，他们看不见。风驰电掣逐奔着的鬼色雨云，他们看不见。而映现于鼻尖一张张神色怅惘的脸庞，他们之间谁也看不见。他们的视线，穿透过眼前一切的障碍物，直射到前方远不可及的尽头；而尽头之处，是一片水杳杳雾漫漫烟波颤漾的空白……

这一片空白，老马祥放眼兜溜。一生当中，曾经多少次走入这种无际无涯的空白里，在他已经是一种熟悉的经验。在空白

里，他看不见触不着任何东西，也找不到自己：他总是不允自己在那儿多停留片刻；他掉转头回到现实里，终于又发现了自己，每一次每一次，不允自己迷失。呆立着瞪了死人般空洞的双眼，每个人也正如自己一样，并没有因为冯局绅扬言谒请部长大人协助而稍稍宽怀。大家听罢其决策作出的反应，只不过像沉舟的人在骇浪惊涛中突然抓到了块朽木，那种喜悦，仅仅稍纵即逝，任谁也不会企望缠抱住这么一块朽木，便能安全飘流到岸边。垂首默默，但老马胸膛里那颗心依然是炽热的。它奔着跳着，触碰着身边众人那一颗颗为了生活而正在暗泣着的，他的眼睛变得温柔又忧伤。

烈日下风雨中劳动的硕果成果，是许多代以前便开始酝酿的梦想，如今在这即将兑现的时刻，又一场人为的浩劫在眼前舞动着干戈，企图将之涂炭。他已经七十在望了，这应该是一生中最后的一场战斗；他要是就此倒下去，这一生当真彻底失败了。而眼下这群人岂又是轻易便让无妄之灾给侵毁的弱者？他们身体里流着憨拙劳动者既坚既韧的原生精神。没有谁比他们更接近土地。土地，这哺育他们的母亲，他们的脉搏和她相系相通，不能分开，而谁也无法将他们分开。土地是那么原始。他们的想望是那么原始。他们的内在，他们的作为，都是原创力十足的浑浑土气。而原始又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啊？既不炫亦无华的在潜蛰中默默滔滚，待得时机成熟，就是那山吧海吧，那铜墙铁壁吧，也阻挡不了它向前冲……邪不胜正，而人定胜天，看来也还真的是吧。瞧，雨也大有下不成的样子呢，他还等什么来着？凝思中的老人，抬头望了数眼，左右张展开两手，母鸡赶小鸡似的，向前轻挥，说道：

“乘雨未来，赶紧把工夫做好吧。”

说完，迳自绕过废塘，向林子走去。

沉默得令人深感意外，看去似是贯注了全神在研审冯局绅的肚里文章，以致眼光几乎在对方脸上烙出印痕的孙才，跟着也尾随而去。像被判了极刑就待处决，嗣后拼了命违抗的聪嫂，望着老马祥及孙才的背影，开始感到眼眶内的风波在慢慢鼓动，便也垂下头强行镇压，以免波及众人，随即拖起小女儿的小手，启步离去。众人见状，便也各自默默散去。



黄昏，夜之将至，看暮霭渐拢中倦鸟滑跨巍峨落日的纷纷归栖，悠游自在中翩翩展翅的娴雅美姿，那么轻巧，便点出大自然安恬闲逸又淳实的意态，更倍添了诡异多变的夕照余晖疑幻疑真的玄秘幽奇。静静的，温柔的，清灵的夕空，怡和淳朴的大地，展现了怎样的一副人间美景，便是个呆子，也要赞叹上一声的吧。长美味的果子，长饱肚子的粮，天地从来便美好如父母。无限的施与，不间断的付出，这简陋的锌板屋里，几个黄口小儿秉承天地的育化，让一个只能模糊意识到只要本着良知老实做人，便能茶甜饭香活在天地恩泽中自觉呆子一个的人，此刻躲在一隅，淌着又心酸又幸福的泪，默默凑上一角，演绎着屋里屋外互相交辉的美的缔造，美的衍续。

“姐，还有多少天便开学？”

是小娴娴粘粘的，却失去了棉花糖那种纯然甜味的稚嫩童音。异卵双胞胎，先后只差了十五分钟来到人间，做姐姐的不但个性强韧独立，便连体格也长得健壮；小鸟依人般的妹妹，总是爱傍着她，又是撒娇又是耍赖。小妹妹用手肘撞撞身边拿了哥哥们的笔墨，正作状伏案学人吊着手腕写大楷的姐姐清清，圆圆的脑袋瓜偏着，一双眼睛滴溜滴溜，认真的直往小姐姐脸上转悠。

不其然被妹妹撞了撞按在簿面上的左手，姐姐清清落笔的地方糊涂了，不禁登时生了气。鼓着腮帮子，她翻了白眼嚷将起来。

“你看。你看。你——！讨——厌——！不知道啦。”

“嚷嚷什么？说过做功课不好讲话，都忘啦。”

那是隔了道板墙在厨房里煮浆糊的添仁，听见房里清清的嘟嚷，老气横秋训斥着。

嫋嫋听见大哥哥添仁那严峻的语气，便缩了缩细瘦的肩儿皱起眼睛鼻子，向姐姐轻落似的吐了吐舌头，噘起嘴唇离座，走到背靠床缘，舒适坐在矮板凳上入神读着打学校借回来的故事书的二哥添义那儿，把嘴儿凑到他耳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哥，我的填色簿还有三页没上好，可是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都没有了，那……那还有多久便开学呀？到时候妈妈给买吗？……哥，功课做不完，老师说要罚的……”

开学便升上五年级的添义，近来也懂事多了。见妹妹怯怯诉怨，再想起几天来妈妈和哥哥两人沉威的脸容，不禁放下手上的本子，兜抓了妹妹双手，眨着干涩涩的眼睛，又是慰安又是告诫。

“你别担心，哥哥过一两天，一定能替你向同学借回来，可你不许向妈妈吵着要哦！”

毕竟还只是个毛毛娃儿，听得哥哥说不准向妈妈索讨那梦里也叫人心跳的东西，原本便顶顶乖巧的嫋嫋，也忍不住扭动身子闹了起来。

“不是说过给买的么？都这么久了，还不许问！”

“说不许便不许啦！你听着，妈妈没钱怎么买？你要再撒

赖，我就——”见妹妹这么冥顽的闹将起来，性子急躁的添义，这下子虎了脸孔生起气来。

“我……我早知道啦，大人就爱骗人！上回说给我买个新书包，哪有呀？害我天天被同学说像乞丐，背着穿洞洞的书包上学校。这回……这回又说……呜……”

见哥哥一点也不谅解自己，可怜的嫋嫋满心不甘，说到伤心处，便也逞了作为么儿惯有的娇肆，扁起嘴呜呜咽咽哭出声来。

“……嫋嫋……”

瞧妹妹因为不敢纵声尽情恸哭，一声起二声止，只不断噎住闷气锁着牙关哀切抽噎，致使小小的肩膀一下一下不住抽抖，添义心底里原本无以排遣的悲愁，更是添了十二分。抚拍着妹妹瘦嶙嶙的项背，添义只感到嘴里那根舌头又大又笨。

“……妈妈不是不给买，也没有讲骗话哄人。妈妈只是没有钱……”

“是讲骗话哄人呐！”

“嫋嫋……你知道吗？我们很穷，妈妈一个人从早到晚做工养活我们，妈妈多辛苦啊……我们不能教妈妈再伤心难过，你懂吗？”

哥哥的话，小嫋嫋她可不尽懂啊。抬起被泪涕搞得糊邋邋的小脸蛋，她狐惑的小眼睛仰望哥哥那已蓄饱泪水的双眼，牵动下唇印上深深齿痕的嘴儿，依然抽抽噎噎。

“……那……哥，为什么我们这么穷……？”

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穷？小嫋嫋这一句恐怕连大人们一时也答不来的话，终于催下了添义眼眶里的两泡泪。他想起了爸爸！爸爸……爸爸他不在了呀，妈妈一把手赚钱来养家……

“哥……”

小嫋嫋看见怔怔望着自己的哥哥脸颊上溜滚着一颗又一颗泪珠，很是慌急的甩摇被他兜合在掌心的双手。这么一甩一摇，把添义缅怀过去的思路给截了。他抽动了一下被泪滴濡沾得发痒的脸颊，摇了摇头。

“那……那哥哥也不懂的么？妈妈天天都做工呀，不就有钱了吗？哥，我说大人就爱骗人，不是吗？老师说蜜蜂天天勤做工，便有很多蜜糖吃；妈妈天天也都勤做工，为什么还是没有钱？那大人不就是爱骗人……”

说到这儿，小嫋嫋觉得自己实在是受了大人的屈气，真有点恼不过，便也拉开嗓门理直气壮哭了起来。

“……老师……老师教我们不要讲骗话，老师自己又骗人！不是吗？……他说勤力做工的人就有汽车坐，有美美的大房子住。妈妈这么勤力，为什么又没有？老师又教我们要用功读书，说有了学问，长大后不必做苦工便会有很多钱。可是……可是王德明的作业簿被弟弟撕破了，没钱再买，又没有剪刀和浆糊，老师又生气的老扯人家耳朵，还叫人家没钱就不要来读书。我……我真的好恼他呀……一下子说穷人家孩子要用功读书，才会有钱；一下子又骂人家没钱就回家睡觉去，……我真的好恼他呀！我……我也恼妈妈……她……她已经不喜欢我了……”

穷人家的孩子可特别要用功？没错呀，老师也曾经对自己班上的穷孩子说过无数遍。他们说唯有这样，穷人才能够扬眉吐气，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才会有好日子过。可是，也有个老师说，读书是一回事，出头是一回事，读书跟出头不能混在一起说。他说，读书是学知识长志气，将来好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听了妹妹的怨怼，添义也记起了自己老师说过的话。

对于用功读书，将来便能赚大钱出人头地这种说法老是搞不

懂的他，如今对着这几乎就要哭倒在自己怀里的可怜妹妹，又还能说些什么呢？而这个妈妈最牵肠挂肚的小可爱，居然说出了‘恼恨妈妈’这样的话，只比妹妹长了三岁顽握小蛮牛似的他，所能触到的，恐怕就只是全世界所有妹妹当中最最可怜的，要数自己这个妹妹了。他的心好疼好疼。

“炯炯……”添义爱怜地兜托住妹妹那张哀凄的小脸蛋，轻轻摇了数下，“你听哥哥说哦，妈妈是最疼你……最疼你的呀！现在你千万别教妈妈生气，妈妈……妈妈常常偷偷流眼泪的哩。炯炯，我是哥哥，你听我的，好么？等杨桃长大卖了钱，我说妈妈是连天上的月亮都会买下来给你。你就乖乖，不要吵妈妈……呃？”

啊，连天上的月亮都会买下来给自己？小炯炯想到鞋带断了，告诉妈妈，妈妈把拉菲绳撕得细条条编成小绳辫给穿上；还有铅笔用到短得抓不住，妈妈往什么地方找来了个原子笔套筒给套上，端促自己继续用下去，她肯定连这个下雨时把上衣脱下来给她这个妹妹裹书包的哥哥，也在骗人，更是哭得居然跺起脚来。

“骗人！你骗人！你们都是讨厌鬼，我……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们了！”

添义见妹妹闭起泪滴瀑溅的眼睛，跺顿着双脚，喊出这么一句尖锐得直刺人耳膜的哭叫，一颗被惶惑悲戚重重围困的稚嫩的心，直撞得教人受不了。

厨房里的大哥哥添仁，听见小妹妹的哭声由呜咽而啼泣而悲啸，心里头又岂止烦乱而已。一待煮好浆糊，他便三步拼着两的急急朝房间里走去。

房里头，大妹妹清清停了笔，一手支颐低俯着头垂下红红的眼皮。而弟弟则握着小妹妹的手儿两相对泣。

在厨房里已隐约听得了几成。自己在弟妹这般年纪里，爸爸还在，不致于面对弟妹们今天的困扰。血脉相连心灵相系，弟妹们今天到底有多可怜呀……触目心酸，添仁再也吐不出半句话来。

绕过呆坐着的清清身边，添仁走到互执手儿凄然对泣的弟妹跟前，双手分别搭在两人肩上轻拍起来。满怀委屈犹未尽诉，原本便很娇嗔的嫋嫋，经大哥哥在肩上抚拍着表示慰安，登时被解放了似的，更是哗啦啦纵声恸哭起来。

“哥，颜色笔已短得抓不住，几种颜色也没有了，小妹功课没做完……哥，那些坏蛋真要把杨桃园给铲掉的吗？那妈妈怎么办？哥——”添义一手挥扫着泪珠滚滚而下的腮颊，朝哥哥抬正了忧伤的眼睛。

弟妹们灿闪的泪光，每一道都炙着添仁的眼，而涔涔的泪滴，每一点都冰冻着添仁的心，又教他如何回答弟弟的疑问？更何况他根本便没有答案。添仁唯有咬紧下唇抵御心胸被弟妹的泪涕染蚀的痛楚，垂首俯望着自己的脚尖，无可奈何摇摇头。而蓄在眼眶里那两泓激荡了多时的热泪，经这么一甩，便也簌簌往下滴。

“哥——”见哥哥默默凄然泪下，添义探手攀搭住哥哥肩膀，好不哀恻呢喊了一声。

被这个平日不太听话的弟弟那双情深意切的泪眼直抚视到心底，添仁突然间感到有点愧对这个弟弟。“生番薯，没死用，要你来打靶子呀？”弟弟的功课退步了，下雨忘记收衣服了，喂鸡鸭却翻倒食料槽了，妈妈恼了狠骂，一旁的自己还帮腔呢。啊，

可怜的弟弟！添仁的心好酸楚好胀痛，恨不得和弟弟揽颈抱头哭个痛快。

然而，一想到在睡梦中也凄泪盈睫的妈妈实在已经够苦了，便也觉得作为老大的自己，这个时候万万不能乱了方寸，否则姐妹们更会慌得像走失了母亲，而头顶上又盘旋着老鹰的雏鸡，更要叫妈妈苦烦。添仁于是赶快用袖管揩干脸上的泪，又拉起衣角在弟弟脸上拭沾，说：

“妈妈工作一整天，全都为我们，回来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会很伤心的。弟弟不必担心，哥哥会想办法——”

“哥哥怎样想办法？妈妈又没钱……”打那拗着要妈妈找来一块当日裁剪时剩下的碎布，给穿在身上这件旧花裙缝上的口袋里，清清抽出了她心爱的，也是唯一的一条洗得抽纱走线的花手帕，轻轻替哭得透不过气来的妹妹拭揩泪涕。

对添仁来说，妹妹清清的话，正好反映了此刻自己的心态。可是身为大哥哥，问题总得由自己来应付；有没有办法，是碰破头皮撞扁鼻子也必须去尝试的。

拉妹妹们回到桌旁安顿好后，添仁于是对比炯炯只大上一刻钟，但此刻看来却一脸小老太婆刁钻神情的清清切切安抚：

“我们有妈妈，有祥伯公，有才伯伯二伯伯，有根叔，有五婶奶奶和二娘，还有老师，还有同学；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

哥哥他还会有什么办法？像清清一样，添义对哥哥这句被一再煞有介事地强调的话，只感到虚惘又无奈。哥哥昨天晚上还不是为自己升学的问题苦恼得整夜睡不着觉的么？上衣还可以照穿，可裤子颜色不同，一定得缝一两条。课本是可以借读，部册杂费却也得花好些钱……弟弟，我想跟妈妈说不再读了。昨夜确曾

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的哥哥，哪还能想什么办法呀！望着哥哥背影，添义想到这个下雨时打着伞到学校里接自己回家的哥哥，也许就要没得上学，胸口顿然像压了块石头，难受得紧。啊这个一直对自己和和气气，并且处处让自己三分的哥哥！添义心里头这样念叨着，一双眼睛突然泛了异样的光采。他悄悄走到哥哥身边，搭着哥哥按在清清肩上的手，神情好不热切。

“哥，前天阿强问我要不要去做香，说是一天块八钱，下午还有喝茶。我是很想去哪。可是……可是我去了妹妹怎么办？哥，让他们跟你上杨桃园去，我便可以和阿强一起去香厂了。”

添义说着，顿了顿，很有些儿犹豫有些儿惧怯，勾瞥了哥哥一眼。见哥哥的表情也无甚变化，胆子便也壮了气来。

“哥，阿强出了半个月粮有二十多块。如果我现在去做到开学，也还不止有这么多钱，那你就有裤子开学，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颜色笔啦。”

大了两岁的添仁，听见这个有时候也爱惹人生气的弟弟居然像个大人似的说了这番话，原已渐趋平伏的心绪，又告昂涨起来。望着弟弟，啊那一脸热切的盼待，感动得几乎又要掉眼泪的添仁，想起了上个学期弟弟和同学打架后，学生家长闹到学校去的那回事。当着老师和自己面前，那手挥足顿怒气腾腾的女人这样刻毒的蔑骂：“短命种，你真是有娘生没爹教，活该呀，小小年纪便坏成这样子，天有眼呗！且看你能逞凶多久。我现在老实告诉你，假如你再敢碰我儿子一根毫毛，我就让你瘸着腿儿歪着脖子回去见你老娘！”含着垢辱被欺凌的弟弟那股勇不可挡的气势，简直赛过一头在重重围困中奋昂抵抗的受伤小野狼：“下回你儿子敢再欺侮我，看我不——”嗖！嗖！嗖！作万分惊悚状的老师手起鞭落，弟弟暴怒的眼睛，燃着仿佛要把眼前蛮横

无理的一切焚为灰烬的烈焰。弯身抚着小腿上浮凸的鞭痕，一双喷火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污蔑他的人的一张脸；大无畏的反击，泣血的控诉，勇猛地冲出了被愤怒紧锁的牙关：“下回如果你的儿子再敢欺侮我，看我不让他瘸着腿儿歪着脖子回去见他老娘！”……弟弟啊弟弟！心里头切切呢唤着，添仁紧紧抓捏着添义的胳膊，视线又模糊起来。

简陋的小室外，聪嫂早已哭红了双眼。

先前已在屋外窗下蹲了好一阵；打从添仁掀开房门垂帘那一瞬闪进了屋里，她仍然悄悄伫立房门外，撩起门帘一角，窥视房里的动静。兄弟姐妹的互爱互惜，母子亲情之深之切，都一一看到了，都全然感受到了；这些日子来，极尽了个人所能，从不见太阳的时刻工作到不见太阳的时刻，手指头也磨穿付出的代价，终于在这一刻得到报偿，她还能不哭么？尽管生活环境贫劣，尽管失恃于严父，无宠于慈母，可纯良的禀性也没变质，志气也不短，精神也不屈；既惜母情切，手足情更深，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聪嫂觉得自己的血汗实在没有白流，虽忧患当前，也不尽感恩，深深的，不尽感恩。

屋内一时寂寂。屋外甫聒噪起来的虫鸣声中，这时混杂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还有偶尔一两句的对话。聪嫂走到大门口，看见来的是孙才及五婶，便迎了出去。

“上老祥伯那儿么？就你们俩？”

“都分头去了。我们路上碰着，便也拐来看看你去了没有。咦，怎么静悄悄的，孩子们呢？”孙才说着，伸了脖子尽往屋里探望。

聪嫂深深吸了口气，之后缓缓吁吐：

“都在里边。快七点半了吧。不知搞得怎样，现在就过去看看吧。”

“你怎的忙到现在？”五婶见聪嫂仍穿着白天那套工作服，心里恍然。

一时失措。须臾，聪嫂却也只道：

“走吧，五婶。”

“妈——！”

聪嫂正启步，却被从房里急步追出来的添仁叫住了。

“妈，吃了饭再去吧。”以为妈妈刚刚才到家，便又急着离开；想妈妈中午只吃了点粥，添仁真也怕她饿坏，“暖好的饭菜大概都凉了……”

聪嫂回过头来。屋堂里还没亮灯，蒙黑蒙黑的，打房门垂帘缝隙透出来的微弱光线，已映照不出背光站在房门内儿子脸上的神情。聪嫂眨巴着眼，激荡心头的那股热潮，并没令她把感情表诸于外。她是个带着弱儿的贫穷寡妇，天底下最欢乐的事情，恐怕也无法使她开颜。原非那种深藏不露的个性，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即令大年初一也无法好好歇息一天的她，又还能不麻木？孩子再乖巧的吧，她也不免暗地里埋怨：要不是为了你们，我何苦来捱这些鬼日子！冷严而寡于言笑的妈妈，不但从不纵人，还教提防着什么时候脑勺子就挨五指菱角，可孩子们依然一个个紧紧腻在她身上，没有不窝心的，只是她岂又能不怨啊……。聪嫂定睛瞪着眼耳口鼻有点模糊不清的儿子，好一会，方以一贯平实淡定的语气说道：

“去去就回，你们谁个没吃就赶紧吃。”

一张颧骨日见棱突的瘦脸，总是青白青白的，一旁的五婶，

听见聪嫂母子两人这两句简单的对话，一阵感动，一阵难过。

“瞧你，一张脸就见了双眼睛。肚子饿坏了手尾长呐。反正还早，就扒两口吧。”

“不饿。走吧，五婶。”

“你真是——唉！”

“聪嫂你是捱过来的人，总不成跟自己过不去。”孙才转身背了手，向屋旁小径漫步踱去，沉缓浑厚的噪音在唧唧虫声喧哗中清晰地贯人耳隧，“猎人兴起，被相中的目标总也有逃生的本能。你毕竟是踩刀山跨油锅走过来的；正所谓他有兵来我有将，天地间没有一面倒的事情，否则太阳底下哪还有今天这个世界！”

两三年来，除了那数十棵杨桃树，便专司种植菜心，在巴刹里已广为人知而被叫了‘菜心才’的中年汉子，家私厂件头木工外，又在地里孜孜耕耘，终日弓背屈膝，从日出到日落卖力工作，以供养妻儿高堂，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去思想，去辨察道理是非？生来便是乌鸦，他没想过当凤凰。日子过得好不好，虽然不尽全由得自己，却也无怨无尤；只要认真的活，又何愧于天地？铮铮汉子承天地大自然的教化，居然令精刁险诈一如冯局绅这样的江湖中人碰了他，也不免退缩一阵暗谋善策。听在聪嫂耳里，这孙才叔的一席话，自然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她肩上的担子，恐怕比他的还重呢。然而，活得如此理直气壮的人，说起话来自然有一番道理，张着耳朵的她，这个时候的确已不能再顾影自怜。萤火点点的幽径上，低头默默，她认真地、谨慎地向前矻矻探步。

星月交辉的天空下，夜的大地显得宁静又温柔。三人穿越过几条小径，便上了大路。约莫走了十多分钟，便也来到村北。

又是个非法木屋区。非法木屋区，总有其特色：房子多半疏密不一致，也很少像新村屋那样平整的盖在一道线上；散置在果树及芜杂的种上了些园蔬的空地之间，各家看似有点疏离的自立门户。这是全村最低洼的一个地区，那条被叫了死鸡河的浑水，十年八年或更久以前，每逢下大雨，顶有气势的涨涌了上来，几乎淹到靠河岸的房子窗下，把家具鸡鸭都冲走。河的那一边是新村地。据说当年迁新村时，被派获靠近河岸屋地的人，还有路可走的，都不愿意花一千几百块在这儿盖个窝。五、六年，外来的日人渐多了，人们也草草竖了几根柱子，上盖下围的筑起像猪圈般简陋的东西，陆陆续续才住了人。后来新村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再也不嫌水患令人苦不堪言，连河的另一边，都陆陆续续盖起了房子。十年前，外地来的老马祥，用了两千五百块钱买下河对岸的一块地盖起一间陋屋，从此与已在这儿住了两年的李根母子做了好邻居。后来河道疏通了，非法木屋越盖越多。水涨船高，慢慢的，地价虽然和新村屋地差距仍大，惟两相比较，人们估着不划算，那屋与屋之间原先被霸着种上蔬果而勉强能盖上一间房子的地方，便也乏人问津。故往往另有所属的两家人之间的空地，倒又是常常被两边屋主擅自用种上些果菜占了便宜。住在这儿的马祥一家和李根母子，便是这般幸运的在不属于自己的空地上种瓜种果。下雨天屋子不再淹水之后，老马祥倒也常暗自庆幸，当年还真是托了什么人的福，区区两千多元，竟也在这儿买得了这么一块甚为宽敞的地安家。

老祥伯的房子，那间在一片黄竹丛中最靠近河岸的三尺砖墙锌板屋，大门口左右两边，仍遗留着被谁家顽皮孩子撕剥未尽的春挥残红。

“早来了人啦。”过了小木桥，没多少步，走在最前头的五

婶，远远隐约看到数条人影在不很明亮的灯光下晃动，不禁加速了脚步。

唰唰的脚步声，一再惊动被绑在檐下的狗儿。来的是谁家，老马祥心里有数，又迎了出去。

檐下驻足张望，三只熟悉的身影唰唰闪入了从屋里照射出来的淡淡光柱里。该来的人都齐了，老马祥弯下腰替狗儿松绑。

“祥伯……”正欲挺起腰干，聪嫂那含着探询意味的低声叫唤在耳边响，老人家勾了脖子一面点头一面唯唯诺诺：

“呃——来了。先进屋里去。先进屋里去。”

大厅里，老祥伯的长子阿章，坐在甬道口钉补着工作鞋。一旁，媳妇兰香埋首在一大堆碎布块中，细心量着剪着；巴掌大的六角形碎布块，五颜六色，堆得像座小山。王二夫妇、强妈、玉娣姐妹，以及其他几户共十来人，团团转围着厅堂里那张圆石桌，神情呆然闷坐着。

“都来齐啦。”孙才一脚踏入门槛，见厅里坐满了人，便对尾随进来的老人家说，“既然约好时间，想来回顶多个把钟头，怎料天都快黑了，大家急得什么似的，也只好先回家了。怎担搁了这许久，吹了？”

“不教等到五更鸡啼，还是我们的福气！”老马祥的话，像陶瓮打高处跌下，沉哑，却又令人惊心动魄。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从现在起，我们得准备耐着性子遇神仙喽！”老马祥说，定睛打量起孙才来，“你没事吧？怎还是脸青青？这条莫不是千年蜈蚣精，死毒！”

“也不是没遇过这些东西，把它砸扁捣烂往创口敷去，便也

没事了，想不到这回几乎给它索了命。怕不是流年不利，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洞啦。打了针，我这条命也无大碍，只是蜈蚣有毒，又哪比得人心——”

“才叔你竟也婆婆妈妈的，祥叔公你快说事情到底怎样了嘛，真急死人！”

先前一跨入门槛便急急追问的众人，一一被老祥伯‘不碍事。不碍事。先坐下慢慢再说’一句搪塞过去之后，虽然感到有如虫蚁钻脑般难耐，却也只能闭起嘴巴呆望着低垂下头自顾自卷着烟卷，之后把一根根卷成长锥形的土烟放进小铁盒，跟着猛地抽吸起来的老人，暗自压抑心里边掀得高高的浪头。那周家作大姐的玉嫦，这下再也憋不住，语带怨嗔吊起了嗓子，“神仙难遇？那准是没见着人啦！”

老马祥固然知道各人心里边急得紧，却也实在疲于向陆续进门的来人一再赘述自己下午那番际遇，唯有决定留待众人到齐后方一起交待。此刻，见了正经八百的姑娘高高噘了嘴，方为自己忽视了众人的感受深感歉疚，却又不禁哑然失笑。

“玉嫦啊，祥叔公老了，糊涂了，以为苦的只是自己——”

“祥叔公啊——”仍然听不出个所以然，玉嫦此刻双眼朝老人一睨，撒野般脚一顿岔截了他。

“玉嫦，叔公知你心急。让阿才叔他们先找个地方坐下。话儿啊，一箩筐哩。”

想打句俏皮话解解闷，可连半句够火候的也挑不出。憋着一肚子闷气，平日顶顶幽默的老人见孙才这儿那儿向五婶聪嫂俩让位，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身子稳当的屈坐在那张特地钉来让小娃儿坐着被喂食的矮板凳上，倒觉得有点滑稽，眉头竟也舒展开来。

“委屈阿才了，‘神高神大’却坐小板凳。”老人笑说，“今

天早上那条蜈蚣索命不成，准活到九十九；看来这也不仅是阿才一人的好兆头。”

什么见鬼的好兆头，天呀，真受不了！玉嫦一张嘴蠕动着，绞着手指头，俯颌圆睁了一双愠嗔的眼睛。打对过坐着的老马祥，把这都看在眼里，心里既歉既疼，便只有单刀直入把话说开。

“所谓义气博义气，我们的老话头，他冯燕山怕不是看准我们这些粗人少不得的一点江湖气概，再加上胡部长的威信，自然信心十足，以为驾驭了我们，便摆起架子来的呗。”想起那副前后截然迥异的脸孔，老人家心里有多少的愤慨及不屑。“狐狸尾巴到底还能藏多久？这老滑头耍什么屁股花归他要，可事情倒也真如我们在心底里暗自猜疑的——不简单，我们这回也许有个机会当上叛徒也说不定。”

老马祥话说得晦涩，大家听了却都心里有数。也许是受了方才孙才那番话的激励，聪嫂居然离座，挺胸拔背绕到老人跟前，声铿气昂，说：

“祥伯，我今天总算想透了。我穷，从来没敢想过吃好的穿好的；今天，我要活命，我的儿女要活命，那断我们路的人，就让我们也断他的路吧！他不仁来我不义，天经地道！才叔二叔总是劝我宽宽心，说也许我们不过被人当了猴子来耍把戏。假如这真的不过是他冯燕山的苦肉计，我也受不了这种折腾。再说谁又有闲心闲工夫陪他玩？我们这就找钟承泽去，快刀斩乱麻，速速把事情解决！”

“聪嫂说得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还是常理：他的确是把我们看扁了，不过扛锄头望天打卦的一群，再刁钻，也只能在他胯下鼠窜。”老马祥绞着双手，一脸沉威，“但

不要忘记，我们耕的，确是别人的地。目前我们是不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在当前的形势下，出卖我们对他人绝对没有好处，并且似乎也不大可能。不过经验也告诉我们，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保留住地上的东西，任何折衷的办法，都毫无意义。聪嫂，到了今天这一刻，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沉住气静观其变，暂时并没有必要找钟承泽去。”

“对，事情才刚刚开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也还只是在猜测，冲动不得。”孙才说着，这才发现众人里不见与老人前赴赴会的李根，很是诧异，“李根呢？”

“阿根也是个猴急禀性，在那儿几乎闹了起来。唉，岂又怪得了他！”老耕农叹了口气，“左等右等，足足两个钟头，结果听到的又是那腔老调，气得眼睛冒火，当面便这样拆人家的台：那陈万达倒真是没肚肠的，这个时候，他竟然一点也不为你这个老朋友着想，把分发‘罗地’这种差事交了给你。难得的，是你能下这么大决心；而可喜可贺的，是你对自己有那么大信心。只可惜老朋友从此反目成仇，未免令人感到遗憾——”

“好个阿根，果真是个真人不露相的家伙！”孙才叫了起来，随即狠狠一屁股坐到阿章搁着工作鞋的条板凳上。“一记可不就中了要害？真痛快！”

“兄弟你今天为何登门来找我？你需要帮忙，不是？而我虽然有责任在身，但决策的取舍定夺，就不一定能满足我的主观愿望了。不过，假如你还记得我曾说过义不容辞这句话，那你说起话来，也许会婉转一点。”老马祥绷了脸装腔作势学舌，众人觉得滑稽，一阵苦哈哈，老人家自己也莞尔。“冯燕山也不是个修养那么到家的人，也许真的被击中要害，登时脸孔一阵青一阵白。”

孙才此刻更是一声暴笑：“哈！又劳我们老祥伯收拾这个局面啦。”

“阿根他平日呆若木鸡，真想不到登场时紧要关头，一点也不输人。”

“他人呢？”

“寡母孤儿，四十五、六了，还是打光棍，也真可怜。”老马祥朝身后那口侧窗转过头去瞥了瞥，“他娘闪腰了。”

“要紧不？”几个妇女不约而同探了脖子打窗口望出去。李根的家与老马祥家毗邻，可是隔了几株矮矮的驳枝红毛丹、番石榴等果树，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隐映着三几团模糊水印似的黄白晕光的黑暗。

老马祥说：“不打紧。他是寡母磨大的独子，他娘头烧脑痛，他可急啦。”

“急，急，急，祥叔公啊，我这不更急吗？冯燕山到底怎么说啦！”

那厢的玉嫦，真的急坏了，竟红了眼圈。老人家一瞧，不禁悚然一惊。

“唉。是真急坏我们姑娘啦。玉嫦，玉娥，好戏方才开始，哪会那么快便完场？他今天的回话，跟前天的大抵也没两样，不过是更加强调陈万达态度之强硬。当然，他不会忘记突出处境尴尬的自己面对的压力益发吃紧这一点。他说他是磨心，和陈万达彼此已撕破了脸皮喽。”

“好戏！”孙才说，“大家耐心一点吧，开了锣，自然便见戏肉了。”

“阿才，你真以为这是一出戏么？”玉嫦始终不以为自己还会有那么好的运气，碰上这些人，只不过被摆上舞台跑跑龙套，

打躬作揖，然后鞠躬下台那么简单。“既然借我们过桥，便是犯不着讨好我们，总也该客客气气的，怎地又卖弄起来？逼虎跳墙，走投无路，你量老虎会硬往墙上撞不成？冯燕山他难道不怕我们找钟承泽去？”

“五婶，”孙才说，“是不是一出戏，目前谁也说不准。假如当真是他和陈万达两人在唱双簧，反正他自己是稳操胜券的，还怕我们找天王老子去？他只担心我们不懂得兴风作浪，好给他推波助澜。”

当家姑娘的玉嫦，和小两岁的妹妹玉娥，打父亲在工地从鹰架上摔下伤了脊椎瘫了开始，由食堂童工到菜摊助手、饼干厂女工、胶工，勤紧地和一直在城里帮佣的母亲把持着一头家。事情来了之后，每天大伙儿聚在一起商讨对策时，躺到背长褥疮的父亲，以及三个念书的弟弟那无时无刻不在脑海里晃动的身影，就益发变本加厉磕碰着她们的每一根脑神经，使姐妹俩苦不堪言。先前急得几乎哭了起来，如今又听得人们老是把戏呀把戏什么的，脑袋瓜益加混乱的年轻姑娘，不禁悻悻然说道：

“把戏，把戏，到底是什么见鬼的把戏？冯燕山不是一再端促我们提防第三者介入滋事的么？什么第三者，什么钟承泽，真搞不懂事情为什么那么复杂！”

难得地在人生战斗场中，出落得一副勇者无惧的英武风姿，小姑娘一直以来，都是大家耍嘴皮逗乐的对象。平日温暖人心房的小太阳，这当儿愁苦又跋扈，摸透了小妮子心思的老马祥，怜惜之情油然而生。

“玉嫦，其实，我们也还真希望这是一场把戏。假如真是别人在耍戏，耍戏者当然不希望剧情平淡又匆匆落幕。要是我们哭啼啼搞得热热闹闹，使得通村沸腾起来，那才真正遂了他们的

意愿哩。不过，我们目前断也不能以为那不过是场把戏，而放宽戒备。至于所谓提防第三者介入滋事，恐怕是戏中戏了，我们也只有拭目以待事情的发展。”

戏中戏？天呀……玉娣这么一听说，益加困扰得抵受不住，抗议似的将个头往身边妹妹玉娥肩上一个趺靠，索性闭上眼睛。

“无风不起浪，我总是觉得大难临头……祥伯，依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还能在这块地呆下去……”有点神经质的王二嫂，刚才一进门，看到气氛怪怪的，便已心灰意冷。可真是场把戏？她明知自己无法获得明确答案，还是执着地一直伺机向老祥伯讨个安心，无奈总是开不了口，怕的是一个翻底，把自己的希望砸碎。然而，内心咚咚的战鼓终于闹得她无法把持，经了好一番折腾，方把话吐出。

岂知话甫出口，便被旁边做丈夫的王二白了一眼。

“老半天你还回头兜，真烦！这当儿谁是神算子？事情就只有走着瞧。”

虽说是童养媳，孩子却来得很迟，最大的，今年才十七岁，还在念书。挂起了胶刀，夫妻俩一条心‘打菜园’，近两年来，一家数口就靠了这地里的瓜菜薯豆，王二嫂的心事还是个秘密吗？老马祥瞧着偷偷朝丈夫又怨气又顾忌勾了一眼便噤声的王二嫂，内心也真不好受，于是说道：

“二嫂，振作起来，便是大难临头，又何畏何惧？就怕自己马势扎不稳。”

孙才接腔：“真的，二嫂，人在做，天在看，就怕我们自己没有心。祥伯说得好，事情发生了，管它来势如何，总不免搏一搏；是胜是败，多半得看自己本身。总而言之：振作起来，一拼到底！”

“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便是没有外人帮助，我们也还有自己的路。”老马祥紧接了孙才，一叠声附和。“冯燕山说在这两三天内，一定把事情禀到胡部长那儿去。假如事情出乎我们所料，而胡部长又不显灵，便是没有钟承泽，我们断也不会坐以待毙。我们仰赖的是我们自己，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然有希望。”

靠人终不如靠己，没错。可是，这回单靠自己，真能化解这陷人于绝境的厄困？像个被摔掷到烂泥地上又湿又霉的破麻布袋，进了屋里便把细瘦身子瑟缩到最角落的一把藤椅里一动不动，强妈想起家里那个竟日向自己勒索赌本，输光了便揍人的烂赌鬼，不禁强汲涕水偷偷弹泪。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嫁了个烂赌鬼丈夫，一头家常年几乎都是自己独个儿挑。八十好几的婆婆三天好两天坏，汤药不断；两个小的，还在上学。如今眼看血汗将付诸东流，而与自己同声共气的，也还是别人。想到伤心处，未老先衰的强妈，唏一声漏出了一响悲鸣。

“强妈，不要忘记我们有十伙人家，我们谁都不孤独。”现在是哭的时候吗？老马祥尽管有点纳闷，惟念及许多人若处在家里上上下下大小事儿，全由自己一手包办的强妈的这种地位，早已被生活担子压扁或者堕落沉沦，便这样劝勉，“鱼傍水，水傍鱼，只要我们互助互爱发挥团结精神，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唏唏唏，心窍一点儿也不滞塞的强妈被挑开了心事，实在无法自持，捂了脸低泣起来。

“强妈，你赢了许多人，不见得这回一定输——”一直埋头锤钉拉线的阿章，一开口说了这么一句，便被一旁的妻子用手肘在腰肋间顶了一把。见妻子兰香努起嘴向自己瞪了眼，方才恍

然省觉自己犯了语言上的忌讳。又赢又输，无疑往人创口洒盐，由不得便尴尬一阵，半晌，方期期艾艾，“……不就叫了强妈的吗？比许多人强哩……”

这阿章！众人真有点忍俊不已，而心绪已平伏下来的玉嫦，实在把不住，咕一声笑了出来。

“是呀，有名给你叫的。强妈，烂船也有三斤钉，我们虽非生就一身铜皮铁骨，可半辈子也即将捱过去，这一回未必就会被推倒。”也几乎失笑，孙才侃侃的缓和了阿章的窘困，顿了顿，续道，“正好像祥伯说的，我们走的是正大光明的路，哪怕它豺狼当道？公道自在人心！”

个性一如其长相温敦厚实的阿章，剪了最后一个线结后，不由轻轻嘘了口气。上下左右扭动坠垂得痠麻的颈脖，他溜眼之间瞥着墙上的壁钟，便对自己老爹说道：

“爹，时候不早了。方才收音机播报说明天中午过后会有雷雨，我看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好把该包扎的杨桃弄妥。”

回头端视着儿子，老马祥一时也答不上腔，只感到心坎里一阵子热。

想到还有谁能保证今天洒下的血汗明天不至于付诸东流，任谁也不敢再酝酿枝头桠梢累累果实在太阳底下金子银锭般熠熠生辉的美梦。数日来，大家对地里的活作确是有点儿怠慢了，而秉承了老爹那股逆水游鱼般的坚拔与强韧的鞋匠儿子，那么自然便展露了他金刚不坏的精神面貌，令在座的人都有点像在躲懒的瞌睡中倏地被唤醒的惊措。做爹的，像在照镜子，看到了自己，一时作声不得。

恼人的雨，的确摧毁了不少人们的血汗结晶。大有长不起来

之虞的果实，谁还能再为之多操心，当那些幸存下来已甚具模样的，也没人敢奢望会有收成的一天的时候。然而，阿章这几句乍听闲如家常的话，却像强力的维他命B注射剂，注入了众人血脉里，慢慢鼓振起他们萎靡一时的精神。不再欲欲魔魔，不再栖栖遑遑，依然是老老实实种地讨粮的那副德性啊，老人朝众人兜溜了一眼，似乎有点老怀开慰了。

夜风吹起来了，把屋外的竹丛果树拂得沙沙作响。老人家于是说：

“趁早回去也好。大家尽量把襟怀放宽，把握住当下，远一点的，便也不渺茫。”

“是呀，祥伯。”和聪嫂排排坐在喜欢自制家具的老人家刨木料时用来架木板的架凳上，五婶这时候一面站起来一面应和，“其实，我心里也有数：要来的终归会来。与其站也恼坐也慌，把自己搞得魂不守舍，倒不如放开一点，看远一点；吃饭时吃饭，下地时下地，睡觉时睡觉，总少出岔。我经验多啦，昏昏懵懵，连削了手指头也不知道痛。晚餐吃剩的菜，升起把火回锅热热，第二天还吃得上一顿，偏楞着不愿动手，白白馊了。”

‘有那么一根草，便有那么一滴露’，哪怕它风来雨来，哪怕它霜寒雪冻，很有大丈夫气概的五婶的口头禅。天禀柔怀，耿直忠厚；目不识丁，却也条条道理都摆通；妇女群中大凡有什么疑难，总是往她家门串，这五婶！偏头侧目竖起耳朵聆听，老马祥不禁拉高了嗓门：

“希望大家的马势都扎得像五婶一样稳。回去早些休息，提起精神给他干下去；一天工夫，一天收获啊。”

老祥伯的话，还有五婶的，真也仿佛蕴含了一股激素，穿越依然不失乡人单纯憨厚本色的众人耳隧，流贯他们的心胸。抖擞

精神给它干下去！众遂离座，一股力量似乎隐隐打各人脚后跟徐徐往上升。



前后刚好十天，被这件算是抬举了自己的差事搞得食不知味寝不成眠，实在无法叫自己停止不诅咒。事情不简单确是毫无存疑之处，却又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构想中那么一回令人咬舌刎颈的恨事，将会成为事实。地被人擅自耕种，叫人离开，居然天地良心逐户补偿损失，更殷勤的成全了老朋友，人世间还会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事也不足为怪，惟那当事者不应该是这个人。为情势所迫，硬硬骑上虎背，啊啊这秃驴，怎不教人在苦苦思量万般揣测之余，恨得巴不得他猝然间来个脑溢血，一命呜呼的？

早上八点。好阳光，清风送爽，开着四平八稳大房车的冯局绅，许是被心里的闷气憋坏了，突然急速摇下右手边车窗，似乎要招揽一把暖暖的阳光和清清的空气。钜料窗玻璃被绞至一半时，他居然朝外狠狠啐了涎沫四溅纷飞的一口。

他奶奶，若无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之战一役，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也罢，这么样给登场耍弄一番，也无伤大雅，偏偏丢不下那把交椅，偏偏恋栈不舍……等着瞧吧，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好歹总给你一个够瞧的！事前，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个对政治从来不闻不问的大腹贾，居然出乎意料，不止一次在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的正式场合中出现，并且舍了自己，老陪上笑脸，如影随形在钟承泽身边转悠，怎不教人把头也给气昏？

违常现象出现了，精明的他岂会走眼？很明显，这家伙有了新目标了；什么患难与共？他原先也不无随时与之拉倒的心理准备。当日自己这‘莫逆之交’把差事予以委诸时，一时间倒也不免有点喜出望外。然而，实乃进退维谷，机警过人的他又何尝瞎了心眼？今天为止，与耕户算是作了第三回合的接触。人们顽强的态度，以及大大令他始料不及的大无畏精神，在在都使他熬历严重的心理威胁。量及种种的具体现象具体因素，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这回中了圈套了。其实，起初也早已有所戒备，现在看来更是走不了眼！走到了这一步，我死你活，也要来个硬拼！一面开着车子，一面狠狠游思，冯局绅想到那长相俊朗中散发着腾腾贵气的胡图仁部长，倒又是很有点有恃无恐。而他那间派头十足的豪华私邸，仿佛已在望。猛踏了一下油门，犹如飙车的小伙子，老局绅便也风驰电掣往前冲去。

胡图仁部长据说一向有早起的习惯，并且持之有恒。冯局绅今天固然准备披一身清爽的晨风去奉迎。早起鸟儿有虫吃，胡部长的金科玉律，这可畏的后生，确曾对他说过，正因为自己坚持在大地尚未醒过来之前起床，绝不懈怠，遂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当然，对冯局绅来说，胡部长的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他的座右铭及典范，尽管自己已垂垂老矣，而对方也还只刚刚步入中年。而胡部长的重情于他，又岂止教他感到沾上了一生受用不尽的光彩？互惠互利而终收相得益彰之效，大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哪怕家里后院那棵果肉不粘核又甜爽多汁的红毛丹树结的果子，他都不会忘记于每年的果季给对方送上一把与之分享杯羹。

“事情的整个程序就等待胡老弟的建议及策划。”

冯局绅并不怎么担心胡部长会拒绝接纳自己的献议，那天电

话联络上了，果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既温文又干脆的应诺。精神上重重困扰的围剿虽未竟破除，至少，背后头倚靠的泰山耸然屹立，谁要倒他，也不全然那么轻易，冯局绅又不禁暗自深深庆幸不但向胡部长进了贡，更大大利用了他。

陈万达利用我为了遂何目的？胡部长利用我沽名钓誉，那群穷酸蛋虱利用我……满脑子利用，利用，老局绅终于把车子开进了城里这个住了许多外国外交使节及达官贵人的著名高尚住宅区。

和平巷一号，一幢米南加保式的双层建筑物，前庭宽敞大花园的栅门，那大理石的柱墩上，镂刻着书法又苍劲又曼妙的‘胡宅’‘静安’四个字。这间胡部长于两年前迁入占地近半亩充满南洋风味的豪华私邸，堪称美轮美奂，无怪乎说了市值百万呢。冯局绅远远地，有若神游其中，缓缓把车子停泊在深锁着的铁栅前，下车摁了摁电铃。

不一会，里边有人应门来了，是个黑绸裤白棉布线衫装束的女佣。年近六十，这个系属帮佣行业中老去一个便少掉一个的顺德帮女佣，老远老远看见冯局绅，便笑吟吟地，人尚未到，那没有顺德乡音的嗓子，已经扬了起来：

“冯先生早。胡部长在等着哪，请快进来。”

“早呀，好姐。胡部长起得真早哇！”冯局绅漫应着，钻回车内，把车子开进庭院。

“冯先生早！”花园里边拿着塑胶管在浇花的花王，也那么彬彬有礼。

“哎——早！早！大家早！”一如胡图仁升官封爵后也没慢待他，他也没慢待其下人；谦和的弓了背，他向花王挥了挥手。

到底是官宦之家，连下人也被熏陶得尚礼得体？作为胡府多年来的常客，逢年过节，屋里上上下下，哪有不乐陶陶地从他冯燕山手上接过或多或少各得其所的馈礼？如此受落，便连胡图仁，始终也是那么尊贤敬老，管它什么交易买卖，到底也不令人感到沾沾自喜。冯局绅心里边唧哼着，果然，屋里的胡部长已闻声而出，一路迎了过来。冯局绅一瞥见这个官场得意风度翩翩的年轻内阁部长，便像扑灯的蛾，加速脚步趋迎上去，什么拿督什么部长的尊称一概免却，亲昵招呼着：

“胡老弟，早呀，打扰了吧？”

“哎，冯老，”一派官卿贵爵的好风范，胡部长伸出了他那只皮白肉嫩的右手，“说到哪儿去啦。只担心你老人家把约会给忘了呐，哈哈！”

“把约会给忘了？哈哈，胡老弟你还真幽默！”

天晓得这句话到底有多幽默！这么一把年纪啦，还不心死，也难怪在他眼里，自己身上的秽垢都能变珍珠。双眼含笑，胡部长握了握冯局绅骨棱棱的手，彼此打着哈哈进了屋里。

以往到访，除了新春佳节，一概被请到大厅旁边的会客间。这回却被让进装潢十分高贵别致的宽敞大厅。尚未细瞧，便感觉到与年头所见大异其趣，原来室内的装潢更改了，老局绅也还真开了眼界。唯万变不离其宗，旧有的格局依然隐隐存在。除了那套大概已移进书房的《大英百科全书》，千余方尺的长方形空间，诸如大钢琴，影视音响器材，摆饰大小古董及各种材质的雕塑的橱柜壁架，还有家具和大大小小的室内盆栽，依旧被巧妙地间隔开来安置在十分恰当的位置上。与散发着柔和清丽光彩的粉绿天花板配搭得恰到好处的，是盈寸厚的绿苔色地毯。大厅左右两侧嵌镶了有着美丽木纹的亮茶色上好原木的两堵墙壁上，一边

挂了好几副清清淡淡的水墨画及书家墨宝。另一边，当然少不得蜡染、油画及铜雕。清雅恬淡又爽洁的氛围中，与正门相向的那一堵抢眼的赭红，暖和了以寒色为主调的蓊郁大厅里边的沁凉幽邃。且看设在那儿的酒吧阳光有多亮丽。陈列着各种金光闪闪的水晶玻璃器皿及精美陶瓷餐具的落地壁柜之间，真是暖烘烘的；那堵全然砌上了饶富大自然田园风味的赭红泥砖的澄亮墙壁，墙根那儿以黑褐发亮的什么名堂的石块砌筑成如假包换，实乃废物箱的壁炉，两旁居然还堆叠了数捆又粗又美丽的松枝呢。炉龕上方，一套六副深刻描绘了本地农夫与讨海人家生活苦乐的木刻版面，尤其引人注目。近二十副看来确也能把屋主人衬托得儒雅洒脱的艺术品，虽说数量方面稍嫌多了些，倒也未予人以如同走入画廊般生硬的感觉。换言之，在偌大的客厅里，这些艺术家们的心血结晶，皆各得其所被展挂在十分得当的位置上，令进入屋里的人，感到屋主人大抵也不尽然属于那种把艺术家的精神灵魂，用金钱买回来钉挂到墙上，然后任由它被吊死在那里的市侩。

而事实上，胡部长他确也曾手握毛笔吊腕写过诸如‘精诚团结’‘捍卫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XX社团、XX醒狮团共勉之’这类被刊印在报章及特刊上的东西。至于部长夫人，虽红毛碧眼，也是连同了一些外国使节太太及贵夫人随名师研习绘画艺术的。而各种绘画当中，部长夫人特别热衷于中国水墨画，因此还被传媒做了个特写专访，并在上流社会掀起一股热潮。有品味的官太太贵夫人名媛除了陶冶性情以外，莫不企盼自己一如中国水墨画般淡雅、清远、逸秀，出落得恰似碧漪中那朵玉立亭亭的水中芙蓉。

绘画以外，插花盆栽也是艺术，部长夫人自然也不放过。粉绿鲜绿草绿墨绿，在大厅这个角落那个拐弯处，一团团一簇簇，

仿佛在喷溅着清澈的冷冽流泉，令人触目，便凉透了心底。而摆饰得各异其趣的七彩繁花，更是闹得人心头春意荡漾。然而，部长夫人最令人击节激赏的心得，还是那屏充满热带雨林情调，有着黄绿相间美丽色彩的阔叶黄金葛。绿叶流金，繁茂的藤蔓相牵互搭，生气何其蓬勃；宛若长在森林深处，意态旷达豪放，有点盛气凌人，却又那么神奇的发挥了它自然本性的谦柔温厚，教人一着眼，便隐隐感受到一份难以言喻的心灵抚慰。而它竟又那么巧妙的，令旁边的小酒吧，在掩掩隐隐中，益发显得魅力无穷。

这小酒吧座落的方位，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嵌墙的框格里，大大小小，品种式样繁多的佳酿，粉红的，金黄的，碧绿的，浅褐的，深赭的，透明如水的，在匍匐攀延的叶蔓缝隙中粼粼漾漾，乍看就像足了热情似火的美女媚惑的眼波。年少得志的胡部长，出身寒微；官场得意，在宦海中也算赤手空拳打出了天下，如今固然堪称踌躇满志。而对远东热带雨林特别着迷的部长夫人，虽算不上什么绝色，可是在任何大场面都能摆得出来的那种交际型时代女性。

有了美人，有了名誉地位，当然少不了醇酒，胡部长好久以前，便培养成以酒会客的尔雅儒风，此刻，自然没有忘记该和对方浅酌一杯。

“免啦。免啦。”见胡部长进了大厅便直驱酒吧间，觉得这时候实在不宜举杯的冯局绅连忙阻止。喝酒的最佳时宜，乃系庆功的那一刻。如今肚里愁肠已打了结，即便琼浆玉液任由引颈直灌，也终归落得个索然之外更添惆怅。冯局绅一面摇手，一面在那套裹着乌亮皮革的巨型沙发坐下。瞧对方不搭腔，只撅起嘴巴笑了笑，尔后执意埋下头调酒，这老人此刻倒又像酒后吐真言，自我解嘲似的一阵唏嘘，“人生呀，怎有这许多的放不下，倒也

是一醉解千愁。”

“怎么，冯老，那么大的感慨？”左右两掌如兰花舒绽的修长指头间各夹托了杯壁莹透亮的浅绿薄荷酒，胡部长迈着潇洒步伐走了过来，微躬了身，续道，“来吧，天大事从这一杯开始。”

是有福与人共享，抑或前来求援？年轻的高官，暗自一阵嗤笑。

句句话中有话哩。不无自卑感的羞惭心理，令老者颇感有点尴尬，以致甚是莫可奈何的欠身把酒接下。

碰了碰杯沾沾唇，敏感的老局绅，却又急不及待。

“我说，胡老弟，事情的确不简单。那天在电话里也无法详谈，真有点头痛呀……”

“哦，什么这样了不得？”微弓上半身，手肘支架在腿上，满不在乎把弄着手上的酒杯，胡部长勾起脖子，视线投向落地窗外的远景，“其实，冯老，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陈万达和你彼此是几十年顾己及彼的老朋友，有好处，他想起了你；而这个好处，基于陈万达的德性和近来的动静，你怀疑它的真实性。当然，这一点似乎便是关键所在。至于我这方面，你老人家也实在没得说的：我除了衷心感谢之外，便也只有和你并肩作战。”

“哦……”听了年轻部长的承诺，老局绅就像跪地求雨的农人乍地喜获甘霖，整张脸孔都润亮起来，一时间竟也答不上话。

呷了饱含的一口，胡部长定睛望了望恭谨凝神聆听自己说话的老局绅，继续说道：

“好，冯老，我们认真谈谈。已着人向土地局和矿务部查询。很简单，依旧是一段不能转MC的矿地，目前合法开矿者的确也还是陈万达，而重新开采的申请书也已呈入正待批准。十五年

的有效期限，目前已进入第十二个年头，而现在锡价不只空前高涨，还有节节上升的大好趋势，陈万达哪有不乘机大事捞一笔，以补偿以前的亏损之理？想想看，尚有两三年就要归还政府，而地段既然转不到MC，也不能转型，除了继续开矿，陈万达还能拿它做什么？除非——呃，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

部长他似乎卖起关子来了，冯局绅再也沉不住气。

“你以为他会耍什么花样来着？”

“非法木屋。”

“非法木屋？”冯局绅有点不能尽信，几乎叫了起来。

“对，非法木屋。尚未开采的地段超过三分之二，锡米陈万达固然是非开采不可，否则他也不会禀呈重新开采的申请书。至于非法木屋嘛，依冯老说的，这种人哪会不懂得物尽其用之理，离开之前，顺手捞回那么一笔。”

“物尽其用，顺手捞回一笔……”

“不错，他大可以瞒天过海，私自把地段出让给人盖屋子。这种例子其实并不新鲜。”

见胡部长对事情的看法那么果断，原本便满腹狐疑的冯局绅，也由不得暗暗吃惊。果真是给他陈万达拉了来演戏还不算，尚还要当上丑角的么？这以前，尽管肯定了对方必有诡计，却又矛盾地始终不愿意去相信它。如今让第三者将老朋友对自己欺戏诈谎的绝高可能性给明明白白摆开了来，虽一切尚属臆测，他居然也有了被同担共挑的老友叛离陷害的伤痛感触，以致负气地拒绝去相信这当年和自己就只身上一套衣裤，手上一个破旧藤篾，萍水相逢于过番船上，从此兄弟般走在一起拼搏人生的老伙伴，那绝可能施诸自己身上的阴谋诡计，一时之间，意识竟也模糊起来。

“他明明说的是重新开采锡米的，怎么又是非法木屋……”

“怎么，冯老，以陈万达对你数十年的情谊，还不致于会出卖你，是吗？”仿佛透视到对方心底，胡部长来了这辛辣的一句。

“出卖？”自己原本便如此猜忌，冯局绅料不到作为第三者的这个年轻部长的察辨居然和自己不谋而合，而识辨能力显然比自己更敏锐更强，心里头也不禁佩服有加了。连他人也这样判断，还会是假的？老局绅这当儿也着实有点慌，呆呆的嗫嚅，“不，不，胡老弟，我实在是料想不到他还会有这么绝的招数，一下子的确难以接受。他说……他说补偿三几百元作为耕户的损失，事情全权由我处理；说是老朋友，肥水不流外田人，那每户几百块钱的补偿既然是当是做慈善，便也乐得给我一个机会，说是我为耕户极力争取得来的。……他还说地是他的，就算一个铜板不给，谁也拿他没办法。不过就是于心不忍，才决定以三几百元了却心理上的负担。又说事情假如不通过我，任由耕户自己来交涉，那几百元也照给……”

“冯老，你不是一开始便步步为营防范陈万达整你的，又怎是料不到？”

“我——我确是早便已作了最坏打算的：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莫说他陈万达这种德性，便是什么正气凛然的，也照防不误，可就不想陈万达他真的便——唉！”

“冯老，你真的糊涂起来了？其实这也不过是你和我凭空的揣测，你太低沽自己了，竟苦恼成这样。”

“怎么不苦恼？那杨桃园所在地部分已经开采过了的，没什么料，无论如何也没有重新开采的理由。至于说储沟尾沙，也只是他说的。万一真在那儿盖起了非法屋，我们的名誉威信——”

“哈哈哈，冯老，你未免想得太远了。”见冯局绅那张已长了不少寿斑的脸孔几乎被苦恼挤成皱皱一团，胡部长不禁纵声笑了起来。“一切其实也只是臆测而已。而把戏也只有耍起来才见功夫，一切走着瞧吧。至于什么非法木屋，只要我不喜欢，那地方一间茅寮也盖不起来。”

“哦……”一脸毫不在意打着嘻言笑语，胡部长这当子来了这么一句，总算解了冯局绅的闷穴。挺胸舒了口气，自觉有点失态及过于小器的冯局绅，虽为本身在这个毕竟也曾经承惠于自己的后辈面前，那么轻易便暴露了有限的斤两，而感到懊恼窘迫，却也禁不住自我解嘲，“对呀，我原本便决计咬着他不放，非要他加倍赔偿，甚至不让他动地上一根草的；因为有胡老弟，我又何曾低估自己，怎的这下子竟乱了方寸？唉，老了，老了。但这种有功无劳的好处，毕竟也不好消受啊！”

“而你老依然没忘记关照我这后辈，哈哈哈！冯老，事情看似复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犯不上尽苦着脸。正所谓既来之，则安之；他兵来我将挡，他水来我土掩，如此而已。”

两人之间的关系纯粹建立在互惠互利相互利用的根基上，岂仅是心照不宣？因此，什么话中有话，什么弦外之音，其实早已失其尖锐性敏感性了。反正彼此彼此，更何况交往日子深了，便连脸皮也随之长厚啦。如今自己明显一只脚已陷入泥淖，无论如何得寻求援助，发白眉长的老者此刻当然晓得怎么说话了。

“胡老弟，这些年来承蒙不弃，我们之间再也没什么彼此可分的了。我从来也不敢说给你什么好处，那无非是我仰赖你，并且尊重你，所以——”

“好啦，冯老，我们言归正传吧。”经年听腻了的话，此刻益见多余，胡部长便这样直接了当堵了冯局绅的嘴，“鉴于陈万

达新近的动向，你确认他没有理由取你而舍钟承泽，大有道理。这在早年的怡和村镇一带曾经名噪一时的所谓慈善矿家，采矿业没落后，一向同时经营的木桐生意，到今天依然做得五花灿烂。今天，钟承泽已成为州内操处女开发地发放大权的权贵不二忠仆，陈万达哪有不巴结他的道理？”

“不就是吗？”

“至于什么非法木屋，虽然只能说是一种直觉，我倒也不以为这和事实会有很大差距。不过，开矿也罢，盖什么非法木屋也罢，乃至变其他什么戏法，你根本没有必要去管它。这只是陈万达自己本身的事情。地段既然是他负担税务的，怎样处置，他自然有绝对的权利。而所谓你的任务，只不过是替耕户们说项，让他们获得无论于法于情于理都不能成立的意外补偿吧了。对擅自占用他人土地的耕户，陈万达根本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所以你大可以放心把这个角色扮演下去。只有演下去，你才会晓得是出什么花样的戏。也只有演下去，你才会有机会反击。”

胡部长洋洋洒洒的分析，冯局绅听后，觉得自己实在不负此行；垂垂老者，一时间竟也十分亢奋。

“胡老弟，也正因为有你，我当初才敢挑起这担子。好了，这下子我可以放胆干下去了。”

“那下一步冯老打算怎样进行？”

“陈万达表明除非钟承泽插手，否则不管事情如何演变，他都坚定立场以三几百块钱打发他们。他还特别提醒我别拖延，时机成熟就抓紧，找来记者拍拍照发布新闻，替自己造势，当可挽回我面临的颓势。”

“哈，还授你锦囊妙计哪。那假如钟承泽插手呢？”

“他会酌量提高补偿，甚至考虑让他们呆下去，并宣称事情

有此结果，是我极力斡旋所致。”

“当真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可不是？正如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事情他一概不过问，由我全权处理呢。好啦，那我们就‘全权处理’吧；下一个步骤，由胡老弟你来策划了。”

“电话里，你好像说计划向他们两方面佯称自己奔走无功，再也无计可施，转而向我求援。冯老，既然你已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这方面确是却之不恭。不过，有一点我必须郑重提一提：有些事情只限于我们两人知道。我和陈万达——你知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胡老弟，这些年来你给我的照应哪儿还在话下？我时常因无法回报而深感遗憾。”听到胡部长终于也说出暗示自己不得让陈万达知道他平白居功的话，早已料到对方迟早会有这一番警戒，冯局绅总算不至于穷于应对。“我还没老朽到这般糊涂程度。其实，我在电话里也已经略略提过——”

“提过了？倒是记不起来，你再说说看。”

何妨重提，好让你警觉我对这一点有多介意！

“我说，陈万达那儿，我会这样交待：一则我无法镇得住他们，需借助你的威信；二则讨好之外，不外是藉摆你上台以壮我声势，好应付我与钟承泽之间即将到来的那一战。而你这方面则不忍见我临老犹受敌，为我解困，勉为其难让我给摆上台……”

“哦，是想起来了……”

“你当然根本便不知道有赔偿一事。助我一臂之力尚属其次，为解民困才是由不得你要自告奋勇上台和他对垒的。”

老谋深算的家伙，拉了我当后盾，光沾了我的，被数臭又可往我身上推诿，何乐不为？胡部长抬高下巴正色的注视冯局绅好

一会，说：

“冯老，听着，这是一个掉入染缸而不沾污渍的方法——”

“什么方法？”

“很简单。你，陈万达，耕户，三造一起出席一个协议会谈。陈万达即席发表声明，说他收回地段目的在于重新开矿。你当然也阐释一番自己的立场及见解。注意，必须偏袒耕户一方——这一点你当然得预先跟陈万达编排便当以免露出破绽。这样一来，耕户及公众因为听了陈万达亲自的说话，心里有了确凿的概念，视听也不容易被扰乱；而他陈万达以后要在地段上做什么，纯粹是他个人的事了。至于想像中潜伏着的问题，在这项安排登场过后，属实抑或子虚乌有，自然有待下回分解了。”

“太好了，冯老弟想得真周全。不过，我倒以为即使不召开协议会谈，事情同样可以展开，并且马上进入状况。”

“哦？”

“你说不是吗？我只要开口向耕户说一声他陈万达碍以胡部长的三讨六伐，终于决定以三百元补偿他们，事情不就有个开端了吗？条件开出来了，若接受，事情大概就在平和中结束。若不接受，事情则在讨价还价中开演。”

这含着露骨奉承阿谀的献计，也只为讨人欢心而已。满肚子密圈的老局绅未见胡部长动容，更是挺着脸续道：

“不过，说什么终归还是胡老弟你行！那是既安全的金蝉退壳，又是美丽的蜕变，一切就按你的计划行事——”

“当然，冯老，我刚才所说的，显然是一个必经的程序，你不能跨越它走捷径。”胡部长这下子已不再一脸谦和，量必是有嫌求援者以卑犯尊，不言听计从而野人献曝诸多卖弄。“假如你独当一面奔走相告，那你就要大大的吃亏。”

正中下怀，‘激将法’奏效了！

“对。对。这确是有点一手包揽处事不透明之嫌——”冯局绅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倒又对胡部长不曾明确表示将与自己双双一起登台亮相而担忧。没有堂堂部长站台，不但违反了自己的原本意旨，同时一切将没有意义。再者，若一旦坏了事，由于胡部长不曾公开露面，大家的视听无疑将只倾注于一点，担正大旗的他，一切非难都将没有人来分担。这可是他一百个不甘心的！事情若顺利进行，部长占了绝大好处；然而若失败了，他却又得以置身度外……自觉仰人鼻息屈辱难当的老头，不自禁的就搓起双手来，“那——胡老弟不打算一起出席会谈的么？”

“冯老，以明哲保身的原则来说，我根本没有去‘出面干预’这件事的理由。明白一点的说，就是宁可舍去这个‘好处’不要，以免被人诟病。你也很清楚，这是极端敏感的事件，只要我一涉及，随时都有沦为帮凶的可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胡部长此刻何止一脸慎重，语气更是十分冷严，“惟今天冯老既然没有选择余地，我当然也不好袖手旁观。本来是打算由你代为传讯即可。既认为有这个必要，我当然也可以和你一起站出去。”

“那实在是太好了，我马上安排时间！”

“你看着办吧。”

老局绅此刻几乎雀跃。

今天，胡图仁部长，地位有了，而名声更是家喻户晓。藉此事件以沽名钓誉，他实在并不热衷；只碍于找不到贴切的藉口推却，方才勉强应酬这毕竟也算助过自己一臂之力的忘年交。然而，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之所以染指此事，泰半还不是欲展示作为一名内阁部长那种赫赫威信及权力的虚荣心在作祟。不过

是个将日落崦嵫的生意人，能不慑服于堂堂内阁部长？适才向这老前辈表示有所顾忌，只不过在演戏；实际上，他胡部长倒是自信满满，事情大可轻松以待。

“胡老弟，通过了这一关，那支部主席的位子，坐得稳坐不稳，我都考虑退出江湖，不问世事的了。六十好几啦，人家都朝朝工夫茶，夕夕含饴弄孙的——”

“没错。虽然今天西方社会大有人认为六十岁方是人生真正的开始，不过，在东方人来说，确是饴养天年的时候了。我说，冯老，这一回若再蝉联，你就耍他一招漂亮的禅让，让自己风风光光退下来，过其闲云野鹤的日子，倒是真：从此逍遥自在，当真乐似神仙哪。”

老的当真在嗟叹身心皆不由己？少的确然已窥破尘障？

冯局绅听了对方的话，只觉得棉里包针，暗暗刺人，却又故作潇洒，道：

“禅让，是的，好主意，假如蝉联的话。”

怡和村第六区睦邻亲善委员会会所。

由于区内住着好几个冯局绅的亲信，村里的华民联合会支部会所以外，这个地区性的聚会场所，也是近几年老局绅在村内活动的另一个据点。再加上由于占了耕户半数强的聪嫂、王二夫妇、强妈、玉嫦姐妹及另两户人家，都属于这一区及与之毗邻的非法木屋居民，众人与老主席如此照会过后，那胡部长所谓的协议会谈，也就顺理成章舍了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的会所，而在这儿举行。对于这一点，村里好些道听途说了有关事件的居民，鉴于当前的情势，都在论说纷纷，咸认钟承泽这回吃了一记非同小可的闷棍。

会谈厘定傍晚七点半开始。文春生，一个在这儿开了间咖啡店兼麻将馆，并代理地下字花、万字票，同时也是这一区睦邻亲善委员会主席的冯燕山得力助手，打从五点钟一过，便开始在这里张罗起开会事宜。

部长大驾光临了哩，一切都得像样一点才行，冯局绅他吩咐下来的。文春生从自己店里搬来了数打瓶装汽水和一些糕饼，与一个空闲就呆在他店里等候凑脚竹战的业余通讯员两人，拉桌子排椅子，打打扫扫，搞了一个黄昏。

早上在园地里接获通知的耕户们，一踏正六点，便都在聪嫂家齐集了。一行十六、七人浩浩荡荡来到会所，也不过六点一刻。大伙儿都知道聚会七点半才开始，但打从日偏西，地里的人，任谁也无法安静下来。每一个都有点兴奋，也同样在细细运转着思路：胡部长居然出面了，事情再坏，也有个限度吧。他们真有点恨不得马上能见到这名大人物，好让他预先了解自己的境况。

那文春生见这一造与会的人马这么早便到来，看样子颇为不悦。只见他急急从会所里走出来把着门关，一面张开双臂阻拦，一面对正欲进入会所捡个位子坐下候待的人们说时间尚早，待里头一切东西妥备后才进去，一再叮嘱彼等在外头伫候。

老马祥引颈向里边张望了数眼。还有什么没备妥的，台凳桌椅不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桌上还摆了数种口味的汽水和各色糕饼呢。怕的是人们进了去双手不规矩的吧。老人家扫了这代理非法赌博投注而捞得风生水起的咖啡店老板一眼，平静的对大家说道：

“‘五加基’闹着呐，也凉。”

“对呀，祥伯，再说，我们不是站惯的么？坐下来屈着肚皮憋气倒教人难受哩。”是五婶。他冲着神情淡漠的文春生白了一眼。

“是呀，五婶，站倒站惯，不过等便不是滋味了。”玉嫦抬起右手看看腕上那个已褪尽了银水的陈旧椰树唛手表，“还有个多钟头，到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驾到——”

“对，来不来恐怕还是个问题呢。”大人物也的确不好等，那王二此刻也神经兮兮凑上了一句。

嘴巴硬，心里头却也一直把不定的王二，对事件的看法，自

始至今，都免不了偷偷灰起来的。一生当中，教自己不无感到唏嘘再三的挫折实在不少，对于眼前未及而只能想望的东西，这年纪即趋知天命的汉子，实也不敢有一点过份的奢望。

“不至于吧，阿二。忍耐一点，也许真的不负众望呐。”

老马祥也不是今天才触摸到王二那颗躲在暗处颤栗的心。但现实终归是现实，往往就只有给自己添上爱莫能助的惆怅。此刻，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依凭着既然说真的把人给请来，事情总也不至于太假的这一点来安抚对方。

“果真是这样就好啦。”王二应着，双手交叠在胸前，一屁股往水泥地上坐了下去。

“可不是？要真能顺利避过这场灾难，我们着实大大托了大人先生们的鸿福了。”五婢也应上这么一句。

“嘿，岂止托人福，我们简直是千载修来！”

“唉，托福也罢，千载修来也罢，总之，一切言之过早。只是，来年正月二十三，莫忘到庙里打小人。”

蹲的，坐的，站的，倚墙靠壁的，一伙儿十数人，就这样在会所前廊里苦哈哈地有一句没一句兜搭起来。

年晚，早入夜，会所里面早已亮了灯。当那口对准大门口挂着的古老壁钟一敲，众人都不约而同往它望去。七点半了，人呢？人们回转头面面相觑。就在这一霎，一辆银灰色的‘宝马’，无甚声息地在会所前大路旁缓缓停了下来。着色玻璃车窗，绞得密实，在这夜幕低垂的时刻，教人无法辨出车里乾坤。

单独一辆车子，来的究竟是谁？人们一阵子骚动。当中有人说：

“是胡图仁部长吗？”

会所里头的文春生，一闻说了胡部长，便火速迎将出来。一看马路旁停放着的那辆车门尚未打开的大房车，紧张心情下绷出生硬笑容的僵呆脸肌，倏地松弛下来，自言自语道：

“哦，是陈先生。”

是陈先生？陈万达先生？耕户们心里一阵紧抽，而蹲着身子的老马祥，也按着双膝缓缓站了起来。

车门打开了。这一霎，只见老马祥脸上的肌肉一颤一颤的。

没错，果然是他！陈万达一张胀如满月的脸，在灰霾的夜幕低垂中犹泛着油亮红光，教人想起了当年夜里赶着清沟时，他鬼魅般出其不意前来突袭，以防工人私漏的情形。十年了，居然不见多少改变，那几十名矿工的粮饷给他陈万达进了补遂驻了颜的愤恨，霎时间就像把狂风中的野火，在老马祥胸中燃烧起来。究竟多少人的血汗滋润了你？陈万达，久违了！老人一双浑浊的眼睛盲了似的，眨也不眨向前直瞪。

“啊，陈先生第一个大驾光临，真难得！”文春生咧了嘴巴，忙不迭握住来人甫一下车便向自己伸过来那只元蹄般肥厚手掌。

他是第一个，混帐东西，当我们透明！老马祥身不由己便挤站到众人前，直盯着一肥一瘦并肩走过来相映成趣的两个人。

在老马祥眼里十年如一日似乎无丝毫改变的陈万达，在准备一脚踏入会所前廊那当儿，也好像发现了对方。然而，事实上，他适才煞车后，之所以好一阵子方才打开车门走出来，不外是在人群中搜寻老马祥的影踪。不错，整十年了，何曾忘却那挡风镜被击碎的一记仇？当被冯局绅告知耕户中有这一号人物，他似乎不能相信两人竟还会有再碰头的机会。面不改容，视若无睹瞅了一眼宿敌，陈万达依旧脸上含笑，泱泱大度，在文春生恭谨让请

下走入会所。

“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口吻含谑，他踱起方步游目于四面墙上的挂匾之间。未几，正待坐下，却清楚听到外头人们‘人来了’‘人来了’低低的窃语。来了，他不禁暗自窃笑，悠由淡定跟在一个箭步朝外窜的文春生后面走出去。

果然，大路旁，那官用的沥青色马赛地大房车旁边，穿着制服的司机，正弓着身子替车里的大人物开启车门。而冯局绅和数名跟班，则站到一边恭候。陈万达此刻便也如蚁附膻般，稍加快脚步迎上前去。

来者不啻是救星，前廊上那如冬日肃杀景象中枯树般静立的耕户们，竟又有点无动于衷似的，阒无声息看着三个风头各有春秋的人物，在大路旁又是握手又是拍肩又是点头哈腰的闹成一堆，接着哈哈哈哈哈笑着相偕向会所这儿走来。

三人当中，谁也没向站在会所入口处的一伙人看上一眼，便被随从跟班之流的簇拥着走进会所。

一阵你推我让的喧闹后，胡部长被安排在主席位上坐了下来。长方形的会议桌，左右两旁，紧挨显要人物入席的，自然是冯燕山及陈万达俩。下来占桌的，是那一班包括数名该区亲委会委员在内的帮闲人马，还有该名文春生咖啡店常客的某日报业余通讯员。

待就座好后，胡部长望了望两旁犹空无人坐的六、七个座位，问：

“外面的人是耕户吧，怎不叫进来就坐？”

“哦，是的。是的。”冯局绅此刻有点讪然，忙不迭站起来，向文春生使着略含怪责的眼色，“春生，快把他们叫进来。”

经人这么一提，这个文春生登时一阵尴尬。满心满腹就只有一个胡部长，竟然全忘了那一伙人也是与会者！红着脸急匆匆离座，他讪讪的向外头冷然静候的人们扬声招呼：

“你们都进来吧。快！”

此刻，胡部长伏下双眼瞄瞄手上的腕表，凝重地对坐在右侧的陈万达说：

“时候差不多，我看就开始吧。晚些，我还有个宴会。”

“是的。是的。越快了事越好，部长时间宝贵！”陈万达何其欣然，赘肉累堆的滚圆头颅，点得腮颌肥腴丰润的肌肉抖动不已。

耕户一行人，在文春生带领下，鱼贯的进入了会所。他们当中，没人见过庐山真貌的胡部长。至于陈万达，除了老马祥，众人也一概只曾闻其名而未谋过面。在大人先生们的虎视眈眈下，这批朝讨暮粮的草民，居然也挺胸昂首，落落大方走了进来。占了座位的等闲人物也不让座，惟十数人，竟也不亢不卑，在默契下，青、中年一个个引着几个较老大的，没推没让，瞬间便把位子坐满。

喝！三个地位各殊，身分尊卑不一的人物，真有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预料中，这些正待援手的人，在彼等跟前，应该是一副卑躬屈膝又怯又忌的可怜相。耕了我的地，占尽便宜，居然还这么神气活现，这对陈万达来说，根本不可思议。虽说已领教在先，但在有胡部长这么一位高官显要坐镇的场合里，竟又教自己累积上多一回经验，冯局绅这时还真有点害怕起来。而‘拨冗而来’的胡部长，也颇感不是滋味。这些年来，穷乡僻壤，他巡访过不算少。所到之处，谁见了他不战战兢兢打躬作揖，不阿谀逢迎？而那些求助于他欲‘讨回公道’的，没有不一把眼泪一把

鼻涕啼哭着把他来歪缠。唯独眼下这行人，却无动于衷！当真是得理不饶人？而他们理又何在？他，不怪他们近乎跋扈的鲁莽无礼，但嗤笑彼等心窍滞塞不会做人。

手上拿着记事本站在未席骨碌碌溜动眼睛等待吩咐的文春生，见坐的人都端坐好，在他两旁站着的人都站定，便向冯燕山打了个眼色请示。见对方颌首，也就立正了身子，暗暗清清喉咙，说起话来。

“尊敬的胡部长，冯局绅，陈先生，各位乡亲：——呃——”咖啡店冲茶头手出身的文春生，也有在大人物面前站起来说话的一天，真教他感到有点不胜重荷，不期然的顿了顿，声音也似乎微微抖起来。“有关我们这一区的居民这次所遭遇的问题，今天能获得一向关心民瘼的胡部长亲临调解，我在这里且代表本区居民衷心向部长谨致万分二的谢意！现在——”

啪啦啦！一阵由冯局绅领头带起的掌声，劈里啪啦，打断文春生的说话。神色迫蹙的他，愣了一下，也随着拍起掌来。待得掌声沉落，腼腼腆腆，他闪烁不定的眼睛朝微微盈开笑意的部长大人望了望，续道：

“现在，我们恭请胡部长发表谈话。胡部长，请！”

胡部长的端严尊贵，冯局绅力表谦逊的和顺，陈万达莫测高深的诡笑，三人表情各异，怕不是心思划一：好戏开始上演了！

老耕户马祥，犀利的目光在三人间荡来荡去。天可怜见，不会真的是一场戏才好。哦不，希望真的是一场戏才好……

身居高位的胡部长，这时候终于收敛了一直保持着的微微笑意，神情甚是严峻，向左右两侧的冯燕山及陈万达瞥了一眼，霍的又变脸，既诚挚又慎重，殷切的把眼前站站坐坐的耕户扫视一番，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方缓缓开腔道：

“诸位在座同胞，有关这次耕地的事件，承蒙大家与冯局绅的抬举，把事情委托了我，实在使我深感殊荣。”

开场白道过，胡部长拢起嘴巴断了下文。他偏过脸刻意朝陈万达望望，半晌，方续道：

“诸位，目前你们耕种的这段地，法律上，合法使用权是陈万达先生所拥有的。陈先生向政府申请并被批准在这里开矿，在有效年限内，他便是唯一的‘合法山主’。至于他有否进行开采工作，他每年也必须向政府缴交一定的税款。也即是说，这些年来，陈先生虽然没有继续在这里开采锡苗，他依旧负担税务，俾以继续合法拥有这地段的使用权。既然陈先生是地段的合法使用者，他当然随时可以在既定范围内进行开矿的工作。现在陈先生鉴于本身的用途要动用到这段地，而你们又是非法占用了别人权益下的土地，无条件离开是必然的——”

无条件离开是必然的？耕户们听了这句话，一时哗然。

胡部长也暂时打住了，面不改容，温静的面对众人激烈的反应。

“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听部长继续说下去。”冯局绅站了起来，抬手往下扇着双掌，“部长的话才刚刚开始，大家别急。”

既是话匣子方才打开，下文必也还长得很，大家便也只有合作，且看他下回如何分解。

风度出众的青年才俊，待众人静下，便也不急不缓把话续了下去：

“还有一点，你们在耕作之前，并没有与陈先生洽商，当然也没有任何协议，因此，对于你们种在矿地上的农作物，陈先生没有任何责任必须负担。这次，冯局绅本着一贯为村民服务的可

贵精神，那么热心替大家奔走，实在令人非常感动。而陈先生向来便以做慈善著称，济贫扶弱从不遗余力；古道热肠的他，这回实在也因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为难。不过，陈先生依旧遵循自己做人的原则，处处体恤谅解贫弱，在冯局绅大力奔走协商之下，并且给了我天大的情面，终于作了个折衷的办法——”

“……是……是不是让我们继续——”

但求它一个简单答案的王二嫂，一听说了什么办法的，便再也顾不了什么部长不部长的，急不及待便岔了对方冗长的说话，却又被那老局绅冯燕山打着手势，又是瞪眼又是吹唇制止。

对他们这些耕户们来说，胡部长这番话，等于炒冷饭，实在说得徒然；有关种种，他们早已从冯燕山那儿听得十分清楚。而事实上，他们也并非那么不懂事理；他们自知理亏，但求别人开恩，但愿人间尚有道义和温情；一切一切，如此而已。

然而，在胡图仁部长来说，这番阐释绝对必要。一来不但要以一个人民领袖公正不阿的立场来加深这伙人对他们自己这个际遇的认知，好教他们对他介入此事不存一丝儿暧昧的看法及想法，更凸出了欲将事件摆平并非易事；二来今晚他莅临此地，若不炒这盆冷饭，恐怕也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因此，对于王二嫂的心思，他故意跳了眼，依然侃侃释说。

“各位，作为一名居中的调解人，我除了必须据情据理去寻求事情的解决方法之外，也应该同时顾及双方面的利益。换句话说，我绝对不能悖情悖理为成全一方，而对另一方强加施压使之屈就。然而，在这次事件中，我倒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虽然说我还不至于对陈先生施加什么压力，不过，对陈先生，我倒甚感歉意。只是为了耕户们的利益，也顾不了这许多。难得的是，陈先生深切的谅解，使事情很快便达成协议。这的确是陈先生行了

好予以方便给我赏的光，更是冯局绅几番交涉落力奔走的结果——作为一份同情及谅解的表示，陈先生他同意补贴各耕户三百元——”

补贴各耕户三百元？什么意思？众人霍得有如遭电殛，一时失魂：初生之犊的玉嫦，第一个叫了起来：

“即是说叫我们走，不让我们耕种下去？”

胡部长没回应，依然一脸严正，眼光笃定的朝前方凝住不动，缄默不语。

三百元？他冯燕山之前是怎样承诺的？

三年来日夕操劳，换回来的是三百元？

一切就这样完了吗？叠山汇海般的希望，不过三百元？

三百元，这话从胡图仁部长口中抛了出来，像枚炸弹，把众人的希望轰个粉碎。

“为什么给我们钱？我们不要钱。我们不要！”

“我们没有向谁讨钱。没有。我们没有！”

“我们不要钱！不，我们不要，无论多少，都绝对不要！”

打片刻的死寂中警醒，王二嫂、五婶及玉嫦强妈等女辈，同声作着沉恻悲痛的奋抗。

“三百元，”老马祥终于把有点巍颤颤的身子站了起来，“没错，部长，正如他们几个人说的，我们没要求赔偿。再说，头家并没有欠谁的，这钱我们根本不能要。我们——”

悲愤，还有疾恨，一时把老人的喉咙给堵了，教人不寒而栗的悲啸戛然而止。

不要这三百元？毫不迟疑，斩钉截铁一口严拒，并且众人一心，尚未把预先拟好的腹稿背完的胡部长虽早已略有所料，但依然免不了感到受挫，心里头毕竟也有点凉了起来。而仅仅在此一

刻，他方才省起曾对老伙友提示在会议上对耕户要稍稍表示偏帮他们的态度这一着，一时不禁暗感讪然。与此同时，那冯局绅固然也有同感。惟此刻的陈万达，则早已亢奋得汗涔涔。他原本也未料到耕户们的蛮顽竟如此执着，以至于毫无顾忌，这么直截了当便显露无遗，教官大人好看。

“是的，部长，我们不要，也不能要这几百块。”见老祥伯苦成这个样子，孙才于是站了起来按按老人的肩膀以表慰安，并示意他坐下。“我们这里有必须养育几个孩子的寡妇；有父瘫弟妹在学的担家女儿；有除了耕种便没有其他活计的当家人。部长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字也不多识一个，既没有好手艺，也没有做生意的本钱，除了一身蛮力，一无所有。这回我们耕种了大头家陈万达先生的废矿地，滴滴血汗，今天也总算开花结果了。再过些时候——”

“对。”许久以来，类似求援的市井小民，谁个不听信遵从他胡部长的取决及营运结果？虽说私底下早已作了万一耕户们不接受补偿的心理准备，而拟好了不为拍档冯燕山所知的进一步策划，但受挫的感觉毕竟也不好受。此刻频点头以示认同，大表关注的神情却已嫌勉强，他知道对方说下去的将是些什么样的话。为了替自己挽回点面子，在彼等尚未说出什么人情道义什么天地良心之前，就非得让陈万达先行把他们压制下去。而这样一来，多少也因此而得以减免一点处理失当之嫌。他于是当机立断打断孙才的话，“大家不必激动。我们这里先依序发表意见。假如认为结果不圆满，才再行磋商。好，现在请陈万达先生来谈谈。”

几番交涉？胡部长如此娓娓述说，他陈万达这个今晚算是前来逢场作戏的，听了真有点忍俊不禁。“你是老朋友，我不能不实情相告。我对胡部长说自己不会向你透露他知晓有赔偿这回

事。那你就顾全人家面子，大家合作。”冯燕山早便对他慎重相告，促他装糊涂。他当然装糊涂，前来与会之前一刻，才煞有介事给部长一通电话，照会他事件将以金钱赔偿解决。而冯燕山他其实大可以对自己佯称没将赔偿一事告知胡部长以照顾百姓父母官的颜面。毕竟是老朋友呵。冯燕山此举，倒是令他心里一时五味杂陈。

到底只是个生意人，陈万达毕竟也没有想太多。而冯局绅之所以出卖胡部长，也旨在讨好自己这‘老朋友’；他实在不知这人葫芦里卖什么药。若真对他起了歪念，也只希望对方念在自己重他陈万达多于重堂堂部长的他这‘老朋友’的一份情谊上，出手轻一点。

事情因为说的是交由冯局绅他全权处理，要怎么个耍法，自然也听君自由。因此，从在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会所与耕户首次晤面，接着亲身前往杨桃园耍宝，再到让老马祥李根两人苦候方得以会晤的第三次接触，自始至终，老局绅都没请示陈万达的意见，一个人一再演独角戏。直至计划中的程序进行到说准备拉胡图仁部长出来亮相而欲前去谒见，把一切筹措便当，到非要和他陈万达这个所谓‘地主’的联络不可的时候，才给挂了个电话。

你在戏中演戏，我在戏中演戏，大家都在演着戏中戏。

而胡部长的电话，自然也在预料中拨过来了。

第一通电话，婉拒通融。

第二通电话，考虑通融。

第三通电话，有感于部长赴全力为民服务精神之难能可贵，慎重考虑通融。

第四通电话，是到这儿与会之前一刻他陈万达拨过去的——

通融的结果，乃补偿三百元。

事情于是便这样圆满解决。

耕户们拒绝赔偿的叫嚣，加上胡部长触礁后马上将烫手的山芋给他丢来，陈万达一时虽蹙了眉头，却笑在心里。不满意？再磋商？挪着肥胖的身躯，他紧挨桌缘站了起来，向胡部长躬身言谢，接着，满不在乎的眼光漂游到老马祥脸上，视若无睹流掠了须臾，掉开，一板一眼说道：

“各位，这件事情，冯局绅也的确够劳累。兄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下，三番四次违悖了他的意思。当前兄弟实属不得已，需要动用到这段地；为此，特别向冯局绅表示万分歉意。”

此刻，只见老矿家煞有介事向‘老朋友’欠了欠腰，真个是唱做俱佳的。

“冯局绅为民服务的精神实在炽热，而更难得的是胡部长也在百忙中拨冗再三替你们斡旋。为了对部长表示崇高的敬意，为了嘉奖冯局绅令人钦佩的助人精神，而兄弟这方面除此也别无他法，唯有在征询他俩的意见后，权宜之下，补贴你们各户三百元——”

“头家——”

是老马祥。陈万达望了他一眼，未加理睬，续道：

“对诸位所蒙受的损失，我也甚感惋惜。由于‘行沙纸’已批了下来，必须在三个月内‘行沙’，否则准证将吊销；希望大家体谅，从今天起，别在地里下种，有收成的尽快采收，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至于那笔钱，我也将于近日交由冯局绅派发给你们”

“头家，”老马祥瞅紧陈万达，丝毫不放松，“我是马祥，你还认得吧。”

混帐东西，哪怕你化了灰！陈万达从裤袋里抽出手帕，拭着额下的汗水，心平气和。

“不就是马祥吗？你老兄呵，久违了。”

见陈万达这样有的没的漫应着坐下身子不再有下文，老马祥藉机紧接道：

“蒙胡部长及冯局绅鼎力协助，而头家你也慈悲为怀，给我们金钱的补偿，实在是万幸！头家，我们的确是耕了你的地，并且在那儿找到了几年的温饱，这在你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功德无量。不过，本着头家你一贯乐善好施的菩萨心肠，我实在想不出你何以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的理由。头家，这段地可是赔本货色呀，当年你不是领教了么？至于说到储沟尾——”

“马兄！”见老马祥竟罔顾大人物的存在，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冯局绅还真有点受不了，几乎怒形于色。

还轮不到你，他冯某人都还没发表谈话呢，太目中无人了！他朝胡部长那儿匆匆扫了一眼，见大人物依旧一脸八风吹不动的庄严安泰，顿感有点不搭调，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对陈万达的不信任已不在话下，而耕户等人绝非池中物已表露无遗这一点，更加重了他心理负担。心机缜密的他，认为自己现下不但大有为自己的立场澄清的必要，并且得马上进行以正视听好防范未然。于是，方才那明显带着遏止意味的一声喝令，转而延续成和顺的称呼：

“马兄，陈先生刚才的说话，我无谓重复。假如基于人道立场，陈先生改变主意让你们保有这片土地，这实在是我们大家的造化。不过，事情到了我们手里，总算也告了个段落，这一点，

相信各位都很清楚，不是吗？假如各位不接受这个商议的结果，而坚持己见，那我们的努力算是失败了。现在陈先生在场，我嘛——”顿了顿，冯局绅以怪异的表情看了陈万达数眼，“哎，说真的，我也不想再次跟他正面冲突。为了这件事，我的开罪陈先生强硬鲁莽的态度，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歉疚。幸好部长肯替我解围，总算也有了个结果，这全都是胡部长的功劳，否则，我这次也实在难以下台。不过，有一点希望大家弄清楚，陈先生对你们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他肯给大家金钱上的补偿，无疑是贯彻了他善者仁翁的崇高精神。”

好精明的说话，不但显现了自己劳苦功高，更对想像中可能出现的变化预先作了个交代；更妙绝的，是紧揪住他这个‘大人物’‘有难同当’。此刻，胡部长也不禁暗暗掠叹，这厮毕竟已人老成精。

另一方面，在他胡部长的半生际遇中，像眼下这班你编派他顽愚，实乃精敏过人的倔强刁民，毕竟少见。那不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马首是瞻，不为其威仪所慑，自有主见跟对方理论的这一着，还真令人有点吃不消。

“那么——诸位乡亲，”胡部长一个字一个字吐着，确确凿凿，“陈先生方才已经明确表示了其立场态度，而冯局绅也大略讲述过我们与陈先生交涉的情形，我想我也略略补充一下。”

为示郑重其事，胡部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诸位，你们虽说也在地里找到生活好几年，惟这回杨桃园有开花结果却大有无收成之虞的遭遇，也诚属不幸。当冯局绅找我和陈先生商量时，我没考虑便答应下来。遗憾的是陈先生对这段地的需求也和你们一样迫切，故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唯有姑且同意陈先生的这个决定。难得深明大义的陈先生愿意慷慨

解囊，这实也不啻为一项义举。当然，大家有话说的话，也尽管开诚布公说出来。刚才那位马老伯——”胡部长定睛望住老马祥，“好像还有话说的，请继续下去。”

“部长，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们不是已经把事情安排好的么？我们要说的，也只有求大头家怜恤我们的处境这么一句。现在，一切既已定夺，假如我们再在这句话上兜圈子，实在也枉费唇舌啊。我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老马祥缓缓说着，见伙伴们一个个竟也变得甚是平静，显然都不想吭上一声，便又续了下去。

“部长，既然你们这样说了，要不接受又能怎样？说不接受和接受又有什么分别？”

“那是接受了吧？”冯局绅殷殷探问，一脸期待，“大家确定一下。”

“都没意见？”原本只怀着可有可无的心情逢场作戏，但求登场热闹一阵第二天见报，胡部长此刻见耕户们几乎一语不发，倒又嫌冷清。

这时候，只见老耕户马祥静静的，对全神贯注到他脸上依然一声不吭的伙伴们来一番巡视。在与众人眼光彼此你来我往交流下，似乎有了默契，老人于是说：

“部长，冯局绅，头家，假如再也没有商量余地，便也只好接受。但这终归份属‘不义之财’呵，怎好教头家他白损失一笔钱。我们终究还是希望大人先生体恤我们的孤儿寡妇和那些当家的……”

再也无以为继，老马祥闭上嘴，坐下俯了脸闭起眼睛。

总算还顺畅，胡、冯两人听罢老耕农的话，心中疑虑当即消弭了大半，不禁相视交换了个眼色。险险的，几乎‘老猫烧须’！

但事件到此毕竟算是告了个段落，多少总有释怀之感。尤其是冯局绅，内心几乎有点雀跃。既公然表示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当然也就到此为止；对于彼等可能中途求援于第三者的疑忌，算是白白担忧了这些日子。有记录在案，报纸上新闻一发……冯燕山此刻看来又是一脸春风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群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居然也临危不乱。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更了解摆在眼前的事实，唯有沉住气静观事态的演变。

会所里头，一时间静得有若午间的坟场。反倒是会所外面那些看热闹的人，哄哄喧闹起来。

“换作老子，不跟他拼个有你没我的？太不中用了！”

“有什么法子？人家的地方呀，死缠活赖不成？恨得咬断舌头也枉然。”

“太冤枉了，老天爷不长眼睛……”

“不是？什么人欺天不欺，鬼话！”

门外的喧嚷，倒像在鸣警号。快刀斩乱麻，尽早收拾残局，免得夜长梦多，冯局绅遂开口说道：

“胡部长，陈先生，既然事情达致协议，圆满解决，补贴三百元的手续，现在就作个交待，也好教耕户们安心下来。”

“正是。就这样吧——今天星期五，呃，就决定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吧，我把钱给你送来，由你代劳分发给它们，大家应该没意见吧。”

听罢陈万达的话，老主席忙不迭回应：

“太好了，一切就这样决定，这下大家可以安心回去了。”

见耕户们谁也没对金钱补偿的落实有所反应，冯局绅又有点

失落，甚感没趣，只有自个儿演独脚戏。

“好。这件事情，承蒙胡部长鼎力协助，今晚还亲身与会，我们实在感激不尽。让我们在这里向部长致崇高的敬意及衷心的感谢。谢谢胡部长！谢谢！”

也端的是一付恭谨有加的好模样，冯局绅他向胡部长深深鞠了个躬。

“为民解困，原本是我的职责；只要能力所及，务必将事情摆平而后已。”淡然以对，胡部长上半身向前稍倾，还了个礼，又抬手望望腕上的表。

老搭档见状，自然识趣，于是紧接着说：

“胡部长还要赶着赴宴，各位，散会之前，让我们再次向胡部长致谢。而对陈先生慷慨解囊的仁者风范，大家也应牢牢牢记。”

“都已记录在案，是吗？”胡部长站了起来，问：

冯局绅也随之起身，朝那名业余通讯员及文春生望去。见两人连连点头称是，遂答道：

“是的。是的。都已备妥。”

“那就散会。”

“主席，拍不拍照？”是那名业余通讯员。

“是呀，部长，拍照不拍？”冯局绅经人一提，自责疏忽之余，赶紧请示胡部长。

“不拍了，我赶时间。”大忙人又望了望手表——曝光率已经高的了，还真的那么在乎不成？

“留个档案照也好——”

“不了，不了，时间逼促。”

拍个照花得了多少时间？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照片见报以

增声势的机会泡汤了，心里虽不悦，老局绅也唯有依从，率先离座，道：“会议结束了。大家回去，我们两三天内再联络。”

那一厢，人们砰砰碰碰推移椅子离座，老马祥这儿，见伙伴们仍呆愣地坐着，便又习惯性的赶鸭子般挥动双手，说：

“回去。回去。大家回去。”

一直站在会所外为数十来人的附近村民，见老马祥等人一走出来，便都围拢过来，声声惋惜句句责询。一个腰肋间夹了个光着屁股被喂食糜粥的毛娃娃的妇人，一直跟着老马祥不停叨数：

“阿伯，怎么这样驯善给他呀，真算数了么？太冤枉了呀！”

见老人家无以应对，只管垂首走自己的路，这妇人更是吊了嗓：

“阿伯呵，好汉不吃眼前亏，道理上争不来，就低声下气求也不为过。便是打闹又怎样？我真不明白——唉，你老人家倒不打紧，可聪嫂他们一家怎么办？”

“大嫂有心了。我们走着瞧吧……”

对老人家亦步亦趋的妇人，原来是聪嫂做闺女时，一同割胶一同到小河里浣洗的姐妹。十多年前各自西东嫁为人妇，已久不往来，风闻附近会所开会了，凑热闹来。她话才说完，适巧聪嫂行经身边，二妇碰了面，恍如隔世，双双一时红了眼睛。这妇人的款款深情，一行人谁不感动？惟此刻到底还能对她说些什么？老马祥只有如此草草回了句。

会所里，道别声不绝。继耕户们离去，走出来的，并非说赶赴宴会的胡部长，而是陈万达。虽已年入花甲有年，人又胖，状况看来倒不坏；永不言休，他的座右铭，无怪乎今天犹雄心勃勃

的他，走起路来，脚步一点也不现胖子惯有的蹒跚。单刀赴会，只见他庞大的身躯，很快便没入车厢里。街灯下，那辆银光闪闪的大房车，瞬间便也在远处的夜色中隐去。

包括文春生在内的亲委会委员，这时候个个像逐臭蝇，紧盯着胡部长冯局绅俩，划一的移动脚步朝会所外走去。

“时候不早了，大家回去收拾收拾。”冯局绅回头发号施令，着人们留在会所里善后，继而续陪胡部长向其驾座走去。

“赔钱送贼，胡老弟，我总是觉得不妥。”见众人再也没跟上来，老主席禁不住又神经兮兮道出心中的疑虑。

任凭你怎么翻，总也跳不出我的五指山。作为一名内阁阁员，胡部长对陈万达这个财富不赘，但社会地位却无以望其项背的财奴，根本便不放在眼里。对今次这回事，他原本就不甚在意，更勿论担心。只要自己一出马，即便是陈万达真有欲宰‘老朋友’献祭的意图，也会被自己的威信震慑，不得不放下屠刀。然而，虽无近忧，却也有远虑，谁又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毕竟是个务实的人，总也免不了暗怨对方给自己添了这个麻烦。

想到妻子已在那儿等着自己的夜宴，年轻部长益发厌嫌这冯姓老头的纠缠不清。“见一步走一步吧。”此刻他眉头已纠结，语气冷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说不准。”

衣香鬓影的晚会，瑰丽华靡，言笑晏晏。达官贵人王孙公侯济济一堂，谈论的，是传媒必须打起十二精神去录撰的话题；行的，是高贵的礼仪；吃喝的，是珍馐佳酿。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水晶宫灯在头顶上迭变幻梦一般浪漫的飞流光彩。美妙的轻音乐，有若山涧清溪的慢淌细流，既轻既缓，且柔且腻，怡弄着人们的听觉神经。雍容华贵的女士，又或热情如火，又或浅颦轻

笑……胡部长下意识整整衣襟拉拉领带，一旁伺候的司机，似乎已接获讯息，恭谨地将车门拉开。

“好了，冯老，我也该走了。”胡部长从容的一脚踏入驾座里坐下，在司机把车门关上之前，说，“那新闻稿发出去之前，你要仔细过目。晚安。”

晚安？但愿如此。冯局绅一人站在大路旁，但感心情还真有点古怪。连日来拥被总不成眠，如今事情不是解决了吗？又哪来的忐忑不安？今晚能好好睡上一觉么？他怀疑。



冯局绅的心窍，果然并不闭塞到哪里。而作为族人高层领袖中形象十分凸出的精英人物，胡图仁部长更是料事如神。

这本来就是一场公开的游戏。参与的人早已心照不宣，依循着游戏规则，极尽所能各显神通而已。

于是，州议会代议士钟承泽家，这个晚上，便来了这么一个稀客。

陈万达离开了第六区亲委会会所后，兴奋得像只春归的鸟儿，振翅便直往这名怡和村天字第一号人物扑去。

然而，对陈万达来说，这里的一切，尚还陌生得很，包括了钟承泽那张瘦癯尖削的脸孔。

确然，打从钟承泽侍从新主子前倒溯到他刚从政坛崛起的十多年间，在怡和村也算有头有脸的这名‘慈善老矿家’，从来没有接触过此名政治舞台上不住变脸的刁辣后生。在他陈万达眼里，钟承泽这号没棱没角的‘圆通’人物，不过是个身怀骑墙绝技的投机分子。保险箱里金亮银闪屋契地契堆叠盈尺的他，向来就只在老伙伴冯燕山身边露着鄙夷谑笑，冷眼静观这个风头劲健的青年从政者层层蜕变。名气能让人吞下饱肚么？利才是务实的。不像冯燕山，他没有当领袖的欲望，而什么政治意识政治醒觉，全都被其金钱人生哲学给催眠。事不关己，尽管长年与冯

燕山密切往来，他和钟承泽之间也不曾建立起一点或坏或好的关系。正基于他这近乎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当国家政治大气候出现此前未有的风云，钟承泽在风起云涌中来个大转折，掉转马头归顺了主流势力，意味着从此官运亨通，而陈万达就此有所发现之后，便得以毫无前嫌，堂堂正正以附会朋友的身分向他靠拢过去了。

两人之间，便这样打起招呼来。

嘴光面亮的市侩有了钱，莫不想捞个名堂风光风光一下。散他一千八百或三两千块，换回个什么PPN什么太平局绅的套在自己名字前头，既可以当上被册封的有功人士，被家人亲友联名在报纸上卖其牛皮药膏，又能藉此取得诸多方便，俾以通往生财之路。可是陈万达偏就有点与众不同，对个人声誉及所谓的社会地位，都不热衷。还得花钱去买，尚且又未必划算；他的钱财可是只许进不许出的，那于十多年前被冠了什么捞什子慈善矿家名堂，改建老人院耗去的五千块钱，他是直痛到今天呢。要不是那批命的什么‘高铁笔’说他年内将遭逢命劫，得做善事消灾障，莫说五千，五十块也休想他拿出来。

他有钱，却只希望有更多、更多的钱，如此而已。正如那知己知彼的‘老朋友’，以及超群逸立，很有望坐上族人政治领袖第一把交椅的胡部长所审察的一样——当钟承泽与那州内操揽土地发放大权尚属其次，集极权在身方是本位的太上级州长官交上了特别情谊一事天下大白之后，便暗地里打着另一道生财的主意——他是矿家，是木桐商，只要识时务，巴结巴结钟承泽，通过他的穿针引线，从而申请得新矿地及处女林，就又财源广进了。而这的确比去搞个什么头衔实惠得多。花钱买回了个标签一样的招牌子，未必就一定能够花开富贵，如冯燕山，他得到了什么？这

种以金钱兑换荣誉的市场太滥，并且级别低，而购买者比比皆是，中用吗？

以地方上首富的身分前来攀交情，正在扩张自己势力的钟承泽，又岂会拒之千里？

才从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会所回来，钟承泽甫一进门，便被太太亲昵往厨房拖去，说是炖了什么十分补益的汤。九点半了，温暖脾晚膳饱享过后，拿着汗巾频频拭揩汗水，钟承泽终于从厨房走回客厅。等了约莫半句钟，陈万达见钟承泽那张干巴巴的瘦脸，在荧光灯下不但泛映起红潮，更且神采飞跃，想是喝了热腾腾的补汤之故，便迎兴说道：

“钟老弟，你太劳碌了。虽说年轻，也不能这么拼命，身体要紧呀。”

“说的是，却也没办法，放不下嘛。”

“幸好尊夫人这么体贴。”陈万达说着，侧了脸鬼里鬼气朝厨房的方向望望，阴邪地露齿而笑，“天天汤水足，老弟真福气，讨得好老婆。”

“陈伯别笑话。叫你也来试试内人的手势，还那么客气。”钟承泽瘦鹤一般的身躯，在胖圆似老仙翁的陈万达对面坐了下来，“我这人便是天天参茸燕桂，准也不过这么一副仙风道骨，怕不是生坏了这心肝肠肚！”

“故所以呀，老弟！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幸则流芳千古，不幸则遗臭万年；以我陈某人来说，大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干这等傻事。偏偏你老弟就包山包海，日以继夜马不停蹄的，我实在佩服你这股干劲啊。”

倚老卖老？抑或大家不过彼此彼此，再也无需那么虚伪装它

什么门面？然而，毕竟是愚蠢的自我暴露，还有言穷技拙虚假的阿谀谄媚，却使老财奴在他钟承泽眼里看来，像只摇尾乞怜的小狗。

“陈伯还真有一套——呃！”被逗得乐不可支，钟承泽也许吃撑了，横膈膜大大抽动了一下。“从政者的力量来自群众；不辜负委托者，我只是贯彻自己为民服务的精神。”

“所以说，钟老弟从反对党那潭死水里跳出来，绝对正确。唯有这样，你才能施展拳脚，发挥你的才能你的力量。”

“啊哈，可也不是人人都跟陈伯一般想——那些死头脑！今天我仍然呆在你说的那潭死水里载浮载沉的话，这回耕了你地方的人，能够得到什么？”笑口盈盈，钟承泽说得轻松。

“不就是吗？”言归正传机不可失，陈万达赶紧逮住，为再也无需东拉西扯、速速切入正题兴奋不已，“钟老弟，真想不到事情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接受了？没有闹吗？”

“你说呢？”

居然还逗这种烂极的什么鬼趣，钟承泽只觉得滑稽，遂以烂对烂寻起开心来。

“消息我早有了。”

“老弟着人前去看戏的么？”

“陈伯真有点糊涂啦。戏不都在我们肚子里吗？”

糊涂？老子给人分粮的时候，你还在吮你老娘的瘪奶子！惟既然被说了糊涂，那就不妨糊涂下去，老财主于是一脸懵然噤了声。

“不接受，去解围；接受，一样插手。而地是你的——”

“对，对，钟老弟！”陈万达此时，更且露了点甘拜下风的

赧色，“事实上，要圆要扁，全由得我们自己。不过，胡图仁冯燕山双双都似乎非常警醒，对所谓没有苛刻附带条件的补偿，好像有所怀疑。”

“哦？他们对你表示了质疑的态度？”

“我想是的。”

哈，哪有不是的道理？你这人还会无端利惠别人不成？三岁孩儿都读得出你的肚肠，何况那两人。“心理作用吧。你和冯燕山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按理他应该对你一百巴仙信赖才是。”钟承泽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刺戳对方的机会以显颜色，好教投靠者慑服。

既然已‘糊涂’了，他便也继续‘糊涂’下去，别人蓄意的整刺，也就不痛不痒。

“老弟，我是有点担心万一被揭了底，结果会如何？”

“不错呵陈伯，说起来你也是不无顾忌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内阁部长，说什么也该有点忌讳才是。再说，毕竟是个堂堂的部长级人马，算是以下犯上了……”

钟承泽是蹙了眉心，却也依旧嘴角含笑。

既然在演戏，自是七情上面。什么部长不部长，事实上他陈万达根本便不在乎，竟又要起花腔来。

“所谓作贼心虚，也许真是老弟说的心理作用。其实，除了头顶上那盏灯，谁会知道我们两人的事？”

竟然自认作了贼的行径，这种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钟承泽但笑不语，可他陈万达也不觉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妥，咽口唾沫润润喉咙，说了下去。

“钟老弟，我这人做事从不含糊，说一就一，二就二。至于什么顾忌这一点，实际上应该是不存在的。我既然做得出来，自

然也顾虑到后果。假如到头来识破自己原来被感弄，又能把我怎样？再大不了，也不过是绝交。至于胡图仁那方面，可是他冯燕山的好照应，也只能找他的霉气；再说尚且有老弟撑腰，我担心什么？”

这老滑头！

“方才说陈伯有点糊涂，是闹着玩，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向老人家讨教。”钟承泽此刻再也没有嘻言笑语，一脸正色，“唔，认真说来，我们之间也还不曾真正作过深入的谈话，不是吗？”

“说得是呀，钟老弟。”至此，再也无需装糊涂了，陈万达同样一脸正色，“我们真正的接触，应该说从这一刻开始。我只是个生意人——”

“不错。”谁才是控制场面说话的人？而老家伙财大气粗的姿态渐现，众人巴结还来不及的年轻州议员，又哪由得他逞能？“是打开天窗说亮的时候了。陈伯，老实说，我和你两人间的交往还浅，你这回给我提供的这个机会，如果纯粹是你单方面的给予，我绝对不会接受。但基于你对我也有所求，我们算是公平交易互利互惠，那你自然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钟老弟是干民族大业的人，言行自然干净利落。”老财主打裤袋里摸出了个乌亮烟斗，发现没带烟丝，便也有一下没一下把玩于指掌间，“现在话说开来了，我们就好好谈谈吧。”

“话有时候也不必说得太白，只是晚辈有话便直说，失礼之处，还请老人家包涵。”

“不是说了开诚布公的，还客气？”这老人此刻倒真有点老者的威严，“钟老弟，作为一名生意人，惟利是图似乎就是成功的唯一路径。我陈某人是否如此这般的捞起家，诚如你说我们交往

尚浅，你当然无法品评。不过，有一点你很清楚——我们是在互利互惠的大前提下，彼此才交往起来的。我陈某人从来没有政治野心，我只是不想退休；我还能干下去，只要外在条件好，我会继续发展我的事业。而钟老弟目前正是更进一步巩固声誉和势力的时候，双赢的情况下，谁会作出背叛的事？其实，说白了也有好处，至少可消弭彼此间的猜忌。”

啊这人倒不光是个虚胖大腹贾，还真有点脑筋满肚子密圈的呢。此时钟承泽敏感的察觉到自己被认定了征名逐利心切，而不曾拒绝他陈万达所提供的‘良机’，遂落得被年老市侩轻藐，一时大有被辱的气愤。惟既然彼此都能一手便翻到对方底牌，又还有什么好在意？于是思路霎的来个急转弯，心怀又霍地落拓不羁了。

“陈伯说得也是。我们口对口，心照心，有什么憋在心里，尽倾出来便是了。”

“对，对，钟老弟。我们总算消除了隔阂，从此大家心照不宣互相照应。”陈万达说着，自以为钳制了对方，还真有点喜不自胜。

划一西洋式布置的客厅，摆设得甚粗拙甚倨促，那台挤在与大门相对当眼处的仿古坐地雕花大钟，这当子笨拙地摆着钟锤子当当当敲响起来。

“十点了，真快。”

“不就是？岁月催人老，我的日子还有多少，怎能白白浪费？把握机会，命运便抓在自己手里了，这一点，倒真要与老弟分享。”

臭头痞三，总也有让人学习的长处，一点不假。当真得快马加鞭，钟承泽暗地里幽了自己一默。

“陈老伯前次提的那段地，矿务部那方面去过没有？查清楚确实还没批准给任何申请者，应该不成问题。”

“哦——！”终于说到心坎里了，陈万达只感到全身血液都往头上冲，兴奋得脸孔直发热。一言惊醒梦中人呐，总算爽快！他几乎笑了起来，“太好了！老弟呀，你不知道，这段地可是锡米仓啊，当年英国人的铁船挖不到的‘夹头’和‘石湖’，简直是金库。英国人停办后，多少‘山老鼠’在这里发了达，连偷洗琉璃的婆娘，也穿金带玉的。”

老矿家好不亢奋，见对方明显也在兴头上，便又直抒胸怀。

“钟老弟，这段地真可以到手的话，我现在便可以答应给你红股。”

“红股？”

“是的。红股。”

“万一挖出来都是黑麻麻的锰呢？”年轻州议员似乎寓玩笑以话正经。

你有半斤我也有八两。弦外之音老商贾岂会听偏？于是刻意打趣道：

“假如没有一点把握，又岂敢说给老弟红股。而这红股要是拿来折换的话，最低限度还是预付的哩。钟老弟，我们这一老一少，终于走在一起，还真是人说的缘分。明年三月冯燕山的主席卫冕战，经这次杨桃园事件从中作梗，他还能不挂冠而去吗？”

虽说胜券在握，惟世事无常，大热倒灶的意外岂能不慎防？杨桃园这回事若顺利完场，对于这次向冯燕山主席席位的挑战增长了优势，的确无可否认。陈万达他自动找上门来献计，自动费煞心思策划每一个步骤，当真是‘用心良苦’；而今更四两拨千斤，真得刮目相看了。当初还不怎么把这老商贾放在眼里，年轻

代议士此刻倒真有点怀疑自己相人的本领了。然而，年轻便是本钱，自信满满的他依然满不在乎，说得轻快：

“陈伯你说的也是。杨桃园这回事，在我来说确是锦上添花。当然，假如没有一点实力，我这回也不会再次跟冯燕山拗这个手瓜。而陈伯刻意给我营造的这个插曲，自然也将令我生色不少。陈伯用心良苦，我也深受感动。尽管放心吧，水到自然渠成。”

锦上添花，水到渠成，好小子！陈万达在心里头呵呵笑了。

一老一少，两人首次的交锋，他落败了。当时，从反对党过档不久，既无基层力量，拥护冯燕山的元老派，更视他如眼中钉，自然败北。然而，今天的他，便连富甲一方的自己也要前来巴结，这番把戏，又怎不是锦上添花？而水到渠成，什么意思，问广府人去吧。惟今天冯燕山尽管已颓势毕露，一日事未成实，谁又敢断言没有变数？

“钟老弟，我倒以为与其说锦上添花，不如以雪中送炭的角度来自我警惕。事情一天没落实，勿疏于防范才是呀。”

“固然，我不曾视对方如无物，所谓老树盘根，今天他依然有他的老班底。”句句无非邀功，好吧，就你说了是。听罢明显含诚意，却又颇教人深省的‘警惕’，钟承泽这时已厌倦与之暗中过招，于是如此闲散凑和，“陈伯这回是助我一臂之力了，一切便也依你设定的行事。鹿死谁手，且拭目以待吧。”

也非什么见好便收，老矿家虽然财大气粗，也自有其城府。

“其实，钟老弟今天形势大好，必胜无疑，我这小动作，也诚属锦上添花。今晚的事，倒也没出现一波三折的情况；反之，耕户们的反应还有点出乎意料，很快便接受了下来。”

“爽快呀。”钟承泽笑。

“我看是大有乾坤。”

“不正中下怀吗？”

“对，就只怕他们不闹。”

瘦子一个的年轻从政者短促的阴涩干笑，庞然巨物的老矿家肺量大的朗朗畅笑，在夜晚气温已降的湿湿空气中撞击在一起，听来十分不搭调。



唧唧虫鸣断断续续，狺狺狗吠偶尔三两声，新村的夜，总是安宁祥静。今晚，却有家犬野狗紧迫的吠叫，随着一群脚步杂乱的行人，从大街到小巷，从小巷到幽径，不断骚扰没有霓虹光管没有熙攘人潮的乡村一隅。垂手默默拾步的人们，步伐沉缓，耳不闻狗的吠叫，眼不见其牙齧爪履的躁跳，幽魂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面的道路。原本恬静安祥的村野，怎奈得这捣人清梦的烦扰，沿途，有人家灯影下窗前延颈探头。

草径上嗒嗒的脚步声，终于惊动了在屋里背挨背呆坐着等候妈妈回来的小兄弟。一直竖起耳朵留神外面动静的哥哥添仁，抛下整夜徒然握在手里半个句子也看不下去的故事书，飞快跑到窗前张望。看着看着，十数条人影渐渐清晰起来。

是妈妈他们！

添仁心里一阵抽紧，火速打开大门。没错，是妈妈他们！是他们！添仁好紧张，妹妹的颜料，弟弟的故事丛书，他的新校服，他的希望，现在全部系在妈妈那张嘴上。他撒腿便往外跑，情不自禁昂声喊着：

“妈妈！妈妈！”

“添仁。”

回应的，是老马祥打前头抛来的粗哑嗓子。

妈妈，妈妈她怎么不应我？添仁边跑边搜寻已移近的人群。

“妈妈！”

寒索索的夜空，添仁急躁的喊声，听来有点恐慌。妈妈，妈妈她在哪里？

“妈妈呢？”

“在这……” 聪嫂好不容易解封了仿佛被人扣死的喉咙。

“妈——！” 妈妈她原来在人群中包了尾。

一群人当中，谁也没开口交谈，添仁已觉气氛有异；而妈妈为什么那么不来劲，竟落在人群的最后头，并且迟迟不应声？待得走到妈妈身边，便一反已趋少年阶段不再轻易往妈妈身上挨靠的转变，像小鸟归了巢，双手便把紧她臂膀。黑暗中，他看不清妈妈脸上的神情，只有语意深长的再叫了妈妈一声。

妈妈又怎不明白儿子的心意？无奈有口难言，只拍了拍他亲昵兜搭着自己臂膀的手，摇了摇头。

妈妈不但不作声，还摇起头来。而众人当中，谁也没一句话，只管朝他们家走去。完了！添仁想哭，扎定了脚。

“妈，要铲掉了？”

被扯住举步不得的妈妈，依旧作声不得。

此刻已落在众人之后的老马祥，听见母子俩对不起话来，而那可怜的孩子，只落得充满恐惧畏惴惴质询，他再也提不起脚跟往前走。

“添仁，” 老人家于是朝母子两人走去，一手把孩子牵了过来，边走边说道，

“我们现下是争不过来，不过——”

“伯公，那人一定要赶我们走，是吗？” 添仁粗粗的嗓门拔得好高，众人此刻莫不回头，纷纷住了脚。

“是的。不过——”

“真的？是真的？”

添仁喃喃。妹妹们没有颜料，皱起了小小眉头；弟弟迟还那少年故事丛书，被老师罚站；自己……自己再也没得……。不，不，我爱读书！我要上学！

“不——！”添仁终于哭了出来。

不——！包含多少惊怖疾愤，又何其绝望沉痛的一声，像一把尖刀，划破众人胸膛，直教他们一时目瞪口呆，痛到心底。

“不！伯公，不！”像在梦魇中，添仁尽往老人脸上瞪，“不能让他们铲！”

“我们先回屋里去。”

整个晚上几乎不吱一声的孙才，这时往回走了过来，抓起添仁冰冷的手，连连轻拍其手背以示抚慰，接着连拉带拖的，把他往屋里拽去。

妈妈坐在条板凳上，垂了脸，默默淌泪。弟弟添义则深埋着头紧挨妈妈站着，点点泪珠，尽往妈妈肩上滴。如此光景，怎不教被孙才拖着手走进屋里的添仁，又痛又慌？甩开孙才，他拖着快要被悲愤恐惧压在地上拔不起来的腿，向妈妈一步一步慢慢走去。

和妈妈血脉相连心灵相系，添仁看清楚妈妈石膏模型般无动于衷，只管自己淌泪的脸孔，稚嫩的一颗心，实在承不住妈妈心里头的悲哀。太重了，支撑不了，他双腿一屈，身子便沉了下去。两手抓住妈妈双膝，怯怯仰望妈妈的泪脸，他好绝望，好绝望。

“妈……怎么办？”

似乎没听见蹲跪跟前既悲既愤又焦忧不堪的儿子叫唤，聪嫂空落落的视线，只胶在前方地面上那方寸之间。聪叔那被水冲漂得像个还未烘焙的软邋邋陷饼般的灰白头颅，在那儿晃动。还有，出麻疹得不到应有照料，整个星期开不了眼的那双小女儿横七竖八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奄奄一息的惨绝相，也在晃动。胶园落叶季，五婶、王二嫂、老祥伯等人白米三、五碗，油盐糖酱三、五两，番薯木薯三、五斤送过来，孩子们个个瞪着欣喜的眼睛赶忙接上手那令人心碎的贪馋相；还有阳光下那千颗万颗翡翠绿玉般晶晶发亮的杨桃颗粒……。天呵，祂绝我路！死的眼睛活了，死的脸容也活了；聪嫂摇着头，收回了有点无标的视线，紧抓儿子双肩，终于哭出声来。

“仁呵，这些日子白苦了你……”

“妈……”

可怜的孩子，见妈妈在彻骨的悲恸中犹垂怜于自己，激动得越加用力抓紧妈妈双膝，把脸埋了下去，闭起双眼纵声恸哭起来。

在这间没有男主人的陋屋里站站坐坐，十数人眼着于昏朦灯光下拥泣一团的母子如此无助，莫不鼻酸。而妇女们更是泪涕不止。

“添仁，不担心，不担心……”老马祥量着时候已不早，便趋前安抚，“傻孩子，眼泪可是这么轻易便让它掉下来的？不必担心，总会有办法的。有黑夜，便有白天，是不？晚了，带弟弟早点睡去，明朝一睁开眼，太阳依旧在那儿升起，不是？”

老人一把拉起添仁，又牵起添义那紧绞住自己衣角的手交给哥哥，在两人背上且拍且推，“骗人，借你们老虎钳把伯公牙齿全拔光。”

计穷到妄想这当儿把孩子逗乐，直感不堪的老人，望着兄弟俩的背影，摇头暗自一声长叹。好半晌，方道：

“聪嫂，好手好脚，饿不死的。孩子们也渐渐长大起来，这些年来你还不是撑过来的？困难的日子也捱了这许久，往后的，还怕捱不了么？你可是从来也没有放弃啊。”

见聪嫂依旧只管垂泪，那五婶便也捺着满腔愤懑，又是劝解又是激励：

“街坊邻里多着，就像自家人一样，喊一声，都会到齐。何况这是大众事，你一个人忧得来么？”

“是呵，聪嫂，五婶说得好。”孙才见深明大义的五婶说得中肯贴切，便也附和劝慰，“要来的，终归来了。有话说，既来之，则安之；既是没有什么比这更炙心烙肺的，更要提起劲去面对。也正如祥伯说的，你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是？”

嘴里尽管这样说着，孙才心里却比谁都更清楚这时候说这种话比掉眼泪更徒然。至少眼泪掉过之后，胸怀尚得以稍稍纾解。而仅仅朝讨募粮这么一句，便足以反映其生活概况的这群终年都在生活线上拼搏挣口粮的人，好不容易才有个机会捱到了现在花开结果的绿锦满山坳，偏又教命运来播弄，便是他这自认宁被砍头亦不下跪的硬脾性汉子，能不哭它一场的么？

夜，已凉，夜风开始吹刮起来。屋旁芒果树的垂枝，划擦着透着点点锈霉的白锌屋顶，咯吱咯吱，刺人耳鼓。望着替黯淡下来的汽灯打饱气后安坐下来的老马祥，孙才叫了一声：

“祥伯……”

“是。”老人家点了点头。“不欺不盗，我们只是一群没有很好生活条件的粗活人。我们贫穷，在一些人眼中，卑微得很。但是，我们肯挥洒血汗，肯劳动，老老实实，一天天把日子过下

去。比起那些歪着心眼做人的，我们尊贵多了；我们才是真正过日子的人。聪嫂当年要是放弃，今天，大家也不会坐在这里。聪嫂既然不曾放弃，难道今天会放弃不成？而我们当中，又有谁愿意放弃的呢？”

不放弃？不放弃怎又接受人家的补偿？明明说好万一冯燕山曾提过的什么补偿一事被对方摆出来，便誓死也不接受的……。济济一堂的男男女女，除了孙才李根王二五婶等四、五人，当时听见老马祥未征询众人意见便擅自作主接受对方金钱补偿时，都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目。他们固然暗地里怨老人家令人感到万分意外的取决，惟想到那到底是人家的地，而凭那胡部长那么体面那么有权势威信的人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悲痛之余，便也颓丧得连口也不愿意开了。然而，老人家如今说的又是怎样的一番话，人人莫不糊涂了。

“大家一定恨死这老糊涂了。”老马祥见众人都屏了息朝自己瞪视，尤其是玉嫦玉娥姐妹俩，四道怨愤的眼光，不但特别凌厉，还带着明显敌意，由不得便噎了口气，苦笑道，“玉嫦玉娥，别虎着脸对祥叔公啊，我们的事并没有完结，反倒是刚刚开始。”

老马祥和孙才王二等人的猜想到底并不完全是子虚乌有。说什么永远站在他们这一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这些家伙实在太会演戏了。陈万达是什么人？不追讨地租也罢了，怎还给人金钱上的补偿？一家三百块，十家多少钱？莫说什么部长的情面，便是‘雷公’下到他家院子等候将他当头轰劈也不从。这分明是一项交易，一宗见不得人的买卖……

“祥伯，我们总算有了点心理准备。”早有所料的孙才，脸孔瞬间涨得红赛战胜了的雄鸡头上喷血般的冠朵，“一切分明早

已安排好。从登场到落幕，哪有把我们放在眼内？虽说理亏的是我们，可好歹总该听听我们的意见；竟当了人木头，一手包办，还互抛高帽，好话说尽。”

“一眼看穿，这种把戏！”

“所以当自己傻瓜，静静看戏。”

孙才的叨数，正是李根王二心里头那几句，两人便也随之吐了口闷气。

“把戏？……祥伯，那三百块钱补偿……”看不出有什么把戏的王二嫂，吞吞吐吐。

“对，把戏。二嫂，没有征求大家同意，便擅自一个人作了取诀，想必除了你，当中许多人也并非依从我或对我百般信赖，才沉住气始终没有意见静静捱到散会。不错，三百块钱的确换得回一个小家庭一个月的口粮。只是没有这三百块，我们也未必会饿死。”

“不就是吗？三百块钱！”不爱说话，从来只躲在姐姐背后的玉娥，竟也十分口快，此刻犹悻悻然朝老马祥瞪着又忧疑又困惑的眼睛。

三百块钱，祥伯公要，且让他要去，我绝对不接受！一切希望被老马祥的应诺轰碎，玉娉姐妹和王二嫂等几个女辈，妥协中却又莫不在心里头暗暗奋抗。颓丧，绝望，他们深深恼怒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老马祥，却也只能保持缄默。圈内人的争讧是何其羞耻的事情啊，她们连低低吭一声反对，也觉得痛心。而这下，他们倒又庆幸自己当时不曾轻举妄动：老人家说，事情才刚刚开始呢。他们搞不懂，一时如坠五里云雾，迷糊中竟又有点兴奋。

“说人家做戏，我们自己也好像在演戏。明明放弃了，又是

没放弃的；什么交易什么买卖还不算，更是你一句把戏他一句看戏，教人越听越糊涂……”暗自矢誓以锄头柄侍候那胆敢碰她地里东西的人及至脑袋开花，决心绝不退转的玉嫦，深深皱了眉头，好不苦恼。

“那么，钱我们是不会收的，对吗，祥伯？”不论天晴天阴，总是心事满怀的强妈，但求一个是或否的简单回答，好教自己透透气。

“对，强妈，我们不会接受这些钱。”老人点着头，说话得一点也不含糊。

至此，精神饱受煎熬的人们，总算得以暂时卸下心头大石。

“唉，”惟年轻的当家姑娘依旧心事重重，“说了接受，现在又反悔，可以吗？只怕不接受的，不是我们，是人家。”

姐妹心连心，玉娥旋即应和：

“已经什么……什么达致协议的，还能拒绝吗？”

“不就是？反正钱我们不要，干脆一口拒绝，免得人家说没口齿。现在，又怎么应付呢？”王二嫂确实搞不懂。

“是呀，祥伯，下一步怎么走呢？”尽管对老祥伯始终信心不减，五婶毕竟也有点被搞糊涂，“其实，我也这么说。钱，谁不要？却也该要得有道理。反正已打定主意不要钱，当下回拒，也正好落落这些大爷的脸。”

“五婶，问题就在这里。”老马祥说，“我们不能让人下不了台，这么难看。”

与玉嫦姐妹为邻，鰥夫何坤，个性比李根更孤僻，此刻‘开了金口’：

“顾全这些人的面子？”

“给自己留后路呀，老何。”孙才说，“我不知道祥伯心里

如何打算，却也认为祥伯做得正确。假如当下便闹翻，无疑丧失了缓冲之计。”

“明明白白说了事情到此为止，难道还有商讨的余地？”何坤应。

“阿坤，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应对的办法，不过，当时我倒是一时计上心来，认为可行，便也擅自作了主张。”

“祥叔公有什么妙计，快说呀！”玉嫦还真有点躁动，嗓门吊得老高。

此刻，老人已顾不得理会小姑娘，对何坤说道：

“阿坤，阿才说对了，他们只是来做戏而已。做官的既然没有真正关注我们百姓的利益，却又一开锣便都在都表示心怀正义自动为我们奔走终有所成，便是又哭又闹，又跪又求，也只有把场面搅浑，凑合了他们所愿而已，何不将计就计成人之美？”

“祥叔公——！”听说了老人家山人自有妙计，玉嫦渐觉事情尚有转机并不虚假，心里踏实多了，便恢复了十八姑娘的女儿态，嗲了老人一声，欲探究里。

老祥伯被逗笑了，道：

“玉嫦，你这回也要像二嫂说的那样没口齿，做个背信忘义的人了。”

“不，祥叔公，”玉嫦嘻一声笑出来，“三百块钱买得到胡部长冯局绅的人格和良心，却买不起我洒在地里的血汗。我们没有背信忘义，我们只是……只是……哎，该怎么说呢？”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是因了这场风波而换了个人似的李根，说起话来，出口成章，令人刮目相看。

“根叔，我想说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哩！”姑娘这下呵呵呵笑得十分捉狭。

众人一时都被这女孩的朗朗笑声感染，屋里气氛豁然开朗起来，但见这个忍俊不禁，那个眉开眼笑。

“对冯燕山来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去找钟承泽更绝情的事了。祥叔公，我们明天便找钟承泽去！”踏出会所第一个升起的念头，是天地不管翌晨便去找村人心中活菩萨一个的钟承泽，玉娣此刻想到卧床的父亲，便也表白心迹。

众人当中，几个妇女心里头此刻真是热乎乎的。想到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在村里土生土长的州议席代议士钟承泽那有着一张尖削脸孔的头颅上方，仿佛罩上了光环，映现脑海。

“是呀，找钟承泽去，总不会又叫我们收下那三百块钱的吧。”玉娥说。

“明明答应无论如何都帮我们争到底，却像母鸡下个蛋那么轻易，没三两下，便用几百块钱把事情摆了过去，真莫怪我们无情无义了。”是众妇女中最沉默寡言的强妈。

“强妈，万一钟承泽那边也搞不来，岂不是两头不到岸——”打从日治时期被一贫如洗的父母许了给王家做童养媳起，直到今天儿女成行，漫漫岁月中，怨屈一点也没少受的王二嫂，到了取舍关头，终究不免显露凡事多疑忌畏的心理。

“胡图仁冯燕山把你救上岸了呗？”王二非常不满老婆又往回看，“这样把拿不定，莫说两头不到岸，淹死你都有分。”

“二嫂，假如就这样子算了，你断也不愿意。剃头刀没试过，谁也不知道它利不利。”

“对，二嫂，阿才说得好极了。只要据情据理做去，总还有个希望。假如放弃，便什么也没了。地里的东西，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岂容人糟蹋？再说，反正风雨已经来了，也不在乎多它一场。阿二说，拿定主意；阿才说，试过才知；的确也只有

这样，才能找回个公道。”

“可不是？几经辛苦，才有今天；事在必争，不然，如何向自己交待？”

在生活边防线上勇敢地放哨，五婶昂扬的声音，总是振聋发聩。

“五婶说的，是真知灼见，希望大家向她看齐，一条心闯下去。”

“祥伯，我盲字不识一个，只是生活把我教精磨巧而已。有吃没吃没人知，畏头畏脑，却要教人笑话，所以从来不教自己哀叹一声就是了。”

的确，日治时期做了新嫁娘，接着夫死子夭。和平后，连同唯一的襁褓中的女儿被遣返娘家，到现在，外孙也好几个了，五婶始终没教任何人费过心思，方方面面都是邻里们向来乐于称道的。忙了别人的再忙自己，凡事替别人着想，五婶一路走来，总是那么得人心。

“那么，祥伯，下来该怎么做呢？”

“二嫂，明天一早，我们大队人马找钟承泽去！”嘴里应着二嫂，眼睛却切切往老马祥脸上兜，抢先出闸的玉嫦，达达振蹄。

“不，玉嫦——”

“为什么不？找反对党吗？”

被当头浇了盆冷水，玉嫦又顿感寒意攻心。

“找钟承泽，我想每个人都是这么打算的。没错，连我自己也这么想过；而聪嫂说的‘他不仁、我不义’，还有强妈心目中的无情无义，意思也不过这样而已。”

“不就是吗？这有什么不对？”玉嫦说得够执拗的。

“没错，玉嫦，这也说不上什么背信忘义。不过，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么做，也不找反对党。冯燕山想藉这件事捞一把他和钟承泽角逐那个主席席位的本钱。而那钟承泽想来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们只是被人当了赌注——”

“正是！”一直深信这带路的老人家不会误辨方向，孙才听见老祥伯句句话都说到了自己心里，便也禁不住插了嘴，“那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路是走出来的，不管什么阻难，我们自己来闯！”

“自己来闯？”妇女们一时哗然。

“对，让我们自己来闯！”老人家说得笃定，“只要大家一条心，一定能好好的干一场。”

“怎么干呢？”那当家的姑娘呆滞地牵动唇皮，显然泄了气。

“我们抓住冯燕山利用我们增其声势这一点做赌注，跟他搏一搏。明天，我们一早便找他摊牌。我们不要钱，只求能在地里多呆一些时候。我们会明明白白跟他说，若不受理，我们便遣动沿门吁请村民支持我们的队伍。”

“太好了！”李根第一个跳了起来，“这一来，怕不吓破他的胆。”

“这比去找钟承泽插手更要他命。”王二说。

“大庭广众，给足了他们面子，让他们欢欢喜喜下台；私下，又先照会，有商有量，又没有去找钟承泽，真是一点也不背信忘义呐。祥伯这一招实在精彩。”

“是呀，阿才，祥伯一拳便中人要害，我们等着看狼狽为奸的人到时候有多狼狽。”

那些人行得了奸人之计，岂又那么容易便被唬住？玉嫦听了

王二的话，眨巴眨巴闪动着一双神采黯然的眼睛，问：

“如果不受理呢？”

“那就干起来，上街去！”老马祥说，“你们姐妹俩和聪嫂，留在自己这一区，发动街坊帮忙。我和添仁添义兄弟俩三人搭档，到人来人往的巴刹去；老头小孩，人瞧着可怜哩。”老人说着，趣怪的笑了，“阿才拳头大，拉一两个人跑冯燕山老巢那一区。阿根阿二到钟承泽住家那一带去。阿坤五婶二嫂……嗯，再说吧。总之，明天一早行动；也许不必上街劳师动众，也说不定哩。”

“是的，我们上街去，一定会触发广泛舆论，身涉事件的他们，不大可能让我们走上街头。”

“说的是，老孙。”王二不再苦着一张脸，“要阻止我们，就谈条件！祥伯真的谋着了条妙计。”

“是不是妙计，想来也只有看明天的了。现在一切已分明，再也无需诸多猜测，大家心理有所准备便是了吧。”

据说与已长大成人的儿女感情疏离，又身罹哮喘病，五十开外，看来比实际年龄衰老的嫫夫何坤，至此，内心算是释然了，惟依然有本身看法，于是又续道：

“这些在政治圈子里混的家伙，真不堪这么一吓么？阿嫦说找钟承泽这一着，倒是干净利落。再说，闹上街去，一定能得到支援么？事不关己，只怕人家绕道走还来不及。”

“阿坤，里边这团东西是肉做的，公道自在人心呀！”诚心过日子待人热忱的五婶，听何坤这么说着，双掌交叠往胸口一拍再拍，而心里头却也一阵恍然。

老马祥深解这孤独成性的何坤境况，遂蔼然说道：

“阿坤，五婶说的是，公道自在人心。手指有长短，人性虽

则险恶，道义必得以伸张，否则哪还有今天这个世界？”

“老何，村民支不支持无法预测。但是，报纸上总有新闻出来，这一点才是关键。”王二说。

“还是刚才那句话——只有向前看。”老人不想大家又把话往回兜，徒增精神上的负担，“正如阿坤说的，一切就看明天。总之，大家振作起来。人耳聪目明，再缺德，大概也不是与生俱来。再说，上自日月星辰，下至一发一尘，都有生机，大家放开怀抱，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说的是。人人都有娘生出来，都有一颗心，胸口什么时候不是暖暖的？好像祥伯说的，管它夜里有多黑，第二天太阳准出来。”

“五姊，祥伯，”始终沉默不语的聪嫂，人已全然平静下来，此刻看去，还不仅显得人意料的从容淡定，更露了一丝儿甚诡谲的笑容，“你们两人的话，好像当年我在娘家时追听的电台广播剧里头人物说的，又好像添仁两兄弟在念课文。”

众人这么一听说，都忍俊不禁。那中二便辍了学的玉嫦，更笑得咯咯有声。

“好像上学的日子比我还多，在台上朗诵什么诗歌的，听到头都大。”

玉嫦此话一出，连何坤都笑了，额角上暴凸的脉管抽动不已。

人们眼睛一时都亮了起来，仿佛看到迢迢夜路上正焚燃着一堆烘烘的篝火，给自己这群夤夜赶路的人照明，取暖。夜已深，胸膛里的一颗心，暖了起来。明天，明天将是个什么样的日子？而夜的尽头，又将是什么的再现？千古律理啊，众人心里那轮烧红天际火般的太阳，就只等待着破晓时分。

连日风雨不辍，天边，那颗北斗孤星，却出奇清亮。晨鸡伸脖仰头一声早啼，一夜没睡酣的老马祥，便坐起了腰身，咯吱咯吱撼动着硬硬的床板，翻下床来。

亮了灯，老人家开始剥起了高高堆在灶下供煮猪食的布袋莲和番薯藤来。老人家爱劳动，住的地方又是非法木屋区，屋后既有宽敞的空地，便也盖个小小猪寮，蓄了几头猪。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那操在手上的大菜刀，落到砧板上很有规律又甚富节奏的击拍，日复日，年复年，催唤人们早早起，催唤朝阳快快升。当儿媳及四邻从梦中醒转，听到这串串早已融入大自然的和谐声籁，任谁也不愿意赖在床上。

然而，今朝当人们好梦方酣的时候，这利刀落在砧板上扬起的节奏，却乱了套。它的音律不再和谐，时续时辍，时重时轻，竟变成了刺耳的噪音，在漆黑的夜空里，敲扣每一个梦乡的门扉。

老马祥的鞋匠儿子阿章醒转了。听到这异乎寻常的动静，满头霜华的父亲那落寞模样儿，就在眼前晃闪。四个孩子，在鞋厂里说了当画皮头手的，一天争十六、七块钱，养活妻儿几嫌不足，对于每天绝早起来开始一天的操劳的父亲，他除了深感惭愧之外，唯一能做的，便是利用自己每一秒的余暇去分担父亲的活

作。近四十年漫漫岁月中，在他记忆里，辛劳的父亲，从来没有过真正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为了他们兄弟两人，以及两个长到六、七岁方得急疾相继死去的妹妹，还有长年挂了个药罐子仍勉强操胶刀的母亲，牛一般坚韧干劲支撑着牛一般健壮体魄的父亲，从来不偷闲。在那个可怜的母亲随妹妹们走上了黄泉路之后，在埠过埠，村过村的颠簸浪荡中，依然把他们兄弟俩养育成人。而今，他背脊弯了，头发白了，天没亮依旧得起床，放着二十瓦的电灯不开，宁可点上煤油灯，为的不过是下一代……

这个教人有承诺必得守信，干活绝不能马虎的老爸爸，不曾察觉儿子已在身边站了好一会。霍地挪动贴放在左手按着的一捆番薯藤上的右手，老人一把抓起菜刀，连同一声叹息，狠狠往下一剁。既不拔刀，也不移动，就这样垂首呆愣起来。一旁的阿章，只感到父亲这不知是泄恨是愤慨是无奈，抑或有所断决的一刀，仿佛劈在自己身上，委实痛楚难当。

“爹，我来……”

“哦……”老人听见儿子的叫唤，头也不抬，用力拔起深深嵌入砧板边缘的菜刀，“还早，多躺一会吧。”

“爹……”

“去吧。去吧。”老人家左手一挥，右手跟着紧凑地往下猛剁起来。

笃笃笃笃笃笃！熹微破晓前这近邻入耳不噪的序曲，慢慢的又纳入了正轨。

十一月天，竟有风雨的征兆。半夜里飘了一阵绒毛般细雨那个微寒的大清早，远山犹睡在雪纺似的晨岚里，挂镰荷锄的他摘下斗笠，随手大力兜甩了数下，那嗖嗖有声的大动作，还真惊吓

了收队不久的鸣虫，更驱走刚出来觅食的鸟雀。莽莽一片林野，在天地一片茫茫中，未几，便踢了被掀了帐，气质清新地现身。

醒转过来，不知怎的，一颗心老向着园地这头。吩咐媳妇兰香喂猪冲猪凉，便出了门。早哩，东山尚未梳洗，仍素颜一张。但西边这洼地里，过人头高随着微微晨风晃荡的团团绿影间，点点绛紫的铅华，却给大地一隅淡淡施了彩妆，令人惊艳不已。

啊，杨桃开花了！他一声惊叹，挑了担水肥经过的强妈，几乎把肩上的担子打翻。

杨桃开花了？她卸下担子趋前一看，双眼当即蓄饱了泪。

那是个怎样的日子啊，妇女都红了眼圈。而汉子们莫不雀跃。玉娣姐妹、强妈、王二夫妇，早已一心向着这里；还有原为鲁班弟子的家具厂同门师兄弟的孙才李根俩，都因为在地里种出了成绩，从此只领做自由的件头工，而几乎全心全意在这儿打拼。如今杨桃终于开花了，心里怎能不激动？中午过后，聪嫂五婶何坤等到了寮亭，在那里午休的人们，居然像年轻人般，冲着刚到达的他们起哄：整个山头，都好像摇动起来。他像派麻花棒棒糖般，要和大家分享那种一口便甜到心里的快乐，绕场派着土烟卷，逗得玉娣姐妹笑弯了腰。

“五婶要顾孙，聪嫂更不用说；这回真有的乱了。不过，最要紧还是顾自己身子，不好太勉强。”见聪嫂也逃不过眼红那一关，他心里头莫不一阵感慨。

“不是忙惯了么？一副贱骨头，娇不来，又哪会那么容易累坏？”

“话可不是这么说呀，聪嫂。人说，有了十棵八棵杨桃，吃也没顿安乐。莫说爬上爬下包扎的了，单是糊纸袋，也花不少工夫。听说少那么一点劲，便休想它长个像样的给你瞧。一天只得

那几个钟头，一把手……到时候大家真要将就将就才是。”

自从把地耕了开来，那把瓜菜薯豆种得最肥美硕壮的王二嫂，总也不会忘记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那的确是拼了命的。而如此拼命，为的是一家大小，张张口都向着这块地。除了孙才李根二员大将，夫妇俩种的地最多，而种出来的东西，最有成绩。这边菜心芥兰下了种，那边的茄子就得摘叶，而黄瓜苦瓜亦要上竿。这会儿施了肥，浇了水，转阵子又是打杀虫剂除杂草的工夫绕手缠脚。还有，收割后批发不完，又得到巴刹摆个地摊。夫妻两人，何曾把板凳坐暖过一顿饭的时间？如今杨桃开花了，工夫自是加一担。聪嫂虽然只在地里插了些番薯木薯，牵三几列不需怎么照顾的长豆、四棱豆、黄瓜，菜畦里经常也不过是那几行菜心、苋菜、蕹菜什么的，却已够她忙到头顶生烟。饮水冷暖自知的王二嫂，见她一脸顶硬上的拗执，心里头一阵恍然。

“二嫂，倒了，只有怨自己没本事。这些年来，两隔篱，二嫂帮我少呀，又哪能那么不争气？”

聪嫂真难得有那么轻快的口气。杨桃开了花呀，便连个性有点阴晦的王二嫂，终于也和众人一样，都感染了那份在她眉宇间飞跃的喜悦。而那个午后，园地里，就像交春的蜜蜂第一天飞离了巢，嗡嗡嗡嗡，把春汛直闹得满天飞。

牵了七、八捆番薯藤，太阳已偏西，他卷起裤管，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探脚便跳进了布袋莲粉紫花串遍开的浮萍塘。溶溶漾漾，偶尔能摸出一两尾生鱼来的废矿湖，青萍绿藻麇集之处，简直插不上一枚针。而那被兜捞过的地方，则被艳阳烫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金箔，眩目得很。弯腰圈了两臂往下一兜，就捞了一大簇颤摇着绿光紫影的肥嫩布袋莲。哎哎，这些草——哎不，这些宝……他销禁了那个久不打歌儿的喉咙头，韵味十足地戏吟起

来。

哩哩依呀哩嘟哩，
日头哎哎渠转西；
牵藤捞瓢作汝肉，
汝呀还涯乜东西？
哩哩依呀哩嘟哩，
哎哎哩嘟哩……

他那谐趣的吟唱，在那个特别喧闹的午后，飞越过地里微微翻动的绿浪，激搅起杨桃园里的回应。那是儿时从打着赤脚肩挑百斤松柴翻岗过岭的大板脚亲娘处，学得一肚子山歌的五姊。纯得教人有点伤感的乡音，润亮得很。

哎哎嗨呢个哎哎的来，
涯爷千唔该呀万唔该，
推涯呀跌落个作肉堆；
涯今日公婆呀登登对，
明日唔知哪家再投胎。

哎哎——！

人讲懒人冇懒命，
镬头唔洗狗舐净；
唉——，
涯呢世苦命呀做开猪，
又奈敢来世呀再贪嘴？

这五婶！浮萍塘那儿的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紧接应和道：

莫怨命呀莫心伤，
猪肉精精做鲜汤；
人人尝过话好滋味，
双双眼珠仔碌碌光。
哎哎——！
你个功劳系扬场呀，
系——扬——场——！

猪肉精精做鲜汤，吃开眼珠仔碌碌光……老马祥剥完了最后一捆番薯藤，搁下刀，用手背揉揉有点昏花有点疲倦的双眼。就是这样剥到躺下那一天也不嫌，怕的是以后只有空刀剥砧板……

煤油灯将枯，天空微微泛白。是升火的时候啦，老人家推拿着屈绷太久的膝盖，弓了腰板徐徐站起身来。

看来是个好天气。早上七点，太阳已经跨上半个山头。村里人家如今已用煤气煮食，惟这儿那儿，仍见一两炷炊烟冉冉冒入青空。老马祥把煮好的猪菜掺拌上米糠糟粕，盛到横在猪栏前的木槽兜待凉，之后一大勺一大勺往猪寮旁那四十四加仑黑油桶里舀水往猪栏里冲。

约莫八乘十二尺的猪栏里，分了大小两格。大格里，六、七只约六、七十斤重的慵懒东西，横七竖八蜷伏在屎尿堆旁睁着痴滞的小眼睛；水泼进来了，一阵骚攘，竞相走避到干爽的地方。小的一格，一群刚开目不久的崽子，正蠕钻着母猪松垮垮的肚皮吮乳。老马祥凭栏望着这一胎十一只都活下来的小小猪，想到当

他们断乳后，吃的，恐怕只有用钱去换回来的现成饲料时，心里着实难过。结束了矿工生涯两年后，便开始务农兼饲养牲口过日子，从来不曾浪费过一条薯藤一簇萍菜；天地的恩物，既唾手可得，更是上天行的方便，岂能轻贱之糟蹋之。惟这以后，还真不知道是否能继续在那个自己天天守望着的地方，捞它一簇布袋莲捆他一把番薯藤回来煮猪食。拌了‘猪鱼’煮得软透而冒着腾腾白烟的猪饭，揭开锅盖时那股特异的气味，恐怕将要成为一种记忆了。老人搭在猪栏上的双手，越掐越紧。

淡淡的晨光，打没驳枝的高大番石榴树筛落，斜斜洒在猪寮上。柔和的光柱，长长的，黏到懒洋洋的一群邋遢笨拙的家伙身上。被搔痒了，又或肚子里的蛔虫在勾斗，一堆堆肉团，便也开始蠕动，并哦哦有声站立起来；踉踉跄跄移着四蹄，甩摆起小巧玲珑的细尾巴，长嘴筒四处触碰，觅起食来。老马祥探手试了试槽兜里食料的温度，便打开了栏栅快手快脚把长长的食槽往里推。一场混战，旋即展开。贪馋的笨东西咆哮着喉咙头互相推挤猛嚼狂吞。只那么一会儿，槽兜里满满的食料，几乎被扫光。

“爹——！”

正当老马祥提起把子长长的铁勺准备给猪只添食，媳妇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身后叫了一声。

“爹，那个姓钟的来了。”

回头看见媳妇那欣喜中却又泛闪着诡谲神色的眼睛晶晶发亮，老人家一时大不解。半晌，却又有所意会——那个姓钟的——难道是他？

“哪个姓钟的？”他一时真也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哎，爹，还有个姓钟的？七十二变孙悟空传人钟承泽呀！”喜孜孜的兰香仿佛遇到救星，一下子释了重负似的，说起

俏皮话来。

喝，果真是他！天呀，果然不出所料，这场把戏！而他，竟又亲自摸上门来。天，真的开眼啦！把舀满猪食的铁勺交给媳妇，老马祥默默打黑油桶里掬水洗净了双手，一边掀起衣角抹擦，一边急步向屋里走去。

大门处，没错，高瘦个子；穿了球鞋，一身运动装束，手上一份卷成筒状的报纸，那面向里直挺挺站着的人物，正是本区州议会代议士钟承泽。

人间事，果真是如戏如梦。惟虽说变幻莫测，那蛛丝马迹，那先兆，往往也可寻可窥一二。和笑脸迎人的年轻议员钟承泽打了个照面，老马祥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

老人的沉作淡定，来人看来，显然有点不是滋味。真不懂得连我钟承泽也认不出来？敛了笑容正要开口，老人家此时却也礼貌的招呼起来。

“是钟先生！早呀，请里边坐。”

“既然路过，便进来打扰了。”

“哪儿话，钟先生赏光才真。”

被造访者既不表惊诧，来人似乎也不感意外；仿佛早已约定，没有多少客套没有多余赘言，真个是彼此心知肚明。老人家不知对方的感觉如何，自己则在心里头直喊妙。

“昨晚的事——”

“哦，钟先生知道了？我们正打算——”

正打算找我？这些家伙，居然还那么刁，计划收了买路钱，半途又包抄，准备向自己求援，钟承泽真有点吃惊。“你们即使不去找我，我自己也非来不可。欸，你看，才不过昨晚的消息，今天居然上报了。”说着，摊开手手上的报纸，指指点点。

“哦，报纸登出来了？”虽早有所料，老马祥还是不免有点吃惊。这种收场，居然真要摆到报纸上去，并且还那么快。钱，也还未发呢，竟如此急不及待，太滑稽了。

乡村及地方发展部长 偕乡绅联袂调解—— 怡和村耕农获赔

刊登在地方新闻版内左上角显眼版位的地方新闻，老马祥扫了那标题一眼，心里不无伤感，一时无语。

“你们不该答应接受补偿才是。早来找我，便无需浪费那么多精神。”

“钟先生，我们答应接受补偿，自有苦衷。这里边有好几户人家就靠在这地里耕种锄口的，如今落得这个田地，生活也就顿无着落了。我们正打算私下再找冯局绅商量；事情没有进展的话，便发动一项签名运动，吁请村民支持我们这个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展开的斗争。钟先生这么热心，真是求之不得，那就请钟先生打头阵率领我们——”

“签名运动？行得通么？”

搞街头运动，这些种地的？老人的几句话，真教钟承泽吃惊，并怀疑自己这个村人恭维惟恐不及的州议员，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地位。不但没想到要向他求援，如今倒还被指派随从其计行事，简直视他如无物！

“通不通务必要做了才知道。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途径。钟先生——”

“唯一的途径？那老伯是认为我这方面也帮不上什么忙？”

“钟先生来了自然不同，我们实在是求之不得。不过——”

“不过怎样？”

“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实际的办法？”

“喝？”钟承泽一张尖削的瘦脸这下终于沉了下去。对于自己能否帮得上忙这一点，对方不予以肯定与否的回答，已令人气结，继而更毫无保留质疑其能力，又怎按捺得住？“俗语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同样的，不是猛将不闯关。老实说，我今天是为这件事专程到来这里的，难道只贪图凑热闹松弛松弛精神？”

二虎相争，被踏死的，是夹在中间的弱小家伙。也说了不想再被人当赌注。惟既然出乎人料亲自登门来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尽管已昭然，不也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么回事么？事态演变至此，便也只有随机应变。解救得了是我幸，被踏死是我命，且让彼等卯足劲斗去。老人心念一转，便也就情势使起激将法来了。

“钟先生为民服务一向都不遗余力，无人不知。我们原本也打算到府上稟请你的意见，只是想到事情发展到目前这种地步，才去麻烦你，无疑是叫你押尾下注，恐怕为难你，便也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想不到钟先生这么热心，自动到来帮忙，我们总算遇贵人了。”

“老伯，事情一开始，我便听说了。既然有人替你们奔走，我当然不便插手。想不到结果这么令人失望。我是你们的代议士，实在无法不正视这事件。不过，实话一句，这无疑是别人丢下的烂摊子，也不好搞。”

年轻州议员神情凝重，只差没摇头慨叹。老人见状，倒是要刮目相看了。

“这下可好了。有钟先生替我们出头，便绝不退缩，力争到

底。”

“钱还没到手吧？”

“钱？”听说了钱，老马祥想到事件尚未真正了结，新闻竟已见诸报端，几乎笑了出来，只有忍俊，“陈万达说下星期一、二，会交由冯局绅派发给我们。”

“老伯，”钟承泽这时歪了脖子，“你们答应了接受补偿，怎又另外采取行动？这并不是君子行为呀！要钱又要地——唉，你们原本便不应该妥协下来。幸好钱未到手，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

“钱？不，钟先生错看我们了。陈万达其实并没有欠我们的。这种钱，我们不会要。我们绝对不取人分文。”

说得这么决绝，钟承泽还真有点吃惊。钱居然不要，那要地不成？

“既然不打算收下这笔钱，干脆一口回绝算了，没有弄什么玄虚的必要。这我还真猜不透。现在这种情况反而不妙，你们会被责难的呀。并且这样做根本便有违——”

“钟先生，我们虽然是老粗，做起事来，总也还懂得给人留点余地。”

“给人留点余地？”

“是。假如我们当下便回拒了，那胡部长冯局绅怎么下台？拒绝补偿，等于否定了他们为人民群众奔走的努力。一个是堂堂部长，一个是地方上头头的有功人士，尽了一切所能为我们劳苦奔波，总算和对方达至这样的协议，我们怎好不暂且应承下来？”

“出尔反尔，吃亏的，是你们自己。”

“吃亏便又如何？唯有见招拆招。做人总该厚道一点，钟先

生你说不是吗？你看，读了今天的报纸，他们总也欢喜——。”

这老家伙！年轻州议员听老人这么说，莫不暗暗吃惊，告诉自己可要防着来，绝不能掉以轻心，惟不动声色，只道：

“老伯的话，说得很不切实际。”

“钟先生，我并非要耍什么舌花。”老人口气淡静，“既声明双方达至协议，即表示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功劳自是无可否定，而事情便也告一个段落。这一点，我们也还懂。以后我们反悔，是我们不对，于他们丝毫无损。你看，今天报纸不就登出来了吗？好人好事！而成人之美，我们也喜欢呀。”

“一诺千金，老伯。怎么说，你们都已输了第一局。”

“钟先生，我们不怕输，只要不输良心。”老人有点浑浊的双眼，此刻看来竟也炯炯有神，“说到一诺千金，我倒要说，一诺又岂止千金，简直可抵十条八条人命呐。钟先生，相对于某些出卖良心的人来说，我们的‘背信忘义’，又算得了什么？”

“唔，老伯说得也还真有意思。不过，胡部长冯局绅两人毕竟也努力过，这一点你们应该放在心里。”此刻钟承泽他还能不这样说吗？

“钟先生别误会，我所谓的出卖良心者，并非有所指，对两位调解人的功劳，我们也早已肯定。”老者如此回应，心平气和地。

敌手把戏显然已被这些人窥穿，年轻议员不但没有幸灾乐祸的窃喜，反倒被这些种地的毫不费力挫了元气似的，暗暗惊叹始料不及。怎压根儿也不曾想及该有所防范？八成那两个家伙也和自己一样，从未料到这些人还会反击。得悉对头人已触礁，本该称庆才是，相反的，竟已开始担心自己终不免同样被划破肚肠，而警戒自己得步步为营。见老人再也不多话，定笃如一座山，钟

承泽感到被冷待被漠视，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惟也算是一脚已踏入泥淖，还真有点欲罢不能。而他，其实岂又会低估自己，岂又仅仅是有备而来？他的对手，并非这一群种地人。

“老伯可是认为事情有跷蹊？”

“我们的血汗不应该这样被贱视。我们劳动的成果，本当被嘉许，而不是被践踏。”

老人的回答，听到钟承泽耳里，倒又是令他心跳加速一阵。

当年放下书包后选择了什么路？如今又踏上了什么路？他脑子里突然闪起了这个问题。路，的确，那通往理想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他细嫩的脚板，原本就不是想把荆棘踏平，而只图跨越。结果，荆棘满布的崎岖路依旧。他退缩，止步。路啊，并不是越踏越平，越走越直的。十八、九岁的进步青年，有感于社会现状的不公允，而揣怀着缔造新世界的英雄梦，纵身投入被一切的既成截流的革命红潮里。若精神里真的蕴藏着那么一股特质，又或身处纵令把一国至尊的塑像倒悬在街头示威行列里焚烧，亦不必担心被投狱的国度里，很有点小聪明的他，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导航员。只可惜他只是他，并且出生在一个不能让他施展‘长才’的时空里，当那股充满革命色彩的洪流最后被压制得浪伏涛平之后，他乖了，巧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六十年代末一场风暴过后，他突然大彻大悟。在惋惜自己浪费掉大把好时光走了不少冤枉路之余，当机立断就抄了捷径，终于步上今天这条康庄大道。在这坦途顺道里能随心所欲随意横行直撞的今天，想不到竟碰上一群自己原本不放在眼里，结果却由于种种异象的出现，令人精神紧张，并因此而触及一些不堪回首的过往的人。

他的确有点伤感。

原本便是个经常吊着鼻涕虫的泥孩子，苦日子捱了真不

少……。望着老马祥，他自然想起自己那与老人年纪相若的父亲。对，父亲当年还不是赤了膊，只套上一条残旧的唐山裤，终日在某园里为自己挣学费的么？那是一段什么样的苦日子？然而，父亲他今天得以安坐在宽敞大厅里的软绵绵沙发上含饴弄孙，晚上饮过补酒才上床的舒适生活，岂又是上天的造化？若非自己懂得适时掉转马头另寻出路，今天，他的境况，恐怕和眼前这老人相差无几。然而，没有父亲当年的劳动，有今天的他么？适中的身高，偏瘦，同样微微弯着背脊，后面看去，两人还真有点相像呢。钟承泽此刻竟也有所感触，一股怪味儿涌上心头。惟若设自己仍在那死胡同里大我，今天又哪有个钟承泽州议员？年轻从政者沉威的脸容，霎时又泛起了笑意。

“没错，老伯，劳动造就这个世界。冯局绅他怎么可以这样轻视你们？而作为族人火车头的胡部长，居然没正视同胞的疾困，但求敷衍了事。唉，你们当初真是所托非人了。”

“钟先生，大人先生可怜我们，方才自动为我们奔走请命。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哪还有防人之心？就像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己任的钟先生，连晨运的时间也放不下村人的问题，居然亲自到来了解情况，我们又岂会明迎暗防的？”

令人何其心惊肉跳的说话。也算曾经风雨，钟承泽此刻却也神色自如，迎视老人静定的眼神，仍微笑聆听。

“我们不敢说胡部长和冯局绅负了我们。至少我们还得到三百块钱补偿。不过，相对耕户的问题，三百块钱是什么？这一点，他们也不会不知道。现在关心民瘼的钟先生来了，我们总算又有了希望。”

“哦。哦。”双关语点人要穴，也算高招了！钟承泽嘴里漫应着，眼珠一转心一横：就是不让你心安！“你们也别对我寄望

太高。我一不会变戏法，二不辱节丧志委曲求全，一切都只是硬碰硬，后果根本无法预料。承蒙老伯给我好看，今早到这里来，总不至站过了掉下脚毛便算数。一句话，尽力而为。”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钟先生，我该先代表大家向你说声谢谢。”

“替村民服务原本就是我的职责。现在先谈谈解决问题的步骤。量必大家除了想继续保有园地之外，便别无他图的吧。”

“正是。”

“很好。这也正是我插手这事件的唯一目的。”钟承泽双眼一眨不眨注视老马祥，说着他所谓的步骤，“老伯，事不容迟。趁陈万达未把钱交给冯局绅之前，得赶紧设法和冯老他联络上。否则，钱到了他那里，就算陈万达在我施压下不得不就范，冯老那方面也绝不肯甘休。”

“是。”老祥伯点头附和，“钟先生，我们原本商量好八点钟在这儿集合，然后到冯局绅家照会，请求他促陈万达网开一面，放我们一条生路。假如不获体恤，便上街去的。现在事件既然上了报，而钟先生也来了，那一切便交给钟先生了。”

“你们原本是有计划到冯局绅那儿去的？”

“是。我们打算待会儿先到冯局绅那儿去。若不成事，便拟一份陈情书，展开我们的行动。”

“陈情书？”

“是，向群众说明原委，吁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行动。”

居然还会搞这一套，陈情书！望着这个已经戎装备战的老人，年轻政客手上穿人鼻子的绳索，再也不能毫无顾忌抛出去了。不是吗？搞不好，只怕那头栓了人，这头却连自己也被缠上了，最终绞在一起动弹不得。看来还真是满肚子古怪呀，非要确

定一下不可。

“老伯刚才说一切交给我。那所谓的陈情书这个环节又怎样？”

“好不好依计进行，由钟先生率领我们大队出发——”

“老伯，不要忘记摆在眼前的事实，地可是陈万达的，而人往往吃软不吃硬。在事情还没有坏到不能解决的地步之前，这样做是太过大阵仗了。”

“钟先生，我们其实也有想到这一点。不过，正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才不顾一切。”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未免意气用事了。”

“那么，钟先生认为怎样做才得当呢？”

“既然胡部长冯局绅两人已经公然声明把事情圆满解决，新闻也见报了，诚如老伯刚才说的，他们的功劳已被肯定。现在由我这方面单独去和陈万达接头，你们既不至于开罪他们两人，而陈万达也没有理由迁怒于你们，这岂非两全其美？”

老人默默。什么两全其美？捡哪一条路走，他们还不是要勃然大怒？且看你们这些家伙如何耍宝！

“怎么样，老伯？”钟承泽此刻不得不承认自己于这老头，是何其没有威信。而这实在是他始料不及的，心里头很有点不是滋味，却又不能动怒，“对我没有信心？”

“假如有言过之处，还请钟先生多多谅解。真的很感激，钟先生处处为我们着想——”

依旧不想放弃原计？此刻倒是钟承泽自己要失去信心了。他实在不愿意听到对方再次说出与自己不搭调的话，便抢了白：

“作为你们的代议士，我有权利就有义务，对这种事岂能置

之不理。我既是有备而来，自有我处理的方针，就不可能随你们上街摇旗呐喊。假如你们坚持己见，我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哦不，不。其实也无所谓坚持不坚持的。只要钟先生认为办法可行，我们便也依了。我也已表明一切交给钟先生的，我刚才只是想，若有冒犯之处，还请钟先生原谅。”

“大家都别介意，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却原来是自己敏感有余而定力不足！钟承泽暗暗嘘了口气，忖量既已‘顺服’，尚需客什么气，便我口说我心直白，“其实，你们不但头脑灵活，更工于心计，只是方法不宜而已。好啦，现在凡事一概我来担当，你们只管沉住气等我的消息。”

头脑灵活，工于心计，讽刺及揶揄意味何其露骨的奚落，老马祥听了，一时禁不住，哑然失笑。

“我们这些终日在太阳底下流汗的，哪还用得上这脑袋瓜？像钟先生这样识时务的社会俊彦，才真是善用了天赋的。而为国为民，造福人群，钟先生实在是我们村人的骄傲。”

脑筋像刀，越磨越利。正如他自己说的，原也以为靠体力过活的种地人少动脑筋好应付，殊料大大不然。这头脑看来比自己还敏利三分的老头三儿句便把套人的绳圈抛了过来，也别说不吃惊。惟大风大浪也都经历过了，这到底也不过是圈涟漪，年轻州议员终究还是一脸气定神闲，笑逐颜开。

“有大家才有今天的我，都是同胞们的抬举呀。老伯放心吧，事情总坏不到哪里去。”

“希望是这样。一切拜托钟先生了。”

当日，那冯燕山还不是拍胸口矢言和他们一起抗争到底的，结果如何？如今，这小子没有任何承诺，最重的话，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凡事一概我来担当’。且看他如何尽力如何担当吧。老

人家至此，仿佛大彻大悟了，反倒是以一份谐谑的心情，去看一出戏码已演滥了的陈年旧戏，大大解放了自己。



晌午过后，天色突然暗了下来。惟对大半生都在享受生活逸乐的陈万达来说，今天依旧是个阳光的美丽星期天。那崇尚小家庭制度自立门户散居各处的儿媳们，也都回到本宅来：连嫁出去的女儿，也归宁。厅堂里，但见衣着光鲜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言笑晏晏。如常的不少过两个足球队的人数，当中那粉雕玉琢般娇嫩圆润的小毛头小妞，脆亮甜腻的童言童语，更是不绝于耳。每个星期天，每个公共假期，必然不外出已成了生活习惯，陈万达他何其惬意的，被儿孙团团围绕若，坐在华丽舒适的大宅里，安享着宁馨的天伦之乐。

替爷爷把拖鞋拿来。

拖鞋来了，小东西的掌心里多了一块钱。于是，新的、旧的、大的、小的、男庄的、女庄的，不消一阵子，摆地摊似的，一堆凉拖，便在他脚下横陈。

公公累了，给捶捶背吧。

爷爷想看报纸啦。

烟丝盒哪儿去了？

唱个歌儿吧，公公好喜欢听……

于是，一时间这个公公，那个爷爷；这里公公，那里爷爷，缺了颗小门牙的，露着贝粒般小巧乳牙的，噙着新长出两枚可爱

兔牙的，小宝贝腾跃着粉嫩的肥藕节般的小手小脚，笑嚷着闹成一堆，眨眼间都一哄而挤到身边，连屋顶都被喧闹得震动起来。作为爷爷公公，看着每个小宝贝棉团般的小掌心攥紧满溢的欢喜，满足咧开了小小红唇娇憨嘻笑着的小脸蛋，陈万达越发乐不可支。

钱呵，就是有这么好处，连三岁孩儿的欢笑，也可以买下来……而这是个破例的星期天。陈万达时而瞟瞟往后倒退的街道景物，时而望望身边全神贯注开着车子的儿子，痴醉地在心里头默默估算握在自己手里那些能发挥全能作用花花绿绿钞票的价值。

有钱使得鬼推磨，说得一点没错。像他，手头上大把大把的钱，不但能换取新潮儿女们珍惜的周休难得的欢乐时光，更令他享尽了作为一家之尊那支颐一切，神威发挥尽极的虚荣。因此，他喜欢钱。他从来不在乎名，也不好交际应酬。外面的世界太复杂，太麻烦了，他只喜欢自己的家。家里安全多了，又温馨，故他只尚利，不谋名。有了钱，便可以支配一切；到死的那天，都能风风光光。而这又是怎么个天赐良机呵。

车子沿着怡和村那条环形的绕村大路缓缓行驶。陈万达坐在四平八稳的大房车里，那种自己正走向另一条发财之路的感觉真好。染色玻璃车窗外的天空虽然一片阴灰，但他此刻的心情直是艳阳天一片，光灿得很。藉此攀得了钟承泽这小子，这以后又岂止矿地树桐芭？只要对方开出的条件合理，天财地宝便取之不尽了……

昨天早上，钟承泽离开了老马祥那儿，便直驱他陈万达家，似乎有点气急败坏。他当时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仿佛觉得自己

已经将这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后生小子掳了过来，心里好不开心。现在想起来，也还是那么过瘾呐。

这班家伙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搞定。我甚至考虑到要丢手。只是你们广东人说的，个头都洗湿了，只有顶硬上。

哪怕你能飞能跳，天底下还有无需付出代价便能获得酬劳的事吗？心里咕噜噜一阵调侃后，他便明确摆开自己的方针。

吁村民签名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什么花样？他们擅自在我的地上耕种，已经不合法了，何况日子浅，既不曾在此安家落户，他们到底损失了什么？凭什么这么嚣张？担心他们同样以对付冯燕山的方法来整你，可你不是说过五百元几乎是三百元的一倍？三百元嫌少，加倍还嫌弃不成？纵使他们有三头六臂闹到衙门官府里，又奈我何？更何况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只要合作无间，一切忧虑何患之有？五百元平白的补偿，这种情况，谁能办得到？要真是摆不平，那七百元如何？再说八百元又何妨？加倍金钱的补偿是你落力奔走的成果，谁还能对你非议？钱多少我其实也不那么在乎，只要互相体谅互相照应，还怕它血本无归？

听了金钱酌量增加的谋略，钟承泽看来也未见轻松多少。

当然，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足以支持他们去做些什么。只是世事往往难以预料。万一发起穷恶乱了性子同样搞一场，鉴于我的身分地位，影响比冯燕山严重多了。

钱呀，你担心他们会不要？笑话！他们一而再要地，要不了，那连钱也不要的么？发穷疯？那就以钱来治疯。盲佬见钱也眼开，这些家伙只是硬在嘴里吧了。

当然，钱他们终究不会不要，只是舆论……

怎么现在才顾虑到这一点？钟老弟看来似乎有点失察了。

失察？年轻的政坛奇葩心里头嗤一声笑着，何妨人前示弱，

在此一刻，这人跟前。

说到失察，也许吧，这种事情舆论免不了，但问题只在于反对党可能藉此来搞局。

那才妙，越搞越热闹，对你越有利，不是？只要我们合作无间。

是，只要我们合作无间。

小子横扫过去的那一抹眼光，还真够厉害。

午后一点。原先被陈万达在电话里简单交待几句便约好了，冯局绅此刻满腹狐疑等候在客厅里。说好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的，是否读了新闻，提早送钱过来？钱哩，有这么爽快？

通风明朗，冯局绅置身的这个宽敞客厅，前庭打理得甚养眼的园景，透过一大副玻璃门窗，一草一木，都映现无遗。念过两三年古文，新书也读上了初中，提起笔，一份老式公函，却也是毫不费劲便拟就的。大小二房，儿女近十人，确也没什么成就。显其冯家门楣的，大概就是他这个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主席，以及这间建得很不一般的房子。后期事业干得半死不活，后代平庸，他也认了，闲来便也莳花种草，品茗，人说满风雅的，又怎是如斯放不下啊……正是饴养天年的时候，我到底在这里等什么？打着盹的冯局绅头颅往下一顿，惊醒过来，抓了报纸，便回到与寝室毗连的书房兼起坐间去。

才坐下，媳妇也随后进来了。

“爸，那陈家父子来了。”

“只请陈万达。”他谨慎的向媳妇吩咐了一声，走到离沙发数尺远的书架那儿，双手在一框格上摸弄了一阵。

未几，一重一轻的脚步声已来到房门前。转头一看，陈万达

经被媳妇让了进来。

要他出钱，等于割了他的肉；还真痛的吧，这种神情。他抬眼望着老朋友，问：

“提早送钱来，老陈？”

岂料原已神情有异的老朋友，此刻更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欲语还休。

“老冯……唉……”

“怎么了，你？”

老伙伴没应声，伏下双眼只管摇头。

果然……冷眼瞧着那张十分困扰的脸孔，冯局绅却也沉住气，“坐。坐。坐下再说。”更一反平日不拘礼的随和，起立请老朋友就坐。

“老冯，碰上这班家伙，这次我真交霉运了，还累你这老朋友白白瞎忙一场。”

“怎么回事？”这老朋友只稍稍皱了皱眉头，语气依然淡然。

显然已料到事有变卦，却依旧不惊不躁，出奇平静，陈万达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像个小丑，心里很不是味道。

“原本是要帮你，现在反而使你烦恼，而自己更被人擒拿得动弹不得，真不知如何是好。”

听了这几句等于向自己摊牌的话，冯局绅仍极力促自己保持冷静。惟脸上的肌肉已不由控制，一下两下抽搐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有变卦了？”

“是，那些家伙！老冯，我当初也实在是难言之隐，这一点希望你能体谅——”掏出手帕揩额角，陈万达似乎连呼吸也急促起来。

“老陈，我们哥儿俩这些年来，就像手足一样互相照应过来，还有什么话不可说？”像寒夜里那遽尔被拔出鞘的利刃，冯局绅犀利的眼光直插陈万达眼眶，“当年过番用箩挑的话，就是一担难兄难弟。而几十年来，何曾分过彼此，要说的话终归得说，还避什么嫌？”

“嗯，正是。我们——唉！”陈万达知道自己其实无需真的要像个小丑般耍弄，竟又欲罢不能。

“兄弟，这样子搞法，我什么时候才蒸发得干这头雾水？好啦，什么体谅什么烦恼押后再说。一语道破好商量。”

“老冯，老实说……”自觉表面工夫已做足，陈万达深深吸了口气，惟仍期期艾艾，“我……我的‘行沙纸’已经批了下来，只要金山沟和公司屋盖妥，便随时可以‘行车’。开采的地点，则是……是从他们耕种范围外朝里走去大约半公里的地方作为起点。而目前被侵用的所在，我……我在几个月前，已经通过仲介收了别人订金，分段让给人盖厂房。所以——”

“盖厂房？盖非法厂房？”冯局绅看来并没有被事情的遽变突袭得既惊既怒。‘料事如神’，那胡部长一张俊朗的脸孔，倒是霎时浮现在眼前。

平静，冷峻，处变不惊。此刻，倒是陈万达自己暗暗惊诧不已，于是益加卖力做戏。

“是的，老冯。我当初是怕遭你非难，才把真相隐瞒，同时也担心——”

“担心我知道了，便不肯接纳你的好意？”

“正是呀！老兄你一向都以协助劳苦大众为己任——”

“不，老陈，”冯局绅这时凛厉的把对方截住，“你在地里舞龙舞凤，是你的自由。你也未免高估了我。我冯某人要是不吃

人间烟火，又哪还能撑到今天？”

佯装未曾理会到对方的话里乾坤，陈万达应：

“我就是不想你白丢了这么一个大好机会，才没实情相告。量着地反正一定要收回，说得难听一点，我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等到你明年三月那场战役一过，才正式跟买家交易。可是万万想不到钟承泽那家伙居然知道了我私下卖地的事——”

钟承泽？啊哈，钟——承——泽——！

料事如神的，岂止一个胡部长，他冯某自己便是一流的占卜者，一切的预测，都应验！

老局绅的样子开始改变了，抽着微陷的太阳穴上浮凸的脉管，眼盖松垮的双眼怒凸，稀疏的两道眉连成了一线，形象好不骇人。他喷着火舌的眼睛，不动；抓着单座沙发靠手的双手，不动；整个人，在这空气仿佛胶着成团令人窒息的数十秒内，就像一个含恨驮仇死去尸身不肯化去的枉死鬼，教人触目惊心。

“钟——承——泽——！”冯局绅只管这样朝老朋友瞪着发直的眼睛。

这终生的老朋友是被瞪得心里有点发毛，却依然暗自唾蔑着，以一副处境堪怜的恼怨神情对治。

“……老冯……”

“嗯。”毕竟在政治酱缸里泡渍了一把岁月，酱汁吸得饱和，味已臻，圆熟了，当真是什么世面没阅历过，固然也不至于在事情尚未明确之前，任凭直觉轻意裁夺。老局绅终于也冷静下来。抑着火辣辣刺激的喉咙过滤出来有点抖动的声音，他大有以静制动，顺势饵诱对方在不察之下暴露自己之势，“钟承泽知道了，又能把你怎样？”

“是的，即使他知道的再多，也不能动摇我的计划。不过，

对你来说，情形又不同了。而偏偏又不仅仅是知道这回事那么简单。”

“怎么这么复杂？到底搞什么来着，你说下去便是。”

“那班该死的东西，居然背弃了你们，找他来和我理论。”

“什么？你是说那些棚户？”冯局绅这下可跳起来了。

“是。他们根本便没打算要那三百块。”

“不要那三百块？”冯局绅简直无法置信，一屁股跌坐回沙发上，“报纸都登出来了，才说不要钱？”

“背信忘义呀，这些家伙。”

“没有可能。”冯局绅摇着头，喃喃，“他们没有可能这样嚣张。”

“拿锄头的人就不会作怪吗？扮猪吃老虎哪，你把他们看得太简单了。”陈万达吊起了眼睛，鼻头哼哼有声。

“既然没打算要钱，怎又公然妥协接受补偿？”

“倒还君子哩，说是好来好去，不想你们难看。”陈万达语气诚意好重，“大家都忽略了马祥那个老东西！”

果真如此的话，自己无疑已彻底失败。这些人竟敢向他，不，向胡部长挑战！啊，无需钟承泽，无需钟承泽，我已经败北！

“老陈，说下去！”口气粗野，就像发号施令，气焰逼人。

“钟承泽为人怎样，谁人不知？只要有利可图，不惜认贼作父。”以闪缩畏忌的眼光迎碰老伙伴的三丈怒火，陈万达在心里头却乐得直翻筋斗。“他说，那班无赖昨天一早去找他，一个寡妇还以死要胁，哀求他向我求情。你知道的，老冯，这对他钟承泽来说，也正是个好机会。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消息，居然藉此威胁我……”

“怎么个威胁法？”

“他要我展延一些时候才收回这段地。当然没有可能，而这也不仅仅因为已经收了别人订金。结果大家僵持不下，只差没动手就是了……”陈万达一脸伤痛，摇了摇头，“想不到他最后却提出了这所谓的折衷办法……”

“别卖关子，说！”

“他要我把补偿加倍，否则……”

“说下去。”

“他将破坏我的计划！”

“怎样破坏？”

“他说他不但知道什么人付了订金，连哪一个付多少都清楚。假如不依，他说他有办法令每个人向我讨回双倍、甚至三倍的钱。”

“是吗？真实神通广大呀！”

“正是。他还说，只要向人说一声我只是这地段的合法使用者，我并不曾向政府买下这块地，这不过是限期使用的政府地，并且也只剩两年多就会被政府收回，同时根据他到市政局及公共工程局调查结果，一条新的联邦大道将从这地带穿过，我便得不偿失了。”

“这就足以威胁你必须背叛我和胡部长？”

“不，老冯，你耐心一点听我说。”陈万达调浓了脸上沉悒的色彩，“实际上我收下的订金，即使三倍归还也无所谓，我根本就不在乎损失区区两三万块，只要能给老朋友帮上忙。”

“不就是啦？那还有什么威胁不威胁？”

“老冯你且听我说下去。”陈万达此刻居然咬着牙，打齿缝间进出了这么一句，“都是他，你我两人今天的困境，都是拜他

所赐，那个叫马祥的家伙！”

“马祥？”冯局绅这当儿也听到自己磨牙的声音，却又佯装若无其事，“他只是个种地人吧了，真这么难对付？”

“老冯，我收回地的意图，现在也不怕直说。牟利固然是的，不过，假如不在于对付马祥，发财的事情，我才懒得操心。”

“你是财主，那马祥只是个拿锄头的，有什么这样过不去？”

“我和马祥两人的事容后再说。话说回来，我既然不管是否真的要动用到这段地，换句话说，纵使让它荒着，都决意要把它收回来。既然有了交易，当然也不随便放弃——”

“于是就范了？”

“不，老冯，你误会了。我当初是想到地收回来尽摆着，与其白白荒掉，不如在它上面做点什么；我老早便有这样的计划。地是早前便分了数段被人下了订的，只待我这方面把它清理出来，便完全成交。之后，因为顾虑到你当前的处境，才把你扯进来，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想不到结果把你搞得一头烟。”

“我想你应该更详细的把事情交待下去。”冯燕山一声冷笑，点起根烟。

“是的。”陈万达也摸出自己的烟斗，点燃起来。“现在别把事情已见了报，你和胡部长为耕户奔波的功劳已被肯定，那多一倍的钱，虽然也不过是一笔小钱，可却也吃不死人，我哪肯就范？我厉斥他恬不知耻，不惜使用流氓手段来满足私欲。想不到他——”

“绕了圈子，你还不是说回老话？干脆一点，直说吧。”

“唉，老冯，你真是有点误会了。我不否认跟钟承泽争吵也

与金钱有关，但关键只在他无由的干涉实在令人气愤，另则不齿他极尽威迫恐吓能事的卑鄙手段，才和他交锋。”神情愤慨的陈万达顿了顿，语气更显沉重，“想不到被我数得发了恨，他居然一口咬定你和胡部长两人与我串通，明知倒了杨桃树之后将盖起厂房，也昧着良心不顾耕户死活沽名钓誉。并说事情传了开来，不但胡部长名誉扫地，你将在你们两人三月间那场剧战中输得一败涂地。”

见对方目不转睛朝自己瞪住着了魔般的死眼珠子，量对方被唬着了，陈万达越发显得焦忧难堪，缓缓续道：

“想到都是因为你们而使你们蒙垢，真不知该怎么办。不是吗？胡部长那里，虽说我实在犯不起，但更重要的，是对你又如何交待？原本想帮你，反而害了你，唉！”

陈万达一声唉叹，见歪扭着一张脸孔的老伙伴似乎已被气昏，便又一鼓作气：

“闹成这个样子，我曾经决定就牺牲到底，把订金退还，矢口否认有盖厂房的事。可是，事情既已闹开，他钟承泽还是有藉口挑起舆论——为私己而牺牲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一样可以就这一点大做文章。想到如此难以收拾，而对于你们的被拖累，又何其愧疚，只好往大处着眼，便也这样封他嘴巴……”

把戏原已在预料中，如今既然已开演，他会好好观赏！在敌手的全力唱做中渐渐梳理好情绪，冯局绅终于又平静下来。

“你的苦楚我明白，你的苦心我也领会了，唉，事情居然演变成这种局面，也实在为难了你……”

未被严加酷责，实不合乎情理，陈万达自是步步为营。摆着落水狗丧败的眉目，沉吟道：

“老冯，难得你这样宽怀大量，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万万想不到钟承泽这无耻之徒，居然耍弄那么肮脏的手段来克制我们，简直令人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哈哈！”冯局绅倏的爆出一串刺耳笑声。

陈万达一怔，仿佛看到一只受伤的狐狸，一跃而起，朝自己反扑过来。

“哈！”蓦地止了笑，冯局绅冰冷铁硬的说话直往他耳鼓擂，“你真以为钟承泽够聪明够刁辣？你真以为他这一招耍得天衣无缝？”

吃惊的陈万达一时无言以对。

“钟承泽他比我了得，并且凌驾了胡部长，替耕户们争取到多一倍的补偿；人们看好他了，赞赏他了，是吗？他击溃了我，铺好他通往怡和村支部主席的路了，是吗？老陈，将卖地的秘密向我揭露，你也未免太疏忽了。”

撑起一直窝在沙发里的身子，冯局绅背了手，踱起方步。

“杨桃树倒了，空地上盖起厂房，难道说对钟承泽，人们偏就特别开恩？纵使看在加倍补偿的金钱份上，算了他戴罪立功，就逃得过舆论的非难吗？”

陈万达这么听说了，是怔了一怔，却也没多少迟疑，应道：

“老冯，我其实又哪甘被他这样白白擒拿？为了报复，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你和胡部长，又岂容我颓唐？这盖厂房的事，正如你所想的，是我置他于死地的武器呢。我没有请君入瓮，是他自动入彀！”

“钟承泽并非自动入彀，被请君入瓮的那个人是我！”

“老冯，你这种心思真令人吃惊。唉，事情起了这种骤变，也怪你不得。至于你说的舆论方面，你以为他会没顾及这点？我对他说：六百元，我付，但厂房盖了起来，舆论将使你得不偿失

一种自觉的尴尬，令陈万达煞地住了口；一直留在冯局绅脸上观色察言的眼光，也及时溜开。而狠狠盯视他的老朋友，扑捉到了那掩不住赧色的神情，一声冷笑，把脸别开。

有话待续，陈万达自是逮机说了下去：

“怎料他听了，竟大笑起来说：他在先，我在后，人们要是有所责难，起码他已经替我分担了一半。”

顿了顿，陈万达低伏了眼盖，神色歉然。

“他还特别强调，由于耕户手上拿着的是翻了倍的钱，一切非议将因此而抵清。他居然敢这样毫无忌憚揭示自己的肮脏肚肠，并且大大方方让人翻拨掏挖，现在想来，倒也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厂房盖了起来，‘舆论将使你得不偿失’，兄弟，你说得真是妙绝，你我拜把兄弟几十年，当初又有没有为我考虑到这一点？”

陈万达这下连头也低了下来，像挂着泪帘的童养媳，可怜兮兮：

“老冯，这一点当初我的确疏忽了，对不起！”

“兄弟，这钟承泽还真是抬举了我，他居然不会歪着心眼提防我反噬。”

“不，老冯，这一点你估错了。”听了冯局绅的调侃，陈万达只感到好笑。他能想得到的，钟承泽比他更早一步便已涉猎；他始料不及的，人家已有所防备，脑袋贫血的，是谁？“这小子针眼的事情也走不了眼。他说，首先介入事件的人是你，人们有话说，矛头应该先指向你，而后方移向他。他认为你绝对不会失策到搬石头往自己脚上砸。他说假如你在群众中兴风作浪，无疑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不打自招。所以，他断定你不会做这种傻事自暴其短。”

“不。钟承泽太年轻了，而你，活到这把年纪也枉然，你们都把我冯某看溜了眼。你们能‘无中生有’，别人就不会生安白造？太天真了！”

“老冯，你这是说什么来着？你别太武断呀，这太令人难堪了。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又岂容你意气用事？犯得着吗？两败俱伤固不消说，而首当其冲蒙受损失的是你自己本身。你倒不如以静制动，我会尽快在三月之前叫他们在地里动工，那时候你就有戏看了”

抬正了眼打量对方，陈万达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

“这一着无疑便钉了他钟承泽的棺盖。老冯，真的，说句良心话，为了弥补我当初把实情隐瞒你的过失，我会暗中搞宣传放流言，他钟承泽准死定——”

“好了，你老兄不必多说了，我可曾明言非要采取以牙还牙的行动不可？”

“那你要怎样惩罚这个老朋友？我愿意谢罪。”

“你当真这么害怕我歪缠着你不肯放手？”

我怕？怕什么？什么个厂房？见鬼去！陈万达此刻虽有点慑于冯局绅出乎自己所料的精刁顽固，但想到自己的全盘计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那亦是‘受害人’之一的可怜角色。喃喃地，他像卧病已久的人，声音哽在喉咙头打转：

“唉，害怕？害怕什么来着？你自己都不在乎，我还能做什么？胡部长那边算是你份内的事了。你既然一点也触不到我的苦衷，直把我当了牛鬼蛇神，我只有放弃，那三百块钱，一两天内便交给你，任由那家伙胡为——”

“陈万达！”冯局绅此刻蓦地大喝一声，“到了这时候还跟我耍腔腔，你这不是东西的家伙！”

“老冯——”

“三百块？你不是给钟承泽六百块的么？”瞋怒的冯局绅语气充满诚意。

“那另外三百块钱是硬着头皮拿出来替你们遮羞的。既然你不把这一点放在眼里，我只有和他拉倒。”

“那即是说，钱到我这里是三百块，到他那里是六百块？”

“不错，耕户们当初并没有嫌弃这个数目。为了补偿我的过失，我宁受钟承泽的整治；不管你领不领情，我总算了却心理负担。”

“那好，你给我六百块，马上在那里盖厂房，也无所谓。”冯燕山白了那老朋友一眼，歪起嘴角吊了眼睛。

“钱多少其实不是问题，只不过鉴于马祥那家伙，我就是多一个铜板也不愿意！再说他们现在根本便不要你们这三百块。”

“不要三百要六百？”

“那只是钟承泽要的，耕户要不要谁知道？”

“啧啧啧，耕户要是妥协，钟承泽那儿的六百块，居然又掏得出来。”

“还不是为了你和胡部长。”

“那就如你曾经考虑过的为老朋友牺牲到底，退还定金给人，便皆大欢喜了。”

“我想我应该对老朋友强调一下这一点：那些家伙根本不要钱，他们已经另有打算去找钟承泽去了。”

“钟承泽同样也只能给他们钱——六百块，不是吗？”

“那你就看他怎么死好啦。”

“六百块钱你给我，就看我怎么死吧。”

“唉，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老朋友做了一辈子，竟搞成这个样子……”

“老朋友，”冯局绅这时候狠狠瞅了自己这个拜把兄弟数眼，嫌恶的掉开头，冷冷哼道：“我不知你这‘老朋友’的真正意图被拖下水，而钟承泽居然还可以硬硬诬指我为逐私利，弃耕户之死活不顾。现在，我识穿了你为讨好他，串通他真正去干这桩他钟承泽所谓弃耕户之死活不顾的勾当，我这方面会由于自己的被计陷以致有了点前嫌，而让你们这么轻易就盗人耳目得逞的么？”

“老冯，我说你该冷静一下——”

“让我说下去！”对陈万达的打岔，冯局绅更怒不可遏，“听着，陈万达！我只不过是被诱骗中了人的圈套。而你，不但犯欺诈骗罪，更擅自贩卖政府的土地，盗掠国家财富；那身为州议员的，竟是你同伙。单是我这一关，便过不了，尚且还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就像你说的，真有点看了！”

“老冯，你说得太多了！”

“我的话才开始。”仿佛正在兴头上，冯局绅岂容人插嘴。“钟承泽这家伙丧尽节操媚外邀宠，以为从此有了权贵蔽荫，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老冯，你真是说得太多了。”全盘计策虽然已拟得十分周全，但可免则免——事情若真闹了起来，毕竟也不好看，既费事，亦有可能误事——万一一个阴差阳错，谁说得准，再加上对方这当儿一副拼了死命的狠模样，陈万达到底也不无顾忌，于是继续他的无可适从。“我和你几十年伙伴，即使事情再了不得，你也不该这样毫无根据就加罪于我。什么串通，什么引入入彀，

真令人疾心痛首。钱我出，好处你得；事情中途变卦，你不但对我诸多责难，更极尽污蔑诬赖之能事。你怎不想想我的处境？我钱得出，又被你们——”

“兄弟，你还说得几十年伙伴这句话？你会演戏，可我早就摸透了你的桥架，你的诡计岂又逃得过我的眼睛？”

“好了。好了。那你要我怎样？”

“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太过为难你，到底我们是‘几十年老伙伴’！我只要让大家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一宗怎样的交易，如此而已。”

“老天，我真个是屁股无虫引蝎钻，自讨苦吃！我根本便没有你说的什么计划，没有！老冯，不要忘记，地是我的权益所属，而那三百块钱，又岂是他们应得的？还有，你当初又是怎样介入此事的？”

“要胁我？省了吧，你简直在作垂死挣扎。明天的记者会，欢迎你出席。”

“记者会？”像被人用针在背脊猛刺了一下，陈万达还真会弹跳起来，假如他的体重只有现在一半的话。

“是，记者会。假如钟承泽有兴趣，也请他列席。”

看来，对方非闹而不肯甘休是无可避免了，事情既已到了没有转圜余地的时候，那就听便吧。惟陈万达仍不希望对方跨越那彼此展开正面交锋的底线，遂努力吓阻：

“记者会，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有一点也许你没想到，那就是钟承泽绝对可以否认你的指责。他可以说你是因为自己无能满足耕户的需求，而妒恨他出面调解所取得的成果，故造谣生事破坏他的名誉。不是吗？所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造谣生事？何止我冯某一人会造这样的谣？他甚至还可

以说是你诬陷的哩，总算兄弟一场，别说我没提醒你。”

冯局绅一声冷笑，一字一句，清清晰晰。

“不要忘记你已经答应补偿的是三百元，而事情易手却变成六百。假如是我造谣，那你何以把补偿加倍？钱是臭是腥，却也吃不死人。你和钟承泽的眼瞳可能生了螺盖，但公众也有不少人眼睛是雪亮的，你这人也有钱囊倒挂的时候吗？好，是钟承泽的脸皮比胡部长还管用，你可愿意公开这样默认自己是个不讲信义良知泯灭人格破产的人吗？”

话说的不无道理，陈万达暂且只管默默听着，任由人发挥。

“其实兄弟，我说你的脑盖也还未长阖，不是吗？既然我根本不晓得还有什么厂房问题的——黑是黑，白是白，你娘生你，我总不能说你是乌龟下的蛋——你何以会‘慌得’非要封住钟承泽那张嘴不可？你要是真帮我，怎不坚持自己的立场？钟承泽杀你的头不成？你怎么忘了自己说过假如他来，你就给他好看这句话？”

以为那‘厂房故事’是为自己开脱的灵丹，钜料却变成毒药，被人抓在手里反倒过来猛灌，直被纠缠不休。虽然葫芦里还秘藏着一帖解毒妙方，惟事情闹将开来，只怕不但药效尽失，无济于事，更贻笑大方。陈万达一面过滤着对方的话，一面思量，一语不发。

“兄弟，不要再扯图掩饰自己了。既然交了锋，那就速战速决吧，我在等你最后的决定。”

“那好吧！”固然，对方发起难来，钟承泽必反攻。事情如此这般闹了开来，除了丢人现眼外，麻烦更是多多。既然好歹早晚总也得闹它一场，如今对方显然已察悉自己底蕴而非要追根究柢不可，大有纵使天塌下来也压不了他之势，便也顺应他所谓的

速战速决——一来既免以广流为笑柄，也省得你来我往教传媒两头奔忙，二来优劣胜败当下就分晓，自是省却了那虽仍具胜券在握信心，却也免不了这时候那时候一想及，总要教人烦躁的精神负累——落得个干净利落！陈万达深深忖量，看着也唯有这一条路径可走，便也定夺下来。他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一种场面。反正最坏的事都做了，以后彼此不再是兄弟，而这一刻迟早要到来，便也豁了出去，道：“既然你认为问题再也没有商量余地，那现在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你要招待多少记者，请便。你要如何治罪于我，要怎样替自己申辩，也尽管要去。但请别忘记，这是我的地方，而厂房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你们在编故事？厂房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是。我承认是我不对，但米已成炊，只有日后好好补偿——”

“你——！”冯局绅一阵风似的窜起身，朝老伙伴戳点着食指，“你——死——定——！”

“不。你搞清楚，没有厂房这个环节，你招来记者要打那门子的话？你要揭发整个事件全是我的阴谋，而你被我诱引入彀？那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你的话？”

“你到底还干得出这种事情！”老局绅此刻身上每个细胞都在喷着烈焰，“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我翻了你的底，也没有佐证？我所说的，纯粹是我个人一面之词？”

“你当有自知之明。”

“当真没有人会相信我？”

“你说呢？”

“那记者会不开也罢——”

“不就是吗？为弥补我一时之过，我会好好向你——”

“没错，记者会不开也罢，不过，陈万达，你这狗娘养的，你早已死——定——了！”

“你——！”

“请回过头去向后面望望那书架上面搁着的，是什么东西？”

枪？该在他身上。刀？这离我更近。陈万达这时脑海里竟闪着不失轻浮笑谑的惊怖念头，站立起来回头望去。

啊——天！一着眼，他只感到冰冷的镖镖箭箭从四面八方朝自己胸口疾矢而来，嘴里喃喃：

“录……音……机……”

“没错，录音机。你会飞，我冯某也不止会跳。我早便料到，你此行不简单。形诸于行动尚还等闲，可以矢口否认；诉诸于嘴巴，更是一阵风吹过，谁来鉴证？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是吗？你就以为自己耍了绝招，哼，万万想不到吧？”

“……你……”仿佛看到自己那副被反击得体无完肤，僵直躺在老伙伴跟前动弹不得的惨绝相，陈万达这当口真有点支持不住。摇着晃着，咚一声，那不少过二百五十磅的庞然身躯，终于跌坐回沙发上，像一团被剥得起胶的肉泥，堆在那里。

那钟承泽将会怎样面对冯燕山这个致命的反击？毫无疑问，他必然会将自己一切归咎于自己；正如自己连同他对付冯燕山一样，钟承泽必然会认定自己本身才是豺狼猎人陷阱里的可怜猎物。一切一切到头来将成为泡影，当真两头皆空……

老矿家腔膛里那颗冰冷的心快要僵裂了，额上汗珠不住冒沁，涔涔而下，简直披了个满颊满腮。从此将与他冯燕山成陌路，这倒也罢了；但钟承泽那边，眼看已开始把路打通，却煞的被堵，怎不令人大有咬舌之恨？

“不开记者会，我算厚道了。”面对汗蒸蒸，胸膛如浪涛起伏，丢了魂般一脸茫然的陈万达，那十冤九仇，已报了第一记，冯局绅心里舒畅多了，口气也渐趋平静，“‘老朋友’你据情据理想想，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抬起雾漫漫的眼睛，微微喘着气，陈万达站了起来，不由自主便朝那比砖头稍大的录音机望去。就在这时候，那录音按钮的一声跳了起来。录音带卷完了，录音便也终止。陈万达这一霎双眼古怪的溜动了数下，似乎暗暗舒了口气。大有不敢以面相向的畏惧，他趑趄趑趄向窗口那儿走去，站定，把声音压得低低：

“老冯，对不起，是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你到底要把我怎样？”

自觉已傲居上风，冯局绅趋前打背后拍拍‘老友记’肩膀，感慨万千摇着头。

“兄弟，我实在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之间会闹成这个样子，唉，几十年的把臂交情，就这样给断了……”

对方口气和缓了。脸朝窗外站着的陈万达这才回过身来，神情仍十分沮丧，声音还真有点抖：

“老冯，我还真不敢请求你原谅我……”

“兄弟，钱吗？要说多好就多好，谁不想？只是你想得太过分了，居然把老朋友拿去交换……”吊丧般，冯局绅口气好不沉痛，“你有的是钱，而你一向都是很有办法的，可惜这回却做得太不聪明了。其实嘛，兄弟，你根本没有必要在我身上打主意——”

“老冯——”

“你要矿地，你要树桐芭，那还不容易？你只要把那每户六百元补偿金直截了当送给钟承泽，他自然就会领你到那条生

财之道。而到了那里么？你只要再疏财疏财，就一定能如愿以偿了，何必搞到今天这种局面？你这回算是把钱花得太不得法了。”

“……”至此，陈万达他算是完完全全无言以对了。原本死灰的肉团团大饼脸，五颜六色，一阵一阵不住易变。

“钱——！你完全被它迷了心窍。而那钟承泽，则比你更糟，简直被魔惑得不惜把族魂典当——”

“好了！不要说了！”对这‘终生的伙伴’那近乎阴声软语，实则揶揄讽刺兼备的说话，陈万达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他下意识望了望那框格上的录音机，似乎要确定它真已停止操作，续道：“老冯，我真的没有设计陷你，真的没有。昨天下午，是钟承泽自己前来找我。威迫利诱，我一时糊涂，便依其计划……唉，是我自己活该，还有什么话好说？”

“是钟承泽自动上门找你，而不是你拟就全盘计划前去奉献？”

“是。”陈万达又溜动眼珠子望望那录音机，“我哪有那样的头脑啊——”

“你以为他够聪明？好，姑且就算是他的诡计，不就出岔了吗？你其实比钟承泽更聪明呢——”

“老冯，真的，天地良心，我的确没有陷害你之心，真的没有。那全是张承泽一手策划的——”

“事情谁策划，有什么分别？我不敢要求你忠于我这‘老朋友’，但最低限度你该顾虑一下我的处境。若是我一个人，便只有认了；幸亏没让你们得逞，否则，教我怎样向胡部长交待，更何况还见了报？”

“唉，老冯，事到如今，我实在无话可说。你要我怎样谢罪

呢？”

“你说呢？”

“这样好吗？”脸上赘肉一颤一颤抽动，陈万达抖着嘴唇，“那六百块钱，就由你交给耕户——”

“敢情好！”冯局绅翻着白眼，鼻腔哼哼有声，“不过，别勉强才是，也别自贬己沦为俎上肉，天无绝人之路嘛。”

“老冯，请你原谅我，是我不对。一场兄弟，请原谅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令你动怒。老冯，请你息怒……”

“唉，兄弟，”“老朋友”摇头，一脸痛惜，“一晃眼几十年，我们竟走到这地步……”

“老冯，对不起，”陈万达抬眼火速瞥了对方一眼，旋即垂头伏眼声低低，“就这样办，好吗？”

把柄被人抓在手里，还能安心吗？冯局绅鄙夷地扫了陈万达一眼，且叹且说：

“唉，再说吧，那些人其实要的不是钱。”

“不会不要的，你也说过。再说，他们凭什么？”

“嗯，看着办吧。”

“决定一下比较好，老冯。”

“也犯不着这么急呀。你既然愿意出钱，还怕什么呢？”

“……”这么一听说，陈万达双眼叭的亮了起来，“老冯，钱我是有一点……嗯，把那卷录音带给我……”

头脑好敏捷，心思好缜密狡猾的老狐狸！冯局绅心里由不得一震，却又暗自嗤笑起来。再奸滑再诡诈，也休想挣脱我手上的拢套！

“兄弟，钱嘛，我冯某不是不想要。不过，要紧的，还是我的信誉。你既然有疏财的打算，那我就来替你安排吧。”

“安排？”揣摸不到对方意思，陈万达显得异常焦忧不安。

“不错，我来替你安排。”

“你的意思是说你并不打算接受我的——”

“不错。你把准备交换录音带的钱，当着我向你筹募得来捐给老人院。我们两个在那里拍个照，一切不但圆满解决，你更替儿孙们积了福德。”

也未尝不是权宜之计，这也曾经给村里那间老人院输捐过的老矿家，咬着牙龈：

“多少？”

“我也不知道，这种买卖没有行情呀。”

“出个价。”

“没有行情，如何出价？”

“两千块？”

起码两千块，有个底价倒也差不多。冯局绅于是又道：

“再说吧。总之，你肯出钱便是了。”

“一切就这么决定好吗？”陈万达不但想确证一下，更希望能马上把事情解决，“我儿子就在外面，我叫他回去拿支票簿——”

“这方面你倒也不必急成这个样子。我们到底一场兄弟。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来，跟我走。”

“到哪儿去？”

“杨桃园。”

“杨桃园……？”

“没错，杨桃园。”

杨桃园？六百块？老矿家心里却又蓦地爆开一团火球，烧得他双眼充血，但感眩晕一阵。

“非现在去不可吗？”

“是。”

“没带支票簿呀。”陈万达一下两下窜闪着血丝满布的眼睛，“你转告一声便行了。再说，我也不想见他们。”

“对不起，不想见也得见，我希望你不要拖泥带水。钱不急着发，用嘴巴说说就行。”

“……”

天愁地惨。陈万达愁惨的脸孔，一双愁惨的眼睛毫无意识朝窗外一掠，无怪乎，太阳不见了。

山坡平台上，草草盖搭起来的板寮里，聪嫂那四个像被捣了巢的小雏鸟似的孩子，神色栖栖惶惶的，正一个挨靠着一个，挤缩在那里。那趴卧在小主人跟前的波比，无精打采的眼睛，时而朝向这个，时而朝向那个，又怯惧又乞怜的，匆匆溜上那么一瞥，还真不敢多逗留一会儿，那神情简直像个人似的。而它那毛茸茸的一条长尾巴，则有一下没一下，拍打着地面，仿佛刻意为了眼下这几乎没有声息的世界，激起一丝声浪，聊以解闷。

天空阴沉沉。腿并腿肩抵肩的孩子们脸上更是晦暗。做了午饭，添仁要上杨桃园了，可弟妹们今天谁也不肯留在家里。前天晚上，妈妈眼睛肿得像小青蛙的肚子，小姐妹两人头靠头躲在垂帘后面向外头窥视，看见大哥哥抱着妈妈膝盖恸哭，而妈妈半夜里都还在淌眼泪。昨天，妈妈割胶回来，骂人了，还扯人耳朵敲人脑勺子。可是，午饭后，妈妈和大哥添仁上杨桃园去了，三个留在家里的，却一直惦着依旧一双小青蛙肚子眼睛的妈妈。看不见妈妈，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像今日这样的害怕和寂寞。捱到天晚，妈妈和哥哥都不回来，他们终于拥在一堆哭了起来。妈妈！妈妈快回来！哀哀切切的哭声，教隔邻强妈那抱病的婆婆拄着拐杖走了过来，巍颤颤帮忙添义生火暖饭菜上灯，慰安着陪到那母子二人返抵家门。今天，添仁烧好了午饭，妈妈还没回来，料准

是剥完胶径直到地里去了，张罗了一阵，便提着饭格和茶水出门。那清清嫋嫋见了，趋前低了头扯住哥哥衣角，畏怯怯说：哥，我们也去……。一旁的添义见哥哥不作声，算是默许了，便也赶紧收拾好饭桌，默默尾随。

杨桃有的已经长到鸡蛋般大小，被雨打落了蒂的，捡了回去沾着盐花吃，苦涩中却又带点甘甜的哩……。添仁捧着腮帮子痴痴想着。听说五、六个星期后便会完全长大熟透，到时候，真不知是甜到喉咙里，还是甜到心里。一箩箩黄澄澄金闪闪的果实，便是一个个美好的希望，自己又可以背起书包上学了；弟妹们什么也不缺了；妈妈脸上笑嘻嘻了；祥伯公的脸上也笑嘻嘻；还有五婶、玉嫦玉娥姐姐和强妈；还有王二伯伯王二娘、才伯伯和阿根叔叔……大家脸上都笑嘻嘻。可是，这些杨桃果实真能捱到那个熠熠生辉的日子吗？添仁再也不敢往下想去。可不是？单就两天来各人沉郁得教人说话也得把嗓子压低的脸容，已经令人难以振作，哪还能想得那么长远？添仁缩了缩被妹妹清清紧挨着发了热的肩膀，抬头望望那个同样教人无法展颜的天空。

云层密布的穹苍，黯淡的太阳又渐渐露了脸，眼前景象似是有了一丝儿光亮。添仁揉揉疲惫的眼盖透了口闷气，朝四周漫无目标溜转着眼睛。此刻，那矮灌木丛旁边空地上，一辆簇新的大房车煞住了，那角度微倾的车前反光挡风镜，刚好迎了这时刻太阳光的直射，散发出一片令人几乎无法睁眼的炫目白光。

这辆很有气派的大汽车，遽尔在山中出现，真教人眼前矚地一亮，心神振发。司机座的人打开车门爬出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翁。远远望去，添仁认出来了，那个已经来过这儿一次，并教大家惶惶过日子的人！

魔鬼老头！添仁拢着嘴巴露了两枚长得异常别致的兔牙紧咬

下唇，抱住膝盖的双手握了拳。

魔鬼老头！添仁发恨得连眼珠子都凸了，也不制止那一跃而起向前直窜的波比。

另一边车门，此刻又打开，挤出了个胖大老头。那在添仁眼中已变成恶魔的瘦子老人，领着他，正欲启步向板寮这边走过来哩。

肥头大耳，这看来神情丧败的老家伙，又是谁呀？没见过陈万达，是有点费解，但添仁随即却也省悟过来。准是他，那个要铲他们园地的人！而凶悍的波比，这时候已跳到两人跟前，开始绕着圈子，一腾一跃狂吠不休。

乖乖，那一向精灵巧捷的波比，这下真有得给人瞧的！这一步向前扑，下一步稍后退，它龋着白森森利齿，一忽儿厮擦着两个狼狈不堪的老者脚后跟，一忽儿前足舌头又几乎触碰到两人胸膛里那两颗似乎已跳到嘴巴就要坠地的心。两个人仓皇失措惊恐万状，就这样团团转互相碰撞着被封了步。

老夫子与大番薯从漫画书上走了出来在眼前跳踉，“sh——！shhh——！”“sh——！shhh——！”嘴里不住吹气驱赶，手脚乱挥乱踢吓唬着波比，两老滑稽至极的模样儿，直叫添仁看得痛快得不得了，就只差没笑出声来。波比加油！加油！咬——！给我咬！哎呀！咬——！

“嘻！嘻嘻！嘻嘻嘻！”在心里头拼命驱遣爱犬咬人的添仁，终于嘻嘻嘻笑露了一口漂亮的牙齿。

“哥，波比要咬人了！”一旁的弟弟添义，却担心起来。

“正好！咬破他们的裤子，最好扯下来，让他们光着屁股回家！”边说边扣嘴，恶作剧的添仁，继而哇哈一声笑弯了腰。

此刻，冯燕山陈万达俩活像跳舞，缩上了这个脚巍颤颤来个

金鸡独立，还未站稳，另一脚又急不及待提上去，以免被袭击。双足一伸一缩一蹶一蹬，身子一进一退一摇一晃，双手且挥且划，腰扭头叩，弓背倾肩而嘴里哗啦，两人又像足了那次早场电影里花果山上的孙猴子，教人看了还能不开心么？

“噢！噢噢！畜牲！畜牲！噢——！”

两人眼看就要站不稳步子了。

“嘻……嘻……嘻嘻嘻！”担心狗咬人的添义，这下子也缩着脖子笑起来。

“嘻！”小嫻嫻侧着脑袋瓜望着添仁，“哥，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那清清也眯了眼睛笑得嘴里蛀牙尽露。

陈万达实在不愿意让儿子亲眼见着自己那尚不知还会有多惨碌的丧败相，他真的不想在儿子面前丧失作为父亲那种为人表率的尊严，便着甚是疑惑的儿子先行开车回去，而与其‘老伙伴’共车来到这个不知是美梦犹可追，抑或恶梦已来缠的‘是非之地’。

果然，果然！不过刚抵步，便叫四个小小瓜简直笑得眼睛鼻子嘴巴都皱缩在一起。

坡下听到波比连续不断狂吠的老马祥、孙才及聪嫂五婶等五、六人，急匆匆爬上坡顶来了。待得看到板寮里头，那抱头揽颈笑得脸蛋开了花的小家伙们又皮又憨的模样儿，人人也几乎被惹笑。小坏蛋！聪嫂瞪了孩子们两眼示斥，便赶紧挥动臂膀作欲打状，驱赶着波比。

“波比，走开！走开！盲了眼了，畜牲，乱欺侮人！”

听见主人的吆喝，波比气咻咻夹着尾巴走开了。仿佛在千钧一发中被解救了危难的两个人，这时候犹有余悸，一面从裤袋里

抽出汗巾揩抹满头的汗水，一面目送垂下头的波比乖乖走进寮亭里静静伏卧下身子，才得以好好抬起头来打量前面站着的人。

由于大声厉喝波比，以致面孔涨得通红的聪嫂，第一个映入作率将站在前头带领陈万达的冯局绅眼里。畜牲盲了眼乱欺侮人？老局绅这当儿省起眼前这妇人使尽吃奶之力厉声叱喝的那句话来，心里油煎火炙，却又奈何？这想必就是那说了夫亡子幼的寡妇吧，浑身是刺呀，他皱起了眉头。

披着羊皮的狼呵已恢复原形，那贪残凶暴又丑陋的模样哪堪入目！像猎人围剿恶兽一样，老马祥等人一个个都不由自制露了厌恶神情，寸移着脚步围拢过去。

对耕户们来说，现在来的，应该是那个钟代议士钟承泽，而非跟前这两个满头华发，但此刻看来长者风范尽失，以致丑态毕露的老人。

不错，昨天那钟承泽是这样说了：一两天内一定前来走报好消息。故眼前这两人的突然出现，多少使他们感到事态的不寻常。不知道这些人一个一个在耍什么把戏！尤其是老马祥，更意识到一场剧烈的骂战就要展开。不是吗？那钟承泽前去交涉的话，必然透露自己这方面的动向……老马祥倒也无畏无惧，神情淡静，坚定的眼光，在两个怒焰炙人的来人脸上溜来溜去。

果然，身为调解人，冯局绅这时候又痛恨又鄙夷，将众人逐一怒瞪一番，吼道：

“你们这些家伙到底还有点道德没有？你们究竟懂得什么叫信义不懂？你们还值不值得同情？”

“冯先生，有话好说，不必动那么大肝火呀。”想到大丈夫敢做敢当，老马祥一马当先应道：“我们算是对不起你了——”

“算是对不起我？”冯局绅暴跳如雷，“好家伙，你居然还

敢这么体面的承认对我不起，实在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钱，就拒绝。我一条心为你们奔走，你们竟这样掉转头咬我一口。当初我冯某是怎样跟你们讲的？你们说！”

怎么讲的？在场五、六人，有谁弄不懂他的意思？然而这时候，面对这个人，他们的疾恨，他们的愤怒，早已化作鄙夷与不屑，谁也不愿意开口。仿佛观望一个信管已点燃正待引爆的炸弹，他们心里头一半盛载的是惊悚与焦虑，另一半则是臆测中的劫难已焉应验那种不知所向的茫然及无奈。默默，他们等待着更进一步好好阅览他冯局绅整个人炸开了花后那颗不得以掩丑藏拙的心。

“怎么，说不出来了？”见谁也不作声徒瞪教人猜不透的眼睛，冯局绅真要气炸了，“何止对我不起？你们简直卑鄙！你们应该知道，我费了多少唇舌，胡部长给卖了多大情面，陈老板才答应补偿你们三百元。假如我和他不是深交，又假如胡部长不给我方便，你们休想拿人一个铜板！”

说到这儿，脸孔歪扭得几不成形的冯局绅，狠狠扫了一眼身后那个垂下头一动不动、只管呼呼抽着鼻息的老矿家，那原本已十分刺耳的噪音，更要命的吊了起来：

“三百元嫌少，就别答应下来。钱罢了，你道是命？只要出声好好表明一下，陈老板也不是没做过慈善的人，那像今天的多一倍补偿，也难不到哪里。不想你们居然真去找那个家伙！”

“什么多一倍的补偿？”

众人好不惊诧。

“还装蒜？你们先给我闭嘴！”

啊，这些东西！孙才一张嘴哪还闭得了？

“多一倍的补偿？装蒜？”

“还想抵赖？这头答应收钱，那头便行动起来，存心拆我台！”

“冯先生——”此刻大抵听出了点头绪的老马祥出声了，不料却被厉声喝止。

“先闭你的狗嘴！”显然越说越气，冯局绅大喝，“你们这些白痴，什么人不好找，偏偏就去找他，居心何在？”

“他？他是谁？”

“州议员就一定能遂你们所愿？胡图仁国会议员还是个内阁部长呐！”

“我们去找钟承泽？”老马祥这下子明白了老主席他何以跳得半天高。

“还装糊涂？好啦，钟承泽用尽龌龊手段给你们要来五百元，你们这下心息啦！”冯局绅打着最鄙蔑的口吻，眯着最轻鄙的目光，“他比我了得，替你们争到几乎多一倍的钱，你们看好他了？所有人都看好他了？”

“冯先生——”

甫一开口，老马祥又被拦截。

“你给我闭嘴，我的话没说完！钟承泽他搞阴谋，你们还以为遇上了救星。幸亏我早有防备，否则可被你们害惨——”

“冯先生，你有张嘴，我们也有张嘴，怎就光是你说的？”老马祥这时候狠狠截了冯局绅，“你所谓的阴谋我马祥怎么还听不懂？可你们间要搞什么阴谋，耍什么把戏，也不能轻易便捡了我们来当骰子！我们找钟承泽？我们哪一个什么时候找他去？”

“你们没有去找他？”

“我们答应接受补偿，却不打算要这些钱，是事实。对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当时我们之所以答应，既逼不得已，也逼于

无奈。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无人可以阻止我们去找钟承泽。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混帐东西！冯局绅这么听说了，益发火冒三丈，怒瞪着陈万达，仿佛要把他吞下去。

“你们真的没找他？”

老马祥目睹跟前这般光景，心里一阵冷笑，斩钉截铁：

“是他来找我。时间：昨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地点：我马祥的家。”

老马祥话毕，只见冯局绅怒瞪着的双眼，仿佛冒出千万条火舌，直往陈万达脸上喷。

回避着难以抵挡的怒焰，陈万达费了好大劲，才说道：

“……是这样的，马祥。钟承泽昨天下午来找我，他说你们不满意三百元的补偿，委托他前来交涉。他希望我看在他份上，多加两百块，事情由他来处理。为了惩罚他对我所施加的诸多威迫恐吓，我就姑且答应他。他……他怎没前来走报邀功呢？有鉴于此，我打算补偿给你们的，还不止这五百元……”

“这还是人吗？”听了陈万达的陈述，老马祥一张脸都扭歪了。

“没错，真不是人的东西！”冯局绅几乎要唾地，“你们也好不了多少。要什么手段？不怕人非议没信义吗？”

“也许我们是没信义。但假如我们不以为事情办得草率的话，大概也认命了的。我们真的那么没信义吗？”

“不满意，为什么当下不拒绝？”

“拒绝的话，你和胡部长如何下台。”

这么一听说，老局绅倒是愣了愣。

“现在连报纸都登了，我倒要请教你如何下台！”

“你们也太急了点。我们昨天早上是要去找你商量，希望你再帮忙向大头家求情，允许我们暂时呆下去，哪怕三、五个月也好。准备就要出门的，钟承泽便来了。”

“来了又怎样？他钟承泽能做的，我们也办得到。而我们办得到的，他就未必能。你们居然忘了我和陈老板是数十年老朋友。”

“这么说，倒是请头家再清楚交待一下什么不止五百元的，好吗？”

“我会把补偿增加到六百元，即是原来的一倍，一切由冯局绅处理。”陈万达说得有气无力。

“怎么样，六百元，总可以了吧？”冯局绅挤弄着眼睛，“幸亏陈老板和我情同手足，否则，可被你们害惨。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你们也太自私了。要不是陈兄他深明大义，我该怎样向胡部长交待？想来，你们还真不值得人可怜。”

“我们很自私，不值得可怜？好，我们是很自私，不值得可怜，”孙才这时已忍无可忍，“但请问冯先生，现在站在这里的人，哪一个不够自私，哪一个值得可怜？我们不知道别人在玩什么把戏，被夹在中间，像猴子那样被人耍。而我们竟是自私的，不值得可怜！”

再土再呆，也老早看出这是一场赌博。我们只是一粒任由人丢掷的骰子。我们只是被耍戏的猴子。李根于是鼓了舌：

“不不，你老孙这‘大圣爷’今天被耍戏，当真丢人呐，怎不可怜！但是那耍人的，又怎闹到落魄江湖耍猴戏，这还不可怜吗？我们其实无需自怜，只有可怜别人而已。至于说我们自私，也许吧。不过，那些嘴里天地良心，实则‘咸家绝灭’的，倒是我们拍马也追不上的哪。”

山坡上，风起了，李根不文不火出奇伶俐的申诉，似乎随着风，四处飘扬。那陆续爬上坡来的，听到耳里，一个接一个，七、八人像训练有素的精兵，把缺口填满了，将冯陈二人包围在中央。

“我们背信忘义？”迎着风，孙才仿佛怒火已降，只在吁吐闷气，不疾不徐说道，“冯先生，希望能保留这块地里的作物一个时期是我们唯一的要求这一点，你们好像都忘了。你们忘了这块地是我们当中好几户人的生活来源。你们是族人领袖，是走在前面给我们带路的人；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前面有路可走，我们只感到一宗什么交易买卖在进行——”

“老弟，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冯先生，前天晚上那所谓的会议，你和胡部长两人何曾真正替我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孙才说，“没有征询，没有磋商，没有斡旋，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好，就等我们来凑个闲角演戏。”

“不就是吗？做官的俸禄从百姓来，官大人怎么一点也不体恤小民的苦衷，尽是说些门面话，求其敷衍过去便了其事？”

“一个三百块钱，便轻轻松松把人给打发。嘿，”紧接孙才老马祥，此刻咄咄逼人的李根一声冷笑，“当真人心肉做的哩，事情到底没完结——钟承泽来了，什么五百元；而现在，又是你们的六百元。这样搞下去，终究得益的，看来还是我们——”

“你们尽再说些什么无聊话？太过分了！”冯局绅变了脸色，“做人不好太嚣张，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味逞强便能解决的。陈老板人就在这里，不防问问他到底欠了你们什么？”

“头家并没欠我们什么。”老马祥说，“没领俸禄，你冯先生也同样没有。倒是那吃官粮的部长大人和人民代议士有失责之嫌。”

“你知道就好，”冯局绅依然一脸悻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落得做了磨心有苦自己知的地步，还要被你们诸多非难，实在后悔自己当初心太软，自讨苦吃。”

“冯先生也是我们地方上的领袖，严格说来，我们尊你为领袖，你对我们便有一份责任，不是吗？”孙才说，“你当初既秉着道义精神自动为我们解围，我们对你仰赖之深之切，你当了解到。你是没欠我们什么，但人间有道义，有人情，我们以为冯先生真能替我们消灾免难，结果事与愿违，怎不失望？再说，现在又来了个钟承泽，我们怎不是被搞糊涂，说起糊涂话来？”

“‘一定为我们争取继续在地里耕种下去’，冯先生说的，而那州议员也不遑多让，跟冯先生当初那样，什么‘凡事一概我来担当’，包山包海的呀，结果又是什么五百元。我们不是骰子，不是猴子，是什么？”李根说。

是包山包海呀，这两个家伙，双双皆如此大放厥词，陈万达此刻几被气昏。而你一轮刀枪，他一轮箭，则直攻得冯局绅那儿有点喘不过，冲着老马祥嚷嚷：

“马祥，你叫他们闭嘴，全都闭嘴，话由你一个人来交待。”

老人家望了众人一眼，说：

“你们不要多话，否则冯先生和头家会糊涂。就由我来交待清楚好了。”

始终没两句话，一直处在被动地位，大头家神气活现的威仪何止尽失，陈万达他到底怎么了，老马祥还会觉得奇怪吗？戏中有戏，本来便司空见惯。心里虽然无限感慨，老耕农却也只淡然地瞥了他数眼，说：

“钟承泽昨天大清早便上我家来。其时我正等着几个伙伴前

来齐集，准备上冯先生家去，请冯先生代为向头家求情，放我们一条活路，让我们暂时在地里呆下去。我们计划若请求不果，便上街展开吁请村人签名支持我们请愿的行动。我也把原委向突然出现的钟承泽说了，他则说一切交由他处理，事情将会如我们所愿获得圆满解决。就是这样而已。”

反悔了，还私下打算搞什么签名运动，冯局绅多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自己应该是在梦中。仿佛被抽掉了骨髓，老局绅他伤得好重，一时间，实在分辨不出哪一个才是头号敌人。钟承泽？陈万达？马祥？他该先向哪一个的咽喉噬咬？他该先砸碎谁的脑袋？他真的不知道。

“你们居然想上街头闹去？”冯局绅实在无法置信。

“并非闹，是表达我们的意愿。”

“你们知道在公共场所进行这种活动是非法的吗？”

“非法？眼睛看不到的，非法勾当多着呢。”

“非这样不可吗？”

“走投无路，只好这样。”

“现在呢？”

“现在？”

“六百元还嫌少？”

“不，冯先生，六百元一点也不少。”老马祥凝神地注视着冯燕山，“但是，认真说来，这些钱也并非我们所应得。我们只求头家让我们在地里多待些时候，则感激不尽。”

“我何尝不想看到你们能继续呆下去。”冯局绅那迎视着对方的炯炯目光，闪现一时似有所悟的神色，眉目瞬间越见诡谲，而其声也铿锵。“假如不强人所难，而你们良心上又过得去，那怎不是我所喜闻乐见的。现在，大家都站在这里，你们地主耕户

两造大可以二面相向商讨一番。”

钟承泽那条路，当真绝了吗？三百元，他冯燕山打的底价，几乎比自己还苛刻。钱，他的确是准备拿出来的，三百起，五百止，通过张承泽的手，交给他们；当着买路钱，他却也不无痛惜，何况还有那个该死一百次的马某人。惟若真接受，一次过痛到底，几百块钱送走这冤家，免得他继续在地里占自己便宜，倒也不是不划算。如今，钟承泽那儿，似乎已无路可通；什么六百元，见他们的牛头马面去吧！报纸登了新闻，三百大元，两人脸上沾光了，就算送他们一个彩。便连三百块也没门，如今竟又是六百的，你冯燕山慢慢等吧。情绪已渐渐平稳下来的陈万达，岂又真肯任人鱼肉？钟承泽那边的路，绝不能断！他心里这样呐喊着，不料冯燕山竟又来了这为耕户推波助浪力道十分狠毒的一招。老矿家实也非阿斗一个，缓冲之计，一时闪现。他继续保持沉默，且看人如何耍弄拳脚。

冯局绅见这‘拜把兄弟’一时也无话，更是穷追猛打，不但要他赔了夫人又折兵，更决意使出十八般武艺，就此堵阻钟承泽通关抢夺他的主席位子。

“好，现在我来详细一点揭揭他钟承泽究竟是怎样威迫利诱我的老友陈老板的种种内情——”

陈万达这么一听说，脸色一变，急急截拦：

“老冯，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心，我有分寸。”冯局绅一个反截，“不过是让大家认清他此举目的何在，并分辨到底谁是谁非。”

见陈万达透了口气，老局绅掉开辣辣的眼光，像法官审讯般，一板一眼：

“好，马兄，钟承泽是昨天早上上门找你的吗？”

老马祥点点头。

“那他是中午到你那儿去的？”老朋友转过脸问其老朋友。

陈万达也点点头。

“你们根本没有向他提过金钱补偿的事，就只要求继续耕种下去？”似乎浑忘了自己本身所为，冯局绅面不改容向老马祥续问。

老耕农默默点头。

“他闯到你那儿一开口就要五百块，代为求情的事却绝口不提？”

陈万达点头。

“昨天早上来过，便没再出现，陈老板佯装应他所求，把补偿提高到五百元这回事，假如我们不说，你们也一无所知，不是？”

没好气的，老马祥再点了点头。

“他约好你今晚上他家汇报你我两人今天见面的情——”

“是。”话犹未问完，灰色尽露的陈万达已应声点头，徐徐流掠的眼光，空洞中隐示了几许轻蔑几许不耐。

“他胆是够大，心却太粗了一点……”先是喁喁自语，继而把脸向老马祥抬正，“说是一两天内便走报好消息，你们一定很期待吧？”

老马祥不再点头，垂了首保持缄默。

“好了，都明白啦。钟承泽所谓的协助你们，根本另有图谋，纯粹是为了打击我。你们再也不必指望他——”

“冯先生不必再说下去，我们都明白了。”以一答一问罗列对方罪状的手段虽机巧，心窍精敏的孙才听了，却已厌恶得无法容忍，“即使冯先生对钟承泽所为一句话也不打，我们也明白是

怎么回事。我识字不多，‘一丘之貉’‘殃及池鱼’，这两句话倒也听过。我们是走霉运，却不肯认命，教两位大费周章伤透脑筋。三百块，五百块，六百块，倒是我们这些倒运的无法消受得了的，真有负劳苦功高——”

“消受不了？”既被翻了底，当是心照不宣的时候了。冯局绅对孙才的讥刺不加理会，单刀直入，“那是打死不走了。”

“冯先生说钟承泽胆大心粗，自己又何尝不是？以为我们见钱眼开，替我们讨钱，一点也不顾虑我们到底要不要，这，冯先生还先人一着呐。”

事情闹到这地步——不要，正好——原本属危机，却又变成了机会。钟陈二人的把柄在握，痛脚稳稳抓在自己手里，将动弹不得。那出卖老朋友的，那出卖良知的，等着瞧吧。冯局绅此刻还真想纵声大笑。惟戏做了开来，未完场，总得持续下去。

“不要？老弟，做人有时候不能太意气用事。持平说句公道话，假如陈老板用六百元来打发在这段地上安了家的你们，是有点讲不过去。但现在的情形却是——”

“现在的情形却是我们杨桃树还只结了丁点儿大的杨桃，而瓜菜薯豆也不值几个钱，是吗？”气势汹汹，孙才再也无法教自己平静下来，“冯先生，现在你可以闭起嘴巴少说点废话——”

“阿才，”老马祥不想场面混乱起来，制止了孙才，“冯先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要多说一句也不想。不过总得有个机会让你明白我们的原委，好歹算是对你作个全面交待——”

“交待？不都交待清楚了吗？”

“我想让冯先生认识清楚我们的作为和动向。说人生如戏，这不折不扣就是一出闹剧，一出悲剧；我希望你听听我们的心里话。”

“闹剧？悲剧？”冯燕山连耳根也不曾热一下。不错，何止于此，更是一部拳来脚去的武打片哪。

“是的，冯先生。”老马祥说，“昨天钟承泽摸上门来，我的确也颇感意外。而对于他，我们就像对冯先生一样，表明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继续保有这块地里的东西一个时期；仅仅一个时期，正如冯先生你所知道的一样，我们还能奢望什么？而钟承泽听后，像冯先生一样，也明确的说自己正是为了这点而来。他说，一切都由他来担当，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说他一定会干下去。”

“别把我和他扯在一起说。为了你们，我与老朋友几将反目；陈老板就在这里，你不访问个仔细。什么‘一定会干下去’？嘿嘿，他开始了么？”乘老马祥停下来舒口气，冯局绅神情邪谑的抢白一番。

“其实，冯先生，”不理会对方向那别饶意味的要搭，老马祥续道，“远水怎救得了近火？群众之于钟承泽和你，隔的是一层纱；当你们需要人支持时，群众是随传随到的。可是，相反的，你和钟承泽之于群众，却是隔重山；当我们有了困难需要帮忙时，试问又怎么有办法和你们联成一气？我们胎死腹中的签名运动，算是派上用场了。”

居然还不死心，签名运动——这才是致命伤呢。

“签名运动？这算是对谁施的压力？”

“施压力？冯先生，这我们还不配；我们只要求被公正对待，但不是同情和可怜，也不是施舍。”

“总的说一句，六百块钱你们是拒绝定了？”

“是的。地是老头家的，钱我们实在是要不得。”

“既然明了自己的处境，那放着补偿不要耍屁股花，太不务

实了呀兄弟。凡事现实一点准没错，你我捞到现在，头发都白了，这岂是小孩子在耍赖，斗死斗烂。”

“不错，你我捞到头发都白了，不过，你的现实一点，和我的面对现实，却是两回事。正因为我必须面对现实，所以不能白要头家的钱。”

“是执意要闹？”

“地是别人的，种上的东西是我们的，头家要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得离开，我们实在是逼于无奈。有头发，谁要做癫痫？所以——”

“所以使这种勒索手段——”

勒索手段？孙才跳起来了：

“冯先生，你既然这么说，我也客气不来了。其实，你和钟承泽耍什么玩意，我们大概也走不了眼。滑稽的是我们这些受害者却成为受益人，居然平白获得一笔意外之财。而大头家则只有苦着脸任由你们混乱的战蹄斗靴践踏得个一筹莫展。”

“老弟，你最好住嘴！”冯局绅一声大喝。

“阿才，”老马祥抬手示意孙才静下来，对陈万达说，“头家在这方面尽管放心，我们不会要你的钱。跪下来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我愿意；我马祥快七十了，一脚已踏入棺材，一切无所谓。不过，其他人却有家累要担。老残少弱，张口就是要饭的呀。”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少来。陈万达看着宿敌，眼神绝对不少一点敌意，但心里头却已有所抓拿，故依旧保持缄默不语。

“马兄，你一意孤行，难道每一户人都苟同你所为？光喊喊嚷嚷，济事么？你不好倚老卖老，播弄情绪啊。地被收回，钱也不要；不是说有孤儿寡妇的，开门七事，你可有把握去替人家张

罗？”

“我们众人一心，谁也别想要什么法宝挑拨离间。孤儿寡妇？你们要是决绝在这点上着眼，哪会搞到现在这种局面，精神心力耗尽，吃什么参茸燕桂也补不回。”李根说。

“这样不顾现实玩弄情绪纠缠下去，没完没了，老陈，你是当事人，总该说说话才是。问题要怎么解决，拖字诀可不行。”

“是的，头家，你要我跪下向你叩头，我会，只要允许我们在地里再呆一个时期。”

怕的是他们答应收下那所谓的六百元，还好，不要。否则，任凭如何申辩，也难以取得谅解，是绝对肯定的。如今，摆在眼前的事实，却是：他们不要钱。自己面临的厄困，似乎就因此而有了转机。他们不要钱，不管钟承泽的五百，还是冯燕山的六百。这样一来，纵使未能向他钟承泽证明自己和他绝对是结盟对付对方，而非伙同冯燕山盯准他搞阴谋，却由于耕户们坚拒金钱补偿，钟冯俩彼此谁也赢不了谁，两厢扯了个平手，那钟承泽气不过，也不致太恣肆的迁怒于自己。不是吗？冯燕山岂不更丢脸，上报了呀。拜耕户不要钱之赐，已全然冷静下来的陈万达又看到那条通往钟承泽的路，并未完全被堵，整个人终于又活过来了。

不再惶恐焦躁，一瞬之间，反倒是一脸的莫测高深，陈万达的遽变，都被逮到冯局绅眼里，又居然令他感到有点不安。这家伙怕不是又在算计我！他想自己应该把握时机，在钟承泽还未出现之前。于是，他野狼一般的眼光在眼前的人脸上——跳过，最后在老马祥那里落定。

“马兄，我自问是抱着奉献的精神着手处理这件事，不想竟闹成这个样子，实在是连对自己都无法交待。太失败了。你们是

真不接受这六百块钱补偿——”

“不接受又怎样？”

一把粗涩的青嫩嗓音鼓得紧紧的打人群中抛了出来。分明是挑战！冯燕山倒吃惊不小，由不得倒退了一步，眼光刚好便掠到昂首挺胸，双手紧捏拳头，直挺挺扎稳马势站在老马祥背后的添仁脸上。

天，此刻和自己对垒的，居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为什么来着？他顿然感到自己很可悲。唉，天怨啊，在心里头叹了一声，浑身是劲的老局绅，登时像换了个人，何止洩气，简直意兴阑珊。

然而，老江湖当真这么轻易便被人擒拿在手的吗？在‘老朋友’跟前，他的戏总不好做的太假；尽管自认占尽上风，稍稍偏帮老朋友的表演也还是需要的，毕竟地仍在其使用权限下。他当然知道刚才自己对棚户所持的态度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何其恶劣何其该死，然而宁可得罪君子，切勿得罪小人，既然是做戏，便也顶硬上。事情演变至此，唯一不变的，是棚户们的意志，老局绅此时虽然被个小不点挫了元气，倒一点也不失其敏锐的应变能力，于是如此自圆其说续道：

“大家都说我们在演戏，的确，就在刚才，就六百块钱补偿的事和你们一来一往，我是演了你们所谓的戏，目的不过是要探你们的虚实。好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楚各位的立场，算是进一步了解你们的状况和需求了。状况搞清楚了，想办法解决便是。马兄，老陈，就算一时无法达致协议，也无妨，大家再好好表明一下态度，以后还可以慢慢协商，不是吗？”

“是，冯先生。”真真假假暂且管他去，老马祥见冯局绅态度大大转变，自然也随和起来，“我们这里还是那句老话——头

家，我们请求你给我们一点时间；那毕竟是头家的地方，我们实在不敢奢求什么，但愿头家体恤当中境况特别的人家，允许我们再呆些时候，我们将感恩不尽。”

“这本来便是我希望看到的结局。”冯局绅说着，朝陈万达那儿挨近了一步，眼神刹那间又利如刃锋，“你这方面如何，老陈？”

颓态尽去，陈万达此刻神情定笃，与眼前这‘老朋友’四目交缠。好半晌，说：

“耕户的请求，我会考虑。”

“太好了，”不惊不喜，仿佛早有所料，冯局绅深深望了一眼自己的‘好兄弟’，尔后对大家说，“陈老板肯考虑你们的请求，大家暂时可以放心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众人虽未喜形于色，却也大大松了口气。

“头家，这实在太好了，头家肯考虑，我们就有希望了。”老马祥说着，把身后的添仁拉到自己前面，“添仁，快向头家磕个头说声谢谢。还有冯局绅爷爷。”

“谢谢头家。”添仁说得还真有点不情不愿，一双眼睛依然睨着人，“谢谢冯局绅爷爷。”

“是的，”老马祥一脸诚恳，连声音都温厚实笃的，“大家都谢谢头家和冯先生。谢谢，谢谢两位。”

“谢谢头家和冯局绅。好人好事，看，连太阳——”五婶没把话说完，却听见有人说钟承泽来了，只感到被打岔的厌烦。转头一看，果然，那村里无人不识的土生州议员，已从他那辆泊在冯局绅的车子后方的豪华一四四钻出半个身子，一动不动向人群这边远眺。五婶又突感惴惴不安，“州议员来了，事情会变卦吗？”

此刻，只见陈万达大大一怔，蓦地又恢复原先有如天子折孙的颓唐相。而冯燕山倒淡定自如，大有泰山压顶也如如不动之概。

老马祥见状，心里头直叹‘好事’多磨，预料一场混战又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的了。

中彩票有这么巧就好了，又要逢场作戏，陪人粉墨登场啦。众耕户莫不暗叹倒霉。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该如何应对啊，这么复杂混乱的场面，陈万达一时有如被电殛，何止乱了方寸。

一箭之遥那儿，钟承泽两道往这儿投来的目光，正如疾矢的箭，瞬间便中了鹄的；四目相投，双双莫不感震撼一阵。

这家伙此刻怎么在这儿出现，竟又是和冯燕山在一起？他想，自己最忌讳，最不愿意相信最无法置信的事情，大概已由蠡测变成事实，不由他不面对了！

冯燕山，不，胡图仁，到底能给他什么？今天，他钟承泽风头之劲，岂又是当年一冒起便成为当红炸子鸡的胡图仁能匹比的？现在，当了部长便又如何？今天，谁对他钟承泽不如蚁附膻？谁不巴结都还来不及的？他，一个老商贾，居然舍我而取他？没有可能！钟承泽真不愿意相信眼前的情景是真实的。

五百块，要，新闻一发，事情圆满解决。不要，他山人自有妙计。出了门，一路上可是轻快的吹着口哨的。然而，眼前恰似撞破别人好事的一幕，却令他吃惊得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群正以注目礼迎迓他的到来。一道道如狼似虎的目光向他横扫直射，他一一避过，一面向人群走去，一面向不转睛盯着人堆中一双眼睛像足刚从水中提起的小猫咪般的那个人。

一步一步，钟承泽走过来了。一众耕户眼中，不啻是另一个

即将伏法的恶徒踉跄于穷途末路，等待彼等审判。偌大的旷野，此刻在钟承泽，却仿佛就只剩他和陈万达两个人；视野就只有那么一点，而步伐就只朝着那一点，一道直线直往前驱。终于，他在陈万达跟前住了脚，狭狭的一双眼睛，两道犀利的寒光，一迳凝注在对方惶恫愁苦的脸孔上。

州议席代表，华民联合会支部主席，‘慈善老矿家’，三个人当真就这样给碰了头，在这个乌云蔽日山风飒飒的山头，在这种一方哀愁盈面悲愤填胸，另一方则心与心倾轧得老天爷也仿佛欲洒泪哭它一场的场合里。这到底为了什么？马祥这老耕农只感到心肝绞痛阵阵。倾其丑尽其恶互相勾斗，全都是为了中饱私欲。而仓狂程度，居然到了连弱民也可以拿来‘物尽其用’的地步。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那族人呵到底何时方能自救？鹦鹉学舌跟着别人语尾开口闭口民族自尊民族自救的前线人物，肩上荷着刀枪，干的却是倒戈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个自救法？而那英年部长，还被看好为与前人大有不同的民族救星呢。每天一大盅咖啡乌，一份报纸从国际新闻读到报屁股已成积习，老人一时间莫不感慨万千。

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吧，电光凌空一抽，轰隆雷声便震动山头。果然，宏远余音尚未了，钟承泽虽不致咆哮，惟在嘴角扯出一个惨厉微笑的神情，却更令陈万达心惊肉跳。

“嘿，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面，好像是约好了的，真巧呀，陈老。”直轧陈万达眼底的凌厉目光几乎撞出火花，钟承泽见对方像已患上老人痴呆症般只管茫然地向自己呆瞪，怒火中烧中念头一转，向冯局绅招呼起来，“冯老，你们是约好了的吧？我来，不碍事吧。”

“不错，钟老弟，我们是约好了的。不过，你来得正合时

宜。”天助我也！老局绅这下可得意了。好戏，不，压轴戏就要开演，这回，他老可是座上宾了。

见陈万达一张脸开始抽搐，额角尽在飙汗，显然内心的颤栗不像是装诈，钟承泽敏感的意识也出了什么意外的岔子，虽未息怒，矛头倒是不再光对着他。冯燕山，这打死不走的老东西！

“陈老，我和你没约在这里见面，却也碰上了，而冯老还说来得正好，到底怎么回事？”

“……钟老弟，唉！”这家伙万万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当真是哑子吃黄连，如何说得出来？一时只有诅咒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坏。

至此，钟承泽意识到真有事发生了，但见他冯燕山那儿你急我不急，一派不无得色的观望态度，又续道：

“到底怎么回事，冯老？你和陈老及棚户达成协议的新闻昨天见了报，现在来发钱的吗？”

“发钱？”冯局绅睨了对方一眼，裂嘴一笑，“事情有变卦了，钟老弟应该还不知道吧？”

仅仅在这个时候，钟承泽仿佛方才意识到在场的，还有一众棚户的存在。他看到了木然的老人，严峻的壮汉，冷漠的妇女，还有神情刁钻古怪的孩子。这些人，每一个都把视线往他身上抛，像缕缕蚕丝，把他缠得紧紧，一时间，倒真令他有点透不过气。此刻，他感觉到的，只是困扰；别说不头痛的，这些看似单纯，实则不能轻敌的家伙，他刻意向老马祥点点头。老人却视若无睹，没有反应。心知不妙了，他提高了警觉，一时也不打话。见那陈万达明显是有口难言，便转而向冯局绅探询：

“冯老，你说事情有变卦，怎么回事？”

这时节，哪还需我冯燕山多费唇舌，自有人代为效劳，解他心中哑谜。

“怎么回事？”冯局绅一声冷笑，“钟老弟昨天早上不是去找过这些当事人的吗？问问他们吧。”

“钟先生，既然冯局绅不想说，头家不便说，就我来说吧。”老马祥向钟承泽那儿趋前数步，“钟先生到来之前，我们这里已经展开了一轮拳脚。现在多了一个人，场面当然更热闹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也无谓再罗嗦些什么，却要特别郑重对你表示谢忱。你把我们的血汗叫价五百，而又成交了的这回事，我们心领了。”

抵步后所见的一切，早已令他有了心里准备。五百元？自己尚未来走报，他们却已经知道了，他不错是有点吃惊，却也不致慌乱失措。看来真个掉入陷阱了。而这个陷阱，确是自己明明有所防备，却又质疑其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身不由己向它走去，终于自投罗网的。惟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铺展开来之前，他是不会轻易便束手被人擒拿的。

“对，他们不说，还请马老伯继续下去。”

“无所谓想不想说，或者便不便说，只不过再也没有比耕户亲口道来的贴切。”能照益他们的，同样是钱，不过彼此彼此；被数臭，两人二一添作五。妙的是双双同时在耕户面前证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舆论当不致厚此薄彼；任教对方肆放什么妖言，也无法把自己烘托得好一点点，把对方反映得坏一些些。冯局绅此刻简直有恃无恐。

好戏呀好戏！被揭了底，听而不闻，简直若无其事，完全不回应，只全神贯注到陈万达那儿，老耕农这时再向看来要把陈万达生吞活剥的钟承泽走上两步，面面相隔几不盈尺凝瞪着他，

说：

“冯局绅说的也是。你看，头家他也显然有难言之隐。大家别怪我说话没分寸便是了。”

“老伯尽管说。”

“钟先生，从冯局绅的三百元，之后你的五百元，到现在局绅的六百元，我们始终没动过领取的念头。我们从来没跟什么人说过要钱，而钱却莫名其妙地来了，并且还酌量增加。至于钱到底为什么不求而应，又到底为什么一再增加，没有人比你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无权过问无意追究。而你们——”

“一个说一定得保住地上的东西，另一个，更是气势汹汹，也说抱着同样的宗旨，双双不请自来协助。”孙才认为老马祥话说得太过积口德太厚道，正是使劲拉满弓一箭穿心的时候呀，遂耐不住插了嘴，“什么三百五百六百，把我们当了傻瓜笨蛋垫着过桥，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花样在后头——”

“什么花样？老孙，六百块钱以后，大头家不是说考虑让我们呆下去的？你怎对人这么没信心？”王二此时也忍不住插了嘴。

“这样被耍来耍去，心里确是不踏实。钟先生，”孙才却又以闭散的口吻，对这时候脸色骤然大变的钟承泽说，“你们三个人现在要在这里调兵遣将，还是要辟室密谈，全是你们的事了。假如觉得我们站在这里碍事，大可以叫我们即刻离开。”

屁！孙才的话，钟承泽并没有听进心底，只想把他一把推开。‘考虑让我们呆下去’，这一句才是旱天劈雷，把他钟承泽的脸孔烧得焦黑！

这本来便是他最后的杀手锏，万万想不到竟这么快便被对方使了出来，教他一时间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冯局绅，陈万达，还有一众耕户，谁没察觉钟承泽脸上的变化？这回吃到铁了，老局绅几乎笑起来。而那陈万达，则感到连双腿也似乎在抖动。

山头风紧，钟承泽的脑袋却热得快炸开，脸孔青一阵白一阵。好不容易，神智才恢复过来；不动，仿佛在地上扎了根，他瞪死了陈万达，两道寒光只往他眼底进逼。须臾，年轻州议员竟又扯了嘴角冷笑一声，瞄也不瞄老冤家一眼，冷厉的眼光，只管往众耕户那儿溜掠，开了腔：

“让你们呆下去，本来便是我插手进来的目的。我不知道别人在搞什么把戏，在讹传什么妖言，只凭着一股热诚为群众服务；假如你们是受害者，我的处境更不亚于你们——我和大家本来便是同一阵线。遗憾的是，你们一些人就像瞎了眼，尽在胡诌，益发把我陷入两难的局面。”

“钟先生和我们同一阵线，怎又不朝自己的目标一往向前，反倒给我们要来什么五百元？”李根几乎嗤之以鼻。

“我正要问，什么五百元？”钟承泽说着，厉害的目光，如枪似箭往陈万达那儿紧迫投射，仿佛嗖嗖有声，好不慑人。

这当口，只见陈万达万分惊愕，瞪了双眼，张口几乎啊一声叫出来。老天，他居然否认！他否认有金钱解决问题这个桥段！他居然也在算计他，以让耕户呆下去一招作为他的最后防线！

原本背腹受敌，如今却自忖王牌在手正作壁上观的冯局绅，阴冷的笑意亦不逊纷纷箭雨，射得他快要招架不起。

“五百元？我来了这么久，我说过吗？什么我的五百元，还真教人听不懂。”

光棍李根此刻阴声阴气的：

“头家说我们求你前去向他要求增加赔偿，而你坚持非要由

你亲手处理你们之间已议定的五百块不可。为了报复你的威迫恐吓，他姑且应酬着把你打发，宁可把补偿提高到一倍，由冯局绅分发给我们。”

惟至此，钟承泽似乎又全然恢复了本色；不叫不跳，面不改色，不怒而威，向陈万达步步进逼：

“陈老，事情当真是这样的吗？”

精神上心理上的逼迫煎熬，简直无法卒忍；什么好处什么希望都宁可不要了，只求上天垂怜，将眼下的一切幻化成一场梦，醒了便了却所有纠缠……可怜的老矿家，至此已六神无主，简直像个惊吓过度的小孩，呆立在那儿，只差没屁滚尿流。

“老陈，”冯局绅这时亦依旧神闲气定，“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吗？当然，我并不期待你会回答我。我知道，现在要你说句公道话，是十分困难的。两难呀，我想，你大概可以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钟承泽冷哼，“对耕户撒了弥天大谎，说什么五百块，还说我对他威迫恐吓，他可以保持沉默吗？”

“钟老弟，你刚才说不知道别人在搞什么把戏，我想，耕户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前辈瞟了年轻同志数眼，继而耕户们说，“便连大家也说了同样的话。有人布陷阱，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不是这样看待事情的吗？不管怎样，现在事实是：地是他人的，但地上的东西却是你们的，而素以乐善好施见称的陈老板又岂是铁石心肠？”

显然深谙自暴其丑是愚蠢的，双方都还算克制，惟在当前的情况下，谁不想为自己拿回个彩？彼此耍手段玩弄把戏这破儿虽见不得人，却无可否认经已浮出台面；大家彼此彼此，再羞也有人作伴，这老奸巨滑的家伙，反倒还有意隐隐提示把戏确在进行

中，以加深众人印象，俾防同样是狩猎者身分的对手成为‘被猎捕的受害人’。而作为两造捕手诱饵的真正受害人，在这场鄙劣的游戏中，会无辜被踏死，抑或因祸得福，还真是个未知数啊。

“我们也许对几位有言过之处，还请你们多多原谅。”感慨万千，老马祥此刻避重就轻说，“作为仰赖人协助的耕户，对你们的事，大家也只是在心慌意乱下凭眼睛所见胡乱猜测而已，实在不了解，也不能稍稍过问。如今得头家答应考虑我们的请求，实属万幸。假如曾经冒犯过几位，请一定包涵。”

“老伯，人家有三百六百，我钟承泽这儿可没有什么五百七百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们在这地里耕种下去！”

“马兄，”虽然自认已胜券在握，惟听到对方战鼓这么一擂，冯局绅心里也不免一热，“我这儿是有三百六百，却只是陈老板的权宜之计。现在，他不是答应考虑你们的请求吗？”

“好了！不要吵了！你们简直把我当成一截木头——！”

闭死了一张嘴的陈万达，终于引颈一声吼叫，一张脸发紫发黑，真叫人担心他会霍地脑溢血或心脏病猝发倒地不起。

陈万达的怒吼，冯局绅钟承泽的嚣噪，一浪逐一浪推涌着；一道火烈的电鞭，适此在远处峦峰上空狠命一抽，轰隆隆一连串震耳雷声由远而近，照头盖了下来，仿佛在退喝狂澜般的谰言及狡辩。惊魂未定，三个来人不约而同抬头仰望。天上，簇簇堆堵了半天的乌黑云块在翻滚在急奔，电光一再抽打。而地上尘飞叶舞，草木翩翩。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吧，见陈万达一直不肯表态，钟承泽由不得便又怒火中烧。

“陈老，雨马上要来——”

钟承泽还只刚开了口，不料却被把这几个人肚肠全都剖开看

得一清二楚的孙才打断：

“钟先生，你为我们奔走的目标和冯局绅的一致，现在头家既有了应诺，你们双双不就达到目的了吗？这实在是可喜可贺啊。我还真不明白你们两人为什么好像还有许多意见，还要争执不休。不错，雨马上就要来了，再不走，恐怕就要抱头窜——”

孙才话没说完，倏地住了口，翘首，脸门便被数颗细细的雨滴弹个正着。

“下雨了……”老马祥仰天一声轻叹，旋即斜侧了脸膛闪避，伸手拉着添仁的臂膀，径直朝板寮走去。

下雨？是老天爷祂在掉泪呢。望着一老一少在斜斜的雨丝中移动的背影，人们的脚跟仿佛已种在地上，痴痴呆呆。好一阵，雨渐密，一个个方才陆续朝寮亭那儿挪步而去。

淋了雨马上就要伤风鼻塞的钟承泽，执着于陈万达仍未就自己这方面的‘抉择’有所表态，问题仍待解决，在走避也不是，不走避也不是的困扰下，内心狂乱得一时竟失神楞在那里。

然而，就在这一霎，仿佛要大自然改颜，崩天裂地的轰然一声巨响，还真把暴露在旷野风中雨中的三个人推挤着一团，看来狼狈又滑稽。而雨接着便倾盆而下。

往哪儿躲去？寮亭近，车子远，但冯陈二人却仿佛有了默契，选择车子；钟承泽见了虽益发怒气攻心，却也无可奈何，掉头便朝约十来码外那堆蠕动的人群奔去。

横竖也不过十尺见方的板寮，十八、九个大人小孩缩紧身子紧往中央挤。当钟承泽狼狈不堪奔抵时，只好站在外围，任由斜斜打进来的雨水尽往穿着锃亮皮鞋的脚上劈。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风紧雨急，这全身几乎已湿透的家伙，

到底为何执意留下来？很快的，仿佛已成为彼等阶下囚的这号政坛风云人物，便会哆哆嗦起身子咯咯打起牙战来。老马祥于是说：

“大家将就点，尽量往里靠拢些，让钟先生站进来一点。”

到底为了什么，这仙风道骨的堂堂州议员，冷得两手抱胸，咬着牙龈也要在这儿僵持下去？一个喷嚏！一个，又一个！连连喷嚏声中的他，眼见水帘外那两个人乘坐的车子开离并一下子便消失无踪，还真恨得要咬舌。老马祥一旁瞧着，心里头真个五味杂陈，又道：

“风吹雨打，我们是捱惯了。钟先生可不行，瞧，差不多都湿透了，要感冒的。还是先回去吧，一切再联络，我们听候你的消息便是。”

居主导地位替人解决问题的领袖人物，这当子居然沦落到被求援者打发的境地，何其耻？年轻州议员并没有体会到老人的体恤，反倒只觉被羞辱，实在满腔恼怒，气愤难平！惟索命寒风冷雨直朝人刮打，寒气更往身上每个毛孔灌，身高虽超标，体重却嫌不足的他，身上实在没有几两脂肪好燃烧御寒，终于也抵挡不住这侵人身心的‘八方风雨’，磕碰着牙齿自我开脱：

“他们走了，我呆下也没意义。他们虽然旨在对付我，但你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为什么会有什么三百六十万，与金钱补偿挂钩，而不像我，直截了当便要地？相信大家心里也明白。你们大可以不必指望他们那里了，我很快便会联络你们。放心，我会让大家在这里耕种下去。”

“我们知道了。钟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是羽翼尚未长满的小雏添仁，语气何其恳切真诚。

“是的，我们知道了。”见钟承泽对添仁的话显然无丝毫反应，教人怀疑他是否有听进耳里；孙才抬起双手朝外扇着指头，

虽神情平板，实则传达了促人赶快打其眼前消失的信息，“慎防小小感冒也会酿成大病，钟先生还是快点走吧。”

此刻，打着哆嗦的张承泽倒是愣了一下；许是当真受不了，便再也顾不得理会孙才，一手按紧上衣口袋，恨不得多长一双腿，朝亭外的风雨疾奔而去。

事端伊始，鉴于有迹可循，几个汉子内心所猜忖的，果真八九不离十！老马祥孙才王二等人，此刻连‘果然如此’这么一句话也省了，只默默摇头，相互交换着眼色。像宵小鼠辈被以示微恙的迎头痛击过后抱头窜逃，这三个在滂沱大雨中消失踪影的人之所为，于这群人心里烙下怎么个痛绝悲绝的创印？负着下情上达，把族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推向时代巨轮，把民族地位纳入发展正轨，以求不屈不辱、不亢不卑地自存并与人共存这种伟大使命的族人代表，往往以同胞的厄困为桥墩，从而架探桥梁，自己走在桥上，探手攀摘横跨其上的名利彩虹，饱其私欲。老马祥此刻还真不愿意这样伤今痛昔；伤族人，痛时代，他想自己已历尽沧桑。不是吗？一盘散沙的族人再教育，该委诸于谁，已经是个很陈旧的问题。且看那些有识之士，今天依旧打着进入主流权力集团纠正施政偏差的口号，幌子一张，就那么晃摇着腾入官府做官老爷，从此打死不走，只管‘协商’，他马祥今天的伤痛，又怎不是一种传统？历史，对，历史。当自己还是个少年的那个时代，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亲身经历了人间地狱，而终于逃离了那头老牛，那方瘠土，那栋破旧泥砖屋里不忍出门相送的一双双泪雨滂沱的眼睛，来到了这个说是遍地黄金的地方，根植深深。可是，直到今天这一刻，自己心头也还是干巴巴的，尽管吃得饱穿得暖，有儿有孙……没错，历史，自己正是时代的见证人

兼物证，又兼指控者。身分被忽视，忠诚被质疑，权益被否定，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而族人领袖，依旧承袭历史的传统，穿那袭秽臭的故衣，捧那个酸馊的破碗……

风依然在刮，雨依然在打，寒意四面八方袭来。双双答应为他们伸张正义的话，在大家冷嗖嗖的心湖里似乎激不起一丝暖意，以抵御山风山雨的寒索冷冽。人人看来是那样无动于衷。雨呀，快歇歇吧，地里工夫多的是。一个个，男男女女只管引颈朝板寮外凝瞪。外头，沙啦沙啦的雨声和着呼呜呼呜的风声，交织成一个摇晃的世界。相形之下，寮亭内，简直是个已凝固的空间。除了鼻息，似乎了无生气，何其寂寥啊，惟一股无形无影的冲击力，却依然潜藏在生命底蕴里，并跳来跃去，在每一颗心与心之间互相交击。一对小姐妹左右紧挨着妈妈腰肋失神地绞扭着小指头，看来何其无助。但狐狸终究算是夹着尾巴丧败的窜回洞窟里去了，哪怕他们养精蓄锐后怀了什么绝计再跑出洞来，也必坚持率众将它们给剥皮示众。张口就得授餐，伸手就得以衣蔽体，神情惊惶的小孤雏纵使令人触目心酸，然而，雨总会停，太阳一定会出来，老耕农想，若不是这样固执，哪还会捱到今天，不自量力，敢敢矢言，像个巨人似的，撑住这群人的天！

开了车直抖着回家途中，州代议士钟承泽的思绪，倒是渐渐平伏下来。以钟张承泽今天的身分地位，嗜钱如命的陈万达，不大可能要他、出卖他。看其有口难言苦死了的可怜相，也不像光是由于自己的突然出现而惊惶失措所致。想必出现令人穷以应付的突发状况，而莫可奈何任由人操控役使。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也不过这么回事，再说，事态出现异象是否真有蹊跷，一切尚未明究里，自己也未免太急躁，真有嫌失态，既损风度又失大将威仪的啊。钟承泽对自己临危不乱应变及处事的机智程度起了怀疑，内心真有点怅怅然的。

冯燕山，这霸着茅坑不拉屎的老东西，打死不走，还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他一手创立，主席的位子，便一直坐到今天。一个能拿起毛笔写字的人，之乎者也噫噫兮兮的道德文章，听说也念过几篇，也爱附庸风雅，既蒔花植草，也好与人一面品茗一面对弈，又怎这么恋栈权位，非要占坐对他来说徒具虚名利益全无的所谓主席这把交椅不可？坐上这个位子，不但无恩俸可领，往往还得自掏腰包出点小钱，或为强党护会，或捐献公益，或补贴以平衡小小开支，好壮声势巩固自己的地位。于他人来说，这也许是小钱不出大钱不入的谋略，但对他这么一个一切似乎已尘埃落定的老头来说，显然不是那么回

事。六十四、五岁了吧，起家的当铺生意结束后，独沽一味经营板厂，除了早期，半辈子下来，不见突出，而近年更日见衰微，倒又是坚持不肯退下来。事业上，他确实比其矿家暨木桐商的好兄弟逊色多多。财富既无法跟人比，后人也不见光耀门楣，大概便只好以权位名声突显自己，如此一来，今生今世人间走一回，也不算枉然的吧。欲望之于人，是怎么回事啊，年轻州议员仿佛从冯燕山这面老旧的镜子里，照见自己尚未烫上岁月痕迹的脸孔。

默迪卡！默迪卡！1957年8月31日，首都吉隆坡的一个大草场里，一个读非津贴班的华文小学高小五年级的超龄生，也站在庆祝行列中，随人声声高喊欢呼，庆祝国家脱离殖民地统治，从此成为一个自治自主的独立国。在怡和埠这个老镇附近一个叫三条石的小山村出生的钟承泽，务农的父母亲，打菜园养猪，抚养一家大小。殖民地政府为追剿马共分子，颁布紧急法令，将几个星散在怡和埠附近的小山村所有居民，都赶到从毗邻怡和埠的森林开辟出来的怡和新村集中起来。钟承泽一家随众迁入新环境，一切从头开始；原本便已捉襟见肘，日子自是益见困难。家里姐妹众多，就他一个男丁，却也因家贫，挨到九岁才入读一年级。那间华文小学，离他家不算远，大概一根烟时间，家里六、七个姐妹，却连间歇在那儿开办的夜学，也没能上过一天。一则因为是客家人说的蚀本贱骨头两顿饭饱已很不错了，二来买不起课本；大的，跟到地里帮忙；小的，一级照看一级，天天只有眼光光望着脚上套了双奇大的白帆布鞋挽了个藤书篮的兄弟上学去。五年级了，那一天，老师说，一个伟大的日子已到来，全国人民都在同欢共庆；学校租来了三辆巴士，载五、六年级的同

学，到吉隆坡去参加国家独立日的庆祝典礼。

国家独立了，钟承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比一些同学长一岁，比大多数同学长两岁，有一个由抗日军转入地下活动被打死在森林里的叔叔，有一个怜惜手足尽心尽力协助抚养其遗孤的父亲。而这个打菜园养猪爱恨分明的父亲，因为痛失了兄弟，又因为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经常都会对他说一些‘故事’。

叔叔进了森林，那年他才四岁；两个堂兄弟，一个比他长一岁，一个小一岁。叔母常悄悄对他的母亲埋怨说：这个做人父亲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照顾不爱，怎么说大爱无私，为大众牺牲呢？我们母子三个，就不是大众里的一分子么？

自己的母亲因为本身孩子一级级，吃穿几嫌不足，却还得时而给人分一点粮一点衣物，甚至一点点钱，自然便也和叔母同声共气，数落那个被她说了又自私又糊涂的人。有安乐日子不过，偏要逃家到山芭里养蚊子，捱饿，更时时刻刻得躲枪闪炮没觉好睡，自讨苦吃也罢，还害家人日子不得好过，总是时时提心吊胆，忌前怯后顾左顾右的。

母亲和叔母两人的悄悄话，从来不敢让父亲听见。直到他八岁，也即是迁进新村翌年，一天，叔母恸哭着跌跌撞撞跑到他们家里来，在父亲面前笃一声双膝跪下悲啸：这样就去了吗？他也太没心肝……

“爸，承润哥他们再也没有爸爸了吗？叔叔他为什么会死？他在哪里？承润哥说他进了大山芭——！”

隔了几条巷，跟娘家兄弟一起过活的叔母那边，门户紧闭，庭前没个人影，屋里屋外，都是静悄悄的。八岁的人了，也见过家里死了人的，总有副棺材摆在屋里，总有人哭得呼天抢地，也有道士在打醮念经，也有许多邻居站在屋外围观；而第二天，便

有出殡行列，在大路上出现。叔母说叔叔死了，却好像不是真的。而对这个叔叔，他几乎已没有了印象。叔叔离家那年，他只有四岁，和父亲两人年轻时的合照，打被藏起来的一个装妇女补身的中药‘白凤丸’的铁盒子翻出来，他才略略捡回了记忆。那父亲旁边的人是不是叔叔，是不是承润哥他们的爸爸？当时，他拿着照片去问母亲。母亲吃惊的一把抢过照片，告诫他不准再提这个人，绝对不准。没多久，患有哮喘病宿疾的叔母，便来哀恸报丧；也没提名字，也没说死，和他母亲两人抱头只管闷着声悲泣了一个下午。

“叔叔是死了。”父亲回答他，“以后别再对人提这件事，一定要记住，别提。要不然，我们大家，还有叔母和承润承津以及他们舅舅家所有的人，都会有麻烦。别提，记住！”

“为什么死了不见有棺材？为什么连他的照片也要藏起来？为什么不准提？”

“不是说不准提的吗？你还小，不懂。等你大一点，便会告诉你。总之，不准再提。不听话，便杀你头！”

父亲没有食言。

五年级新学年就要开学了，他已经十二岁另几个月。长一岁的堂兄，却要到吉隆坡升中学了。开学前数天，父亲把费用交给堂兄，说：

“我们村里，到吉隆坡上中学的人也不多，你书念得还不错，又有机会升学，一切都要好好把握，念出身来才好。”

堂兄把伯父支助自己念书的钱接过头，便红了眼睛。

“你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他真的死了吗？”

这些年来，他记得大人给虚龄十二岁的堂兄庆生那一天，也曾偷偷这样问过。长一岁的堂兄，光摇头，一声不应。他一手半

掩嘴巴凑到堂兄耳根续问：

“你有一次不是说他进了大山芭——”

“不是的！我乱说的！大人说不准再提我——”堂兄当下脸色一变，探过手来按住他的嘴，十分惧怕，显然无法说出爸爸二字，艰辛地吞着涎沫，“大人说不准再提！你不知道吗？就是不准！说不但要害全家人坐牢吃咖哩饭，还会死……”

承润堂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次来拿学费，都高高兴兴的。那次，却不然。其实他已十四岁了，应该已经知道自己父亲的事情，不然，又怎会从他爸爸那里把钱接过来时当即红起眼睛来。

承润堂兄离开后，父亲答应告诉他的‘故事’，便从那个时候讲述开来。

1957年新学年就要开始，升上高小——五年级了，他想，自己声都变了，班里头，长得最高的，怕不又是自己的哩。1957年伊始——承润堂兄那天过来之后——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开始随着父亲读报纸，那有关人民争取国家脱离殖民地统治，成为自己当家作主的独立国的新闻，无日无之。父亲虽然是个庄稼汉，却十分爱认字，是个气质很不一般的人。他不但爱翻《通胜》，爱翻地方志和稗传野史，每日更是无报不欢。

那天，堂兄走后，父亲便对他这么说：

“阿泽，阿爸当年为什么让你耽搁了一年才入学，无非是要成全承润承津两兄弟。你叔叔是个肯为群众牺牲自己的人，他应该得到回报。遗憾的是我这做兄长的很穷，帮不了他的后人多少。”

“叔叔真的死了吗？叔叔真的在大山芭里被打死了吗？有一回承润哥说他进了大山芭，后来又说自己乱讲。又有一回，我偷

偷听阿妈和叔母说过这样的话。叔叔是真的进了大山芭，又被打死在那里的吗？”

“阿泽，你再过几个月便十三岁，真的不小了，有些事情，你是应该知道的。叔叔的事情很特别，你听了，要好好去想想，但不能跟任何人说。这是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但不能公开说，私下对知心朋友也不能说，就像你小时候被告诫的一样。否则，会招惹很大的麻烦，说不定被关起来，也可能会送命。总之，不能说，知道吗？”

“知道了，爸。但是，假如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说，我们课本上读的历史，不就缺了许多东西吗？”

这孩子！他父亲还真是怔了怔。

“也不是的。等你以后长大成人做了人家爸爸的时候，也许时代不同了，社会状况改变了，事情失去了敏感性，便可以毫无顾忌告诉你的儿子。”

“那叔叔他是进了大山芭，又死在那里的吧。”

“是。”

“那回我躲到床底下，听见叔母在埋怨叔叔不顾自己的家庭。而阿妈说，叔叔有安乐日子不过，偏要进大山芭受苦，又拖累大家，说他自私说他糊涂。爸，叔叔可是真的自私真的糊涂？”

“恰恰和自私糊涂相反，叔叔选择牺牲自己家庭的幸福，希望能为许许多多家庭谋幸福；他有崇高的精神，有伟大的理想，为社会斗争，为服务群众，捐躯而在所不惜。”

“躲进大山芭里，怎样服务群众？”

“叔叔和一群人在进行反殖民主义、反侵略反霸权的社会运动。他们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要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继续强

权统治我们的人民，奴役我们，掠夺我们的财富，并分化共同为这片土地作出贡献的各族人民，令他们分尊卑，互相敌视互相猜忌。殖民主义者哪肯甘休？只有大力追剿。他们退入森林，持续战斗，梦想着一天一个公平理想的新社会会出现。”

故事于是便这样开始。从殖民地统治，到太平洋战争，到国家酝酿独立运动，到叔叔。完全了解他们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父亲总是把故事倒着来说。什么国共和谈，万里长征，日寇侵华，辛亥革命，甲午之役，戊戌政变，鸦片战争，乃至太平天国，断断续续，父亲就像一部古怪的活通史，在他面前展页，让他翻到升上中学。找来了部真通史，似乎连什么事件在什么年代发生，也无甚谬误。父亲他不仅记忆力奇佳呀，他怎么会只是个贫穷的农夫？

为创造一个公平理想的社会主义无反顾，父亲口中说的，叔叔所执着并为之丢了性命的这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概念，从此便在少年钟承泽脑海里形成。他从小便十分依仰十分崇敬的父亲，宁可苛待自己儿子，也要让弟弟的两个遗孤顺利就学，可见这个弟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而叔叔的人格又是何其高尚理想何其伟大抱负何其不平凡。父亲把叔叔的事迹告诉他，促他好好思考。父亲为人正直，心怀柔慈，历史掌故说来娓娓动听；叔叔是个为大众而活的社会斗士；耳濡目染，打少年时代开始，他也渐渐在酝酿着一个梦，一个充满美好理想的梦。叔叔的梦想未竟，他想，就让自己来续梦吧；那个理想的世界，且由自己来打造。

叔母身罹哮喘病，三天好两天坏，早已无法割胶，只做了些茶果到巴刹摆买。堂兄弟三人都到城里念中学，父亲在几个任劳任怨的姐姐协助下，硬硬撑了下去。叔母心里过意不去，常对父

亲说让他们兄弟俩停学找份工作糊口也罢，父亲执意不肯。

《1960年达力报告书》出炉，教育部将由1962年起，停止对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津贴。1962年，堂兄已高中三毕业，他和堂弟高二，岂又仅仅在精神上受到冲击？从《巴恩报告书》国民学校的理想，到《拉萨报告书》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到《达力报告书》的创造国家意识，将中学划分全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统治集团总是拖着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那条尾巴，将某个族群摆在假想敌的位置，从教育上经济上着手，予以牵制。只因为施政的偏差，只因为不公平，对抗势力自然应运而生；这片土地从殖民主义的魅影中走了出来，叔叔那代人的斗争运动当然没有结束。怀着‘解放这片土地’的传统概念，为实现一个理想社会而斗争的一群人转入地下，走进森林。而一个延续前宗主国所谓民主政体建构民主政治理念的独立、被标榜为自由民主的新兴国家，自然也允许有所谓反对的声音。叔叔未臻理想而身死，在这个传统的反对风气炽盛的地区出生并成长，钟承泽的对抗意识早已形成。而他那为叔叔续梦的决心，在《达力报告书》发表之后，更形坚定。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合法的抗衡组织及压力集团可诉诸反对的声音，展示反对行动反对力量；他不选择走叔叔走过的那条路——其时虽年少，却也知道此路之艰险危难，非一般人能探步，他不无恐惧；从就读的学校被摒弃在国家教育部大门外，成为自生自灭的独立中学那一天起，他便决定了自己将来要走的道路方向在哪里。

母亲身有痼疾，苦了近大半辈子，再也不能让她受折腾；生性本来便温顺，堂兄高中一毕业，乖乖进了师训学院。

两年后，他和堂弟两人也毕业了。堂弟也步其兄后尘，选择当一名教师，老老实实过平静安定的日子。那年代，当教员很受

人尊敬，算是一份优差，父亲自然也希望他的人生能风平浪静，日子过得安稳喜乐。当教员，等于向政府签下卖身契，再也动弹不得，而他早已打定主意。知子莫若父，早已谙这儿子并非池中物，他父亲也不勉强。

“答应过的，照顾他的孩子，我总算对得起你叔叔；两个儿子都将当教员，作育英才，应该也是他所愿——向社会奉献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养儿育女非求回报，将你养大，尽我所能给你受教育，责任完成，你以后要走怎样的路，你有权利自己决定。我也相信你有作为。”

这个种庄稼养猪的父亲，真是少有的开明。如今回想起来，他心情依旧澎湃如昔。

“谢谢阿爸对我的信任。我也许不能像承润哥他们那样令家人感到安心踏实，但我相信自己能做一些事情，请阿爸也以对待叔叔的心情对待我，我相信自己不会令阿爸失望，不会。”

“我相信。”

父亲当年说得毫不迟疑。结果，他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与原来的目标大有距离。他不知道父亲有否感到过失望。从来不干涉他，好像一切已经预先看到，面对变化总是处之泰然，父亲晚年越来越不爱说话。他的日子过得舒适，看来也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也甚享受生活，但更多时候，老人家都把头埋在报纸堆中。而一本《通胜》，几册翻破了的稗野传奇，几卷残旧不堪的地方志，几本史书，几部武侠小说，摊展开来，显然可以把书本以外的一切都忘掉。作为一名代议士，他很忙，很多时候几天都碰不上面，他不知道父亲对他有没有一种类似失去的感觉；他自己，好些时候以来，却切切实实感到慢慢的，一点一点，老人家已离开自己越来越远。

当年，离开学校，很快便找到一份在会计公司当书记的工作。白天到城里上班，晚上都在搞康乐活动。六十年代的怡和村，由冯燕山领导的华民联合会支部，一如往昔，不死不活。倒是由已解散，而部分成员进入森林或转为地下活动的对抗势力集团演变出来，以为人民群众利益斗争，创造一个理想社会作号召的注册政治团体公民党，因州议席为其所夺，活动力十分蓬勃。他于是一条心地，以叔叔为精神典范，参与这个扮演压力集团角色的在野政党。人口众多的怡和村，因着历史背景及特殊的社会因素，另一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多元种族公平社会为目标的反对党组织——民主党，进入六十年代中，也渐渐在此盘稳其根基。他的组织能力强，青年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令人瞩目。而作为走左翼路线，以为人民社会斗争为终极目标的公民党一成员，发扬这个组织的政治理念，落实这个组织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党付出，抱负远大。但是，六十年代末的全国大选，他意属的州议席代表参选的甄拔名单中，他的名字，居然不在其内。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做得不够吗？他太年轻？他的确有一股热诚要改革这个弊端百出的社会，并不以为自己操之过急，而时局风声鹤唳，此刻不发挥自己的力量，又更待何时？他于是当机立断，退出公民党加入民主党。又因为是怡和村当地人，加上干劲十足，且年轻，资历也还行，居然充满戏剧性的，加盟不到六十天，便被青睐而获派上阵竞逐是届的州议会议席。他不以为一切会来得这么快，也真有点意外；在由怡和村人出战怡和选区的战略下，初试啼声，又居然很戏剧化的，在多角战中，将作卫冕战的自己的旧日战友击败，把州议员席位夺了过来。尔后，翻天覆地的浩劫洗刷这个国家——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一场人为的灾难，令他心灵受

创，却也庆幸自己脱离了那个好些人被投狱，从此瓦解，以致影响力日渐式微，一步一步走进历史的左翼组织。

父亲没有告诉过他怎么做，从进入那个随时会身陷囹圄的政党组织，到退出，到加盟另一个反对阵营，而后再往上攀升到执政党。父亲他也是个明眼人，并不想自己的儿子遭遇不测或坐牢；他手中的一本《通胜》，便有刘伯温对流转不住的人间世事预言的警示。而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是两个人；儿子想要的，做父亲的既然无法给他，同样的，便也无法阻止他去追求。所以，老人家总是不探询不建议不批评，从来不多话。他不知道老爱翻那些古旧破书的父亲是个十分睿智的老人与否，却清楚感觉到老人家在寻找一些已经失去的，旧有的什么东西。

进入七十年代，社会情势表面看来平静，实测暗流汹涌。真正开始了政治生涯，他感到此前未有的压力，当真是‘内忧外患’，不容易面对，几至丧失应付能力。理想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距离现实太远了，他有着一种梦醒的觉悟。叔叔为理想而捐躯，他的儿子把一切悲哀埋葬，甚至忘记，平凡安定过日子。叔叔死了，他的理想本来便随他而去。他为什么会死，这是他的宿命；他所执著的，根本是个梦想。人死梦灭，后人何以为继——那虚无缥缈的东西？理想太美丽，那只是一种想像，一种在幻觉中隐现的幻景，一点也不实际，又如何能实现？人活在梦想当中，到头来会很苦，人，只活在现实里。数年后，当他再度在反对党旗帜下保住其州议席，他不以为那是党团的胜利，他看到了自己本身所展示的个人魅力。其时，六十年代末反风的后续仍劲，在反对意识狂风扫落叶之下，掌一州大权的政客权位岌岌可危，遂大力向他招手，以助援解危机。他看到了前路之康庄之坦荡，于是挣脱意志形态的羁绊，掉转马头过档，扬长而去，朝着

一个全新的方向。

以父亲的人生哲学，他和儿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权威任何羁约，儿子的转变，他似乎无动于衷；世事不过如此而已，一切看来尽在不言中，他保持缄默……啊，父亲！

起伏的思潮，一路上使他忘记侵人的寒意。看见自己家门，这才又觉得寒冷难耐。

星期天，妻子惯例带孩子回娘家，依然耳聪目明的父亲给他开门。见他湿湿的衣裤紧贴肌肤一脸苍白嘴唇发青，老人还真有点吃惊。

“怎么回事？”

“不碍事，爸。”他说着，只管上楼，“我洗个澡躺一会。爸看一下电视节目吧。晚些她们还没回来，我们到外面晚饭去。”

“吃还不容易解决？”老人略略跟了几步，“要感冒的，你只管好好休息。”

老人好久没有对儿子说过这么体贴的话。

做儿子的总是很忙。有时候一家人同桌共膳，也吃得很快，往往这边才搁下碗筷，他那头便赶着出去。他实际上并没有给这个老爸爸多少时间，而老人的沉默，越发拉远了父子俩的距离。父子两人这么温馨的对话，曾几何时，听到彼此耳里，竟还真有点不自在，令人感到些些腼腆。

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儿子并没有走远，但一种失落的惆怅，多年来总是躲在内心某个角落，时不时便要冒出来捻弄人一下，令人叹息。老人仰头望着儿子消失在楼梯间，一颗心确实好像被人剜去了一块，不无缺憾。

钟承泽洗了个热水澡，两边太阳穴及喉咙四周擦上驱风油搓热，拥被小睡了片刻，一个转侧，便被已从娘家回来的太太叫醒。

陈万达来了，他并不感到意外。还真快，量是回家换了套衣服，没呆多少时候，便又匆匆出门。虽说家里也有个可以招待来客所谓书房的空间，而话大可以闭起门来谈，但可以想像得到的那种情况，没有隔音设备，准不管用。星期天，孩子们都在家，再说，也不想老父亲受任何冲击，年轻州议员下了楼，和尚未坐下的来人，匆匆的，又各自开了自己的车子离开。

星期天，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前来阅报，又或下棋又或闲坐磕牙论政。陈万达家，则儿孙满堂，热闹得很。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适合；确然像私会党的谈判，钟承泽将陈万达带到村外不远刚建设尚未入伙的花园住宅区，那以太太名义买下的角头间店屋里来。两人便是在这儿开片，也不会有人知。

未几，空屋里头果然吼声连连，阵阵回响传了出来，真有点山摇地动的震撼。

“被录了音？你这是什么阴谋诡计？”

“不，钟老弟，你应该相信我！我何以要这样做？他能给我什么？便是胡图仁，又能给我什么？”

“哼！”

“真想不到他还有这一招……”

“你说了些什么话？”

“我还会说些什么好听的话呢？唉！”

“少做戏，说！”

“我想到背后有钟老弟撑腰，自是有恃无恐；满以为对方对

我们也奈何不得，只好自叹倒霉不了了之；岂料一点也不妥协，摆出绝不甘休的架势，非闹到底不可。我一时失策，用了自以为是的苦肉计，在‘厂房故事’上兜圈，结果被困；最后以为这一着能破阵，而抖出了故事乃虚构——”

“徒长了个人样，头脑却是猪，你这简直在陷害我！”

钟承泽无法卒听，如雷的咆哮，震耳欲聋。陈万达只有沉默下来。好一阵，方又有气没力咕噜了一大堆令对方血压飙升的话，又懊恼又气馁叹道：

“唉，怎么也没料到他已经对我有所戒备来了这一着，真令人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钟承泽一时还真气得浑身发抖。诡计自败，把柄落到人手里，都是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白痴好照应！他闭起双眼，一下两下作着深呼吸，好让自己平静下来调整思绪。屋里好一阵沉寂无声，年轻州议员修禅般放松了自己之后，脑海里果然似有灵光一闪。动弹不得？他居然又轻蔑的在心里哼了一声，道：

“录音，他还真像个年轻人，新玩意学得快，充满戏剧味，别说不令人大开眼界。他居然有这么高的警觉搞这个玩意，我并不怀疑。不过，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警觉玩这把戏，我又能不能说这便是你们两人的阴谋呢？以为这样便能钳制我，只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呐？再说，到现在为止，我都没真正在公众面前露相，我大可以否认一切。”

“据此反驳，说的也是！”六神无主的陈万达，这时方似有所悟，却更显得懊恼万分；他自己，便是这‘阴谋’里的歹角呀！

“不就是吗？你根本无需花一文钱和他到老人院做戏，尽管

叫他把录音公开！”

“哎呀，我当时怎么丝毫也没想到这一点？”老汉有的没的凑着应。

“你简直慌不择路。”钟承泽抬手指指自己脑袋，“就缺了这么点东西，哪怕你生得神高神大像座山！”

反正先前已被骂了猪，现在便是被斥为狗，他也得忍气吞声，只要对方明白自己没设计陷他，双双确然同在一条阵线，两人互惠互利的关系便得以维持下去有待发展。老矿家至此总算透了口气，却还是有点忧疑：

“真的不碍事吗？钟老弟，真的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吗？”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你要的这所谓助我一臂之力的把戏？这几年来，我早已在基层扎稳了势力，会顾忌他那残弱的什么老班底？我这回是必胜的。而我能不胜么？作为一个州议席代表，我能让一个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老朽霸住这个位子，只落得徒叹举足轻重的这个支部发展停滞不前，影响整个大局，也莫可奈何的么？今天，大家都看到事实：怡和村是怎样开始发展起来的，谁应该领导这个组织，你心里必然也有数。你要靠过来，想来多你一人也不多，不料你竟给我添了这个麻烦。”

年轻政客此刻既然也显了毫无顾忌的十足信心，荫庇其下的自己，又何忌之有？大不了担起个心术不正不痛不痒的污名而已。颓态不再的老矿家，尽管心里头也不以为事情那么简单便能摆平，他还是尽量摆出一副言听计从的归服嘴脸，神情何其谦逊，殷殷讨教。

“那钟老弟认为我现在该怎么做？”

“你去跟他说，不要再插手这件事。告诉他，事情在他们那

儿已圆满告了个段落，也见了报，他们的功劳，也已被肯定。我们这里要怎么做，是我们的事情。”

“他会这么容易妥协吗？”

“当然不会。你告诉他，假如他要揭人什么疮疤，便等于自暴其丑；整个事件已被一口咬定为只是你和他两人串通搞阴谋陷我于不义；而一切一切，不过如此而已。”

一切一切不过如此而已？说来可简单。老矿家事实上也非阿斗一个，倒觉得年轻政客有点恃宠生骄，正如他当初以为自己这样一出手，必能不甚费劲，便会令对方知难而退一样，过分自信了。

“假如他不肯妥协，又怎么办？”

“陈老，你一心一意想要从我这儿找些门路的，不是？”

“是。”

“那还不好办？你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对他说，就行了。”

“要是——”

“陈老，”钟承泽这当儿不耐烦了，尖了嗓子，“你不是对我充满信心，才靠过来的么？既然认为我能给你一点什么，就照我的话去做去。行不行得通，一切容后再说。”自信早已把这老财主擒拿在手，州议员一丝不苟展示了他的威信。

“只要钟老弟没对我产生误解，我便感到万幸了。至于说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些什么，一切顺其自然吧：我其实也感到太冒昧，真有点汗颜的。”

“自由社会，人人平等，并没什么你尊我卑之分；彼此我予你取，公平交易，何患之有？事情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后生可畏呀，钟老弟，你真不愧有今天的成就。想来也是自己应变能力差，太过紧张，给你制造了麻烦，心里还真过意不去。”

“刚才说过了，自由社会，买卖自由，沽半斤卖八两，就收授半斤八两的钱；讲感情，交易往往便失诸公平，故所以不必介怀。”

“……”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是，好不腼腆，老矿家楞着像堵石块，简直答不上话来。



元月八日——开学日。

已经派了六天报纸的添仁，今天好亢奋。原本对哪家订户订阅什么报纸已熟记无误，他今天居然还学人家连脚踏车也不煞，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探手喇一声将已用橡筋圈好，就名目分放妥当的报纸抽出，一迳往订户屋檐下或前庭里嗖嗖丢去。看来身手好不敏捷，还真有个模样；七点半还不到，果然一家也不漏的，全都把报纸给派妥。

虽然早已把时间分配好，但毕竟还是越早越好，他想。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早一点做饭，然后帮弟弟收拾屋子，还有帮妹妹把妈妈洗好的衣裳晾到竹竿上；料想不到十二点，准可以上学了。自己终于又得以照常背着书包上学去，而整整七个星期不曾见过面的同学，会否仍旧和自己被编排在同一班？他在兴奋之余，却不禁要蹙起眉头来了。德林——这个时常把饭盒盛上两人分量食物带来学校与自己分享的顽皮虫，虽然爱捣蛋，功课却顶呱呱，又好助人，说是为了想和自己一道打球一道温书，而吵着闹着不肯到吉隆坡上那些什么校誉佼佼的中学，坚持报读村里校史没几年的综合中学——终于留了下来，要是给分了班，可教人泄气了……添仁马不停蹄朝巴刹方向加紧骑着车，脑袋瓜里起伏的思潮，也同时推推涌涌，一瞬不息。

好一个清爽的早晨！太阳已经爬过山腰，把整个村子上空都映照得晶晶发亮。天上没有云，很深很远，柔若丝绢淡似朴玉的水蓝穹苍，就像园地里不知源自何处的那条弯弯曲曲的清溪水，教人触目便浑身舒畅满心沁凉。脚踏车上添仁那蹬得铮铮有声的踏步，自是越踩越起劲。

只要拐了前面那个弯，巴刹便在望了。添仁不禁默念妈妈昨晚吩咐下来该买的东西：甜菜脯五毛，洋葱一斤，豆瓣酱三毛，鸡蛋五粒，绿豆芽一斤，薏米一包，江鱼仔五毛，糖半斤……好像还缺少样什么，添仁搔了搔耳根，一时也记不起来。到底还有什么？糟，又给漏啦！

上巴刹买东西，妈妈吩咐下来的，既繁多，又老是三、五毛钱，这种一点那样一些拼凑着买，添仁通常总是要给忘掉一两样。可妈妈也不怪他，还说这原本便是女孩子家的事。

哎哎，那该是什么呢？这回可真不能漏掉才是，否则，妈妈又要说这本该是女孩子家的事，而话没说完，眼睛就要红起来。添仁于是又抬手搔搔刚理过发的脑袋沟，那短刺刺的发渣，还真直扎人指头。他神情一振，脚踏车便拐入巴刹的大栅门，看见那个收购旧玻璃瓶的老头，正拱着背背着胀鼓鼓的麻袋向那列杂货铺子走去，终于省起缺的是什么东西。火水呐，看，车尾架上的牛奶箱里，不正绑着两只空瓶子么？当他闹着举起手要敲敲自己脑袋瓜子时，又记起了另一样——火柴！这下子，添仁由不得吐了吐舌头，憨憨地偷笑起来。

提着竹篮子到巴刹里买菜这活儿，还只是半年前才开始的呐。那是下半年转了下午班的第二个星期，五婶在园地里闪了腰，连带肩背都麻了，既上不了巴刹，也过不来烧饭；添仁于是从那时候起，就接替了五婶，到巴刹里买菜，并烧起饭来。

那时候，家里还没这辆为了送报才添置的二手脚踏车，第一天手提菜篮子出门，还真要了他的命！就像个害臊的小姑娘，连头也不敢高抬，怕的是在路上，在巴刹附近碰上顽皮爱闹的同学，要不被讥笑戏弄才怪！哎哎，提着个菜篮上菜市，两毛三毛的这样那样，怎不是跟个女孩没两样？便是毛头自己，也觉得十分别扭，那两泡眼泪，还真是背着人偷偷弹了好几回，才慢慢将心情调整过来的。

可不是？当他把那锅花生仁配江鱼仔熬得焦了底的有味粥，用洗碗布裹着锅耳，巍颤颤从灶上提下来，而弟妹们说：哥呀，好香哩！便一个拿碗一个拿勺，唏哩呼噜吹着气吃了一碗又一碗给舀得见了锅底，连那层烧焦粘底的，也用汤匙刮起往嘴里送，这做哥哥的，想下回当自己手提菜篮走在那条车辆及行人络绎不绝的大街上，再也不会低压下头颅，一路踢着石子往返了。

做了饭才上学去，便是添仁自己也觉得一下子就长了几岁似的。而弟妹们一见他刷饭锅准备淘米，一个个便都过来帮忙摘洗妈妈从地里带回来的青菜瓜豆，又吹又扇生火烧灶。而每回从巴刹回来，人人总是忙不迭跑前来往篮子里兜掏。这个抢着拔江鱼仔的鱼头鱼刺，那个帮忙把从杂货铺里带回来诸如洋葱、梅菜、萝卜干、花生米、豆豉等干货放好；仿佛这个哥哥，不再是那个教自己可以随便撒赖甚至扭打的哥哥，而是一个充满威信的大人，添仁他自是干得更起劲。洋葱煎蛋，居然还能做得起块上碟；豆角素炒，熟透了，还带几分青绿，妈妈时不时便给他赞上一两句。……嘻，妈妈管说那是不懂节省多打了粒蛋下镬，方才把洋葱煎蛋做成块；不盖镬盖，多耗柴火，青菜瓜豆自然炒得鲜。可妈妈说话时，却是满眼爱怜一脸喜色，教人见了直欢喜到心底。

蔬菜自己地里有，鱼摊肉档一个星期也难得光顾一两回，添仁每隔两三天上巴刹里来，去的就是那家有着个抓虾米葱蒜不斤斤计较的年轻伙计的杂货铺。妈妈说，这家叫‘和记’的铺子，便是量米称糖也都比较老实的，添仁记着，一进到巴刹里，米面油盐酱醋等干湿货，几乎是这家铺不光顾的了。糖半斤，这么一点怎么秤？换上第二家，要不教人翻着白眼数说才怪。可‘和记’从来不嫌。故而每次菜钱只足以买下一些咸鱼干、梅菜干、菜脯、花生仁之类干货佐膳的添仁，一个星期总有一两天出现在这铺子里，每样三、五角钱的呆上好些时候。渐渐的，铺子里那年轻伙计和添仁也混熟了，有时候，趁老板娘不在意，那江鱼仔、花生米、菜脯粒什么的，他就多抓一把快手快脚包好往添仁菜篮里塞。添仁他当然必须付钱，只是以同样的钱，他买到了别家铺子所买不到的分量。然而，当添仁喜孜孜这样告诉妈妈时，妈妈脸上不但没有笑容，还以一种令人感到有点悸忡的眼神凝视了他好一阵，终于又是双眼一红，泪水盈眶。

星期一早上，巴刹里人群虽然比星期天稍疏，但‘和记’的顾客，依旧如云涌来。添仁俟俟候候，总算把东西给买齐。

八点十分了。瞧了瞧年轻伙计腕上的表，添仁便叫这个大哥哥点算，付钱后，匆匆走了出来。把菜篮子放进装报纸的牛奶箱里，用拉菲索绑好盛着火水的瓶子，添仁便也推起脚踏车上路。

即将到电影院，添仁很自然便朝那儿侧了张脸。看电影，自己喜欢呐，可就是一年也没得看上那么一两回；那大副大副高高张挂，以帆布做底用漆料描绘得十分生动的电影海报，总是那么吸引人。添仁掠眼扫到了正门上方挂副里，《唐山大兄》李三脚李小龙，正在展示他著名的连环三踢腿；知道这套戏又要重演

了，还真的想煞车走过去，浏览浏览售票处附近墙壁上那镶在玻璃框格内的剧照。有仇必报，严惩坏人……记忆回来了，英雄好汉仿佛就在眼前，添仁使劲一蹬脚，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在附近什么地方响了起来。留神四下顾盼，这才看见座落在电影院斜对面的华民联合会会所外面围拢了一大堆人。

好拥挤的一群人，噪声就是从那儿传开，一波一波，好不喧嚣。

看见人潮这般汹涌，添仁便也凑上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把车子推近蠕动着的人群时，便清楚听见好多声噪音似乎很熟悉的嘶嚷，而当中妇女一叠声的连哭带喊，十分撼人。竖起耳朵再留神聆听——的确，那些声音是耳熟的——添仁的思绪一霎间有点糊，有点混乱。怎么回事啊，他心头一震，仿佛有只慌张的小鹿，已开始在里边撞了起来。

“……呜呜！我死了好过……呜！呜呜呜！”

“……绝子绝孙绝万代呵……呜！呜呜……”

声声高亢的哀恸及沉恻的悲嗽，还有厉毒的诅咒，直灌添仁耳隧。听着听着，好像听出个头绪来了：那不就是二娘、强妈及玉嫦姐姐么？……对，正是她们！而那人声沸腾中听不清楚究竟在嘶吼什么的，是才伯伯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添仁只觉得头皮发麻手心冒汗。赶紧把脚踏车推往一旁放好，他一个箭步，就直往人群冲去，双手猛扒猛拨，钻进人堆里。

好不容易才算挤进大门口。钻出来站定一看，果然没错，孙才、老马祥、王二夫妇、强妈、五婶及所有在地里作业的，除了自己正在橡胶园里割树胶的妈妈，几乎全都齐集在里边。男人们个个像战败的公鸡，似乎伤得连眼睛都在淌血，七歪八倒，楞在

那里。强妈、王二嫂等女辈，又岂止捶胸顿足泪涕连连。十数二十人，此刻在妇女们的号哭诅咒声中，团团围住死人般脸上血色全无的钟承泽州议员及冯燕山太平局绅。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

迷糊地牵动着嘴角，像在噩梦中呓语喃喃，钟、冯二人，此时几乎互相挨靠着好压惊，紧密地站在一起。

“……到底怎么回事？这家伙简直疯了……”

“是疯了，这狗杂种，是疯了……”

怡和村的两个头头，脸孔同样冷缩到仿佛不及三指宽，异口同声，洞张了嘴巴，互瞪着空渺渺的眼睛。

添仁站了一阵子，也听不出究竟，但感事态严重，也肯定与杨桃园及菜地有关。又见老马祥、孙才等人丧败得不成样子，而王二嫂、强妈一众女辈大概已哭叫得声嘶力竭，个个垂头坠颈，捂嘴的捂嘴，搥脸的搥脸，只管闷住气抽抽噎噎，他整个人又岂止冷了半截。

“老天爷，这究竟是什么把戏？”

围拢在会所门外的公众，一直不停叽叽呱呱，到底说了些什么，添仁一句也没听进耳里，惟独这当儿的这一声，却是又响亮又尖锐，连带那票仿佛在噩梦中游弋的政治人物，也被惊醒。像触着了高压电流，但见两人脸上一阵痉挛，那千根筋脉，怕不已被绞断。

“真被铲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钟承泽才向老马祥抬正了一张脸，声音粘粘的，听不出是激动抑或愤懑。

被铲得七零八落？添仁终于听出了个端倪。完了？真的完了？此刻，他几乎连呼吸也闷住，目不转睛凝瞪着老马祥。伯公他不说话。他的眼睛动也不动，盲了似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

他的双手在抖动，而身子也同样微颤着，像个呆子，痴在那里。

添仁知道，一切都完了！

“伯公！”

像丝帛被猛力撕扯的断裂，添仁疾声的叫唤，还真令人心中心一悚，汗毛竖起。

啊这精瘦而高咚咚的孩子！前前后后，人人莫不把视线往他抛去，胶在那里。惟独老人家岂止双目迷糊，便连耳朵也聋了，没有反应。

添仁清楚看见老人一双有点浑浊而只管呆瞪的眼睛，一抹晶光渐渐闪起。在抖，在转，就要滚出来——啊，一滴，两滴，终于往下坠，老人的泪水！

添仁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会所的。他狠命蹬着脚踏车，朝园地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辆公共巴士险险擦过他身边，扬起一阵好大的风。狭窄的路面，几乎全速开行的大巴士那股呼呼有声的虎威，逼得他只好把脚踏车摆进路边的草地里。那把手乱煞的左甩右晃，教此刻悲愤情绪不断激升的他，几至摔交。一阵惊魂，添仁赶紧勒紧脚踏车把手，一摇三摆晃了好一阵，总算给把稳。定定神舒了口气，他这才把脚踏车从凹凸不平，并且在不及四尺宽的地方，便开着深深沟渠的路边草地摆回大路上。而刚才会所里的风风浪浪，旋即在脑海滔然激荡。

老祥伯终于老泪纵横，再也支撑不住，微颤的扁削身子左右摇晃起来。众人见状，更是大惊失色，七手八脚赶忙扶他坐下。钟、冯二人目睹这种情况，也真有点吓呆了。始终不吭一声，李根一双颤抖不已的拳头，几将捏碎。虎虎歪扭着铁青的脸孔，孙才看来好丑陋，好不骇人。而王二死灰的嘴唇，一下一下，不住抽抖，万念俱灰的丧败相，展露无余。一阵骚动过后，围观的村

民，男女老少，莫不咬牙切齿，痛斥之声不断。

“呢D咸家铲，咁样架手段都做得出，死左都要响个棺材窿挖出来剥皮先至岩架勒！”一个广府婢嚟门奇大。

“冤——枉——！量边狼毒到一夜就敢铲平开丫？雷公唔打渠，火蛇都烧渠哦，呢只麻里煞！呢只哥么绝代！”客家嫂，骂得凶，咒得狠。

“到底喊做搞乜鬼？哎日明明都卖过报纸，讲搞妥开嚟哇，量边讲又整出呢镬东西来？”是一个客籍老头，深恶痛绝教他涨红了横纹纵纹交错的脸孔，“呢丢办事人量边办事？还有面目见人唔成？乜计麻里大煞，唉……”

还有多少人在痛责，在恶咒，在唏嘘慨叹，添仁他是听不见了——就像那年出麻疹发着高烧，眼耳口鼻火焚火燎，一颗心却冷得就快要迸裂开来似的，迷迷糊糊便夺门而出，光着脚丫在炽热的泊油路上荡着寻找妈妈的情形一样——感到整个人全然虚脱的他，在谁也没注意的情况下，身不由己退了出来，推起脚踏车就狠命朝这方蹬踏。

那个老头说得没错。那天，好几家日报的地方新闻版，均以相当大副的显著版位，刊载了那么一则对怡和村村民来说，是甚为轰动的新闻。新闻的大小标题这样打着：

代议士乡绅部长连袂营善策 ——怡和村民困终获圆满解决

而事前也不曾通告一声，耕户们的消息来源，居然是大众传媒的报纸，这实实在在令人感到莫名及大大的意外。

三人在风雨中迹近抱头窜逃的那个下午，钟、陈二人移步到店屋密谈过后，筋疲力尽的老矿家甫回到家，便接到了‘老朋友’冯燕山的电话。对方不文不火，没一句赘言，开门见山，说：

“事情现在交待清楚：你叫他别再插手。不识趣，我是说，不只是他，你知道将会有有什么后果，是不？”

被人抓住把柄，起初确是方寸大乱。然而，经钟承泽的横剖纵析，虽觉得他有点过于高估自己，却也算是吃了颗定心丸，对对方的要胁，老商贾不再感到那么逼迫那么缠人。尽管还不至于有恃无恐，倒也摆脱了全然颓处下风的精神困扰，而几乎是处之泰然的了。

“老冯，你稍安勿躁，老人院的事算是敲定了。我刚才也跟他私下谈过。他说，他不怕你，欢迎你放马过去。”

电话那头，冯局绅一听陈万达说话的语气大大不同，居然那么定笃安闲，便感到事态又起了什么变化了。惟他依然认为自己仍高居上风，而沉作应对。

“我当然放马过去。到了这个时候，还虚张声势！他应该来求我，求我放他一马才是。”

“老冯，我知道自己一时糊涂，做了令你生气的事。但我们毕竟兄弟一场，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要说。都是我不好，自我麻烦，还连累了你；老实说，你会以为钟承泽这个人这么容易对付的吗？别说你们共事那么久，单看他如何冒起到今天如沐春风——”

“少废话！你们到底又有什么鬼计？”

“老冯，你让我说下去。他已经一口咬定说：一切是我和你两人设定的；你玩录音，岂止充满戏剧性，简直像电影里的桥

段，人物地点时间早已安排妥当，陷阱布就，诱捕他而已。”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陷害他？”

“我也曾这样提醒他，叫他抽身算了。岂料他说：人总有感情，你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这话不说犹可，冯局绅如此一听，不禁又火冒三丈，在那头吼了起来：

“你，他，你们都必须付出代价！我绝对不会放弃追剿你们。不会！”

一天、两天，双方都表示绝不妥协，绝不甘休，绝不放弃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已。

这样闹下去，苦的是谁？而冯、钟二人费的精神，耗的精力，岂又会比他陈万达少一点点？互揭疮疤，互指对方诬陷，互相倾力动员，其中过程不但烦琐复杂，更旷日费时，又不能保证肯定能取信于人，而随时会来个阴沟里翻船，何苦来哉？而作为祸首的老商贾，到了这个时候，竟已疲惫得只想讨饶。只要和自己的利益不会太相抵触，他几乎可以不惜下跪求情，以了断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心理上的负累。

两天后，拗着说一点也不担心的钟承泽，听了陈万达这么一番坦荡荡的说话，但觉自己实际上也不无顾忌，也过于轻敌，便也同意三人聚首商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自认处上风的冯燕山那厢也觉得这个人说的不无道理，遂亦听取了‘老朋友’一番话；原本硬拗着要钟承泽出局的决定，终有了动摇，而以为有十分把握，不屑、也不需与对方坐下来谈的初衷，亦有了改变。

三人的密室会谈，同样在钟承泽那间空店屋进行。补偿金钱给擅自侵耕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的耕户，尽管连马祥这眼

中钉肉中刺也分了杯羹占了他便宜，老矿家也只好干这种赔钱送贼的‘荒唐事’——只要钟承泽能给自己好处。惟这些家伙坚决不要钱，倒又是正中下怀。刀无两边利呀，再说再不甘心，地也已被耕了这么久；一年半载从钟承泽那儿得到了甜头后，便有你瞧的了。绞尽脑汁，诡计使尽，做了等于没做，白费心机，这一切，就让它过去。机会不再？不，只要去寻找，它一定会再来。老矿家其实也并非仅仅是个大腹贾而已，他演起戏来，一点也不输这州代议士这太平局绅。每户七百元解决问题的提议，遭到钟、冯二人的否决后，在‘关心民瘼’的州议员，‘有功于社会’的太平局绅暨怡和村华民联合会支部主席，双双‘以利诱的疲劳轰炸’‘以精神虐待的方式威迫’夹攻下，老矿家‘逼不得已’，只有原则上答应他们让耕户暂时在地里呆下去——遂皆大欢喜！

山坡上那一场在众人眼里犹如蛇鼠混战的活剧，在风雨中匆匆下了画，耕户们天天如常回到各自的作业岗位。而日子在寂静的忧惶中，一日挨一日溜了过去。第六天，当人们陆陆续续背着那颗刚冒出地平线奇大的红日爬上了斜坡，在寮亭里搁下茶水糕点，正准备享用一天里头一顿吃食，添仁像只报春的小鸟，打灌木丛那儿一路唱了过来。新历年伊始，何其美妙的佳音——人民代表人民领袖席不暇暖筹谋协商，地主终于应许耕户一直耕种下去，直到矿地MC年限到期为止——他们雀跃！从此可以安心作业了，他们喜极而泣！

而那天，距今刚好一个礼拜，是新历年元旦翌日。新年开始的第二天，也是添仁真正开始派报生涯的头一天，便充当了传喜讯的使者，实在教他兴奋得有点不能自己。他好快活，好快活；

妈妈于农历新年第二天说‘年初二开年’，而为兄弟姐妹祝愿，他要把这个绝好的消息捎给许许多多关心他们的亲戚朋友及乡里，好教他们和自己同欢跃共庆幸，在这也是新年第二天‘开年’的大好日子里。

然而，添仁他毕竟太兴奋了，并且又是首次独个儿工作，不但把报纸给派漏了几份，哪家该送什么报，也弄混了好些。又是核对，又是调换，腾来转去，真个搞得满头大汗。客户满脸厌嫌数落他了，而派发处的阿平叔也凶巴巴骂了起来。然而，一点也不碍事，他依旧快活得合不拢嘴，一手摘下走了边的草帽往脸上身上扇拨，一手拉起衣摆揩抹满头满脸的汗水，直憨笑得连那睨眼看他的阿平叔，一时也被逗得忍俊不已。

回想着那个令人毕生难忘的早晨，添仁那踏板上的双脚更是猛踩狂蹬。想着踩着，一瞬不间狠狠蹬着，添仁浑身力气都注到一双脚盘上，渐渐连屁股也移离坐垫，整个身子就腾空俯伏猛力踩踏，好像在追捕六天前那个早晨的快活。

到了村边的栅口，稍一昂首，便望到了远处那拱柔贴地伏在那儿的山坡。平台上的寮亭，隐约可见。此刻，添仁眼看目的地就在前头眼睛所及的地方，更是缴了命，肢体完全被精神意念驱策，嘴里哼唷哼唷呼着喘着，在迂回并逐渐向上攀爬起柔和斜度的山道上飞驰。

斜坡顶上的平台眼看就要到了，添仁念及当自己站立在那儿不知将会看到怎么个令人心碎的景象，越发一逞向前冲刺。然而，身心交瘁的他，终于也把不住上坡的脚踏车往后跌坠的拉力，只有急急跨下以免摔跌。连奔带跳，碎石块、微凸的草垛、微凹的小坑洞无避，他使劲推着车子在山路上直往前窜。

上得了坡顶，添仁一步也不歇息，依旧狠狠推着车。只要过了那屏长长的矮灌木丛，一切便可以一目了然。添仁感到胸口发胀，那颗心仿佛已被直往上冒喷的血推送到喉咙，好不恐惧好不难受，只有闭起双眼稍歇。他抗拒，却又忍不住眯缝着眼睛往前挪步，未几，终敌不过自己，把眼挣开。

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添仁一时之间，还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我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自己常来游山玩水，常来做梦、寻梦，时时寄愿、日日付诸殷望的那片园地么？杨桃树呢？菜畦呢？瓜棚豆架呢？何止陌生凄荒死寂，植物的残枝碎体拌着新翻起的泥块土堆，高高低低，但见东一条浅沟，西一拱土墩，其中，这儿三数棵那里一二株杨桃树，歪着倚着在风中抖摇如幢幢鬼影；眼前所见，仅仅如此而已，是被丢了炸弹，完完全全给轰碎了，这，就是我们的菜地？这，就是我们的杨桃园？

惨遭浩劫的这片园地，创痕那么新鲜，仿佛还在滴滴沥沥鲜血。遽尔盖头而降的万状恐怖及彻底的陌生，令居高临下痴立着的添仁，感觉如同走入一个虚里还实、实中犹虚的荒诞世界，简直失去了自己，而天地混沌。

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我’的存在，他屏息，两手扞胸；脉搏跳如急鼓，这是我吗？而我又在哪儿？添仁缓缓转动僵硬的颈脖，放眼四野溜览。头顶上，柔柔的蓝天澄澈如水，那颗斜跨在空中的太阳，闪耀着温煦的朝日辉芒。这么美丽的天空，居然罩着如此一方分辨不出是死的人间还是活的地狱，那么苍惨凄怆、那么残破荒颓的土地，他不能相信，故而有点无动于衷。

就像这数个星期以来，那经常在噩梦中向自己袭击，令人伤心透顶的情景一样，这一切都好像不是真的。不是吗？昨天傍晚，他还站在这里俯瞰这深远渺阔的洼地上气势浩浩的碧波绿

浪。在五彩落霞辉映下，近晚柔风中金灿灿的生命苗床上飞跃的光彩，那小王子的梦境，也不过尔尔。如今，横七竖八的农作物的断尸碎骸，静静的，僵在那里，在新翻的黄褐中混杂着黑土夹层的土堆泥块上。被埋的，露了半截，被辗的，一片稀糊糊；有些，又整株好端端被连根铲起，斜倚在高高的土墩上；当中，这儿一、二株，那儿三数棵，逃过了劫运，孤稀稀的站着靠着，一身伤痕——我们的杨桃树，这不是在做梦么？这难道还会是真的？半夜，梦醒后怵怵浑身浴着冷汗，可第二天来到这里，一切不又是好端端的。不错，是梦，是梦……

添仁搁好了脚踏车，眼光涣散，迷迷魔魔一步步缓缓滑下坡去。前面累累悬挂在枝头桎杈上青葱可爱的杨桃，一晃一晃向他炫耀一袭清爽沁凉的绿衣裳。向前走着，走着，添仁不禁加速了脚步。眼前的绿，简直透心凉，他要抓它一把，掬它一把。走着，他抓着，掬着。他一直向前走，且抓且掬，一瞬不间，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奋命。惟任由他怎么抓怎么掬，双手总是空空的。他急了，加速脚步，冥冥中似乎已意识到那绿那鲜再也不可把拿。他于是发了狠，疾步向前。岂止要抓一把掬一掌，那千万道冰的山泉雪的清涧，就在前面啊，添仁终于架起腿飞奔。正欲纵身投去，却仿佛被人在背后狠狠推了一把，他往前重重扑跌，顿时火星子满天飞。

添仁感到额头鼻子好痛好痛，手肘膝盖也像被煎了皮，火辣辣。抬起一张扑倒在地面上的脸孔，猛地一甩头，方才发觉自己的脸膛，原来正烫贴在一堆被辗得稀烂的杨桃上。凝神定睛，他忍住手肘的刺痛，支着双腕撑起上半身，这才嗅到掺混了犹青涩的杨桃被碾烂了那股特异的草熏，还有新翻掘起来的泥土，以及被辗压的新鲜草木树根散发出来那种熟悉又亲切贴心的田野的原

始气味。

摸了摸鼻子，添仁猫一般嗡振着鼻翼嗅吸；那种仿若散发着母亲体温，令人感到十分安慰的气味，太浓烈了，他被激荡得下意识甩甩头。他看见齐胸高的土堆泥块，还有横架直悬的杨桃枝干果叶及团团簇簇的瓜豆藤蔓。探身攀着杨桃树干，添仁咬住牙龈，强忍膝盖上的疼痛，吃力站了起来。随着脚拗的伸展，膝盖上火烫火炙的灼痛，终于使他恢复了神志。把身子慢慢站挺之后，眼下一片荒颓残败至极的光景，令添仁完完全全清醒过来！

放眼瞅了瞅，添仁分辨不出哪个位置是妈妈原先耕种的地方，而哪处又是祥伯公的？居然连那口大大的浮萍塘也似乎不见了踪迹，更别说阿清伯伯刚放下鱼苗的小鱼池了。添仁拖着脚后跟趑趄趑趄走着。才伯伯、根叔、二伯伯、五婶奶奶……，他们的地又在哪里？着眼之处，莫不是一片青绿橙赭及灰褐斑块条幅纵横错织的纷乱组合，简直就像一副构图杂沓不具任何形象的抽象画，一幅渗着绿色污血、凝固着赤褐血块的抽象画。起终无凭，里外无据，远近无可辨认，已疲于搜寻的添仁，感到有点眩晕。他实在无法想像这片园地，如何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他确认，这是人无法办到的，只有魔鬼。是的，魔鬼；只有魔鬼，才具有这种能力！

添仁心肝碎了，肠断了，他的希望，全都化为乌有。而妈妈，妈妈她怎么办？她现在毫不知情在胶园里割着胶，心里一定还惦记园地里的活儿；一定还惦着，她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如今，她所惦记的，从此再也无可惦记。当得悉这一切，她将会怎样？啊，妈妈她会疯！会疯！漫无目的，踉踉跄跄往前走，添仁念及妈妈，顿时惊悚的流起眼泪来。又岂止妈妈一个人啊，玉嫦玉娥姐姐，强妈，二娘，都会疯，甚至死！而他们这时

候在那会所里，又到底怎么样了？添仁拖着沉沉步履，在满目疮痍的洼地里避过泥垛土墩枝杆桎杈等障碍，往里走着。双手扒拨着，穿越草丛，行经灌木堆，他朝前方的林野，惑惑魔魔一逡荡去……

元月二日，那是怎么个大喜的日子呵。就像对过的阿龙哥娶新娘子那么热闹，晚上家里居然灯火通明，连屋檐下也挂上了盏汽灯。厅堂里闹哄哄地挤满了人，厨房灶上煮着一大锅江鱼仔熬的浓汤，妈妈、五婶奶奶和强妈等人 and 了一大盆面粉团，准备做宵夜。厅堂里，男女老少都在谈笑，好不开心。小孩子，在屋里钻进钻出，尽嬉闹得连壁虎也躲得无影无踪。有得吃了么？有得吃了么？人人都等着享用一顿热乎乎的‘刀嫖切’。而厨房里的热闹，也不遑多让。几双手拿着玻璃瓶擀面，几个人把辗薄的面团切条；有人在拨瓮加薪，有人在清洗树仔菜；添仁自己则拿了长竹筷，搅拌着妈妈下的面条。那是怎么个大喜的日子啊，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两张八仙桌坐不下的人们，个个都往五婶向人借用的大镬里滔了一碗又一碗，尽赞汤头甜，面又软又滑又有嚼劲，唏哩呼噜吃得个满头大汗……

我们这算是冷手捡了个热煎堆，莫说不吃一惊。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真不知是他们的福气，还是我们的，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下来。

也许双方都有福气吧。他们福浅，大概便作孽了。我们福薄，便也遭殃。

齐齐蹲在条板凳上手捧大冬青碗吞食着汤面的孙才与老马祥两人的对话，仿佛刚刚才灌入添仁耳隧。还有更刻骨铭心的——大前天制水，公共水喉滴水不满，二娘打远远那头的井头挑了担

食水过来时，脸孔嘻得不见了眼珠子。那简直是老祖宗积的福德呀，添仁；再过几天就要升中学，你千万要用功哦，家头细务做不来，过来叫一声二娘……

太阳已高高升起来了。阳光灿烂，天空，一把烈火开始在燃烧。添仁记起那次那疼爱自己的华文老师说的话：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心里燃烧着一个太阳，照亮自己，更照亮别人。没有爱心没有正义感的人，心里很晦暗，可能毁掉自己，更可能毁掉别人。添仁无论打哪一点起去思索，始终还是似懂非懂，这会子突然想起，居然有了彻底的了悟。呵呵，什么人心里有太阳，什么人心里很黑暗，他清清楚楚看到了。

头顶上已张起了把火伞，亿万枚金针炙入肌肤，灼得人真有如蚊咬蜂螫。拖着隐隐作痛的身子，添仁一闪一避，游魂般，朝与斜坡对立的那一片盈盈苍翠踽踽而行。

这是没有爱心的人才会干的。而这些人又岂止没有爱心，他们居然断人活路！断我们路的人，就让我们断他的路，妈妈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吗？但祥伯公总是那么安静。终于，妈妈也对自己噙着眼泪这样说了：仁啊，这回我们胜了。而祥伯公也这样说：我们胜了，我们胜在我们的精神。

我们真的胜了吗？我们胜在我们的精神？是只胜在精神的吧；什么威武不能屈，从来不曾退缩过，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又怎不是只胜在精神呢？

走着走着，添仁终于荡进了浓密稀疏错落相间的小乔木及灌木丛生的林子里。他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但见前头七、八堵小山般高过人头的板料及咸水柴，堆在一大片已被清理好的旷地上。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木料，添仁看傻了眼。是用来搭金山沟的吧。啊金山沟，添仁想起了爸爸，心里揪的更紧。续往前走，但见三辆推泥机停放在板堆后面；添仁双眼只那么一掠，便发现泥斗耙齿间和轱辘上，残留着杨桃树及瓜豆藤蔓的残枝败茎。举目四顾，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凌空飞来的，添仁再往前走，在团团转丛生着矮灌木及小乔木的荒野里，居然还有一条刚刚开出来的泥径一直往里边伸延开去。原来要到这儿来，还有另外一条路，怪不得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这到底是谁胜了？添仁突然狂躁起来。陈万达已经把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胜利的是谁？添仁的呼吸急促起来。魔鬼。魔鬼也能胜利么？故事书里不是这样写的。对，魔鬼不能胜利，绝对不能，否则，他会变得更可怕，害更多人。

一颗心恰似一团炽焚中的火球，全身毛孔却渗着凉得几可成霜的冷汗，添仁在剧冷剧热交织中，被折腾得浑身颤栗不已。陈万达心中的晦暗，只不过把我们给毁了而已，并没有毁掉自己；他一根毫毛也没损伤，并且很快便会在这里开采锡米，赚很多很多的钱。不可以，魔鬼不能胜利。李小龙从不让坏人占便宜，他的连环三脚踢，总是把恶徒蹬踢得像滚地葫芦，扑倒在那里，再也爬不起来欺侮人。惩罚他，惩罚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添仁忘了膝盖上的疼痛，拼了命往回走。跳跃过前面所有的障碍，半刻也不容缓，他往返如箭，手里提着两瓶方才几乎给买漏了的火水。

这魔头的心太晦暗了，一把火把它点亮吧。添仁打裤袋里摸出火柴。

望着堆砌如山的板料，还有那三架大型万能推泥机，添仁喘着气，心几乎跳到嘴里，脸上汗滴如雨。一眨眼，陈万达在木板

堆中狞笑。一眨眼，冯局绅钟承泽胡部长在推泥机上干瞪眼。添仁感到眩晕，真有点恶心。

闭上眼睛，脑子里却仍像在放映电影。一张张怨毒愤恨绝望无助的脸孔，一幕幕狂乱纷扰的情景，又清晰又生动跃然；强妈王二嫂嘶哑的哭叫，老马祥铁弹子一样射穿他心肝的泪滴，真受不了，添仁只好把眼睛睁开。而老魔头旋即又在板料堆和推泥机之间腾来跳去。仿佛极尽挑衅之能事。

好晦暗的心。好丑恶的嘴脸。烧！添仁终于下定决心，拔掉瓶塞。

想逃？添仁瞪圆了骇人的眼睛，抖着手划了根火柴，丢到推泥机坐垫上。一辆，两辆，三辆，火舌开始在摇，并迅速往走避不及的陈万达身上舐舔。添仁虽万分害怕，却不能自己，追击着身上着了火，痛苦万分往木料堆中逃躲的陈万达。一团巨大的火球终于滚过木料堆，而灌木丛随即又扬起了一阵风，未几，眼前一切，便陷入一片火海。

劈哩啪啦，火势高涨，赤焰冒喷得十分骇人，空气炽热难耐，添仁一步一步往后退。

依旧是美丽的蓝天。蓝天里依旧嵌着那颗金光灿灿的太阳。上下互相辉映，洼地里颤抖的艳炽火光还在蓄势待发，真不晓得稍后会出现怎样撼人的景象呢。突然，滚滚浓烟冒起。烧到推泥机的油箱了，阵阵爆炸声随即迸发。添仁始终没听到陈万达讨饶求救的呼叫，怕不早已吓呆，这恶魔，或早已被烧死。恶魔已死，再也不会害人！可不是？他的愤怒似烈火，他的悲痛似劲风；瞧，劲风在哪儿吹，烈火在那儿烧，老魔头又怎能不死？

彻骨沁髓的悲愤绝望侵蚀下，那颗已被瞋恨填满的青嫩脑袋，哪还有去作更深一层思虑的余地？添仁终于作出了超越自己

所应为并抵触法律的行径犹不自觉。小家伙并没有仇心，只感到自己是公正不阿的执法者，而所有犯法的人都必须予以严惩，不过如此而已。而那一把火，在他纯真的意识里，不单止是一种严惩，同时也是警戒，甚至是一盏引导恶徒走向善道的明灯。故所以勇往直前。滚腾的火海映红了半边天，一环环一簇簇乌灰浓烟直冒天际。添仁远眺着这骇人的场面，好一阵，脑筋这才渐渐清晰起来。火势也还只开始焚炽不久，当一切化为灰烬，一切器攘完全静止下来，原本已一无所有的我们，便又如何？很快的，瞧，木料堆全都烧起来了，那一刻不多久就要到来……当心里的激荡逐渐平伏，添仁终于陷入虚脱状态。

像一尊小小的石像伫立在那里，他双眼凝滞不动，尽朝天角那处什么地方呆呆翘望。正糊糊痴着，身后惊天动地的骚动，回了他的神。只见三个狂奔而来的人，岂止像逃命；那胖大的陈万达，更发了疯，嘴里唧唧呀呀，一叠声狂喊。

天呀！天呀！三个惊恐万状的来人又叫又跳。年纪老大的陈万达，随着自己惨厉的号叫，一马当先奔到添仁身边。如此肥胖的身躯，着实令人难以相信他居然能跑得这么快；添仁想他做得到的，只因为他是陈万达。

眼前一片熊熊火海，灾情何其惨烈，情绪早已失控的陈万达，看见添仁在现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即双手揪住他头发，疯狂吼叫起来：

“是你！你这小杂种，是你！”

仿佛只管看热闹，添仁居然没想到要逃，冷不防被逮住，整张头皮几乎教人给拔开。就像老鹰抓到小鸡，陈万达的‘老拳’，连连直往呆愣一时的少年脸上凑去。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添仁无以闪避，顿时嘴巴鼻子都迸出鲜

血来。

见了血，陈万达越加狂躁，拳头只管朝添仁身上擂。

“看我不杀了你！杀了你！看我不杀了你！”

“不是我！救火呀！救火呀！”天，就快要被揍扁了，添仁急中生智，叫道：“不是我，不是我！快救火呀，快救火！”

陈万达这时方才如梦初醒：救火呀！救火呀！那推泥机，三辆……那些咸水柴……

“快！快救火！”陈万达把一张脸孔血痕斑斑的添仁死劲一推，对楞在一旁抖着手脚不知所措的两个中青年叫喊，“救火！救火！蠢东西，救火！”

“没……没水怎么救呀……”

“……水……”陈万达呻吟着，确然，哪来的水？便是有水，又如何救？又救得了吗？当然，他心不死，“打——！给我打，打，快打！快打！”

眼前的火海，对陈万达来说，是一座烧火地狱。三架推泥机，十罗里板料，即将被焚如。金钱的攫取，他赖以美好生存下去的手段，此刻竟受到这样的试炼，情何以堪？

“救救救……救推泥机！”双手握了一截当日清理这场地时残留下的枝干，陈万达颠颠簸簸，疯也似的向火堆中的推泥机走去。

恣肆的火神，如群蛇在厮斗，喷吐着血红火舌，在油箱四周摇曳。临近，虽令人感到煎皮的灼热，陈万达却不顾一切，嘶嚷着越趋越近。

“快，快呀，快把火打熄！快！”回头呼喝两个不敢趋近的工友，老商贾抵死挥动双臂，朝司机座已被烧得斑斑剥剥的推泥机盲敲瞎击。

打！打！打！陈万达居然越打越起劲。中了，这一记击着钟承泽这狗娘养的！哼，哼，我打——！又中了，这下是老狗冯燕山捱个正着！打，打，打，马祥，打死你！打死你！哼，我打！打死你，钟承泽！打死你，冯燕山！打死你们这些狗东西……

陈万达手起棒落，着不了火的钢链带也打，兜斗也打，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但雨点般落在推泥机上的每一记，在他，都不扁不倚打到钟承泽，冯燕山，还有马祥等人身上。

‘原则上答应他们俩让耕户暂时在地里呆下去’，对冯燕山来说，尽管对手的把柄在握，惟量及夜长梦多，再也没有比这更好了却这回无端降临的缠身灾祸的‘双赢’结局了。钟承泽方面，虽说仍自恃有的是本钱，到底也已‘落人把柄’，也不无顾虑到事情或许也可能会有失控的情况出现：如此细细量度，权宜之下，这种‘双赢’的局面，他固然也不会拒绝，更何况‘让耕户继续耕种下去’，原也是他的诡计。而让耕户暂且留在那里，原本便是他陈万达私底下已计定的最后的‘援兵之计’。戏由他陈万达开始，不料越演越烂，结果也还是他吁请两造坐下来和谈的。惟万万想不到冯、钟二人到了‘技法耍尽’的‘最后关头’，似乎有了默契：原本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的，在他的‘斡旋’下，双双不但轻易便妥协了，显然还同声共气，联合起来对付身为主导的他；两人这一唱一和的唱做，他就是看不得！

而万万料不到的，却又是遂了对方数造的大愿之后，竟那么戏剧化的，自己的愿望，竟在一夜之间变成泡影，他还能不疯吗？

元月二日那天那则无异于联合声明，或变相广告的地方新闻报导，经钟、冯二人你斟我酌过后，那颇居功力的‘生花妙笔’，居然给他们三人当中的每一个，甚至连那胡图仁部长也带上了

一笔，都润饰得漂漂亮亮。特别是他陈万达，居然又再度被冠上‘慈善矿家’这个尊号。

那个早上，他把咖啡打翻了。他几乎要把桌上的面包鸡蛋牛油果酱全扫到地上以泄愤。而手上的那份报纸，被绞成一团。

——依从我的话，让他们呆一年半载吧，否则大家都下不了台。再说，我和你的交往，来日方长。

那是三人‘辟室密谈’，钟承泽开诚布公的第一句话。

——没错，大家出来捞世界，为的是什？报什么仇泄什么恨，也要看对象；对付马祥这种人，又岂是大丈夫所为？让他们呆一个时期，又岂止一家便宜两家着？我和钟老弟两人公平较量过后，你要怎么处理谁还会过问？

——我要他们离开，我愿意出钱。

——你愿意出多少？

——七百。

——别说七百，再多他们也不会要。他们会闹上街。

——让他们闹吧。

——这对你只有造成伤害。

——我再也不在乎了，我只要他们离开！

——你既然那么死心眼，大家也无谓再说下去。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将没有很多机会在这里重新开采锡米。只要我说一声，你的赚钱计划恐怕还不止要搁上三、五年。

——你凭什么？

——凭什么？听着，只要我‘拜托’二字说上一声，自然会有人替我到矿务部走动了。不要忘记你已经把地荒置了整十年。我只要动动脑筋，便有人给我十二分的方便。我想你不会不知道那人是谁。

啊，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我打，打死你们！陈万达还真没稍稍停过一阵，仿佛打得不亦乐乎。打，打死你们这些混蛋！

——好了，老陈，钟老弟不是说你们来日方长的吗？肥肉明明已到嘴边，现在岂是闹情绪的时候？大家心平气和，好好的谈谈吧。

冯燕山一个推波助澜，三人终于便这样‘好好的谈谈’，而谈出了个协议来。钟、冯二人当下你一句我一句，推推敲敲把一篇新闻稿完成。不料钟承泽回到家里，又搬又移，增增删删，把稿子改得尽合己意，马上招来通讯员，将它发了出去。

隔日早上，陈万达阅读了那篇将‘原则上答应让耕户在一段短暂时间内保留他们的农作物’这关键性的句子，被擅自篡改改为‘同意让耕户继续耕种下去，直到MC期满另行通知为止’，更且大胆捏造一些虚情假状突出自己的新闻稿时，尽管又再次被冠上那顶什么‘慈善矿家’的高帽，暴怒中狂拍餐桌的失态，并且出现呼吸不畅的心疾症状，还真吓坏其老伴及佣人。

何止视他如无物，太轻蔑人了！

而那天，是农历元月二日，是添仁真正当上派报童的第一天，也是他纵情享受有生以来最快乐时光的一天。添仁知道，要陈万达答应大家继续在地里耕种，对这个人来说，是残酷的；但对他自己，这残酷却很美丽。

确实，又再一次在报端被尊捧为慈善家，对陈万达来说，这种美丽无疑太残酷了。何其美丽，慈善家的称颂，惟代价又何其高？为了交易，必须忍受自己痛恨的人，在自己地上挖掘生活宝藏那种百般不甘的痛苦。而这种莫可奈何的哑忍，到头来又未必一定有酬偿。实在气不过，陈万达终于找州议员去了。然而，进

出州议会多年，早已练就面不改容奇功的钟承泽，更推说当晚通讯员未克前来取那篇新闻稿，他只好通过电话对某日报记者口授，以致有所谬误。

——将错就错，这对你来说，等于多投注了一笔保险金。

钟承泽居然嬉皮笑脸来了这么一句。

真也罢，假也罢，此时此刻，陈万达又岂能不罢休？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陈万达打算元宵节一过，便马上在离目前被霸耕的地方约半里处重新开始开采锡苗。二号那天，离开钟承泽那儿回家途中，他折返自己那间新近才开始营业的板厂，促人翌日一早便把板料运送过去，以备架搭金山沟及工友宿舍和车寮。

这是一段曾经部分开采过锡苗的旧矿地。十二年前辟开的运输交通通道，多少还留下路迹，经推泥机清理后，运送板料的罗里，便顺畅的在这条黄泥山径开来开往。由于地势丘陵起伏，若循着穿过村子边缘栅口通往斜坡到达耕地的山径走，车子只能勉强开到斜坡平台上那丛矮灌木所在附近，而大型罗里实也无法畅达。三号当天，隔着大片绵亘矮灌木及小乔木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洼地里的人根本无从察觉。

就只一天工夫，在陈万达亲自督视下，这儿便运来了足够架搭整座金山沟及公司屋、车寮等建材。

地面上的障碍此前早已清除得七七八八；搭金山沟，盖车寮及公司屋，还有部署一切‘行车’前的准备工夫，计划中，约费时一个月；到时若水量充足，元宵过后，准可以行车了。陈万达算盘打得精。元宵过后，在一般矿工、胶工等苦劳者心目中，就是一年的新开始。他们会在‘送了旧岁迎新年’这种强烈渴望新春伊始万象更新的意念驱动下，开始卖命地，像开创自己本身事

业一般，全力以赴。而这种工作精神，也正是一个欲重振雄姿的矿场所迫切需求的。

开矿，虽说经过预先堪测，但毕竟是天财地宝，肉眼既无从确视，又未尝不是见者有份，贩卖劳力的工友若不合作，就是找到了锡米仓也没多大益处。而万一运塞，挖起来都是不管用的，这时候工友们的工作态度，就变成了把持矿场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了。陈万达晚近开矿的失败，莫不是由于太刻薄员工，以至于那明明尚可挽救的危难，也变成不可收拾。痛定思痛，这些年来，陈万达也醒悟到自己失败之由，在配合了矿务部发出‘行沙纸’的相近日期里，他便也策划着以一副崭新姿态出阵，以期重振雄风。而这是一年的新开始，一切一切都具有突破的意义。他计划着如此这般慰劳及安抚替自己卖命的矿工：每个朔望，他们会有鸡鸭烧肉餐；大日子里有‘白兰地’——‘白兰地’呐，不是‘五加皮’——每清一帮沟，宰羊煮咖哩；年终有花红，并且盈利不太坏的话，将分派红股……

而一切又回到原点。钟、冯两人看来十分戏剧化的‘连袂倒戈’，陈万达虽然还不致全然感到偷鸡不到反蚀把米，但那种被钟承泽轻蔑，被冯燕山骑在胯下求和的羞辱感，却是终其余生都会令他懊恼生恨的。惟恼恨归恼恨，他倒也还认为事情不至于坏透——自己有的是钱，而钱往往可以令一个该死的家伙捡回一条命，何况不过这么回事——那前景依然可瞻。故在悔叹多此一举暗呼运塞之余，他也没忘记该认真对待一个新的开始。坐言起行，他何其积极。

却偏偏人算不如天算，只隔了那么一个晚上，陈万达的美梦，便又近乎荒诞的，在遽变中几至被摧毁无遗。

四号早上，太阳当然依旧从东边爬起来。但横看竖看，却总

是个十分怪异的早晨。村子里所有的咖啡摊及茶室，还有熟食档口，只要有男人的地方，便可以听到众口一声的话碴：这回可捉了尾大鱼了，有得瞧哩……

而说话的人，脸上笑谑嘲讽的神情，都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而巴刹旁两个代理派发兼打零售的报摊，总有三、五人围拢在那里张展着报纸，边看边说，口沫纷飞。

X州巡按大人涉嫌教贿赂事件 ——警扣查日内正式提控

何其具爆炸性，何其耸人听闻的消息！各语文、各家报章，特别是中文报，首版全打上了比鸭蛋还大方方正正的繁体字标题。而左上角那帧约六乘七寸的新闻照里，那被支持者左右簇拥着的州长官，脸上笑容却依旧亮丽灿烂。

陈万达这天早上，又几乎把咖啡打翻。天呀，怎会发生这种事情？太讽刺了，竟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他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感到这些日子来，费煞心思导戏的自己，反倒像个小丑，在人生舞台上，被命运之神搬来搬去尽娱乐人，不但一无所获，还落得恼恨无限，悔不当初！

知名度之高，便连乡镇草民也无人不晓，这统管州内大小事物大权在握的巡按大人，居然突然间被铐了手带上警察总部，市井又怎不为之轰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举足轻重的这个大人物，双手居然被铐，可见事态之严重。陈万达抓住报纸的手，也仿佛同时被铐，一动也不能动。

这可呼风唤雨拥趸者众的政坛大人物，三、四年前在大环境

逆转下，碰上政治危机，地位动摇，幸而在紧要关头罗致了其时在野的反对阵营的州代议士钟承泽过档，凑足法定人数组成问政团，险险保住其州首长地位。助天字第一号人物渡过难关，钟承泽从此便也万人瞩目，其身价，当真是行情看俏了。陈万达明里暗里挨过去，因冯燕山之故，虽不致完全遭冷待，却总不受落。他不息心，好不容易逮了个机会，怎料竟又功未竟身先死。这个地位显赫而不可一世的政治人物，如今自己本人已身陷囹圄，那些攀附巴结他的人，有者恐怕走避还来不及，自己那妄想从他那儿分得杯羹的念头，可休矣。

这一天，陈万达的情绪岂止低落而已。绞尽脑汁，如此诸多动作，到头来一切回到起点，简直一场空。而当中，受了多少鸟气，又有多屈辱，终归还是便宜了马祥那个混帐东西！我这儿心里有多大冲击有几许积郁有多少不甘，他那里却几乎毫无顾忌，欢欢喜喜天天有收成……只要这么一想，陈万达便不能自己，直感到又再一次被马祥击败，心里何其痛恨。一整天，他便这样反反复复磨着自己。晚饭后，家里实在坐不住，他居然到华民联合会怡和村支部会所走动。

这晚，会所里头的情形，也与早上街头街尾没两样；高谈阔论的人们口沫四溅，说到兴起，更是手脚都不闲。这当然是因为钟承泽不在场。而这个晚上，钟承泽居然没到会所里来。这是有他钟承泽才有这个会所这么久以来，几乎不曾有过的。一天里头不管有多忙，钟承泽总会到来坐坐，而他的私人办事处，其实便设在这里。人们有事找他帮忙，都到这儿来见他。平日几乎不上这儿闲坐的陈万达，自然碰不上他。

“听说，屋子盖得像皇宫，连招待客人都分什么中国厅，什么日本韩国厅，什么鬼佬厅，什么阿里巴巴的。一盏吊灯，都

万万声，就不晓得水龙头是不是黄金打造？”

“又听说，车子全都是欧洲进口的，什么劳斯莱斯，什么保时捷，什么雪铁龙，车房里简直像摆名车展览，车牌比皇室更皇室，全都是一号。”

“又听说，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家里总是人来人往，大日子似的，热闹得很。”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呀。再说，钱又那么容易来……”

众口哗然。呆坐在会所里，陈万达只有越听越烦闷。

接下来一连两天，报纸的首版头条，更令人吃惊。原来巡按大人所涉嫌的违法渎职行为并不止于二、三起，而是连连牵扯上数财团贿赂，以及教唆他人伪造文件，还有滥用职权等等疑案。

六号傍晚，陈万达又像前两天一样，不到七点，便到来会所，呆呆枯坐起来。会所里人来人往，个个都是闷着一肚子膈屁到这儿来舒放的。陈万达真不知道自己到这儿来为的是什么？总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直把他往这里拉。由于数天前报纸才登了杨桃园地那则甚广为人知的新闻，再加上几乎是村中无人不知的首富，会所里，背后私语暗议的人，谁也不敢慢待他。见他呆坐一旁，有者敬烟，有者涎着脸讨好逗他说话，却一概被他摇头默拒。

这个晚上，钟承泽终于如常在会所出现。原本便尖瘦的一张脸拉长了，更见瘦削，神色实在不佳。两人眼光碰上时，厌嫌之色居然显露无遗。为什么来？愿望无疑等于大半、甚至全泡汤了，心有不甘？反悔？还是死心不息，来歪缠，另谋途径？自己本身已经够烦的了，钟承泽但感没好气，冷冷招呼了一声，只管坐下来翻阅助手准备好的文件。

为什么来？大半个钟头里，从出现到离开，钟承泽都没前来

跟他说半句话。见与助手在那办公的角落将文件档案一一堆叠收好后的代议士一时闲下，他挨前去搭讪，更被冷待；那‘热门话题’当然没敢碰，东拉西扯的一句起，两句止，再不多言；走时，望也不望他一眼。他为什么而来？什么他娘的为耕户解困，岂容这家伙白白因此而得了个好名声？他付出了，就应该有所回报。那条大路显然是不通了，但以其今天在政坛上如日中天的地位，也未尝没有其他小径道可走；所以他来，而心情之复杂，连自己也无法厘清，惟他依然要靠过去的这一点，却丝毫不含糊，岂料竟又明显被轻藐被冷落。

这人怎能就这样白白占我的便宜？如今，自己能利用他的机会看来已微乎其微，而他的靠山已倒，含着何其轻侮辱蔑的那坦言可能施诸于自己极之卑鄙失格的要胁，再也不是畏。还有那冯燕山，他凭什么受我这样的恩惠？还有那胡图仁，还有那该死的马祥……对，马祥，啊你这混蛋！要不是你，要不是你……

陈万达于是即刻赶到自己的板厂去。他知道自己疯了，却无法克制自己；他，真的疯了，向寄宿在那儿的推泥机司机发号施令。原本翌日凌晨时分便要行动，却因推泥机司机以个人安全为由不从。延至当天入夜，三辆‘巨无霸’型万能推泥机，抄了另一段已清理得七七八八的泥经开入，由杨桃园所在地，开始顺序向里边一直推铲过去，终于一夜之间，把整座蔬果园地及部分毗连的矮灌木林，推铲得个稀巴泥烂。

……狗杂种，下流，卑鄙，我砸碎你们的狗脑袋！

使出了浑身解数狠命一劈！这结结实实的一记，令他感到手上的枝干给打断，整个人失去重心向前倾扑，几乎栽入火堆中。他，回了神。

呵呵！看见推泥机上火星喷溅纷飞的顶蓬摇摇欲坠，他赶紧丢下手中的半截断干，俯身拾起另一根完整的，又挥敲起来。

一架推泥机几万块，几万……我命休矣，陈万达此刻像是一只快要绝命的疯犬，火变成了令他恐惧痉挛至死的水，只有越打越狠，嘴里不住呼喊：打！打！打！

其余两人见他几乎癫狂，也就不敢再怠慢，开始朝坐垫及顶篷已完全焚毁的另两架推泥机的硕大胶轮敲击起来。

打！打！打！三个人打到天昏地暗，但火势却有增无减。

天呀，这回终于栽在你们这班狗东西手里了！

狂急和疲累令陈万达再也支撑不住。他倏地收了手，心里虽还明白，可眼前的血红火海，却已开始旋转，而从四面八方窜流过来的热浪，似乎就要把人卷吞。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后脑轰起一阵剧痛，眼前一黑，整个人便倒了下去。

两百多磅的身躯坠地时不免碰出沉重撞击声。同来的两个人，于其老板扑倒在地那一刹，发现添仁双手紧握一截木条，站在一滩烂泥似的倒伏在地的陈万达身边。

丢下手里的东西，两人一个箭步飞了过去，拼了命搬移面团般粘在地上的陈万达，以免被灼伤身体。两人一左一右，好不容易总算把昏厥过去的陈万达拉了起来，挟持着拖拽到安全地点。将一直往下坠沉的软绵绵身躯放下，两人这才发现老板一边脸颊大半已被灼伤。

陈万达还算幸运，倒下时，并非向前直扑，只是斜侧了身子往下坠，半张脸孔打被熏得火烫的兜斗边沿险险一溜而过，否则，上半身准被烤焦。

两个中青年这下可吃惊不小，张惶失措得手抖脚颤，一时间也不知要救人还是要抓人。

而此刻，又凌乱又沉重的脚步声，从灌木丛后方传了过来。添仁仅仅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再听得脚步声越走越近，害怕了，便握紧手上的木条，拔腿一拐一跳急急择路而逃。

“小鬼，别逃！”两人见添仁吃力拖着身体往灌木丛闪钻，便一起吆喝。

“添仁！添——仁——！”

“添——仁——！”

灌木丛里，这时正好响起了呼叫声。

知道来的是对方人马，推泥机司机两人虽然只属雇员身分，却也还是害怕被对付，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第一个钻出灌木丛的，是老马祥。木料堆上的浩瀚火海依旧炽焚如沸鼎，踏出灌木丛便即刻止步，老人好一会才适应了四面八方涌过来煎人肌肤的热浪。好好睁开眼睛一看，他像触了电，楞了。须臾，回过神来，问：

“见着个孩子没有？”

“逃走了。”

老马祥舒了口气，这才看见地上堆着的那个肉团。老天！他驱前一看，叫了起来：

“竟闹成这样，天！快送院，快送院！”

刚抵步的孙才见状，奔过来解开陈万达胸前的纽扣，知道人只是昏死，也急急催促。

“别尽楞着，赶快送院。”

见两人拖拖曳曳，怕不真要把他给折腾死，孙才便也帮了忙，一人抬头，两人抬脚，把死猪般的陈万达扛走。

与孙才一起走出灌木丛的钟、冯二人，也许以为陈万达已经

缴了米牌，又也许眼前这种骇人的场面的确令人丧胆，双双只站得远远，并未施以援手。说被吓呆，也未尝不是。但却与陈万达生命安危无关。承了你好照应，如何收拾这烂摊子？罪魁祸首！未曾稍稍展露其领袖本色，怡和村两个头头，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只管在心里头非难那个自动请缨帮人忙，却越帮越忙，给自己制造了大麻烦的人。

李根、五婶、王二等人也一路跌跌撞撞相继到来，看到这种情况，莫不吓呆。

“看见了么？”王二和李根异口同声问。

“没。”老马祥应。

“天啊，怎么办？”五婶惊呼，赤焰烘映下，一张脸却全无人色，“人呢？哪儿去了？”

“不会有事的，这孩子。”老马祥说，“刚才这里的人说他逃走了。”

“天啊，真的是他——”五婶依然惊呼不已，一时省察钟、冯二人在场，便也及时打住，徒瞪着十分惊恐的双眼。

真是他放的火？五婶的心，跳如鹿撞。没错，众人猜得没错，地上躺着的两个空火水瓶，好眼熟；它们平时就搁在灶旁，盛着火水，用来点灯用来生火。那些帮忙烧午饭的日子，她三、五天就会碰它们一下，或泡胶丝，或给孩子们方便，替他们把灯盏备就，晚上好用。啊，添仁！

“添——仁——！”五婶几乎喊出了哭声，“大家赶快分头找，快！”

是真逃走了才好！在平台上见了脚踏车，见了滚滚浓烟及火光，大家已心知不妙，一路循着烟柱火光寻来，也不见人，敏感的王二这时跳了起来。

“刚才这里有人？”

“陈万达昏死了，脸也灼伤，阿才和两个伙计把他抬走了。”

“别说了，我和老王循前面的路走，祥伯五婶往回看看吧。”李根说。

“这孩子是谁？”钟承泽终于开口了。

“一个守寡婆的儿子。”五婶尖了声，“我们往回找找看。请两位暂时留在这里；一个瘦长的孩子，请照顾他。”

“放心吧。”冯燕山说，“这孩子怎这么大胆。”

添仁当然听到叫唤自己的声音，但他不敢回应——他知道自己闯了祸，很大的祸，他害怕，他不敢见人。他躲在这矮灌木堆这里那里夹杂了些小乔木的树丛中，内心颤栗不已。五婶刚才在后面叫他，现在则在前面一声长一声短，他都清清楚楚听见了，就是不敢回应。

他放了火，也几乎杀了人——天呀，杀人放火，他居然都干了，他怎么那么凶狠，就像那个把杨桃园，把菜地铲掉的老魔头一样，那么坏心眼那么毒辣？添仁哭，摸着几乎被陈万达揍歪的鼻子。好痛，涕水中糊着朵朵血迹。牙齿有没有被打落啊，他咬咬牙床，转舌撩了一圈，嘴角尽火辣辣烧痛。伸手一摸，濡润濡润。一看，指头上沾了鲜鲜的血水。

他浑身上下无处不疼痛，瘸着腿一拐一拐，两个膝盖，烧着火般，像有两队红火蚁直往骨头里钻。走一下，停一下，他听着五婶、老马祥两人的叫唤，却不敢回应。兜着，转着，真不知如何是好。他该往哪儿走去啊……

树丛里，荆蔓处处。一会儿，衣衫被勾住了；一会儿，手脚

又被绊；添仁索性坐了下来，心里头尽想着妈妈。妈妈，妈妈她将怎么办……

孩子们今天开学了，添仁又升上中学，聪嫂起得特早去割胶，希望能在十一点前赶回来，好打点全被编进下午班的孩子们出门。回程经过巴刹，想起昨天从地里摘了几只丝瓜回来，便打算买点瘦肉做个汤，让他们吃个好滋味高高兴兴上学，便拐了进去。

“你怎还在这里？你——你不知道吗？”

巧碰了熟人，对方闻她一身胶屎臭，量她仍不知情，不禁面现难色。

“什么事？”

“到你们园地里看看吧，我也是听说的。”

“到底什么事？”

“听说你们园地被铲了……”

园地被铲了？真的？假的？妇人这么听说了，愣了愣，但反应竟出乎所料，真有点异乎常理；不悲不恼，只是有点呆，有点冷，大有早已作了心理准备之概。而事实上也确然如此——事情总有一天会到来，分别只在于迟和早而已——好啦，要来的终归来了，一时也莫说不受冲击的，但意识上的反应，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片茫然。

她机械地蹬踏着脚踏车，机械地上到山头来。眼下不堪入目的一切，她机械地面对。当她意识到儿子的脚踏车的存在，方恍若从梦中醒转。斜坡下人们的说话，一句一句清晰起来了。大家都在找添仁，此刻的她，才完全清醒过来。

不堪入目四个字又何足以状况眼前的景象，但此时妈妈心里头只有儿子。脚踏车仍搁在那里，他还会到哪儿去？听玉嫦、强妈、何坤等人说大家已在洼地里找了一遍，又见那一片火光那滚滚浓烟，聪嫂便坐滑梯般，将自己滑落坡底。那骇人的殷红火光，那片乌灰烟海，跟大家一样，她也早有预感。杨桃树，菜地，早已在她赶到坡顶平台溜眼便得以瞥及前消失，临场，她固然麻木得几近无动于衷。现在，她只在乎儿子的安危。

“添仁！添——仁——！”撩拨翻掀，她一路扑扑跌跌寻找儿子的踪影。

“添——仁——！你在哪里？”王二嫂、玉嫦等又跟了上来。

“添仁，你在哪？快应声——！”

“快应应，添仁，快应应我们——！”

“仁！应妈妈，应应妈妈，仁——！”

一行人直朝里搜寻而去。那片矮树丛近了，未几，便碰上了迎面而来的老马祥及五婶。

“见人了么？”聪嫂问。

“这孩子害怕了，不知躲到哪儿去？”老马祥应。

“灾场就在树丛后面？”

“是。”

“添——仁——！”聪嫂这时已喊出了哭声。

“聪嫂，别急，这孩子不会有事。他只是一时害怕，躲了起来。”

天地不管，聪嫂此刻往树丛直奔而去。

妈妈，啊妈妈！添仁听见妈妈的呼唤，心里安定多了，身上

的痛楚也好像轻了些。妈妈来了，她一定伤心死了。妈妈她一定生气的吧——自己做了错事，犯法了——她一定很担心。干了犯法的事，让妈妈生气，让妈妈担心，添仁心里又害怕又后悔。怎么办？怎么办？而妈妈现在怕不早已急坏！不再犹豫，添仁站起了身子，忍着身上的疼痛，一步一步摸索着朝树丛外走出去。

天啊！聪嫂正要钻入树丛里，添仁便像一道光似的，从那堆密密互挤着往上冒苗的野牡丹及大叶树缝隙中闪了出来。

脸上青紫肿块累累，嘴角鼻沟凝着血痕，浑身淤伤的儿子！还好，还是个完整的儿子。聪嫂嘴角，终于牵出了一丝苦涩的笑意，脚跟却仿佛已种在地上，一脸凄迷凝望着眼前哀哀啜泣的少年。

添仁想，妈妈眼泪早已哭干。但妈妈终于流了泪。她在哭希望的破灭，她在心疼自己这个傻儿子。添仁再也把持不住，张展臂膀朝妈妈奔去。

聪嫂急煞煞退了一步，双手一抬，举至胸前作制止状。

做错了事，妈妈生气了，她在拒绝自己！添仁垂了脸，抽抽噎噎：

“妈，我做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妈，请你不要生气……”

呆立须臾，聪嫂趋前抓住儿子肩膀轻抚，触了触他脸上的肿块，继而又退一步，从头到脚检视了儿子一番，颤抖着唇瓣：

“有碰痛你吗？还好吧？”

原来妈妈怕碰痛自己，不敢和他挨近。添仁望着蹲下腰身的妈妈头顶上那撮花灰的头发，又岂止心酸而已，他无法抑制自己不哭泣。

“妈，我还好，我不要紧。”添仁俯望着妈妈，“我错了，妈妈，我犯法了，连累妈妈……”

聪嫂仰视凄哀悔哭的儿子，站起身子，捧住他的脸。

“仁，你是做错了，犯法了——”

“要坐牢的吧，妈……”

“仁，你要是有罪，妈妈替你顶！”

“妈——！”添仁崩溃，一把搂紧母亲，哭得呜呜有声。

好一阵，妈妈才把添仁推开，说：

“迟到一点不要紧，上学去。”

啊，上学，添仁已完全忘了这回事。

“伤成这样子……”王二嫂莫不痛惜，“才开学，一天半天不去不要紧。”

“我没事，我上学去！”

这当儿，王二、李根二人也回来了。

“还好。还好。”王二戏昵着少年，“还是个会说话的人。”

“不是？我以为变成火屎炭了。”李根也凑了句。

“阿根背着吧。”老马祥说。

李根望了小蛮牛一眼，摇摇头，弓了腰背，“上来吧。”

“我不要背的，我走。”

“走得来，放学喽。”老马祥忍俊。

“背你走这一段，背上坡而已。”李根笑谑，“背上学？你等着吧。”

“不是？人仔瘦瘦，看是没几两，但天天走山路，结实呐，少重？”王二也在那儿调侃。

“上吧，上吧，‘骑马马’！”

“讲讲讲，都几点了？”

“不是？说得来鸡都啼，别说放学。”

两个当家姑娘也凑了兴。

“还是到药房敷敷药吧，二嫂说的，一天半天不去也无碍。”五婶说。

“不必。不必。我回家冲个凉洗洗便可以，放学回来才擦药酒吃铁打丸。”

啊哈哈！添仁话一出口，众人莫不喷饭，连妈妈也抑不了，耸肩笑睨了他一眼。

三年了，在这儿呆了三年，日子好过多了，莫不感谢这片土地的恩赐，而美丽的梦想，几将实现。

三年，感情都种到地里，根扎深深，怎不留恋？现在，一切连根拔起，又怎能不痛惜不伤心？

但是，东西没有了，可以再度拥有，更何况是种在地里的；它随时都会回来，只要愿意亲近它，只要对土地有一份敬意一份眷爱，只要精神不死。

已被摧毁的，哭不回骂不回恨不回，只有面对现实，重新出发，便一点也不难。

天宽地阔，这里没有地，别处有；而泥土和种子，只要去亲近，它们便生机无限。

老祥伯率众离开会所到来，在平台上说的一番话，安抚了大家。

他说，他们很快便会回来，不一定是这里；他说，很快，只要大家愿意，三几个月，眼下便又是一片青绿……

激愤的情绪，锥心的创痛，刻骨的疾恨，仿佛都被远处那一

片火海焚化了，变成一缕轻烟，渐渐消散于朗朗晴空里。

依旧是美丽的蓝天，那颗光灿亮丽的日头，也依旧跨骑在斜坡顶上。众人颠颠拐拐，左闪右避，终于跨踏过那一片坎坷，那一片崎岖；抬头仰望，恰好迎上一阵草熏隐隐萦绕泥香暗暗浮泛的山野清风。烈日下，竟有一股清凉漫了开来，直沁人心。那泥香，那草熏，还有哪，树脂的清芬，果蔬的流芳……三年来，就靠在这地里打拼当家的玉娣姐妹，还有王二夫妇，双双竟又那么默契对视了一眼，深深一口吸入，举步，扎扎实实，朝向斜坡顶上那轮皓皓白日。

回头望，那钟承泽与冯燕山俩，仍落在远远那里，狼狈探步。

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
文学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963-43415-3-4



9 789834 341534

RM 30.00 SGD 15.00